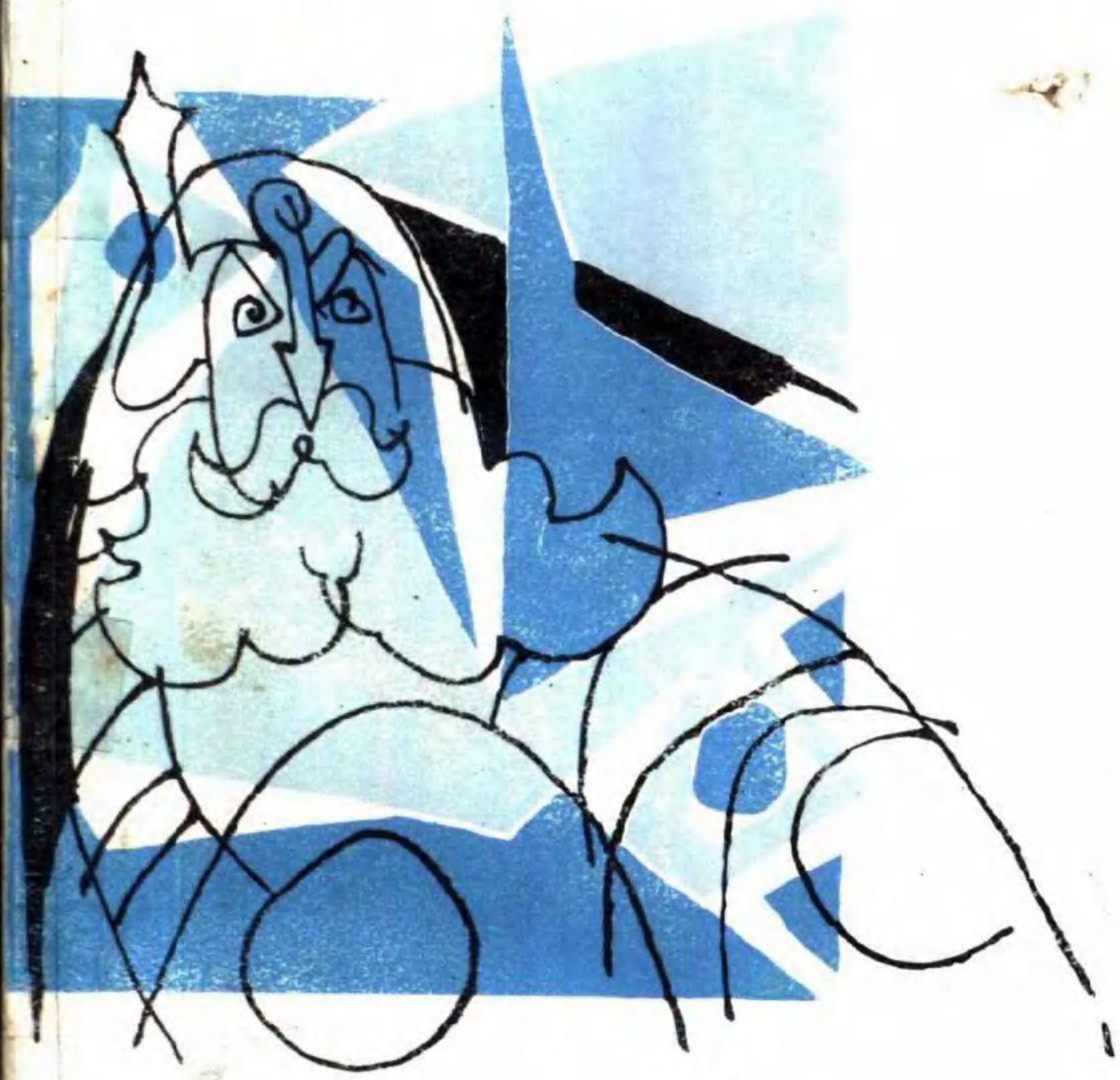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魔鬼与上帝

萨特 著 罗嘉美等 译

漓江出版社

80764 I565.35
4424

MOGUI YU SHANGDI

F · 20

丛 书

柳鸣九 主编

第一批书目

莫洛亚	栗树下的晚餐
加缪	正义者
杜拉斯	广岛之恋
	长别离
杜拉斯	悠悠此情
尤瑟纳尔	东方奇观
萨特	魔鬼与上帝
罗伯—葛利叶	嫉妒

书号：10256.19

定价： 2.15 元

80764

I565-35
4424

F·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
京电力大 00020051

魔鬼与上帝

萨特 著 罗嘉美 谭立德 郑其行 李恒基 译

● 漓江出版社 ●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　　帧　刘绍荟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魔鬼与上帝

〔法〕让·保尔—萨特

罗嘉美等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500 册

书号：10256·196　　定价：2.15 元

·译本序·

历史唯物主义的度量与萨特的存在

·柳鸣九·

当面前放着萨特这几个凝聚着他存在主义哲理的作品的时候，你自然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对萨特、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对萨特的文学创作究竟应该作什么样的评价、究竟可以作什么样的评价？

本来，凡是“应该的”，就应该是“可以的”，即“可以被容许的”，二者理应同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并不同一的情况却是经常发生：被认可的，不一定是应该的；而应该的，倒不一定被认可。前些时候，有的人对萨特的批判与对《萨特研究》一书编选者序的批判，似乎就多少说明了这一点。

你认为日丹诺夫对西方廿世纪文学的偏激批判

1071/07

不符合实际、应该对它提出质疑与批评吗？你认为应该按照解放思想的精神纠正过去对萨特的不切实际的指责？有人就出来严正地大喝一声：不行！日丹诺夫的精神不可丢，“批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

如果你根据萨特在战后①广泛巨大的影响，指出他标志着廿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把他比喻为一块里程碑、路标，有人同样出来严加制止：不行，这是“原则性的错误”，把他比喻为里程碑，就是把它抬高到马、恩、列、斯、毛的地位？里程碑几个世纪才出现一块嘛，怎么能这样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盲目崇拜”？

如果你对萨特逝世表示了应有的追悼纪念之情，有人同样就站出来冷嘲热讽说你在“悲戚”②，要不是怕过于失态，简直就想骂你“如丧考妣”，似乎，照这位日丹诺夫的坚决捍卫者看来，对于萨特的去世，人们应该表示“欢欣鼓舞”才是。

如果你着眼于萨特的主流，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的说来还是赞赏的和向往的”，是“亲近的、善意的”，有人同样就出来挑出萨特一些错

---

① 1980年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二次年会(成都)会上的一个批判发言，发言者从这里开始，后来又陆续发表了倾向、观点相同的批判文章《也谈现代派》(刊1983年第9期《文艺报》)、《也谈萨特》(刊《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4期)、《〈存在主义〉前言及编后记》(载《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

② 《也谈萨特》，见《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

话，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长篇大论证明萨特“反对马克思主义”，最后落实到指责你在萨特问题上丧失了阶级立场①。

如果你对萨特的思想与作品作了一些肯定的评价，指出其中“有合理的部分与合理的内核”，有人就声色俱厉地指责你“要把人们重新引导到主观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泥潭中去”，指责你“制造思想混乱”②。

所有这一切，矛头既是指向萨特的，也是指向《萨特研究》的编选者的，似乎后者更是“重点对象”。这种批判者想把对方“批倒批臭”的心情是那末急切，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萨特研究》的编选者序中所引用的一段话是出自卢梭的手笔，就把它当作这篇序言作者的话而大加批驳与讽诮③了。

既然在萨特问题上已经有那么几位批判者以学术秩序与理论秩序的维持者自命，亮出了棍子，而且，直到不久前，那位声称过“批评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的批判者又在就萨特问题声称：“理论斗争是必要的”④。因此，如何评价萨特与他的文学创作，就仍然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

① 《也谈萨特》，见《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

② 《怎样评价萨特和他的思想》，见《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出版社，1932年。

③ 见《怎样评价萨特和他的思想》与《也谈萨特》。

④ 见《文艺理论译丛》第二辑《存在主义》部分的前言及编后记。该辑出版日期为1984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不言而喻，萨特评价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是由来已久的。建国初期，向“老大哥”一边倒之中，日丹诺夫对西方廿世纪文学一概否定、一笔抹杀的论断被视为经典，影响极深，是形成这种倾向的一个缘由，另一个缘由则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政治路线愈演愈烈，把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愈来愈紧。当时，对萨特一概是“批字当头”，如：“思想上消极颓废”、“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作辩护”、“是反动资产阶级临死前的悲鸣”，等等，从这些与萨特的客观实际相距很远的套话式的判词，不难看出那种批判盲目到了什么程度，这种认识与这种态度是当时对待整个人类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人类文化的错误与偏颇的一部分，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蒙昧主义的表现，尽管它是以神圣的名义、采取了居高临下、道德化的形式，似乎带有一种巨大的道义上与思想上的优越性。这种文化蒙昧主义影响所及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整个一代人，以至在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一个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新时期里，仍然有一部分人的头脑被这历史的亡灵所笼罩，这些同志总向往“穿着古罗马”的崇高衣装来演出威武雄壮的理论斗争的戏剧，并不时跃跃欲试。当然，他们所进行的理论斗争虽与过去一脉相承，但多少也有一点变化，如在批萨特的时候，也讲一两句“萨特在政治上是反法西斯的”之类的话，以示公允，然

而，事实上，反法西斯仅仅是萨特在政治上的起点与最低水平，从这个起点他继续前进而达到了接近社会主义的高度，在政治上有许多难能可贵的行动与表现，而这些却偏偏被貌似公允的批判者一笔抹杀了。因此，如果说有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新的左倾的理论批判比以前更讲究策略、左得更精致了一些，只不过，它实质上仍然是过去那种对外来文化的封闭屏拒的态度的“变奏”，这种态度在根本上无疑是与当前的时代精神、开放政策相抵触的，这种情况多少也反映了文化观念每前进一步、历史每前进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

其实，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对萨特进行科学的评价，本来是不难得出公正的结论，本来是没有必要大动理论干戈的。众所周知，萨特在政治上是西方文化界、思想界有名的左派、激进派，而并非保守派、右派，更不是反动派。他反法西斯，这不在话下，而且，他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成为法共著名的同路人、亲密的战友，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方面的一个“大积极分子”，从那时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他在一些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苏联出兵捷克与侵占阿富汗，等等）上的政治态度，与我们都是基本一致的，或者至少也可以说是平行发展的，只在匈牙利事件上例外。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六十年代后期，他又开始与本国激进

的群众运动结合，支持学生的革命和“毛派”青年的政治斗争。不难理解，萨特一直是右派增恶、忌恨的对象，也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力图禁闭的对象，他的住处曾经不止一次被炸，反动分子的游行队伍曾高呼过“枪毙萨特”的口号，他自己也曾多次被警方拘捕。对于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为什么我们不能予以公正的接待？如果担心公正的接待会带来“冲击波”对我们构成某种威胁，那岂不是有点杞人忧天吗？

不，我们关心的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有害的东西，它会在我们的青年人中造成思想混乱。有人一定会这样说。毫无疑问，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个有缺陷有毛病的体系，但究竟是否“有害”，那就要通过对它的精神实质作准确的把握才可断定。在我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基本上不是一种对世界如何认识的世界观，也不是对社会历史如何认识的社会观，而基本上是一种人生观，是对某种人生态度的提倡，它的核心就在于“自我选择”。在萨特的哲学里，不论现实的状况如何，人的存在意义如何，人都是要进行“自我选择”的。“自我选择”当然有种种不同，而萨特所肯定与所提倡的，是善的“自我选择”、英雄主义的“自我选择”，而不是恶的“自我选择”、懦夫的“自我选择”。这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这种人生哲学尽管带有抽象的性质，尽管不是完美无缺，尽管不如共产主义人生观高远开

阔，但无论如何总不至于是一种精神污染与精神毒品。如果“自我选择”、“自我设计”是积极的，被填进了进步的社会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与规范，那末，今天有的青年人要讲点“自我选择”，又有什么不好？又会有什么危害？这是一种促进与释放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进取性的哲学，它在任何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进取性的地方，总不至于毫无积极作用，总不至于相反地起破坏的、消极的作用。为什么就不能让“自我选择”的概念在我们伦理学观念的范围里占一席地位，哪怕是一席小小的地位？应该承认，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所能使用的伦理学概念与语言是愈来愈少，到了那一场浩劫里，只剩下了象“高举”、“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之类少得可怜的几个口号，今天的情况既然已经大不相同，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伦理学、人生哲学从人类优秀进步的文化宝库里吸收一些有用的观念、语言、词汇，使我们的伦理哲学具有更为丰富多采的内容与形式？

也许有人会担心，“自我”这个概念会带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会损害集体、否定党的领导、危害社会主义的机体、与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对立的，会成为一种精神污染。关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会是怎样的，我们目前还很难具体地预言，但至少在我们目前的历史阶段里，对“自我”显然是不能随意加以否定与抹杀的，我们还要讲究自我的完善、自我的自觉、自我的能动、自我与

社会的协调、自我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完善的、积极的自我，决不是我们社会中的消极因素、带危害性的东西，相反，高质量、高素质的个性“自我”，正是一个发展进步、欣欣向荣的社会所必需的，也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与文明化程度的标志之一，而人类优秀进步的文化遗产中关于“自我”的思想、观念、哲理，对今天我们的自我完善、自我选择、自我设计，无疑又是大有助益的，对于这种哲学为什么我们一些同志不变屏弃的态度而为善于吸收、善于利用的态度呢？用大家熟知的话来说，也就是“取其精华”、“外为中用”，为什么不能付诸实践呢？

至于污染问题，有的人总习惯于对外来的观念备加防范，尽力屏拒，习惯于把外来的观念视为祸害与毒品，甚至把一切坏的东西都视为开放与引进的结果。但是，谁都知道：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因；现实中的一切，决定于内在的原因，如将此一切完全归之于外来的观念与影响，则无异于张冠李戴。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起这种那种决定性作用的，恰巧并不是某一个观念、更不是某一个概念或某一个语义，而恰巧是决定于现实的内因、具体而实在的现实关系中消极落后的事物，而一种哲学、一种概念、一种语义、一种提法在现实中所能发生作用的范围，则完全取决于社会现实所容许的程度。如果社会现实中不存在一定的土壤，如果社会现实中不存在一定的需要，那末，任何外来的观念是不

可能得到接待的；如果社会现实中存在一定的土壤、一定的需要，那末，对任何外来的观念加以屏拒则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成功地拒之于国门之外，或者，即使根本没有外来的观念“侵入”，那末，从现实的土壤上、在现实的需要中，也会产生出形态相似、内容相近的思想观念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严酷规律，如果你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你就得正视它。

当然，萨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决非至圣完人，而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在政治上，他有过失误，对马克思主义讲过错话，他的哲学体系，当然也经不起我们一些哲学家锋利的解剖刀缕细必究的剖析。对于他所有那些缺点与错误，我们从来无意去粉饰他美化他，也从来没有如有的人毫无根据地所指责的那样把他“吹捧成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要去供奉他的热情，就象有人供奉日丹诺夫那样。但是，我们坚持一点：对于他，应该看主流，应该看发展。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言，既然他在晚年这样明确地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我们只有在两者之间作选择，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①”，那末，为什么只揪住他早期或中期所讲的错话，硬要把他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呢？何况，早从五十年代起，他在讲错话和在表述了他对马克

---

① 萨特：《七十岁自画像》。

思主义的错误理解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讲过这样一些热情洋溢的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把我们从那种向过去时代讨生活的资产阶级的已经死亡的文化里拯救出来"，"象月亮吸引潮汐一样吸引了我们"①。

如果有的批判者稍多有一点发展的观点，或者稍多有一点分清主次的常理常情，那末，也许就不至于寻章摘句、长篇大论地对萨特加以"彻底批判"了。而且，这里有一个对优秀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问题。不言而喻，凡是文化遗产，都是前人留下来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过去时代的阶级思想家、文学家所创造的，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要以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这些遗产嗤之以鼻、进行"彻底批判"与"横扫"，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愈是无知的人，这样做来愈是便当。但这种态度恰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应该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都应该得到无产阶级合理的继承。只要这个原则得到确认，那末，当我们面对着一份有价值的文化财富时，首先就应该具有一种"取其精华"的愿望与精神，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宽大的度量，而不应该首先"破字当头"、"批字当头"；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对一份有价值的文化财富，重要的是应具有一种建设性

---

①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的态度，即善于从中吸取其合理与有益成分的态度，《萨特研究》编选者序只不过是企图这样做的一次尝试而已。遗憾的是，有的批判者不论是如何说明自己这种“保卫”那种“维护”的意图，实际上就是反对从萨特这份有价值的文化财富中吸取有用的、合理的东西，为此，他们对萨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他描绘成思想上的敌人、哲学上的侏儒（当然是比他们自己低矮得多、渺小得多的侏儒）！如果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照此办理，那何尝又不能从他们的身上挑出一大车缺点错误从而证明他们也都是“黑人”？如果用对待萨特的这把锋利的解剖刀去对待雨果、犹更斯，那最后剩下来的恐怕也是一滩不堪入目的血肉与残骸。

正因为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度量，有的批判者对《萨特研究》编选者序这样一篇万把字的东西也难免不“嫉恶如仇”，把它视为大敌，竟不惜用几倍、十几倍的篇幅加以批打，语言之尖刻实为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所罕见，仅仅“里程碑”一词，就引起批判者莫大的愤慨与讽刺挖苦的灵感。其实，里程碑者，即路标也，里程碑、路标，在实际生活中几乎到处都是，既有高耸的，也有凌空的，既有显著的，也有几乎隐埋在地面的，怎么能说把萨特比喻为里程碑就意味着在理论上把他抬高到马、恩、列、斯的地位？如果象有的批判者那样，把里程碑说成是“几个世纪才出现一块”的某种神圣的事物，那末，我们应该指出，他所说的这种神圣

的事物其实并非生活中常见的里程碑、路标，而是生活中少见的、难得的纪念碑了。

所幸以上的事情发生在八十年代，发生在三中全会之后，它只象一小片阴云从时代的晴空中匆匆而过。文化问题是全社会的需求问题，全社会自然会对文化作出合理的选择与评判，这不是少数人说了算的问题，更不是几个批判者批了算的问题，即使少数人、几个人说了算、批了算，历史终归会作出公正的裁决与结论。萨特问题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广大的读者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卓识与勇气使我深感钦佩，不止一次被制止再版的《萨特研究》终于再版了，历时一两年的“萨特问题风波”毕竟成为过去，尽管萨特评价问题仍有其尖锐性，但现在要进行科学评价的条件显然要比过去好得多。

在我们面前的萨特的几个剧本。萨特的纯文学的成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他的剧本奠定的。数量并不太多，写作与改编一共十一出，主要的则为八出，即《苍蝇》（1943）、《间隔》（1945）、《死无葬身之地》（1946）、《毕恭毕敬的妓女》（1946）、《脏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涅克拉索夫》（1956）、《阿尔托纳的隐藏者》（1960）。

一般说来，萨特的剧本几乎无一不具有他的存在主义哲理的色彩，但程度与情况也有不同，在我

看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写实性的哲理剧，如《死无葬身之地》、《毕恭毕敬的妓女》、《阿尔托纳的隐藏者》等，它们都带有哲理性，不过，其哲理是寓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描绘之中，另一类则可称为寓言性的哲理剧，在这里，哲理是通过神话或寓言故事来表现的。不言而喻，在后一类作品里，作者在表现自己的哲理上拥有更大的自由与更大的空间，因而，这类作品中的哲理浓度也就更大，哲理性也就更强，对于萨特这样一个以哲学思想取胜的文学家来说，也许更具有代表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萨特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在我看来，属于这种情况的，就是本集中的这三个剧本。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既然是自我选择，因而，自我选择的哲理也就成为贯穿他整个文学创作的一根“轴承”，而这三个剧本，在这“轴承”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轴承”当然是从《恶心》与《糟》开始。应该说，在《恶心》里，自我选择的思想并不是作品的主旋律，在这里，对恶心感的描绘与对恶心、荒诞的揭示占了主导的地位，正因为在这部小说里恶心与荒诞弥漫在每一处，在现实中占压倒一切的优势，人的自我选择倒显得无能为力、无济于事，主人公罗根丁也曾有自我选择的意图与尝试，他力图在历史研究中有所作为，但结果是一事无成，筋疲力尽。同样，在《墙》里，自我选择的努力在荒诞

的现实面前也无济于事，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事与愿违，“我”本来想同时达到保护自己的同志与捉弄法西斯军队的目的，但他捉弄性的假话却恰好偶合地导致了同志的被捕。萨特早期作品中这种人的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客观现实的泥沼中被困陷、被嘲弄、被丢失、被磨灭的形象表现，既与当时的时代历史条件有关，也与萨特这一阶段的思想状态有关。《恶心》与《墙》创作的时期，正是法西斯势力在欧洲日益猖獗、眼见将席卷一切的时候。面对着这种巨大的威胁与即将来临的灾难，人们所感到的只是无能为力与束手无策，《恶心》与《墙》中“自我选择”主题的低沉与无力，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与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在萨特创作中打下的烙印。而从萨特本人的思想发展来说，他在三十年代中期还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脱离社会斗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36年法国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成立时，他就有意地与之保持了距离，没有参加投票，自称是“教授共和国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出自这样一个作家之手的作品，自然也就不会具有高昂奋亢的主观战斗精神。

萨特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的。战争促使他思考一些他过去未曾思考过的问题，“‘社会’这一概念总算是进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他的思想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我不想用哲学来保护自己，那是卑劣的，也不想使生活适应我的哲

学，那又何其迂腐”，最后，“战争使我懂得必须干预生活”，这种新的精神状态给他的“自我选择”的哲理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其集中表现就是他不朽的名剧《苍蝇》。

《苍蝇》写于第二次大战期间严酷斗争的年代，以古希腊文学中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的故事为题材，在古代的悲剧框架里，作者有意识地填进了积极的哲理与非常具体的政治内容。

就积极的哲理而言，《苍蝇》具有一种坚定、昂扬、悲壮的“自我选择”的哲理思想。说这里有坚定的“自我选择”的思想，是因为俄瑞斯忒斯回到阿耳戈斯城面临着复仇与不复仇的抉择时，却遇到了两方面的阻力，一是天神朱庇特以神权的威力制止他复仇，一是哲学教师以息事宁人的哲理劝他放弃复仇，既然代表着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决定人世一切的神与代表着人世间公认的事理的哲学家都反对他复仇，障碍真可谓大，何况他复仇的对象还包括十五年前串通情夫谋杀了丈夫、但却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的克吕泰涅斯特拉，这里自然还有出于血缘关系的人性因素的牵制，至于他面前的杀父仇人、生母的同伙埃癸斯托斯作为统治者所拥有的可怕的暴力当然更不在话下。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境况中，在这样一个困难重重、阻力巨大的境况中，俄瑞斯忒斯仍然坚定不移地、勇敢毅然地作出了“自我选择”。说这个剧本表现了昂扬的“自我选择”的哲理，是因为，一旦俄瑞斯忒斯作出了“自

我选择”，任何艰难险阻、任何公道哲理、任何常情常理、任何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都对他的自由意志无可奈何，都对他的自我选择无能为力，

当天神朱庇特以整个宇宙的名义对他进行谴责时，请看他那对抗威严的神权、藐视一切超自然力量的大无畏的磅礴气概：“让大地化为灰烬好了，让岩石堵住我的去路好了，让花草在我所经之处枯萎好了，你那整个宇宙不足以评判我的是非，朱庇特，你是诸神之王，你是石头与群星之王，是海浪之王，但你不是人类之王。”至于说剧本表现了悲壮的“自我选择”的主题，则是因为，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在极为严峻的处境中、在悲剧性的条件下，仍保持了一种敢于对“自我选择”承担责任的精神、一种自我牺牲的殉道者的精神，他复了仇、伸张了正义，然而他却遭到天神的愤怒谴责，城邦里愚昧民众的唾弃、他姐姐厄勒克特拉的诅咒、复仇女神仇恨的追捕，他勇敢地、坚毅地承受了这一切，内心里毫无反悔、懊恼，而且，他还在城邦居民的咒骂中，奋勇地把沾污着整个城邦的苍蝇群引走，让它们在他自己永无尽头的行程中紧叮着自己不放，而使城邦从苍蝇的覆盖下得到拯救，完成了他崇高的、悲怆的英雄主义业绩。

就现实的政治内容而言，《苍蝇》中处于埃癸斯托斯暴政统治下的阿耳戈斯城无疑是作者对被纳粹占领的法国的影射，而俄瑞斯忒斯复仇除暴的故事，则是作者十分明显地向自己祖国人民所发出的

抗击侵略者的启示与号召。古代衣装下透露出如此强烈的现实政治斗争的内容，使得德国占领当局在此剧上演后不久即加以禁演。《苍蝇》中寓意故事与现实内容的结合、明确为正义斗争服务的意图，清楚地显示出剧本主题思想的积极意义，显示出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自我选择”说的积极的性质。

如果说《苍蝇》从正面显示了“自我选择”哲理的积极的理想主义的一面，那末，《间隔》则从反面显示出“自我选择”哲理所具有的告诫性的一面。从不止一个方面的意义来说，《间隔》都是与《苍蝇》相对的：现代的日常生活与古代的神话故事相对，平庸委琐、《奥尔良的葬礼》式的图景与崇高的格调、悲壮的意境相对，卑劣的“自我选择”与英雄主义的“自我选择”相对。这里的三个人物都是不折不扣的“卑鄙小人”，无论哪一个都有道德上的污点与罪过，用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来说，他们都曾作过卑劣的“自我选择”，他们的“存在”都是卑劣的，“存在先于本质”，因而他们的本质也就是卑劣的。本来，人的本质是在人的存在之后显现出来的，但在《间隔》里，萨特作了一个逻辑上的引伸，并把这种引伸寓于一个地狱的故事里，他让这三个人物的活动延展到地狱，让他们的本质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形象的显现，让他们在这里纠缠在一起进行新的表演。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甚至比《奥尔良的葬礼》更灰暗、

更委琐、更肮脏的人与人关系的图景：互相戒备、互相隐瞒、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他们每个人都陷在一种悲剧性的环境中，自己为他人的看法而存在，自己为他人的看法而苦恼、而提防，以至他人即地狱、他人即酷刑，而这种痛苦、尴尬的状况的出现，其根源还在于每个人的存在与本质是卑劣的，每个人曾经作过卑劣的“自我选择”。萨特的《间隔》揭示了这一连串的哲理，这些哲理既包括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言简意赅的针砭，也有对恶心的自我选择、卑劣的自我选择的告诫，它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萨特的“自我选择”哲理的道德倾向与积极性。

从战后五十年代起，萨特的思想无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政治实践上，他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成了一个把写作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的斗士；在思想上，他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向马克思主义有所接近、有所靠拢，直到六、七十年代，他更进一步与法国的学生、工人、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投身于群众运动的思想家。在这一个时期，萨特本人无疑也在进行“自我选择”，这既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里、在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里进行辨识性、方位性的“自我选择”，也是在自己哲学思想的迷宫里进行不断突破、不断前进的求索性的“自我选择”。他本人的这种状况，无疑也给他的“自我选择”的哲理赋予新的色彩，即社会的、政

治的色彩。早在1945年至1949年，他就发表了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三部曲：《懂事的年龄》、《延缓》与《心灵之死》，描写了知识分子在第二次大战前阴云密布的政治环境中、在大战期间火热斗争的日子里的“自我选择”，具体的政治上与社会意义上的“自我选择”，而并非抽象的、俄瑞斯忒斯式的“自我选择”，预示着他自己即将进行政治社会方位的“自我选择”，而在1951年，也就是在他政治上与思想上进入新的阶段的起点上，又引人注目地有了他杰出的名剧《魔鬼与上帝》，它似乎又从哲理的高度上对他自己日后一连串新的“自我选择”预先作了一个概括与“导论”。

《魔鬼与上帝》是萨特剧作中与《苍蝇》在格调上和气魄上最为相近的杰作，它不仅同样也披着古代崇高的衣装，而且，它的主人公象俄瑞斯忒斯一样，所思考与处理的也不是个人的琐事，而是巨大的课题，同样，他也不是生活在狭小的个人感情的天地里，而是把自己保持在一个高层次的意境中，不是在个人的际遇中喜怒哀乐，而是搬演着历史的社会的场面。因此，它与《苍蝇》前后呼应，但其中所寓蕴的哲理却又比《苍蝇》更有所发展。在《苍蝇》里，“自我选择”的哲理本身还带有抽象的性质，是的，作者崇尚与歌颂了英雄主义的“自我选择”，善的“自我选择”，但留下了一个问题：英雄主义与善的标准是什么?决定于什么?以什么为转移？到《魔鬼与上帝》里，作者就进一步探讨了这个

问题并作出了回答，他通过主人公格茨首先从抽象的观念出发选择了恶、而后又从抽象的观念出发选择了善的过程，揭示出一个哲理：抽象的观念并不能导致正确的选择，而选择本身如果只以抽象的善恶观念为内容，也并不能解决自我选择的问题，他有意识地让格茨在奉行抽象恶的观念与奉行抽象的善的观念时都遭到失败，而最后安排了他选择了具体的人群，选择了正在进行具体的社会斗争的具体的人群。《魔鬼与上帝》中格茨历程的三部曲所显示的意义，正如萨特自己所概括的，是“格茨信仰的转变，他开始皈依人。在抛弃绝对的伦理之后，他发现了历史的伦理、人类的伦理与具体的伦理”，“他从笃信上帝到无神论，从抽象的伦理、不着边际的伦理到具体的介入。”①

从绝对的伦理到具体的历史的伦理，从抽象的观念到社会的真理到具体参加社会的斗争，这即使不是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一个明显的突破与长足的发展。这是廿世纪知识分子走向时代真理的必由之路，在廿世纪的思想领域里已经屡见不鲜，罗曼·罗兰接近社会主义、法朗士与巴比塞走向共产主义，在思想历程上无不经历了这种突破或飞跃，尽管他们各自的思想基础与思想内容各有不同。因此，在《魔鬼与上帝》里，披着古代衣装的一介武夫格茨，其实就是萨特心目中的一种精神化身，是求

---

① 萨特：1951年6月2日答记者问。

索精神的化身，是发展着、变化着、前进着的思想者的象征，他的历程凝聚着当代西方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经验。而对萨特来说，格茨的道路与归宿是带有理想主义的性质的，他自己说过："我使自己笔下的格茨，做了我所做不到的事"，这就是说，萨特本人是向往着格茨的历程的，他在写作《魔鬼与上帝》的时候，是否决心象格茨那样从抽象的善恶观念走到具体的时代社会的真理、对社会现实生活进行具体的介入？是否因自己"做不到"而根本不准备去做？不论他当时的思想状态如何，但后来他以自己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确实是朝格茨式的归宿而努力，以至我们今天从他此后的履历表完全可以说，《魔鬼与上帝》是萨特五十年代以后探索时代真理、走向时代真理、进行新的"自我选择"、进行具体的"介入"的一个预告与"宣言"。毫无疑问，在这个剧本里，萨特一贯的"自我选择"哲理本身也充实了新的内容，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还以萨特此后的实际行动而具有了新的生命。

这就是萨特文学创作中"自我选择"哲理的起点与终结。当然，要挑剔这终结的毛病与缺陷是不难做到的，如象，格茨最后与群众结合了，但他声称："我将一个人头顶着上面这一无所有的天空，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和大家呆在一起"，这就有相当浓的超人的气味。是否就对此不屑一顾

呢？应该看到，萨特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果他的“自我选择”的哲理走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那他就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而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了。问题在于，既然我面对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我们就应该看到他做到了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没有做到的事，他达到了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没有达到的高度，而不是指责他没有做出无产阶级思想家所应做到的事，他未能达到无产阶级思想家所应达到的高度。如果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度量对待萨特，萨特肯定不会受到不近情理的意识形态的审判，如果从萨特的客观实际出发，并且能象马克思对待黑格尔、亚当·斯密、傅立叶的思想仓库中那些有用的东西那样，那末，我们将不难发现，萨特的“自我选择”的哲理并非不能汇入时代真理的海洋。

1985年12月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出版说明

本丛书以系统地介绍本世纪法国文学为任务，选译各种倾向、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有影响、有特色的作品，以袖珍本形式出版。

主　编： 柳鸣九

副主编： 金志平　罗新璋

编　委： 沈志明　李恒基　李清安
金德全　郑克鲁　罗国林
张裕禾　徐知免

（按姓氏笔划为序）

内 容 提 要

萨特在西方思想界、文化界影响很大，我国读者对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颇注意，但他的作品我国译介得并不多、不少读者无缘窥其堂奥。本书收入最能体现萨特思想的名剧三部：《苍蝇》、《间隔》、《魔鬼与上帝》，集这位存在主义大师文学创作之精华。爱好思考的青年、大学生和其他读者，要了解萨特的“自我选择”哲理有何内涵、具何性质、发展变化如何，可以从本集中获得形象的说明与满意的答复。书前有本丛书主编柳鸣九的长篇译序。

作 者 简 介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法国著名作家和哲学家，战后重要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的倡导者。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表示“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主要作品有小说《恶心》、《墙》、《自由之路》，剧本《间隔》、《苍蝇》、《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论著《存在与虚无》、《境况种种》等。

目　次

·译本序·

历史唯物主义的度量与萨特的存在

·柳鸣九·

苍　蝇 …… 谭立德、郑其行 译（ 1 ）

间　隔 …… 李恒基 译（119）

魔鬼与上帝 …… 罗嘉美 译（183）

作者简介 …… 邵小鸥（381）

三　幕　剧

苍　蝇

（一九四三年）

谭立德　郑其行　译

人物：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

埃癸斯托斯

学究

卫兵甲

卫兵乙

大祭司

厄勒克特拉

克吕泰涅斯特拉

复仇女神之一

少妇

老妇人

男女民众

诸复仇女神

诸仆役

宫殿诸守卫

第 一 幕

（阿耳戈斯的某个广场。一尊苍蝇与死亡之神朱庇特的塑像，塑像的眼珠发白，满面血污。）

第 一 场

〔一群身穿黑色丧服的老妇人列队入场，在塑像前祭酒。一个白痴就地坐在舞台深处。俄瑞斯忒斯与学究出场，然后朱庇特出场。

俄瑞斯忒斯 哎，好心的妇人们！

〔她们应声转身，齐声惊叫。

学究 你们是否能告诉我们……

〔她们一边往地上吐唾沫，一边往后倒退一步。

学究 你们听着！我们是迷了路的旅客。我只向你们打听一件事。

〔老妇人们惊慌得把手中的罐子打翻在地，仓惶逃跑。

学究　这些臭老婆子！人家不见得会说我见了美色而在打她们的主意吧？啊！我的少东家，这是多么逗人的旅行哪！尽管在希腊与意大利同样有五百多个华都，而且在这些大都市里有的是美酒、殷勤好客的旅店和熙熙攘攘的街道，但您却异想天开，别出心裁，偏要上这儿来不可。这些山野小民似乎从未见过旅游者。在这个被烈日烤得满目焦黄的该死的小乡镇里，我问路已问了不下一百次罗，然而，却到处都听到这惊叫声，总是碰到这样一哄而散的场面，总看到这些穿着黑衣的人在令人目眩的街道上笨拙地四处奔跑。呸！这些阒无人迹的街道，令人心惊胆战的气氛，还有这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比这太阳更不吉祥呢？

俄瑞斯忒斯　我是在此地出生的……

学究　看来是这样，不过，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我可并不以此为荣。

俄瑞斯忒斯　我生在此地，却又必须象个过路人似地问路。给我去敲敲这扇门。

学究　您指望什么？指望他们回答您吗？看一看这些房子吧！然后再给我讲讲它们的外表。它们的窗户在哪儿？这些房子的窗户是朝那些与外面隔绝、阴沉沉的庭园开的，我是这样想象的，而房屋的背面却朝向街道……（俄瑞斯忒斯作一命令式的手势）好吧，我敲门，不过，这是毫无希望的。

〔敲门。静场。重又敲门，门微启。

一个声音　您有什么事吗?

学究　光想打听一下。您知道哪儿是……

〔门突然砰地关上。

学究　该死的！俄瑞斯忒斯老爷，您满意了吧，这闭门羹够您受了吗？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挨家挨户去叩门。

俄瑞斯忒斯　不，算了吧。

学究　瞧！这儿可是有个人哪！（他走近白痴。）阁下！

白痴　唔！

学究　（再上前招呼。）阁下！

白痴　唔！

学究　请问，埃癸斯托斯的家在哪儿，您是否愿意指点?

白痴　唔！

学究　阿耳戈斯的国王埃癸斯托斯的家在哪儿?

白痴　唔！唔！

〔朱庇特在舞台深处走过。

学究　真不走运！刚碰上一个见了我们不躲避的人，不料他却是个白痴。（朱庇特又走过。）啊！此人一直跟踪我们到这儿。

俄瑞斯忒斯　谁?

学究　那个大胡子。

俄瑞斯忒斯　你在做梦吧！

学究　我刚看见他走过。

俄瑞斯忒斯　恐怕是你看错人了吧。

学究　不可能看错人，我除了在巴勒莫见到过朱庇特铜像的面部上饰有一把大胡子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大胡子。瞧，他又走过去啦。他干什么老跟踪我们？

俄瑞斯忒斯　他和我们一样在旅行嘛。

学究　啊唷！我们在去得耳福的旅途上遇见过他。我们在伊泰亚上船时，他就已经在船上炫耀他的胡子了。到了瑙普利亚，我们每走一步，他总是在我们身后紧跟不舍，而现在，他又在这儿出现了。想必，您认为这纯粹是巧合罗？（他用手赶苍蝇。）啊！好家伙，我看阿耳戈斯的苍蝇远比本地人更殷勤好客呢！瞧这些苍蝇，瞧它们呀！（他指着白痴的一只眼睛。）有十二只苍蝇叮在他的眼睛上，就好象叮在一片涂了果酱的面包上，而他却浑浑噩噩地微笑着，看来他还挺喜欢让它们吮吸他的眼睛。经这么一来，便可以把象酸奶似的白色的眼屎从这些眼珠里给您吸出来。（他驱赶苍蝇。）好啊！你们这些家伙，好啊！瞧，这些苍蝇叮在您身上了。（把苍蝇赶走。）好啦！这样您可以舒服些。您刚才牢骚满腹，抱怨在您自己的国土里竟然被人当作外人看待。然而，这些小虫子却对您备加款待，它们似乎认出了您。（驱走苍蝇。）够了，安静些！安静些！适可而止吧！别那么热情洋溢！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它们的嗡嗡声比嘎嘎作响的哗啷棒还厉害，个儿长得比蜻蜓还大。

朱庇特 （走近） 这仅仅只是一些长得不算太肥的绿头蝇。十五年前，一股浓得刺鼻的腐尸味把它们吸引到这座城市的上空。从那时起，它们逐渐长肥了。十五年后，它们的个儿会变得象小青蛙那么大。

〔静场。

学究 请问尊姓大名。

朱庇特 我叫得墨特利奥斯，是从雅典来的。

俄瑞斯忒斯 半个月前，我好象曾在船上见到过您。

朱庇特 我也见过您。

〔宫廷中传出可怕的叫声。

学究 唉呀！唉呀！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无稽之谈。主人，依我看，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俄瑞斯忒斯 住口！

朱庇特 你们丝毫不用害怕。今天是鬼节，这些叫喊声表示仪式刚开始。

俄瑞斯忒斯 您好象非常熟悉阿耳戈斯。

朱庇特 我常来这儿。您知道，当希腊舰队旗开得胜，载誉停泊在纳夫普里昂海湾，阿伽门农国王凯旋而归时，我就在这儿。那时，站在城墙上眺望，还隐约可见港湾内的点点白帆。（赶苍蝇。）当时，这儿还没有苍蝇。阿耳戈斯还只是外

省的一座小城市，在骄阳的照射下显得无精打采，毫无生气。国王凯旋而归后的那段时日里，我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巡逻道上，长时间目不转睛地观看在原野上缓缓而行的王家仪仗队。第二天晚上，克吕泰涅斯特拉王后在当今的国王埃癸斯托斯陪伴下出现在城墙上。阿耳戈斯的居民看到了他们两人被夕阳照得通红的面庞，看见他们伏在城墙的雉堞上，久久俯视着大海洋。阿耳戈斯市民们心中暗暗想道："就要发生有伤风化的丑事了，"然而，他们嘴上什么也不说，埃癸斯托斯这个人，您应该知道的，当初他是克吕泰涅斯特拉王后的情人。这个放荡的家伙在那时就有伤感的癖性。您好象疲乏了？

俄瑞斯忒斯　这是因为酷热难当，况且我刚长途跋涉而来。不过，您说的使我很感兴趣。

朱庇特　阿伽门农是个好人，但您看，他犯了一个大错。他生前不允许公开执行死刑。这很遗憾。在外省，对不法之徒处以罪有应得的绞刑使人心大快，同时也使人对死亡有些无动于衷。这儿的人却一声不吭，因为他们心绪厌倦，百无聊赖，他们需要刺激，想目睹一次暴死。当他们见到他们的国王出现在城门上时，他们什么也不说。甚至当他们见到克吕泰涅斯特拉向国王伸出芬香扑鼻、美丽动人的双臂时，他们依然什么也不说。其实，那时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光说这么一句话就足够了，但

他们都缄默不语。然而，在他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具体态庞大的尸体带着满脸伤痕卧在血泊之中。

俄瑞斯忒斯 那么，您呢，您也什么都没说吗？

朱庇特 年轻人，这使您感到气愤吗？这样，我就高兴了，这正证明您有高尚的情操。嗯，对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我不是这儿的人，再说，这也不管我的事。至于阿耳戈斯人，他们第二天听到国王在宫里痛苦地嚎叫，他们仍然什么也不说，他们垂下了眼睑，眯着纵欲的双眼，整座城市就象一个色令智昏的发情女人一样，神魂颠倒得视若无睹。

俄瑞斯忒斯 于是杀人凶手便篡夺了王位。他享受了十五年的荣华富贵。我原来还以为神祇是公正的呢。

朱庇特 嗳呀，切莫轻易诋毁神祇。难道任何时候都得施以惩罚吗？把这样的淫乱转化成法治岂不是更好吗？

俄瑞斯忒斯 神灵是这样做了吗？

朱庇特 神灵派遣了大量苍蝇下凡。

学究 苍蝇能在这件事里起什么作用呢？

朱庇特 噢，这是一种象征。至于它们干了些什么，不妨请您在这件事上作出判断吧：您看，那儿，有只老鼠妇①，正伸出了它那小小的黑爪

---

① 这里把一个穿黑衣服的看门老太婆贬喻为这种甲壳虫。

子疾步擦墙而过。这种扁平的黑色甲壳动物总在墙缝里蠢蠢欲动，而这只老鼠妇就是这类动物的一个极妙的标本。我这就向这只昆虫扑去，抓住它，给您拿来。（他纵身向老妇人扑去，把她拉向舞台前。）这就是我捕到的鱼儿。丑家伙，看着我！喃！你还在眨巴着眼睛哩！其实，你们这些家伙都已习惯于忍受灼热得象利剑似的阳光的烤晒。瞧，这上钩的鱼儿在乱蹦乱跳，挣扎不休。老太婆，告诉我。你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色丧服，想必是失去了好几十个儿子吧。好，说吧，你说了，我也许会放了你。你在为谁戴孝？

老妇人　这是阿耳戈斯的服装。

朱庇特　阿耳戈斯的服装？啊，我懂了。你是在为你的国王戴孝，在为你那位被人谋害了的国王戴孝。

老妇人　住口！看在上帝份上，别说了！

朱庇特　就因为你那时还并不太老，听到了国王的惨叫声。这些惨叫声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回响了整整一上午，而你呀，你全都听到了。你当时干了些什么？

老妇人　当时，我的男人下地耕作去了，我能干什么呢？我便把大门闩上了。

朱庇特　是的，然而你却半敞着窗户，想听得清楚些，而且，你还躲在窗帘后面，忍着腰窝间的奇痒，屏气凝神地偷听着。

老妇人　住口！

朱庇特　那天夜里，您想必尽情地作了一番房事吧。那天是过节嘛，嗯？

老妇人　啊！老爷，这是……一个可怕的节目。

朱庇特　是一个你无法忘怀的浴血的节目。

老妇人　老爷！您是鬼吗？

朱庇特　鬼！去你的，去你的，疯子！你别管我是什么人。你最好还是管管你自己吧，用悔恨来求得上苍对你的宽恕吧。

老妇人　啊！老爷，我正后悔不已。要知道，我是多么后悔哪！我女儿也后悔，我女婿每年都要献祭一头母牛，还有我那快满七岁的外孙儿，我们就教他后悔，这孩子长着满头金发，乖得很，他已经深深感到自己生来有罪。

朱庇特　好，滚吧，臭老婆子，努力在后悔中了此残生吧，这是你得救的唯一机会。（老妇人逃走。）两位老爷，要末是我全盘搞错了，要末这就是所谓以恐惧作为牢固的基础的老式怜悯。

俄瑞斯忒斯　您是什么人？

朱庇特　谁把我放在心上？咱们刚才是在谈神灵。那么，依您看，神灵应该用雷把埃癸斯托斯劈死罗？

俄瑞斯忒斯　应该……啊！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再说，我无所谓，我不是本地人。埃癸斯托斯悔恨吗？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悔恨？我觉得，他若悔恨，这

才怪哩。不过，这倒无关紧要。全城上下都在为他忏悔，这种忏悔是有份量的。（宫内传出恐怖的喊声。）你们听！为了使百姓永远不忘记他们的国王在临终时所发出的惨叫声，每逢忌日，都要选一个大嗓门的放牛人在宫内的大厅里这样嚎叫。（俄瑞斯忒斯作了一个表示厌恶的动作。）唔！这算不了什么。过一会儿，他们要把鬼魂放出来时，您不知还会说什么呢。阿伽门农是在十五年前的今天被害身亡的。啊！从那时起，轻浮的阿耳戈斯百姓变化多大呀，他们现在与我的心贴近多了！

俄瑞斯忒斯　贴近您的心？

朱庇特　得了，得了，年轻人。我只不过是在对我自己说说而已。我也许该说：他们贴近了神灵的心。

俄瑞斯忒斯　当真？这些溅满血污的墙，这成千上万的苍蝇，这股屠宰场的腥味，这难当的暑热，杳无人迹的街道，一个脸上充满受害神色的神灵，那些在房间深处，捶胸顿足、惊恐万状的恶鬼，还有这些叫喊声，这些惨不可闻的嚎叫声，难道这些都使朱庇特感到高兴吗？

朱庇特　啊，年轻人，不要对神灵妄加评论，他们也有难言之隐。

〔静场。

俄瑞斯忒斯　我记得，阿伽门农好象有一个女儿，一个名叫厄勒克特拉的女儿，对吗？

朱庇特　是的。她在这儿生活，住在埃癸斯托斯的宫殿里。诺，就在那儿。

俄瑞斯忒斯　啊，这就是埃癸斯托斯的宫殿吗？那么，厄勒克特拉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

朱庇特　唔！她还是个女孩子。阿伽门农还有一个儿子，叫什么俄瑞斯忒斯的，有人说他死了。

俄瑞斯忒斯　死了！当然罗……

学究　是啊，我的主人，您知道得很清楚，他的确是死了。瑙普利亚的百姓曾对我们讲过，阿伽门农去世后不久，埃癸斯托斯就下令把他害死。

朱庇特　不过，有人却硬说他还活着。据说，派去杀他的凶手们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扔在森林里。他好象是被雅典城的富翁收留了下来，抚养成人。至于我，我倒希望他死了。

俄瑞斯忒斯　请问，为什么？

朱庇特　请想象一下，一旦他出现在城门口……

俄瑞斯忒斯　那怎么样？

朱庇特　唔！诺，万一我遇见他，我就对他说……我就这样对他说："年轻人……"我称他为年轻人，因为，如果他活着的话，他的年龄几乎与您相仿。对啦，老爷，请问您尊姓大名？

俄瑞斯忒斯　我叫菲勒勃，是科林斯人。我为了增长知识，和一个曾经当过我的家庭教师的奴隶

一起到处旅行。

朱庇特 太好了。我会对他说："年轻人，走吧！您上这儿来寻找什么？您想要维护您自己的权力吗？唉，你满怀热情，年富力强，满可以在一支善战的军队里当一名勇敢的军官。您大有可为，何必要统治这样一个半死不活、倍受苍蝇骚扰的腐尸般的城市。这儿的人都是些大逆不道的罪人，不过，他们现在都已走上了赎罪自救的道路。让他们去吧，年轻人，别管他们，尊重他们痛苦自救的事业，踮起您的脚尖悄悄地远离这儿吧！您不可能分担他们的悔恨，因为您并没参予他们的罪孽。再说，您与此无关，您清白无辜，与他们有天壤之别，就象有一道深深的鸿沟把您与他们分开似的。走吧，如果您对他们还稍许有点怜爱之心的话，走吧，否则您就会毁了他们，使他们堕入地狱的。因为，只要您在半途上对他们稍加阻栏，只要您稍为打消他们的悔改之意，即便是瞬间也罢，那他们所有的过失就会象冷却了的油脂那样，在他们身上凝固起来。他们感到内疚，满心恐惧。而恐惧与内疚却使诸位神灵的鼻孔嗅到了一股令人惬意的芳香。是的，这些可怜的灵魂正中神灵的下怀。您要剥夺神授予他们的这一恩典吗？那您能给予他们什么作为交换呢？他们在心安理得地进行消化，他们在享受外省的悒郁不欢，毫无生气的安定和百无聊

赖，啊！他们整天在享受这幸福的倦怠。祝您一路顺风！年轻人，一路顺风！一个城市的秩序与芸芸众生的安分守己都是不稳定的。您如果触及到它们，就会引起一场灾难，（双眼逼视着俄瑞斯忒斯。）那将是一场可怕的灾祸，而这灾祸反过来却又会降临到您的身上。”

俄瑞斯忒斯 当真？这就是您原先想要讲的吗？好吧，如果我就是这个年轻人，那么我将回答您……（他们相互打量；学究咳嗽）唉！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您。您也许讲得有道理，再说，这也不关我的事。

朱庇特 好极了。但愿俄瑞斯忒斯也这样明智，好啦，愿您平安无事。我该忙我的事去了。

俄瑞斯忒斯 愿您安然无恙。

朱庇特 对了，要是这些苍蝇让您感到心烦，有一个办法可使您摆脱它们的纠缠；瞧，这一群在您周围嗡嗡嘤嘤乱飞的苍蝇，我只消动动手腕，挥舞手臂，口中念道：“阿勃拉克萨斯，伽拉，伽拉，啐，啐。”您看，它们就纷纷跌落在地，象小毛虫似地在地上蠕蠕爬行。

俄瑞斯忒斯 托朱庇特的福！

朱庇特 谈不上。只不过是尽人皆知的一种区区小技罢了。按我自己的说法，每当我有余暇时，我便是个耍苍蝇的人。好，后会有期。

〔朱庇特退场。

第 二 场

〔俄瑞斯忒斯和学究

学究 提防着点，这个人是知道您的身份的。

俄瑞斯忒斯 他算是个人吗？

学究 啊！我的主人，您真使我伤心。我向您传授了知识和这深藏不露的怀疑主义。您学了这些东西究竟都学以致用了吗？您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他算是个人吗？”当然，这儿只有人嘛，这就已经足够了。这个大胡子是个人，说不定就是埃癸斯托斯手下的密探。

俄瑞斯忒斯 少来你这一套吧。你这一套人生哲学使我感到难受。

学究 难受！那么，让人独立思考居然是有害的罗。啊！您变化真大啊！过去，我对您是一目了然的……您能告诉我您到底在筹划什么吗？您为什么把我拉到这儿来？您到这儿来究竟想干什么？

俄瑞斯忒斯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在这儿有事要办吗？得啦！闭上您的嘴吧。（他走近宫殿。）这就是我的宫殿。我父亲就是在这儿诞生的。也就是在这儿，一个荡妇和她的面首一起把他谋杀了。而我，我也是在这里诞生的。

在埃癸斯托斯所买通的那些大兵把我劫去时，我不满三岁。当初，我们一定是通过这扇门走出宫殿的。其中一个士兵把我挟在他的怀中，我睁大了眼睛，而且一定还大哭不止……啊！一点也记不起了。我看见一幢寂静无声的高大建筑物，在外省庄重的气氛中高高耸立着。我是第一次看见它。

学究 没良心的主人，我足足化了十年心血教您回忆起往事，您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们所作过的那些旅行呢？我们所访问过的那些城市呢？还有我单独为您一个讲授的考古学课程呢？您对那一切都一点也记不起了？不久前，有那么多的宫殿、神堂和庙宇充斥了您的脑海，您满可以象地理学家萨泡尼阿斯一样撰写一部希腊指南。

俄瑞斯忒斯 那么多的宫殿！这倒是真的。那么多的宫殿，圆柱，雕像啊！我的头脑中既然已装进了那么多的石块，那么，我为什么不变得更重些呢？还有厄菲斯庙宇里的三百八十七级台阶，你不是尚未对我提起它们吗？我曾一级一级地攀登那些台阶，当时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我似乎还记得第十七级台阶业已毁坏。啊！一条狗，一条躺在炉旁取暖的老狗，在它的主人进屋时，就稍为欠起身，轻声地呼叫数声，向主人致意。一条狗都比我记忆力强，它认出了它的主人。它还有它的主人，而我又有

谁呢？

学究 先生，您把学问用来干什么啦？您的学问是属于您的。我为您精心编排了这种学问，犹如扎一束鲜花似地还配上了我智慧的硕果和宝贵的经验。我不是让您一早起床读书，以便使您熟悉人情世故的吗？而且我不是还让您周游列国，同时又在各种情况下，向您指出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不尽相同的吗？现在，您年轻，英俊而富裕，并且象老人那样深思熟虑，摆脱了一切羁绊和信仰，没有家庭牵累，没有祖国，没有宗教信仰，没有职业，无拘无束，同时也明白自己永远不要使自己受到拘束。总之，您高人一等，甚至还能在一座有名望的大城市里教授哲学或建筑学，可是您却怨天尤人。

俄瑞斯忒斯 不，我并不抱怨。我也不能抱怨。你使我摆脱了羁绊，给了我自由，蜘蛛网上的游丝已被风吹断，在离地面十英尺处飘荡，可我轻似游丝，在空中飘泊为生。我知道这是个机会，而且我也恰当地估计到这一点。（稍停）有些人天生就受到义务的制约：他们别无选择，人家把他们扔在一条道上，在这条道的尽头，有一项行动在等待着他们，这是他们的行动。他们义不容辞地迎上前去，赤裸的双脚有力地踩在地上，被小石子磨破了皮。对你来说，你觉得这样欣然前往某地是庸俗的吗？另外有些人，他们沉静无言，内心深处萦绕着尘世间混乱的画面而

心情沉重。他们的生活因为在他们五岁时、七岁时……童年时的某一天里发生了突变。好吧，总之他们也并不是什么上等人。我自己在七岁时就已知道，我是个流亡者。各类气味和声音，房顶上淅淅沥沥的雨声，摇曳的灯光，这一切我听凭它们擦肩而过，散落在我的四周。我明白它们是属于别人的。我永远不能把它们当作我的回忆，因为回忆是那些拥有房屋、牲口、仆人和田地的人的荤性食物。而我……我，我是自由的，谢天谢地，啊！我多么自由自在，我头脑中空空如也，妙不胜言。（他走近宫殿）要不然，我也许会在这里面生活。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读你的任何一本书，也许我根本不识字，不会读，因为王子会读书是很少有的。但是，我会成千上万次地从这扇门里进进出出。我在孩提时期里也许还会用力顶着这扇门的门扉，玩个不休，门扉可能会轧轧作响，却寸步不让，而我的双臂也就会领教它们的力量。等我长大后，我也许会在晚上悄悄地把门扉推开，偷偷摸摸地出去和姑娘们幽会。再往后，到我成年时，奴隶们就会敞开大门，我便骑着马傲然跨过门槛。我这古老的木头门哪，我也许闭着眼睛就能找到你的锁眼。而门下面的这一块损伤的斑痕也许就是在交给我长矛的第一天里，由于我笨拙而造成的。（把身子闪在一边）这宫殿倒颇有小多利安的风格，对

吗？你觉得这些镶金镂银的技巧怎么样？我曾在多多涅见过与这类似的镶金镂银，正是巧夺天工。得啦，这既不是我的宫殿，也不是我的门，我们在这儿没什么可干的。这下子，我可使你高兴了吧。

学究　您这样才算是明白事理罗。您要是在这儿生活的话，能得到些什么呢？要不然，此时此刻您的灵魂也许已经被可恶的悔悟搞得惶惶不安啦。

俄瑞斯忒斯　（拉起嗓门，振振有词地）至少它也许是属于我的。而这把我头发都要烤焦了的酷热也可能是属于我的。这些苍蝇的嗡嗡声也该为我所有。要不然，此时此刻，我会一丝不挂地在宫殿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观望红彤彤的阳光。我会静心等待太阳西下，等待阿耳戈斯晚间的凉爽阴影洒满大地，犹如一股清香悠悠地从地面上升腾而起。阿耳戈斯的这一夜色与千百万个夜晚一样，不过，它却意兴犹在。这夜色也该为我所有。咱们走吧，学究，难道你不明白，我们正在旁人的狂热中沉沦了吗？

学究　啊！老爷，您可真使我放了心。最近几个月以来，说得更确切些，自从我向您透露了您出生的秘密后，我看您天天都在改变常态，我再也无法安然入睡，我深恐……

俄瑞斯忒斯　你深恐什么？

学究　但我说了出来，您会生气的。

俄瑞斯忒斯　不会的，说吧！

学究　我深恐……您白白地从小就训练具有怀疑主义性质的诙谐性格，您有时会有些傻念头。简而言之，我在寻思，您是否想要赶走埃癸斯托斯，并夺取他的王位。

俄瑞斯忒斯　（缓慢地）赶走埃癸斯托斯？（略停）好好先生，你尽可放心，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我并非没有这种愿望，我真想一把抓住这该死的乱伦之徒的胡子，把他从我父亲的王位上揪下来。但是，干吗呢？我同这些贱民一起能干什么？我从未见过他们哪一个孩子出生，也没参加过他们的女儿的婚礼。我并不分担他们的悔恨，也不知道他们任何人的名字。还是那个大胡子说得对：一个国王应该与他的臣民有同样的回忆。由他们去吧，老好人，咱们走吧，踮起脚尖悄悄地走吧。啊！你看，如果这是一种行动，一种赋予我在他们中间享有公民权的行动，如果我，即使是通过犯罪，能夺走他们的记忆、恐怖和希望来填补我心头的空虚，哪怕是杀死自己的亲生母亲，我也……

学究　天哪！

俄瑞斯忒斯　是的，这是在做梦。走吧，看看是否有人供给我们马匹，我们可以策马直奔斯巴达，我有一些朋友在那儿。

〔厄勒克特拉入场。

第　三　场

〔同上场人物，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手里拎着垃圾箱，走近朱庇特塑像，并未看见他们。）脏货！去你的！你可以瞪着你那双长在涂满了复盆子汁的脸上的圆眼睛瞧着我。你吓不倒我。你倒说说看，今天上午，圣女们，这些身穿黑裙的婆娘们来了吧。她们在你的周围把她们的大皮鞋踩得咯咯响。你满意了吧，嗯，你这凶神恶煞，你喜欢她们这些老太婆。她们越象死人，你就越喜欢她们。她们在你脚下洒了最贵重的酒，因为今天是你的节日，那些霉臭味从她们的衣裙直冲你的鼻子，你的鼻孔到现在还被这股令人惬意的香味熏得怪痒痒的吧。（撩惹他）那么，现在，你嗅嗅我吧，嗅嗅我身上新鲜的肉香吧。我年轻，我有活力，这一定使你惶恐不安吧，我趁全城都在祈祷之际也来向你献献祭礼吧。诺，这是一些菜皮和所有的炉灰，还有一堆爬满蛆虫的肉碴和一块脏面包。这些东西就连我们的猪都不要吃，你的那些苍蝇倒是喜欢吃的。祝你节日好，行啊；祝你节日好！但愿这是你的最后一次节日。我并不强壮，我也无力把你推倒

在地上。我可以往你身上吐唾沫，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他，我所等待的人，将会佩带着他的长剑来到这里，他将会对你报以嗤笑，瞧着你，就象这样，双手叉在腰间，向后仰着身子嗤笑你。然后，他就拔出砍刀，就这样，从上到下把你劈成两半！于是，朱庇特的两半身子坠倒在地，一半倒向左边，一半倒向右边，所有的人都将看到他原来只是用白木制成的泥塑木雕。这死亡之神原来是用全白的木头做成的。他脸上的恐怖神色，血污和暗绿色的眼珠只不过是涂上的一层釉彩而已，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你知道你里面全是白的，白得象一个哺乳婴儿的身体。你知道，一刀就可以把你劈开，甚至你都流不出血来。白木头！上好的白木头，烧起来还挺旺。（她看见俄瑞斯忒斯）啊！

俄瑞斯忒斯　别害怕。

厄勒克特拉　我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是谁？

俄瑞斯忒斯　一个外地人。

厄勒克特拉　欢迎你。与这城市无关的所有外地人，我都觉得挺亲切。你叫什么名字？

俄瑞斯忒斯　我叫菲勒勃，是科林斯人。

厄勒克特拉　啊！科林斯人？至于我，人家叫我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向学究）请你回避一下，让我们单独在一起。

〔学究退场。

第 四 场

〔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你为什么这样瞧着我？

俄瑞斯忒斯　你长得很美丽，你跟这儿的人不一样。

厄勒克特拉　美丽？你真的肯定我很美丽吗？与科林斯的姑娘们一样美丽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这儿的人可并不这样对我说的。他们不愿意我知道自己长得美。再说，美丽对我有什么用处，我只不过是个女仆。

俄瑞斯忒斯　女仆？你是女仆？

厄勒克特拉　女仆中最次的一个。我洗涤国王和王后的衣服。这些衣服满是污秽，肮脏不堪。所有裹住他们那腐臭的肉体的内衣和衬衣，还有克吕泰涅斯特拉与国王共床就寝时穿的衣服，所有这些都得由我来洗。我紧闭双目，用尽全身力气搓洗，我还得洗餐具。你不相信我的话吗？不妨看看我的双手。那上面布满了皱纹和裂痕，嗯？你的眼光好古怪啊！这双手哪儿象是一位公主的玉手呢？

俄瑞斯忒斯　这双可怜的手。不，这不象是公主的手，请你再继续说下去。他们还让你干什么？

80764

厄勒克特拉 嗯，每天早上我得去把垃圾箱里的垃圾倒掉。我把垃圾箱拉出宫外，然后……你刚才已经看见我怎么倒这些垃圾的了。这个泥塑木雕的朱庇特是个死亡之神，苍蝇之神。有一天，大祭司前来向他屈膝膜拜，一路上尽踩些菜心、萝卜皮和蚌壳，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你说，你会告发我吗？

俄瑞斯忒斯 不，不会告发你的。

厄勒克特拉 要是你愿意，就告发吧，我可不在乎。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打我吗？他们已经揍过我了。把我高高地关在一座大钟楼的顶上？这个主意倒不坏，我可以不再看见他们的嘴脸了。你设想一下，晚上，当我干完活后，他们就这样酬劳我：我得走到一个染了头发、身材高大的胖女人面前。这女人长着肥厚的嘴唇和一双雪白的手，这可是王后的手，手上发出一股蜜糖似的清香。她把双手按在我肩上，把嘴唇贴在我的前额上，然后说："晚安！厄勒克特拉。"每晚都这样。我每天晚上都感到这贪婪的、热哄哄的一团肉在接触我的肌肤。但我忍受着，从来没有为此昏倒在地。要知道，她是我母亲。要是我被囚禁在钟楼里，她就不再会来吻我了。

俄瑞斯忒斯 你从未想到过要逃跑吗？

厄勒克特拉 我没有这种勇气[illegible]大路上跑，我会害怕的。

俄瑞斯忒斯　难道你没有一个女友可以陪伴你吗?

厄勒克特拉　不，我只有我自己。我就是疥癣，瘟神，这儿的人会这样对你说的。我没有任何朋友!

俄瑞斯忒斯　什么？难道连一个乳娘、一位看你出生而且又稍微有点爱你的老妇人也没有吗?

厄勒克特拉　一个都没有。去问我的母亲吧，据说，我会使最温柔的人都灰心丧气。

俄瑞斯忒斯　那你将一辈子住在这儿吗?

厄勒克特拉　（失声大叫）啊！决不耽一辈子，不，听着，我正等待着某件事。

俄瑞斯忒斯　究竟是某件事还是某个人?

厄勒克特拉　那我就不告诉你了，还是你说说吧。你也长得挺俊，你要在这儿耽很久吗?

俄瑞斯忒斯　我本来今天就该动身的，然而，现在……

厄勒克特拉　现在怎么啦?

俄瑞斯忒斯　我也不知道了。

厄勒克特拉　科林斯是座美丽的城市吗?

俄瑞斯忒斯　非常美。

厄勒克特拉　你很喜欢它吗?你为它而感到骄傲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我觉得，对我来说，为自己出生的城市而感到自傲可是件怪事。给我解释一下吧。

俄瑞斯忒斯　嗯……我也说不出来，我不能向你解释。

厄勒克特拉　你不能？（稍停）在科林斯真有好多绿荫如盖的广场吗？人们晚上在那儿散步吗？

俄瑞斯忒斯　这倒是真的。

厄勒克特拉　所有的人都走到外面来吗？所有的人都散步吗？

俄瑞斯忒斯　所有的人。

厄勒克特拉　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

厄勒克特拉　他们彼此之间总是有话可说吗？他们彼此情投意合吗？那么，到深更半夜还能听见他们在一起说笑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你觉得我幼稚可笑吗？那是因为我很难想象出散步、唱歌、微笑是什么样的。这儿的人都被恐惧苦恼着，而我……

俄瑞斯忒斯　你怎么样？

厄勒克特拉　而我却被仇恨苦恼着。哎，科林斯的少女们整天都干些什么？

俄瑞斯忒斯　她们梳妆打扮，然后就唱歌或者弹琴，然后去探望女友。晚上，她们就去参加舞会。

厄勒克特拉　那么，她们全都无忧无虑吗？

俄瑞斯忒斯　她们只是有些小小的烦恼而已。

厄勒克特拉　啊，当真是这样吗？听我说，科林斯的百姓有没有悔恨？

俄瑞斯忒斯　有时候有，但并不经常这样。

厄勒克特拉　那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事后也就不再去回想啦？

俄瑞斯忒斯　是这样。

厄勒克特拉　真奇怪。（略停）请再告诉我一件事，因为事关一个人……一个我等待着的人，所以我需要知道：假定有一个经常在晚上与姑娘们一起说笑的科林斯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在外出旅行回家时，发现他父亲已被人谋杀，而他母亲却躺在凶手的床上，他的姐姐也沦为奴隶。那么，这个科林斯小伙子会俯首贴耳地顺从，鞠着躬诚惶诚恐地退走，到他的女友们身旁去寻求安慰呢？还是会拔出剑来，直刺凶手，直到把凶手打得脑浆直迸为止呢？你怎么不回答？

俄瑞斯忒斯　我不知道。

厄勒克特拉　怎么？你不知道？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声音）　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嘘！

俄瑞斯忒斯　出什么事啦？

厄勒克特拉　是我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王后在叫唤。

第　五　场

〔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怎么啦？她让您害怕了吗？

俄瑞斯忒斯　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过这脸庞，我总算见到了它，它在脂粉的光彩下显得神色疲倦，萎靡不振，但我决没意料到会看见这样一双无神的眼睛。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国王命你准备一下，以便参加典礼。你要穿上你的黑裙，戴上你的首饰，怎么样？你双眼低垂，这副样子意味着什么？你把你的胳膊肘紧贴在瘦削的腰旁。这样，你的身体就直僵僵的，行动也不方便……我在场时，你常常这副模样。但是，我再也不上你这副怪相的当了。刚才我在窗户那儿可是看见了另一个厄勒克特拉，她指手画脚，动作自在，双眼发亮……你不会抬起头来，正面看着我吗？你到底回答不回答我？

厄勒克特拉　为了给您的节日增添光彩，您难道会需要一名清扫女工？

克吕泰涅斯特拉　别开玩笑啦！你是公主，厄勒克特拉，老百姓都象往年一样在等着你哪！

厄勒克特拉　我确实是公主吗？当百姓要求看到我们全家的生活情况，以便从我们的合家中得到教益时，你们这才一年一度记起我是公主了吗？好一个洗洗餐具，喂喂猪的公主！埃癸斯托斯还象去年那样用手臂围着我的肩膀？他还一边微笑着把脸凑在我的面颊上，一边在我耳

旁嘟哝几句威胁的话吗？

克吕泰涅斯特拉　要他不这样做，得取决于你了。

厄勒克特拉　是啊，要是我听任自己染上你们的悔意，要是我为了一桩我没有犯过的罪行而恳求上帝的宽恕，那他就称心了。要是我一边吻埃癸斯托斯的手，一边称他为父亲，他就满意了。呸！他的指甲下还留有斑斑血迹哩。

克吕泰涅斯特拉　随你的便。好久以来，我已放弃以我的名义给你下达命令了，我只是向你传达了国王的命令。

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的命令与我有何相干？我的母亲，他是您的丈夫，是您最亲爱的丈夫，又不是我的丈夫。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我再也不跟你说了。我看你的所作所为既对你自己不利，也对我们不利。但是，叫我怎样规劝你呢？我在一个上午就毁了自己的一生，我的孩子，你恨我，但使我更为不安的是，你很象我。我以前也是脸儿尖尖，性情不安，眼神诡诈，这可没什么好的。

厄勒克特拉　我决不要象您！你倒说说看，菲勒勃，你看见我们两人，彼此挨得很近。我并不象她，你说对吗？

俄瑞斯忒斯　叫我怎么说呢？她的脸就象被雷电和冰雹蹂躏过的一片田野。然而，你的脸上却好象山雨欲来，预示着要有一场暴风雨来临。有

一天，激情会把它烧透。

厄勒克特拉　预示着要有一场暴风雨？好吧，我接受这样的相面，你也许说的是真话。

克吕泰涅斯特拉　喂，那你呢？你这样死劲盯着别人看，你到底是谁？这一回该让我来看看你啦。你在这儿干什么？

厄勒克特拉　（连忙接口）他是一个名叫菲勒勃的科林斯人，他是来旅行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菲勒勃？啊！

厄勒克特拉　您好象害怕听到另一个名字。

克吕泰涅斯特拉　害怕？如果说我因为堕落而得到了什么，那就是我现在已无所畏惧。外地人，走过来。欢迎你。多么年轻啊！你多大了？

俄瑞斯忒斯　十八岁。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你的双亲还健在吗？

俄瑞斯忒斯　我父亲已去世。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么，你母亲呢？她大约跟我年纪差不多吧？你什么也不说！她一定显得比我年轻吧。她还能陪你欢笑，陪你唱歌。你爱她吗？回答呀！你为什么离开了她？

俄瑞斯忒斯　我去斯巴达参加雇佣军。

克吕泰涅斯特拉　旅行者通常都要绕道二十里地以躲开我们这座城市。人家没预先告诉你吗？这一带的人都象逃避瘟神似地对我们敬而远之，他们把我们的忏悔视为瘟神，他们害怕自己被染上。

俄瑞斯忒斯　这种情况我是知道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他们还告诉你，说十五年前这儿发生了一桩无法补赎的罪行，它一直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吗？

俄瑞斯忒斯　他们对我说过这件事。

克吕泰涅斯特拉　他们还对你说，克吕泰涅斯特拉王后是罪孽最深重的，她的名字是受众人咒骂的吗？

俄瑞斯忒斯　他们对我说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然而你还是来了？外地人，我就是克吕泰涅斯特拉王后。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不要心软。当众公开忏悔是我们国民的一种游戏。此刻，王后就是在以这种游戏作为消遣。这儿，每个人都当着众人高声历数自己的罪恶。假日里，某个商人关上了商店的铁门后，双膝跪地，在街上蠕蠕爬行，他揪住自己灰尘扑扑的头发大声嚎叫，说他们自己是凶手，是通奸犯或渎职者。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是屡见不鲜的。但是，阿耳戈斯人开始对此感到乏味，因为每个人对别人的罪孽都已经了如指掌，王后的罪行尤其如此，已不再使人感到兴趣。可以说，她的罪行是千真万确的，是这个城市一切罪行的根本。我不妨让你自己去设想一下，当她见你那么年轻，又是新来乍到，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该有多高兴。这可是个异乎寻常的机会！她在对你诉说

时就好象是初次作忏悔似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住口！无论谁都可以向我脸上吐唾沫，称我为罪人和娼妓。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我的忏悔妄加判断。

厄勒克特拉 你看，菲勒勃，这就是习俗陈规。这些人为了让你谴责他们，就对你苦苦哀求。但是，你要提防，你千万只能就他们向你承认的过失来判断他们。他们别的过错就与任何人无关了。你要是发现他们有别的过错，那这些人就会对你恨之入骨。

克吕泰涅斯特拉 十五年前，我曾是希腊最美的女子。请你看着我的脸，判断一下我所受的痛苦。我对你说这席话是毫不掩饰的！我所惋惜的并不是那“老山羊”的死亡。当我看见他在浴盆里躺在血泊之中时，我曾高兴得又唱又跳，而事至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由得高兴得浑身哆嗦。但是我那时有一个儿子，如果他还在世，大约也有你这点年纪。当埃癸斯托斯把他交给那些雇佣兵时，我……

厄勒克特拉 我的母亲，我好象记得您还有一个女儿。您使她变成了一个洗餐具的女佣人。不过，这个过错并没使您感到很烦恼。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你还年轻，厄勒克特拉。责备一个年纪轻轻、还来不及干坏事的人是有好处的。但是，忍耐些吧：总有一天，你身后也会

拖着一桩无可补救的罪行的。那时候，你每走一步都会以为离这罪过远了。然而，要拖着它走时，它还是那样沉重的。当你转过身去时，你将会看到它仍然跟在你的身后，象黑水晶似地清澈而又阴森，然而你却又无法触及它，摆脱它。你甚至再也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会说："这不是我，这不是我造成的。"然而，这罪过仍将在那儿，即使你百般否认它，它也总是在那儿，要把你往后拽。你终究会明白，你已经把你的一生押了上去，作此孤注一掷，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你终究会明白，你已别无他法，只得至死为你的罪过抱恨终生。不管这法则正确与否，它就是追悔的规律。到那时，我们将会看到，你那年轻的傲慢会变成什么样。

厄勒克特拉　我那年轻的傲慢？得啦，您所遗憾的是您的青春，而绝不是您的罪过；您所恨的是我的青春，而绝不是我的清白无辜。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你身上使我恨的东西是我自己，我所恨的并不是你的青春，哦，不，决不是你的青春，而是我的青春。

厄勒克特拉　而我，我恨的是您，我恨的就是您。

克吕泰涅斯特拉　可耻！我们就象同年龄的女人一样，因为争风吃醋而互相辱骂。然而，我却是你的母亲。年轻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上我们这里来干什么，但你的到来是

不吉祥的。厄勒克特拉憎恨我，这一点我并不是不知道。但是，十五年来，我们一直保持沉默，只有我们的目光才流露出我们内心的感情。现在，你来了，你与我们说了话，于是，我们就象两条母狗一样，在这里龇牙咧嘴，彼此狂吠乱叫。按这城里的规矩，我们有责任殷勤款待你，但我对你直言不讳，我希望你离开此地。至于你，我的孩子，你活脱就象是我的一张肖像。我并不爱你，这是真话。但是，我宁可砍断我的右手，也决不会加害于你。这一点，你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你滥用了我的弱点。然而，我并不劝你抬起你那恶毒的小脑袋来对抗埃癸斯托斯。他只须一棍就能拦腰斩断毒蛇。相信我的话，按他的吩咐去做吧，要不然，你会后悔的。

厄勒克特拉　您可以回复国王，说我将不参加节日庆典。菲勒勃，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吗？在城上方有一个无底洞穴。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找到过它的底部。有人说，这个洞穴和地狱相通。大祭司曾叫人拿一块巨石把它堵住。说来你也不信，每逢周年纪念日，臣民百姓就聚集在这个洞穴前，士兵们把堵住洞口的巨石挪到一边。于是，按大家的说法，我们死去的亲人从地狱里钻了出来，涌向城里。大家把他们的餐具放在桌上，给他们腾出了椅子和床铺。夜里，做祷告仪式时，大家挤着给他们让

出位子。他们到处乱跑，一切都围着他们而转。你可以想象出活人们的哀号："我的小冤家，我的小亡人，我并没想触犯你，请你原谅我吧。"第二天早上，公鸡报晓时，他们便又钻回到地下，大家将把那块大石推回洞口。就这样，此事方告结束，直到来年，再重演这一幕。我不愿意参加这类可笑的闹剧，这些死人是他们的，不是我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如果你不心甘情愿地听从吩咐，那么国王将下令强行将你带去。

厄勒克特拉　强行？……哈，哈！强行？好哇，我的好母亲，请吧，去告诉国王，说我保证服从。我将参加盛典，既然黎民百姓要看我出席仪式，他们将不会失望的。至于你，菲勒勃，我请你推迟行期，参加我们的盛典。你也许有机会捧腹大笑一番。一会儿见，我去作准备。

〔厄勒克特拉退场。

克吕泰涅斯特拉　（对俄瑞斯忒斯）走吧。我敢肯定，他将要给我们带来不幸。你不能怨恨我们，我们并没有对你做什么坏事。走吧。我以你母亲的名义求求你，快走吧。

〔克吕泰涅斯特拉退场。

俄瑞斯忒斯　以我母亲的名义……

〔朱庇特入场。

第 六 场

〔俄瑞斯忒斯、朱庇特。

朱庇特 您的仆人告诉我，说您就要动身了。他跑遍全城，想找几匹马，但是他白费劲。不过，我倒可以供给你两匹母马，备有鞍辔，价钱公道。

俄瑞斯忒斯 我再也不走了。

朱庇特 （缓慢地）您再也不走了吗？（略停，急剧地）那么，我也不离开您，您是我的客人。在城的下方有一家相当不错的旅店，我们一起去投宿吧。您将不会因为选了我当同伴而后悔的，首先——“阿勃拉克萨斯、伽拉、伽拉、啐、啐”——我先让您摆脱掉这些苍蝇的纠缠。其次，一个象我这般年纪的人有时可给人进些忠告。我都可以当您的父亲了，您给我说说您的经历吧。来！年轻人！听我安排吧。象我们这样邂逅相遇，有时却比原先想象的更有好处。就以忒勒马科斯为例吧。您知道吧，他是奥德修斯的儿子。他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遇见了一位名叫孟托尔的老先生。后来这位老先生到处跟随着他，和他休戚与共。嗯，您知道这个孟托尔是何许人吗？〔朱庇特边说边拉着俄瑞斯忒斯。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山上一块高地。右面有一洞穴，洞口被一块黑色巨石堵住。左面有几级台阶，通向一座庙宇。

第一场

〔人群。朱庇特、俄瑞斯忒斯和学究后上。

一位妇女 （跪在她的小男孩面前）瞧你的领带。我已经给你打了三次领结了。（用手掸一下灰尘）行了，你现在挺整洁啦。乖点，人家一对你说该哭了，你就和其他人一起哭。

孩童 他们得从那儿来吗？

妇女 对的。

孩童 我害怕。

妇女　我亲爱的，应该害怕，要非常害怕，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男子甲　今天，他们可遇上好天气啦。

男子乙　幸亏天气好！要知道，他们对太阳的热量还是非常敏感的。去年这时候正好下雨，他们张牙舞爪……非常可怕。

男子甲　真可怕。

男子乙　唉！

男子丙　等到他们钻回洞内，把我们单独留在这儿，我就会爬山，登上这儿，瞧着这块石头，心里想："现在又可以安稳一年啦。"

男子丁　是吗？不过，这并不能使我感到宽慰。我从明天起，又要开始寻思："明年，他们又会怎样呢？他们一年比一年凶恶了。"

男子乙　住口吧，不幸的人。万一其中有一个鬼魂通过石头缝钻了出来，并且已经在我们中间转悠，那就……有些鬼魂是会提前来赴约的。

〔他们不安地面面相觑。

年轻妇女　且不说这些。至少可以马上开始举行仪式了吧。这些宫里的人，他们在干什么呀？他们并不着急。而我，我觉得这样等待真是令人难熬。大家都来了，在赤日炎炎下跺脚，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块黑石头。……嘿！这些鬼魂都已在那儿啦，在这块石头的后面，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在等待着，想到他们将要给我们带来苦难，一个个都在喜笑颜开哩。

老妇人　得啦！小娼妇！我知道她怕的是什么，臭婊子。她的男人是去年春天死的，而她却让他戴了十年绿帽子。

年轻妇女　是的，又怎么样。我承认，我尽我所能地欺骗了他。但我曾经很爱他，让他生活得舒舒服服的。他从来也没起过任何疑心。他临死时还象一头感恩的狗那样温情脉脉地看了我一眼。他现在全都知道了。人家扫了他的兴致，他现在痛苦得很，恨死我了。过一会儿，他将紧贴着我，他那飘渺的身体将紧紧地粘在我身上，比任何一个活人所能干的还要厉害。啊！我将把他象一块皮围脖似地围在我的脖子上带回家去。我已给他准备了他从前爱吃的佳肴、糕点、小吃。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平息他的怨恨。而今天夜里……今天夜里，他将躺在我的床上。

男子甲　她说得对，真的。埃癸斯托斯在干什么？他在想什么？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等待。

男子乙　你抱怨吧！你以为埃癸斯托斯不比我们更害怕吗？你说吧，你愿意处在他的地位去和阿伽门农面对面地相处二十四小时吗？

年轻妇女　可怕呀，多可怕的等待呀。我似乎觉得你们所有的人都在慢慢地离我而去。石头尚未挪开，而每个人却都已在受他的死人们的折磨了，孤伶伶地就象一滴雨点。

〔朱庇特、俄瑞斯忒斯、学究上场。

朱庇特　从这儿过来，我们会舒服些。

俄瑞斯忒斯　阿耳戈斯的公民们，阿伽门农国王忠诚的臣民们，他们已在那儿了吗？

学究　他们长得多丑啊！我的主人，您看，他们个个脸色蜡黄，眼珠深陷。这些人正害怕得要死。可这就是迷信的结果。瞧他们，瞧他们呀！如果您还需要一个证据以证明我的哲学的精辟，您只要再看看我满面红光的脸色就行了。

朱庇特　好一个了不起的满面红光。我的好好先生，你的脸颊上确实有些红晕，不过，在朱庇特的眼里看来，这并不妨碍你今后也将与这些人一样，成为一堆臭屎。算了吧，你正在发出臭气，但你却还不知道。他们，他们的鼻孔里充满了他们自己的气味。他们比你有自知之明。

〔人群乱哄哄地咒骂着。

一个男人　（走上庙宇的台阶，对人群发话）他们想让我们发疯吗？伙伴们，让我们一起拉开嗓门，呼唤埃癸斯托斯。我们不能忍受他再无休无止地推迟举行仪式。

人群　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可怜可怜吧！

一个妇女　是啊！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谁也不会来可怜我！我如此憎恨的那个男人就要带着切开的脖子来了，他将用他那两条黏呼呼、肉眼看不见的手臂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他将整夜做我的情人。一整夜啊！啊！

〔她昏倒在地。

俄瑞斯忒斯　多么疯狂呀！应该对这些人说……

朱庇特　嗨，什么！年轻人，见了这么一个昏死过去的女人就大惊小怪了吗？您还会看到别的呢。

一个男子　（跪倒在地）我在发臭！我在发臭！我将是一具污秽不堪的腐尸。你们看，苍蝇就象乌鸦一样密密麻麻叮在我的身上！螫吧！挖吧！钻吧！复仇的苍蝇啊，掏我的肉吧，一直掏到我那颗淫秽的心吧。我犯了罪，我犯了成千上万次罪，我是一条阴沟，是一个粪坑……

朱庇特　真是好样的！

男人们　（把跪在地上的男人扶起）行啦！行啦！你待会儿等他们来了再讲吧。

〔该男子表情茫然，一边喘气，一边转动眼珠。

人群　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请你行行好，下令开始吧！我们再也受不了啦！

〔埃癸斯托斯出现在庙宇的台阶上，身后有克吕泰涅斯特拉，大祭司和好些卫兵簇拥着他。

第　二　场

〔同上场人物，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大祭司，众卫兵。

埃癸斯托斯　你们这些狗崽子！你们竟敢发牢骚？

你们难道已记不得自己的卑贱了吗？我仗着朱庇特的法道，要清醒清醒你们的记忆。（他转身问克吕泰涅斯特拉）即便她不来，我们也该下决心开始举行典礼了。让她留神些，我将严厉惩罚她。

克吕泰涅斯特拉　她刚才亲口答应我服从命令的。她正在作准备，我肯定，她大概在照镜子而延误了时间。

埃癸斯托斯　（对众卫兵）派人到宫里去把厄勒克特拉找来，不管她出于自愿还是强迫，得把她带到这儿来。（卫兵们退场，埃癸斯托斯对人群发话）各就各位。男人们站在我右边，妇女们和孩子们站在我左边。好，就这样。

〔静场。埃癸斯托斯等候着。

大祭司　这些人已经受不了啦。

埃癸斯托斯　我知道。如果我的卫兵们……

〔卫兵们上场。

一名卫兵　陛下，我到处寻处公主，但宫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埃癸斯托斯　好哇！我们明天再跟她算这笔账。（对大祭司）开始吧！

大祭司　搬开石头。

人群　啊！

〔卫兵们搬开石头。大祭司向前迈步，一直走到洞口处。

大祭司　你们，各位被忘却的人，各位被遗弃的

人，各位脱了邪的人，你们象虚无飘渺的蒸气一样，在长夜茫茫的地底下受尽煎熬。你们除了满腔怨愤外，已一无所有。你们，鬼魂们，你们站起来，今天是你们的节日！来吧！象一大团被风驱散的含硫的蒸气一般，从地底下冒上来吧！从宇宙的深处升上来吧！哦！鬼魂们，不折不扣的鬼魂们，我们的心每跳动一次就重新把你们置于死地。你们出于愤怒和痛苦，出于我所援引的复仇精神，来向活人身上发泄你们的怨恨吧！来吧！象厚厚的浓雾那样涌上我们的大街小巷！把你们拥挤的队伍混入母亲与孩子、情人与情妇中去。使我们为自己尚未死去而遗憾吧。起来吧，僵尸，亡灵，幽灵，哈尔比亚①，我们夜间的恐怖；起来吧，在咒骂中死去的士兵们；起来吧，倒霉的人，受辱的人；起来吧，临终前叫骂不绝的饿殍们！你们看，活人们——这些肥肥胖胖，欢蹦乱跳的猎物——都在这儿！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鼓声咚咚。大祭司在洞口前跳舞，舞蹈由慢转快，越跳越急剧，最后因疲惫不堪而跌倒在地。

埃癸斯托斯　鬼魂都在那儿！

人群　可怕呀！

俄瑞斯忒斯　这太过份了。我要……

---

① 哈尔比亚是希腊神话中司暴风的有翅女怪。

朱庇特　看着我，年轻人，正面看着我，嗨！嗨！

你已经明白了。现在保持沉默。

俄瑞斯忒斯　您是谁？

朱庇特　你以后会知道的。

〔埃癸斯托斯慢慢地走下宫殿的台阶。

埃癸斯托斯　它们在那儿。（静场）他在那儿，阿丽西，他——曾被你嘲弄过的丈夫，他在那儿，他靠着你，拥抱着你。他把你抱得多紧呀！他多爱你呀！他多恨你呀！尼西阿斯，她在那儿，你那因为缺少照料而死去的母亲，她在那儿。而你，塞盖斯特，你这卑鄙的放高利贷人，你那些不幸的债务人都在那儿。这些死于贫困的人，这些因被你弄得倾家荡产而悬梁自尽的人，他们都在那儿，今天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而你们当父母的人，温柔的父母们，稍为垂下你们的眼睛，往下朝接近地面的地方看，他们都在那儿，这些死去的孩子们，他们伸出了小手。你们拒不给予他们的一切欢乐，你们横加给他们的一切虐待，都象铅块一般沉重地压在他们那怨恨和失望的幼小心灵上。

人群　可怜可怜吧！

埃癸斯托斯　啊！是啊！可怜可怜！难道你们不知道死人是从来都不动怜悯之心的吗？他们的损失是无法一笔勾销的，因为他们的帐是永远也销不了的。尼西阿斯，你打算做些好事来抹掉你对你母亲所造的孽吗？但是，行什么样的善

才能使她得到补偿呢？她的灵魂好比酷热的中午，那儿没有一丝风，毫无动静，毫无变化，什么也不生长，只有一轮憔悴的大太阳，一动也不动地照耀着，无休无止地耗尽她。死人已不在人世了。你们明白这个无情的字眼吗？它们已不在人世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充当你们所犯罪行的铁面无私的看守人。

人群　可怜可怜吧！

埃癸斯托斯　可怜可怜？啊！蹩脚的滑稽演员们，你们今天可有不少观众啦。你们觉得有成百万双凝注不动、毫无希望的眼睛正在目不转睛地盯在你们的脸上和手上吗？他们看着我们，他们正看着我们，我们在死人面前是毕露无遗的。哈！哈！你们现在装得倒挺象，这无形而又纯洁的目光在灼烧你们，这种目光比回忆更加永恒不变。

人群　可怜可怜吧！

众男子　虽然你们死了，但原谅我们还活着吧！

众女子　可怜可怜吧！我们处在你们的脸庞和原先属于你们的那些物品的包围之中。我们永生永世为你们戴孝，我们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地为你们哭泣。我们都白费了心计，对你们的怀念已支离破碎，而且已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溜掉了。这种思念之情每天都淡薄了些，可是我们就变得更加有罪。你们离开了我们，你们离开了我们，你们从我们中间消逝，就象血从我们身上

流掉一样。然而，如果这样能抚慰你们发怒的灵魂，要知道，哦，我们亲爱的死者，你们可毁了我们的生活呀！

众男子　虽然你们死了，但原谅我们还活着吧！

众孩童　可怜可怜吧！我们并不是故意要出生的，我们都因在长大而感到羞愧。我们怎么能伤害得了你们呢？你们看，我们勉勉强强地生活着，我们身体瘦弱，脸色苍白，个子矮小。我们无声无息，悄悄地走动，甚至连周围的空气都不震动。哦！我们怕你们，那样地害怕你们哪！

众男子　虽然你们死了，但原谅我们还活着吧！

埃癸斯托斯　安静！安静！要是你们这样呼天抢地，那我，你们的国王，我将说些什么？因为我的苦刑已经开始：大地在颤抖，天昏地暗，最大的鬼魂快要出现了，阿伽门农——我亲手杀死的那个人就要出现了。

俄瑞斯忒斯　（拔剑）乱伦之徒！我不许你把我父亲的名字搀和在你所作的丑态之中！

朱庇特　（拦腰抱着俄瑞斯忒斯）住手！年轻人，住手！

埃癸斯托斯　（转过身躯）谁敢拦住我？（厄勒克特拉身穿白裙出现在庙宇的台阶上。埃癸斯托斯远远看见了她）厄勒克特拉！

人群　厄勒克特拉！

第　三　场

〔同上场人物、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　厄勒克特拉，回答一下，穿这身衣服意味着什么？

厄勒克特拉　我穿上了我最漂亮的裙子。今天不是节日吗？

大祭司　你是来嘲弄死人吗？今天是他们的节日，你心中很明白，你本该穿孝服到场的。

厄勒克特拉　穿孝服？为什么要穿孝服？我并不怕我死去的亲人，而且我也并不需要你们家的那些鬼魂。

埃癸斯托斯　你说的是实话。你家的死人并不是我们家的鬼魂。你们看她呀！竟穿着这荡妇的裙子。她是阿特柔斯① 的孙女，就是那个丧心病狂地杀害自己几个侄子的阿特柔斯的孙女。你是什么东西？你只不过是这该死的家族里的末代子孙罢了！我出于怜悯才容许你留在宫里的，但是今天我承认自己当初失策，因为在你的

① 阿特柔斯是阿伽门农的父亲，他曾杀死其兄弟提厄斯忒斯的两个儿子，并把他们煮熟作为盛馔，在大宴会上，宴请提厄斯忒斯，后被提厄斯忒斯的儿子埃癸斯托斯杀害。

血管里流的是阿特里狄斯① 家的腐败的血液。如果我不加以整顿，你就会毒害我们。狗崽子，你等着瞧吧，看我知不知道惩罚。到时候，你两只眼睛都来不及哭。

人群　渎圣的婆娘！

埃癸斯托斯　可怜虫，你听见这些被你冒犯了的百姓的责骂声了吗？你听见他们把你叫做什么了吗？要是我不在这儿遏制他们的怒气，他们准会当场把你撕得粉碎。

人群　渎圣的婆娘！

厄勒克特拉　难道因为快活就成了渎圣的人了吗？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快快乐乐的？是谁阻止他们快乐的？

埃癸斯托斯　她那生身的亡父就在这儿，脸上带着凝结了的血污，而她居然还笑……

厄勒克特拉　您怎么敢谈起阿伽门农？您知道他夜里究竟是不是在我耳边窃窃私语？您知道他那嘶哑而破裂的嗓子在我耳边悄声说了哪些充满爱和歉意的话语？我笑了，真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笑了。我笑，因为我幸福。您偏要认为我的幸福不会使我父亲感到欣慰吗？啊！如果他在这儿，如果他看他那穿着白裙的女儿——被您贬到与卑贱的奴隶为伍的女儿，如果他看见她依然昂首不屈，不幸并未挫伤她的傲气，

---

① 阿特里狄斯即指阿特柔斯的后裔。

那么我可以肯定，他是决不会想到要咒骂我的；他的眼睛必定会在他那痛苦的脸庞上炯炯发光，他那血淋淋的嘴唇也会尽力绽开笑颜。

年轻妇女　要是她说的是真话呢？

一些人的声音　哦，不！她撒谎，她疯了。厄勒克特拉，求求你走吧，要不然你这样大逆不道的报应将会落在我们身上。

厄勒克特拉　你们怕什么？我观看着你们的周围，但我只看见你们的影子。你们不妨听听这样一件事，这件事是我刚听说的，而你们也许还不知道：在希腊，有一些幸福的城市，这些城市洁白、安静，犹如在太阳下取暖的蜥蜴，沐浴在阳光下。就在这同一时刻里，在这同样的天空下，有不少儿童在科林斯的各个广场上玩耍。他们的母亲根本用不着因为生下他们而祈求原谅。她们含笑瞧着孩子们，她们为自己的子女感到骄傲。哦！阿耳戈斯的母亲们，你们懂吗？你们还能理解一个女人看着自己的孩子，心里想道“是我怀胎生下他的”时的骄傲心理吗？

埃癸斯托斯　你快给我住口！不然，我就得迫使你收回这些话。

人群中一些声音　是啊！是啊！让她住口。够啦！够啦！

另一些声音　不！让她说！让她说！是阿伽门农启示她说的。

厄勒克特拉　天气真好。平原上到处有人抬起头来说："天气真好"，他们都万分庆幸。哦！你们这些宰割你们自己的刽子手，你们竟已经把农民走在自己地里说："天气真好啊！"时的这种谦逊的满足忘得一干二净了吗？你们松垮地垂着双臂，耷拉着脑袋，屏气凝神，几乎不敢呼吸。你们家的鬼魂都紧贴在你们身上，而你们却一动也不敢动，生怕稍一动弹就会撞倒它们，要是你们的手突然透过一层湿漉漉的蒸气——也就是你们的父亲或祖辈的灵魂，这也许就骇人了，是吗？但是，请你们看看我：我伸开双臂，向两边伸展胳膊，象一个刚睡醒的人在伸懒腰似的，我在太阳下有一个座位，天难道会坍下来掉在我头上吗？我跳舞，你们看，我跳舞，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觉得有阵阵微风在吹拂着我的头发。鬼魂在哪儿呢？你们以为他们在随着拍子和我一起跳舞吗？

大祭司　阿耳戈斯的市民们，我告诉你们，这个女人是亵渎神祇的人。愿神祇惩罚她，惩罚你们之中听她说话的人。

厄勒克特拉　哦！我死去的亲人们，我的姐姐伊菲革涅亚，我的父亲和我心中唯一的国王阿伽门农，请你们听听我的祈祷。如果我是渎圣的人，如果我冒犯了你们痛苦的阴魂，那就请你们发一个征兆，快给我发一个征兆，好让我心中明白。但是，如果你们赞同我，我亲爱的人儿，

那么就请你们保持沉默，我恳求你们，就连一片树叶也不飘动，连一根草茎也不瑟瑟作响，不要有任何声响来扰乱我神圣的舞蹈，因为我是为了欢乐，为了人们的和平，为了幸福和生活而舞蹈的。哦！我死去的亲人们，我请求你们沉默，为的是好让我周围的人都知道你们的心是和我在一起的。

〔厄勒克特拉舞蹈。

人群中的声音　她跳舞啦！看呀，她象火焰那样轻盈。她在阳光下跳舞，就好象一面迎风飘扬、哗哗作响的旗帜一样。而鬼魂们却一声不响哩！

年青妇女　你们瞧她那股高兴的神情呀！不，这张脸决不是不信神的。哎，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你不说话啦，你为什么不回答呀？

埃癸斯托斯　要我去和发臭的畜生争论吗？有人把他们毁了！我以前不该赦了她，不过，这个过错是可以弥补的，别害怕，我就要把她压死在地，这样，她家的家族也就将会随着她的消失而化为乌有。

人群　埃癸斯托斯！威胁并不是回答。难道你没有别的话对我们说吗？

年轻妇女　她在跳舞，在微笑。她是幸福的，鬼魂好象也在保护着她，啊！多么叫人羡慕的厄勒克特拉呀！你看，我和你一样，伸开双臂，在阳光下敞开胸怀。

人群中的声音　鬼魂们一声不响。埃癸斯托斯，你对我们撒了谎！

俄瑞斯忒斯　亲爱的厄勒克特拉。

朱庇特　真是，我来挫挫这个小淘气的锐气，堵住她的嘴。（他伸出手臂，口中念念有词）卜齐咚，卡利布，卡利蓬，吕拉皮。

〔那块堵住洞穴口的巨石隆隆响着滚向庙宇前的台阶。厄勒克特拉停止舞蹈。

人群　可怕呀！

〔静场良久。

大祭司　哦！卑鄙、轻率的百姓呀，鬼魂们来复仇啦！看这些成群结队的苍蝇正象旋风似地向我们猛扑而来！你们刚才听了一个渎神者的话，我们受到诅咒啦！

人群　我们什么也没干哪，这不是我们的错，是她跑来用恶言毒语蛊惑了我们！把她扔到河里去，把女巫扔到河里去！把她绑到火刑台上去！

老妇人　（指着年轻妇女）还有她，她把她的话都当作蜜似地喝了下去。扒掉她的衣服，让她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用鞭子抽她，抽得她出血为止！

〔人们抓住年轻妇女。好几个男人登上阶梯的台阶，向厄勒克特拉扑去。

埃癸斯托斯　（倏地站起身来）安静！你们这些狗崽子。有秩序地回到你们自己的位置上去。让

我来负责惩罚她吧。（静场）怎么样？你们看到了不服从我会惹出什么祸了吗？现在你们还怀疑你们的君主吗？回家去吧，鬼魂们陪伴着你们。今天，他们将整日整夜当你们的客人。在你们的家里，餐桌上，床上都给他们让出位子来。要尽量用你们的模范行为使他们忘记刚才这些事，至于我，虽然你们对我的怀疑伤害了我的心，我还是原谅你们。但是你，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嗯，怎么样？这一次我失算了，没搞成。下次我将搞得好些。

埃癸斯托斯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城里的法律不准我在今天这个节日里惩罚人。你知道得很清楚，并利用了这一点。但是，你再也不配为我们城里的成员了，我驱逐你出境。你将身穿这件可耻的裙子，光着脚走，不准携带任何行李。如果明天拂晓时你还在城里，我就下令，让碰见你的任何一个人把你当作害群之马，活活揍死。

〔他由众卫兵簇拥着下场。人群挥舞着拳头在厄勒克特拉面前列队而过。

朱庇特 （对俄瑞斯忒斯）怎么样？我的老爷。您受到感化了吗？这是一个道德故事，要不，我又大错特错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指着厄勒克特拉）这个女子……

俄瑞斯忒斯 好好先生，这个女子是我的姐姐！走

开吧！我要与她谈谈！

朱庇特　（定睛注视俄瑞斯忒斯一会，然后耸耸肩）悉听尊便。

〔朱庇特退场，学究随后跟着退场。

第　四　场

〔厄勒克特拉站在庙宇前的台阶上，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抬起头，注视着他）啊！菲勒勃，你在这儿？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你不能再在这座城里逗留了，你现在处境危险。

厄勒克特拉　处境危险？啊！那倒是真的！你已亲眼看见我是怎么失算的了。你在这件事上也有点错，你知道，不过，我并不怨你。

俄瑞斯忒斯　我究竟有什么过错？

厄勒克特拉　你欺骗了我。（她步下台阶，向俄瑞斯忒斯走去）让我看看你的脸。是的，我对你的眼睛很感兴趣。

俄瑞斯忒斯　时间紧迫，厄勒克特拉。听着，我们一起逃吧。有个人会给我搞到几匹马，我带你

坐在我的马背后。

厄勒克特拉　不。

俄瑞斯忒斯　你不愿意跟我一起逃跑？

厄勒克特拉　我不愿意逃跑。

俄瑞斯忒斯　我将把你带到科林斯去。

厄勒克特拉　（大笑）哈！科林斯……你看，你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你还在欺骗我。我到科林斯去干什么呢？我应该理智些。昨天，我还有些不算过份的心愿，那就是：当我垂着眼睑伺候别人进餐时，我透过眼睫毛，察看这对王室夫妇。这个年迈的美妇人脸上死气沉沉，那男人则肥头大耳，脸色苍白。他嘴角搭拉着，一把黑黑的络腮胡子，象一大群蜘蛛爬着似的，从一个耳朵根长到另一个耳朵根。我梦想着有一天会看见一股烟雾，与寒冷的早上的呵气一样的一小股烟雾从他们被剖开的腹部笔直向上升腾。菲勒勃，我向你发誓，这就是我所要求的。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但是，我不应该轻信你，因为你的眼睛看上去不寻常。你知道我在认识你之前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聪明人在世上别无所求，只求有一天能一报还一报，把别人对他作的恶奉还给他们。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如果你跟我走，你会看到你仍然可以希望得到许多东西，而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个聪明人。

厄勒克特拉　我不愿再听你夸夸其谈。你给我造成

许多痛苦。在你那女孩般温柔的脸上有一双如饥似渴的眼睛，你就带着这样一双眼睛来到这里。你使我忘却了仇恨。我张开双手，把我唯一的宝贝跌落在脚下。我曾经相信我能用语言来治愈这儿的人。可是你已经看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热爱他们的罪恶，他们需要精心维持一种习以为常的创伤，用肮脏的指甲去搔它，让它不再愈合。那就应该用武力来治愈他们，因为我们只能以毒攻毒。别了，菲勒勃，快走吧，让我自个儿去做恶梦吧。

俄瑞斯忒斯　他们会杀害你的。

厄勒克特拉　这儿有一座圣殿，就是阿波罗神庙。有时，罪犯逃到那儿去避难，只要他们呆在里面，也就没人能碰他们一根毫毛，我将躲到那儿去。

俄瑞斯忒斯　你为什么拒绝我的帮助？

厄勒克特拉　不用你来帮助我。另外有一个人会来解救我的。（稍停）我知道，我的弟弟并没有死，我等着他。

俄瑞斯忒斯　要是他不来呢？

厄勒克特拉　他会来的，他不能不来。他是我们这一族的，你懂吗？他和我一样，血液中有罪孽，有不幸。他是一个身材魁梧、很了不起的军人，长着一双象我父亲一样的充血的大眼睛，他总是怨愤满腔，内心深感痛苦。他命运坎坷，困惑不安，犹如剖了腹的马匹在用蹄子

乱抓自己的肠子。现在不管他作什么举动，他也得自己扯自己的肠子。他会来的，这座城市吸引着他，我坚信这一点，因为只有在这儿，他才能造最大的孽，才能对他自己也造孽不浅。他会来的，他将低垂着脑袋，捶胸顿足，痛苦万分地到这儿来。他真使我害怕，因为我每天夜里都梦见他，然后惨叫着惊醒过来。但是我等着他，我爱他。我必须呆在这里，引导他该怎样发怒——因为我是有头脑的，把罪人指给他看，并对他说："打吧，俄瑞斯忒斯，打吧，他们就在那儿！"

俄瑞斯忒斯　要是他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呢？

厄勒克特拉　他既然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那你要他怎么样？

俄瑞斯忒斯　如果他因为在一座幸福的城里长大成人，而对自己的血统已经生厌了呢？

厄勒克特拉　那么我就会啐他的脸，并对他说："滚吧，狗崽子，滚到女人堆里去吧，因为你象一个女人似的根本不配当男人。不过，你算计错了。你是阿特柔斯的孙子，你逃脱不了阿特里狄斯家族的命运。既然你宁愿蒙受耻辱而不愿犯罪，那就随你便。但是命运将会到你床上去缠绕你，让你不得安宁。这样，你首先会感到羞愧，然后，你身不由己，终将犯罪！"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就是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大叫）你撒谎！

俄瑞斯忒斯　我以我父亲阿伽门农的亡灵向你发誓，我就是俄瑞斯忒斯。（静场片刻）怎么啦？往我脸上吐唾沫吧，你还等什么？

厄勒克特拉　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注视俄瑞斯忒斯）这漂亮的前额就是我兄弟的前额。这炯炯有神的眼睛就是我兄弟的眼睛。俄瑞斯忒斯……啊！我宁愿你仍然是菲勒勃，我宁愿我的兄弟已经死去。（羞怯地）你真的曾在科林斯生活吗？

俄瑞斯忒斯　不，是雅典城的自由民把我扶养成人的。

厄勒克特拉　你看上去多年轻啊！你从来没有与人厮打吗？你腰间所佩的这柄剑，你从未使用过它吗？

俄瑞斯忒斯　从没用过。

厄勒克特拉　在我还不认识你时，我觉得自己不那么孤单，因为我一直在等待另一个人。我只想着他的力量，而从未想到自己的弱点。你现在在这儿了，俄瑞斯忒斯，这就是你。我瞧着你，觉得我们是两个孤儿。（略停）但是，我爱你，要知道，我爱你比爱他更甚。

俄瑞斯忒斯　来吧，如果你爱我，那咱们就一起逃吧。

厄勒克特拉　逃跑？和你一起？不，阿特里狄斯家族的命运是在这儿决定的，而我是阿特里狄斯家族的一个成员。我对你无所要求。我不愿

再有求于菲勒勃。但是，我决意留在这儿。

〔朱庇特出现在舞台深处，躲着偷听他们的对话。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是俄瑞斯忒斯……是你的兄弟。我也是阿特里狄斯家族的一员，你我唇齿相依，是一家人。

厄勒克特拉　不，你不是我的兄弟，我不认识你。俄瑞斯忒斯死了，这对他倒更好，从今以后，我会象对待我父亲和姐姐的亡灵一样，尊敬他的阴魂。但是你，你跑来自称是阿特里狄斯家族的成员。你究竟是谁，居然自称是我们家的人？你曾经在一件谋杀案的阴影下生活过吗？你应该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一脸沉思的柔和神情，象你养父一样傲气；你应该是个干干净净的孩子，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着信任。你相信别人，是因为他们在餐桌上、在床前、在楼梯的台阶上都对着你咧嘴微笑，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你的忠诚的仆人；在生活中，是因为你富裕，有许多的玩具；所以你大概有时认为世界也并不那么坏，而且还认为听其自然是一件乐事，就象洗温水澡舒适得叹气那样。而我，我在六岁就当了女佣人，我对一切都不相信。（略停）走吧，高尚的灵魂，我并不需要高尚的灵魂，我一直想要的是一名同谋者。

俄瑞斯忒斯　你想，我能撇下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你既已连最后一线希望都失去了，那你还在这

儿干什么?

厄勒克特拉　那是我的事。再见，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你撵我走？（他走了几步又停下）你所等待的是一个杀气腾腾的粗鲁的大兵。如果我不象这种人，那是我的错吗？你若见了他，就会拉着他的手说："打吧！"而对我，你就什么也不说。我是什么人呀？好上帝，居然会被我的亲姐姐赶走？她甚至还没考验过我，就要撵我。

厄勒克特拉　啊！菲勒勃，我永远不能让你这颗没有仇恨的心负担这么重。

俄瑞斯忒斯　（情急）你说得好：没有仇恨。但是，也没有爱啊！你，我本来是可以爱你的，我本来可以……可是，说什么呀？为了爱，为了恨，就必须献身。这个生得英俊的有钱人家的子弟，稳稳扎根在他的财富之中，平稳地成长。到了某一天，他会献身给爱情，献身给仇恨，把他的土地、房屋和种种回忆连同他自己一起奉献出来。但我是谁，我有什么可奉献的呢？我勉强地生存着，今天在城里转悠的幽灵中，没有一个比我更象幽灵的了。我领略过幽灵的爱，这种爱就象蒸气那样淡薄，游移不定；但是我不知道活人们强烈的激情。（略停）耻辱呀！我回到了我的故乡，而我的姐姐却拒不认我。我现在上哪儿去呢？我应该去哪座城里游荡呢？

厄勒克特拉　不是有一座城吗？那儿不是有一位面目姣美的姑娘在等候着你吗？

俄瑞斯忒斯　根本就没有人在等我。我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对别人来说，我是个异乡人，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个陌生人。这些城市在我身后关上了城门，犹如静静的流水起了一阵涟漪后又恢复平静一般。如果我离开阿耳戈斯，那我此行除了使你心灵里的幻想惨遭破灭外，又将留下些什么呢？

厄勒克特拉　你曾对我谈起过幸福的城市……

俄瑞斯忒斯　我十分向往幸福。我要我的回忆，我的土地，我在阿耳戈斯百姓中的地位。（静场片刻）厄勒克特拉，我不离开这儿。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快走吧，我求求你。我真可怜你。如果我是你心目中的亲人的话，那就请你快走吧。除了苦恼以外，任何好事也不会降临在你身上，而你的天真却可能会坏了我的事。

俄瑞斯忒斯　我不走。

厄勒克特拉　你以为我会让你留在这儿，保持着你那讨厌的纯洁？让你充作一个吓人的、缄默不语的判官，来评判我的举动？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行事？这里谁也不要你。

俄瑞斯忒斯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厄勒克特拉，你不能拒绝我。请你理解我的苦心。我要成为某个地方的人，成为世人中间的一个堂堂男子

汉。瞧，一个奴隶，哪怕他精神疲惫，悒郁寡欢，当他肩负重担，步履艰难地走过时，他目视着脚下，仅仅只能盯着脚下一方之地以免跌倒，但他毕竟还是在自己的城里，就象树枝上的一片树叶，森林中的一棵树一样，并不离群；这沉重、炎热、充实的阿耳戈斯毕竟是在他的周围。我愿意当这个奴隶，厄勒克特拉，我愿意把这城市拉在我的周围，把自己紧紧卷在里边，就象裹上一层毯子一样。我决不离开这儿。

厄勒克特拉　即便你在我们中间呆上一百年，你也永远只是一个异乡人，比你在大道上踽踽独行更为孤单。人家将眯着眼斜视你，当你从他们身旁走过时，他们就压低嗓门窃窃私语。

俄瑞斯忒斯　难道为你们效劳竟会如此困难吗？我的手臂能保卫城市，而且我有金钱可以接济你们那些穷苦人。

厄勒克特拉　我们既不缺少军事家，也不缺少虔诚的人来行善。

俄瑞斯忒斯　那么……

〔俄瑞斯忒斯垂着头走了几步。朱庇特现身，并搓着手看着他。

俄瑞斯忒斯　（抬起头来）我刚才至少已看清楚了！啊！宙斯，宙斯，天国之王，我一向很少有求于你，你也很少庇护我，但是你可以替我作证，我从无他求，一贯只想行善。现在我已心灰意懒，再也分辨不清善恶是非，我需要有

人为我指明道路。宙斯，一个国王的儿子，被人逐出自己出生的城市，就真的应该圣洁地甘心被放逐，象一条丧家犬似地低着头离开故土吗？这是你的意志吗？我不能相信。然而……然而你已禁止流血，……啊！谁在讲流血，我再也搞不清我在讲什么……宙斯，我求求你：如果顺从和卑躬屈节是你所要强加在我头上的法则，那就请你发一种征兆，向我表示一下你的意志，因为我已经搞糊涂了，一点也看不清楚了。

朱庇特 （自言自语）当然可以，为你效劳！“阿勃拉克萨斯、伽拉、伽拉、啐、啐。”

〔石头周围迸射出光芒。

厄勒克特拉 （大笑起来）哈！哈！今天真是奇迹层出不穷啊！看！虔诚的菲勒勃，看你求神得到的好结果呀！（一阵狂笑）善良的年轻人……虔诚的菲勃勒，“请给我示意一下，宙斯，给我示意一下吧！”这就是在这块圣石周围射出的光。走吧！到科林斯去吧！到科林斯去吧！走吧！

俄瑞斯忒斯 （注视石头）那么……这就是善吗？

（略停。他始终瞧着石头）唯命是从，低声下气，“饶命”和“怜悯”总不离口……就这样吗？

（略停。他依然盯着石头看）善良，他们的善良……

（略停）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快走，快走，宙斯正在奥林匹斯山上向你俯着身子，不要使这位贤明的妈妈失望。

（她闭口不语，目瞪口呆）你怎么啦？

俄瑞斯忒斯　（语调起了变化）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厄勒克特拉　（惊恐地）别那么凶，菲勒勃。你已经向神祇请示过。嗯！你现在已经了解神意啦。

俄瑞斯忒斯　神意……啊！是的，……你指的是这块巨石周围的光吗？这道光不是为我而产生的。现在，任何人都不能向我发号施令了。

厄勒克特拉　这是在打谜语。

俄瑞斯忒斯　你离得我多远啊！突然一下子……一切变得多厉害啊！原先，在我的周围有某种活生生、热辣辣的东西。这种东西刚刚死去。一切都多么空虚啊！……啊！多么空幻无垠，一望无际……（走了几步）黑夜降临了……你不觉得冷吗？……但是，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刚刚死去？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我对你说了，有另一条路可走……是我的路。你没看见吗？这条路从这儿开始，一直伸展到城里。应该下去，你明白了吗？应该一直下到你们那儿去，你们是在洞穴深处，在洞穴的最底层……（他向厄勒克特拉走去）你是我的姐姐，厄勒克特拉，而这座城是我的

城，我的姐姐！

〔他挽起厄勒克特拉的手臂。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你把我弄痛了，你使我害怕，再说，我并不是属于你的。

俄瑞斯忒斯　我知道。还未到这一步，我太轻率了。应该给我处以重罪，使我直沉水底，沉到阿耳戈斯的底部。

厄勒克特拉　你要做什么？

俄瑞斯忒斯　等着。让我向我这种毫无瑕疵的轻率告别，让我向我的青春告别。在科林斯或雅典有充满歌声和芳香的美辰良宵，往后，这些美辰良宵再也不属于我了。说有清晨，充满希望的清晨也不再是我的了……算了，别了！永别了！（他走到厄勒克特拉面前）来，厄勒克特拉，瞧我们的城市。她在那儿，被太阳晒得通红，满是嘈杂的人声和苍蝇的嗡嗡声，沉浸在盛夏舞台的麻木状态之中。这城市里所有的墙垣、所有的屋顶、所有关闭着的门都把我推开。然而，她是可以夺到手的，我从今天早上就感觉到了。而你也一样，厄勒克特拉，也得把你夺过来。我会得到你的，我将变成一把斧头，把这些屹然不动的城墙一劈两半；我将会剖开这些执迷不悟的房子的腹部，让它们从敞着的伤口处散发出一股低劣食物和线香气味；我将会成为一把利钺，插进这座城市的心脏，就象砍入橡树心脏里的斧子一般。

厄勒克特拉　你变化多大呀！你的眼睛不再闪闪发光，变得暗淡无光、没精打采的。唉！你本来多么温柔，菲勒勃。而这会儿，你对我说话就象另一个人在梦里同我说梦话似的。

俄瑞斯忒斯　听着：这里的全体百姓现已被他们已故的亲人团团围住，他们躲在黑魆魆的房间里吓得浑身发抖。假定我承担起他们的罪孽呢？假定我愿不愧于“悔恨的窃贼”这一称号，把他们的一切悔恨——欺骗自己丈夫的那位妻子的悔恨，听凭自己母亲凄然死去的那位商人的悔恨，还有重利盘剥、逼死债务人的那位高利贷者的悔恨，全都窃来按在自己的身上呢？你说，到那一天，当我被比阿耳戈斯的苍蝇还要多的悔恨纠缠不休，被城里所有的悔恨萦绕心头时，那我仍将得不到你们城里的公民权吗？穿着红色围裙的屠夫在他的店铺里忙碌，周围都是刚被他剥掉皮的血淋淋的死牛，但他毕竟是在自己家里；而我虽置身在你们血迹斑斑的城墙里，却仍不能象屠夫一样有我自己的家吗？

厄勒克特拉　你要为我们赎罪吗？

俄瑞斯忒斯　赎罪？我方才说，我将把你们的悔恨都按在我的身上；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将怎样处置这帮乱叫乱嚷的畜生。也许我会扭断他们的脖子。

厄勒克特拉　你怎么可能承担我们的痛苦呢？

俄瑞斯忒斯　你们只要求能摆脱这些痛苦。而国王和王后却硬要把这些痛苦压在你们的心头上。

厄勒克特拉　国王和王后……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神灵可以替我作证，我原先并不要杀害他们。

〔静场良久。

厄勒克特拉　你太年轻、太懦弱……

俄瑞斯忒斯　你现在要退缩了吗？把我藏在宫里，今晚把我带到御床跟前。那时候，你将看到我是否太懦弱……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你第一次叫我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是的。这确实是你。你是俄瑞斯忒斯。刚才我没认出你来，因为我期待中的你不是这样的。但我嘴里这股苦味，这股发烧的味道，我已上千次在我的幻梦中感觉到它了，现在我又辨别出这股味道了。你终于来了，俄瑞斯忒斯，而且，你已作出了决定。而我就象是在做梦似地，正处在要采取一次无法弥补的行动的边缘，因此，我象在梦中一样害怕。哦！正是我期待已久而又十分可怕的时刻呀！现在，每时每刻都象机器的齿轮一样紧紧衔接在一起。在他们两人带着两张狰狞得宛如被压扁的桑果般的脸，仰卧在血泊中之前，我们将没有片刻安宁。这些血啊！得由你，由以前有一双

那么温柔的眼睛的你，来使他们血溅宫廷。唉！可惜！我将再也见不到这样温柔的眼睛，我将再也见不到菲勒勃了。俄瑞斯忒斯，你是我的大兄弟，也是我们家的当家人，把我抱在你的怀里，保护我吧，因为我们要挺身而出，去迎接十分巨大的痛苦。

〔俄瑞斯忒斯把厄勒克特拉搂抱在怀中。朱庇特从他的藏身处出来，蹑手蹑脚地离去。

〔幕　落〕

第　二　景

在宫中。国王的宫殿。一座朱庇特的塑像，鲜血淋淋，令人可怕。时值黄昏。

第　一　场

〔厄勒克特拉先入场，然后向俄瑞斯忒斯打手势，让他进来。

俄瑞斯忒斯　有人来了！

〔他把剑握在手中。

厄勒克特拉　这是巡逻的士兵。跟我来，我们就躲藏在这儿。

〔他们躲在御座后。

第 二 场

〔同上场人物（隐蔽着），两名卫兵。

卫兵甲 我不明白今天那些苍蝇是怎么回事？它们简直疯了。

卫兵乙 它们嗅到死人味儿，所以那么高兴。我都不敢打哈欠，生怕它们会飞进我张开的嘴里，钻在我的喉咙里折腾。（厄勒克特拉探出身来一会儿，然后又躲藏起来）咦，有什么东西在咯咯作响。

卫兵甲 那是阿伽门农坐在他的御座上所发出的响声。

卫兵乙 是他的大屁股把御座的木板压得咯咯作响吗？不可能的，老伙计，鬼魂是没有份量的。

卫兵甲 没有份量的是平民的鬼魂，但是他，他在成为王室的鬼魂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乐天国王，不管年头好坏，他体重都是一百二十五公斤。他归天后，难得会不剩下几斤重量的。

卫兵乙 那么，……你认为他坐在那儿喽？

卫兵甲 你要他呆在哪儿呢？如果我是一个已故的国王，而且我每年还有二十四小时的假的话，我肯定会回来坐在我的御座上，度过整整一天，回忆回忆美好的往事，绝不去伤害任何人。

卫兵乙　你之所以说这种话，那是因为你是活人。但是，如果你不再是活人了，没准你也会和别的鬼魂一样有那么多的恶习。（卫兵甲打了他一记耳光）啊唷！啊唷！

卫兵甲　这是为你好，瞧，我一下子打死了七个，简直是整整一群。

卫兵乙　一群死人吗？

卫兵甲　不，一群苍蝇。我满手是血。（他把手在短裤上擦了擦）好厉害的苍蝇。

卫兵乙　但愿它们生下来就死，让神灵高兴高兴。你看，所有在这儿的那些死去的人，他们一声不吭，他们没法不受拘束。那些被打死了的苍蝇也同样如此。

卫兵甲　住口，附加说一句，要是我设想这儿也有苍蝇幽灵，那就……

卫兵乙　为什么不能有？

卫兵甲　你了解吗？这种小虫子每天成百万地死去。要是咱们在城里把那些自去年夏天以来死去的苍蝇全都放出来，那么，每一只活苍蝇就将招来三百六十五只死苍蝇，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呸！连空气也要被苍蝇搅浑了，我们就要吃苍蝇，呼吸充满苍蝇的空气，这些苍蝇就会通过粘液进入我的支气管，流到我们的肠胃里去……你倒说说看，也许正因为这样，这间屋里才会散发出一股那么特别的气味。

卫兵乙　唔！象这样一间一千平方英尺的大厅，只

要有几个人的阴魂就会发出臭气。人家说我们人的鬼魂都有口臭。

卫兵甲　听着！他们互相吸血，这些人……

卫兵乙　我对你说，这儿的确是有什么东西的，地板在吱吱作响。

〔他们从右侧走到御座后面去察看；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从左侧出来，在御座的台阶前走过，然后从右侧又回到他们的藏身处。此时，两名卫兵正好从左侧出来。

卫兵甲　你看清楚了吧，那儿什么人也没有。我跟你说，就是阿伽门农，神圣的阿伽门农！他大概就象字母 i 那样直挺挺地坐在这些座垫上。他在瞧着我们，他闲在那儿，无事可做，只是瞅着我们。

卫兵乙　我们最好矫正一下姿势，要是苍蝇来叮我们的鼻子，也就活该了。

卫兵甲　我宁可耽在卫队驻地，那儿正在开赌局，玩得高兴哩。回到那儿来的鬼魂都是些伙伴，都跟咱们一样，是些普通的士兵。但当我一想到已故国王在这儿，他正数着我上衣上掉了几个纽扣，我就觉得挺古怪，就好比在受将军检阅时的心情一样。

〔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入场，手持宫灯的仆从随后。

埃癸斯托斯　都退出去，让我们单独在一起。

第　三　场

〔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隐蔽着）。

克吕泰涅斯特拉　您怎么啦？

埃癸斯托斯　您看到了吗？刚才要不是我用恫吓来压住他们，他们刹那间就会摆脱掉他们的悔恨。

克吕泰涅斯特拉　仅仅是这一点使您感到不安吗？您一直很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泼冷水。

埃癸斯托斯　可能是的。我只是太善于搞这类把戏了。（略停）我不得不惩罚厄勒克特拉，对此，我深感遗憾。

克吕泰涅斯特拉　是因为她是我生的吗？您尽管这样做好了。我觉得您所做的一切都挺好。

埃癸斯托斯　妻呀，我并不是因为你而感到遗憾。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为什么呢？您素来不喜欢厄勒克特拉呀。

埃癸斯托斯　我是感到厌倦了。我凭白无故地信手抓住全体黎民百姓的悔恨已有十五年之久了。在这十五年里，我衣着可笑得象个稻草人。这些黑衣服终于染黑了我的灵魂。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但是，陛下，我自己……

埃癸斯托斯　我知道，妻啊，我知道，你就要对我

诉说你的悔恨了。好吧，我羡慕你有这些悔恨，它们充实了你的生活。而我，我虽说并没有后悔，但阿耳戈斯却没有一个人象我那样悲伤。

克吕泰涅斯特拉　我亲爱的陛下……

〔她走近埃癸斯托斯的身边。

埃癸斯托斯　别碰我，婊子！在他的眼皮底下就这样，你难道不害臊吗？

克吕泰涅斯特拉　在他的眼皮底下？谁看见我们啦？

埃癸斯托斯　什么？国王呀！今天上午人家把鬼魂都放出来啦。

克吕泰涅斯特拉　陛下，我求求您……死人是在地下的阴曹里的，他们不会那么快就来妨碍我们的。是您自己给黎民百姓编造了这些奇谈怪论，您忘了吗？

埃癸斯托斯　妻啊，你说得有道理，怎么样？你看见我是多么厌倦了吗？让我一个人吧，我需要静思默想一番。

〔克吕泰涅斯特拉退场。

第　四　场

〔埃癸斯托斯，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隐藏着）

埃癸斯托斯　朱庇特，你原先不是需要给阿耳戈斯

物色国王吗？我去，我来，我会用大嗓门叫嚷，我带着我那威严可怕的外表到处游荡。凡见到我的人都感到自己有罪，这罪孽深重得透入骨髓，无可救药。但是我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躯壳，一个畜生在我不知不觉中把我躯体里的东西吃了。现在，我瞧着我自己，发现我比阿伽门农更象个死人。我说过我悲伤吗？我撒了谎。沙漠是无数毫无价值的沙堆，在明净虚幻的天空下幻影憧憧，它既无欢乐又无忧伤，但它阴森可怕。啊！为了能洒泪恸哭，我不惜双手奉让我的王国。

〔朱庇特入场。

第　五　场

〔同上场人物，朱庇特。

朱庇特　抱怨吧，你这个国王与所有的国王一样，都是一个德行。

埃癸斯托斯　你是谁？你来这儿干什么？

朱庇特　你认不出我了吗？

埃癸斯托斯　出去，要不我就让我的卫兵把你狠揍一顿。

朱庇特　你认不出我了吗？然而，你是见过我的。不过，那是在梦中。当时，我的模样比较可

怕，那倒是真的。（雷电交加，朱庇特摆出一副可怕的样子）这样认得出来吗？

埃癸斯托斯　朱庇特！

朱庇特　这就对喽。（他又变得笑容可掬，走近塑像）这是我吗？当阿耳戈斯的居民在祈祷时，他们所见到的我就是这样的吗？当然罗，一位神祇是很难得能面对面欣赏自己的形象的。（稍停）我长得多丑啊！他们大概不会很喜欢我的。

埃癸斯托斯　他们怕您。

朱庇特　好极了！我不需要被人爱。那你呢？你爱我吗？

埃癸斯托斯　您要我干什么？难道我所付的代价还不够吗？

朱庇特　永远不够。

埃癸斯托斯　得把我活活累死。

朱庇特　不要夸张其词！你身体不错，长得挺胖。不过，我并不为此责怪你，这是王室的上好脂肪，黄澄澄的，就象蜡烛油一般，是该有一些的。你保养得足以再活二十年。

埃癸斯托斯　还得二十年。

朱庇特　你想死吗？

埃癸斯托斯　是的，我只求一死。

朱庇特　如果有个人到这儿来手里拿着出鞘的剑闯进这里来，你就会把你的胸膛伸向那把剑罗。

埃癸斯托斯　我不知道。

朱庇特　好好听我说，如果你象一头牛犊似地任人宰割，那么你所受到的惩罚将是儆戒性的，你在鞑靼人那儿仍将永生为王。这就是我要来对你说的。

埃癸斯托斯　有人想谋害我吗？

朱庇特　可能。

埃癸斯托斯　是厄勒克特拉吗？

朱庇特　还有另一个人。

埃癸斯托斯　谁？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

埃癸斯托斯　（略停）嗨，这是合乎情理的，我又能怎么样？

朱庇特　“我又能怎么样？”（改变语气）立刻下令把一个名叫菲勒勃的外地青年抓起来，把他和厄勒克特拉一道投入某个地牢里。我答应你把他们遗忘在那儿。怎么啦！你等什么？叫你的卫兵来呀！

埃癸斯托斯　不。

朱庇特　能蒙你恩典把你拒绝的理由告诉我吗？

埃癸斯托斯　我已厌倦了。

朱庇特　你为什么看着自己的脚？把你那布满血丝的大眼睛转向我。哎唷唷，哎唷唷！你就象匹马似地高尚而又愚蠢。不过，你这样的拒绝与那种会激怒我的拒绝不尽相同，你的拒绝象是有刺激性的辣椒，过一会儿，它就会使你的顺从更有意味，因为我知道你总会让步的。

埃癸斯托斯　我跟你说，我不愿参与你的计划。我以前已参与得太多了。

朱庇特　鼓起勇气来！顶住！顶住！啊！我是喜欢具有象你这样的灵魂的人的。你的眼睛迸射出炯炯的光芒，你攥紧了双拳，你居然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朱庇特。然而，你这没头脑的，你这匹小马，你这桀骜不驯的小马，你的心早就告诉我，你接受我的建议。算啦，你会服从的。你以为我离开奥林匹斯山是无缘无故的吗？我是想提醒你注意这一罪行，因为我乐于制止它。

埃癸斯托斯　提醒我……这太奇怪了。

朱庇特　恰恰相反，没有比这更合乎情理的了，我要排除降到你头上的危险。

埃癸斯托斯　谁要求您这样的？那末他，阿伽门农，你当初提醒了他吗？他那时却是想要活下去的。

朱庇特　哦，忘恩负义的家伙，噢，不幸的性格：对我来说，你比阿伽门农更宝贵，我向你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你却抱怨不休。

埃癸斯托斯　比阿伽门农更宝贵？我？对您来说，宝贵的恐怕是俄瑞斯忒斯吧。您曾容许我堕落，听凭我拿着斧子直奔国王的浴缸。无庸置疑，您那时在天上，舔着嘴唇，一边在心中想道，这个罪人的灵魂真是其味甘美。但是，今天，您保护俄瑞斯忒斯，让他提防他自己，而我，我曾经受您驱使杀死了他的父亲，您现在又选

中了我，去拦住儿子的手臂。我只配当个杀人凶手。但是他，对不起，人家无疑是对他另有企图的。

朱庇特　多么奇怪的嫉妒啊！放心吧！我并没偏爱他，我任何人都不爱。

埃癸斯托斯　那么，瞧瞧您在我身上干了些什么吧，不公正的神祇。回答吧：如果您今天要阻止俄瑞斯忒斯犯罪的企图，那么，当初您为什么允许我犯罪呢？

朱庇特　一切罪行都同样不会使我感到不快。埃癸斯托斯，我们彼此作为国王在谈话，我坦率地对你讲：第一个罪行是我在创造必然要死亡的凡人时所犯下的，在这以后，你们这些凶手还能干些什么？杀害你们的受害者？得了，在你们的受害者身上原本就附着死神。你们最多不过是稍微加快事态的发展而已。要是你不去杀死阿伽门农，那你知道，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三个月后，他将会在一个漂亮女奴的怀里中风身亡。然而，你的罪孽却帮了我的忙。

埃癸斯托斯　帮了你的忙？我为此足足受了十五年的罪，而它却反而帮了你的忙？真倒霉！

朱庇特　倒什么霉啦？正因为你为此受罪才帮了我的忙。我喜欢有抵偿的罪孽。我当初之所以喜欢你的罪孽，是因为这是一种不知其所以的、老式的谋杀，既盲目、又暧昧，然而，它虽是一种人身侵犯，却更象是一次动乱。你无时无刻

不在顶撞我。你曾在疯狂与恐惧的激情中砍杀；然后，狂热消失后，你就惶恐地仔细斟酌自己这一举动，你就不愿意承认它。然而，我却从中得益非浅！为了一个死于非命的人，竟有两万人沉浸在懊悔中，这就是一份对照表。我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

埃癸斯托斯　我明白您这一席话里所包含的意思，俄瑞斯忒斯将不会追悔。

朱庇特　连一点追悔的影子都没有　他现在正有条不紊地筹划着，头脑冷静，很有分寸。这是一种肆无忌惮、毫无悔意的凶杀，这种心安理得的谋杀，在凶手的灵魂里份量轻得象蒸气一样，我能拿它怎么样？我将阻止它。啊！我憎恨新的一代人的罪孽，这种罪孽就象一头害群之马那样寡情不义，毫无效益。这个温和的年轻人，会象杀鸡似地将你杀死，然后便扬长而去，虽说双手沾满鲜血，却心安理得。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会为此感到耻辱。好吧！把你的卫兵叫来。

埃癸斯托斯　我跟你说了，我不叫。这种正在酝酿的罪行使您感到太不愉快，却不能不使我感到高兴。

朱庇特　（改变语气）埃癸斯托斯，你是国王，而我是针对你作为国王的良心在说话，因为你喜欢统治。

埃癸斯托斯　那又怎么呢？

朱庇特　你恨我，但是，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根据我自己的形象造就了你：一个国王就是俗世间的神，他就象神一样高尚而阴险。

埃癸斯托斯　阴险？您阴险？

朱庇特　看着我。（静默良久）我刚才对你说过，你是根据我的形象造就的。我们两个人都在维护秩序，你是在维护阿耳戈斯的秩序，我是在维护宇宙界的秩序。同样的秘密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

埃癸斯托斯　我没什么秘密。

朱庇特　你有的。有与我相同的秘密。神祇与国王都有痛苦的秘密，那就是人类是自由的。他们是自由的。埃癸斯托斯。你是知道这一点的，而他们却并不知晓。

埃癸斯托斯　当然罗，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就会在我宫殿的四周放火。为了向他们掩盖这种权利，我已经演了十五年的滑稽戏了。

朱庇特　你很清楚我们是同出一辙的。

埃癸斯托斯　同出一辙？一位神祇自认与我同出一辙，那是开的什么玩笑呀？自从我在位以来，我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是旨在构成我独有的形象的。我要我的每一个臣民都把我的形象铭记在心，我甚至要他在孤寂时也会觉得我严厉的眼光压在他最隐秘的思维上。然而，我本人却成了我的第一个受害者，因为，我再也看不清自己，只是象他们看待我一样看我自己。我俯身

在装着他们灵魂的那口敞开的井上，我的形象就在这口井的井底，它既引起了我的反感，但又使我入迷。万能的上帝呀，我除了使别人害怕外，究竟是何许人呢？

朱庇特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指着塑像）我也一样有我的形象。你以为它不会使我头晕目眩吗？十万年来，我在人前跳舞，跳的是一种缓慢而凄切的舞蹈。应该让世人注视着我，只要他们的眼睛盯着我，他们就会忘记瞧自己。如果我忘形片刻，如果我让他们的目光转向他处……

埃癸斯托斯　那怎么样？

朱庇特　算了，这与你无关。你感到厌倦，埃癸斯托斯，但是你抱怨什么呢？你将瞑目长逝，而我却不会。只要人世间还有凡人，我就被判处必在他们面前舞蹈不休。

埃癸斯托斯　嗨！但是，是谁判处了我们呢？

朱庇特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嗜好。你喜爱唯命是从的秩序，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唯命是从的秩序。这倒是真的。就是为了唯命是从的秩序，我引诱了克吕泰涅斯特拉；就是为了唯命是从的秩序，我杀害了我的国王。我要由秩序来主宰一切，又要由我来主宰秩序。我没有欲望，没有爱情，没有希望地生活至今，我制订了秩序。哦，这可怕而又神圣的嗜好啊！

朱庇特　我们不可能会有别的嗜好。我是上帝，而你是生来就要当国王的。

埃癸斯托斯　唉！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我的创造物，我的注定要死的兄弟，以我们两人所事奉的秩序的名义，我命令你：去擒拿俄瑞斯忒斯和他的姐姐。

埃癸斯托斯　他们是那样危险吗？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知道他自己是自由的。

埃癸斯托斯　（激动地）他知道他是自由的。那么，这岂不足以把他投入铁窗。一个自由人在城里就好比是害群之马。它会污染我整个王国，毁了我的事业。万能的上帝，你还等什么？快用雷把他劈死。

朱庇特　（缓慢地）用雷把他劈死？（略停。他弓腰曲背、神色厌倦）埃癸斯托斯，神祇还另有一个秘密……

埃癸斯托斯　你要对我说什么啦？

朱庇特　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头脑里爆发开，神祇对这个人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这是世人的事，得由别人——也只能由这些人——来决定，听其逃之夭夭还是把他扼死。

埃癸斯托斯　（注视着他）扼死他？……那好。我当然服从您。但是，别再说什么了，别在这儿耽搁久了，因为我将忍受不了。

〔朱庇特退场。

第　六　场

〔埃癸斯托斯单独耽了一会，然后厄勒克特拉与俄瑞斯忒斯出场。

厄勒克特拉　（冲向门去）砍他！别让他有叫喊的时间，我来堵住门。

埃癸斯托斯　当真是你，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自卫吧！

埃癸斯托斯　我不会自卫的。现在我要叫人已为时太晚，我为此而感到高兴。可是，我也并不自卫，我愿意让你谋杀我。

俄瑞斯忒斯　好哇，用什么方法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就将成为一名凶手。

〔他用剑刺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摇摇晃晃地）你没有失手，刺中了。（他死劲抓住俄瑞斯忒斯）让我看看你。你真的不后悔吗？

俄瑞斯忒斯　后悔？为什么后悔？我所做的是正义的事。

埃癸斯托斯　所谓正义的事，正是朱庇特所愿意的。你刚才隐藏在这儿，你已经听见他的话了。

俄瑞斯忒斯　朱庇特管我什么事？正义是人类的事，我并不需要某个上帝来教训我。杀死你这个卑

鄙的无赖，摧毁你对阿耳戈斯人的统治是正义的事，让阿耳戈斯人恢复尊严感是正义的事。

〔他把埃癸斯托斯推开。

埃癸斯托斯　我疼。

厄勒克特拉　他站立不稳，脸色苍白。可怕呀！一个濒死的人是多么丑啊！

俄瑞斯忒斯　住口。但愿他带进坟墓的只是我们的欢乐，而决不是别的回忆。

埃癸斯托斯　你们这两个该死的。

俄瑞斯忒斯　你怎么还没死？

〔他又刺了埃癸斯托斯一剑。埃癸斯托斯倒地。

埃癸斯托斯　留神苍蝇，俄瑞斯忒斯，留神苍蝇。一切都还没完呐。

〔埃癸斯托斯死去。

俄瑞斯忒斯　（用脚踢了踢埃癸斯托斯）不管怎样，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领我到王后的房间里去。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她现在再也不能加害于我们了……

俄瑞斯忒斯　这是什么话？……我认不出你了。你刚才不是这样说话的。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我也认不出你了。

俄瑞斯忒斯　好哇，我自个儿去。

〔俄瑞斯忒斯退场。

第 七 场

〔厄勒克特拉独自一人。

厄勒克特拉 她会叫喊吗？（略停。她注意倾听）他在走廊里走着。当他打开第四扇门……啊！我本来就要这样做！我现在也愿意这样，我应该仍然愿意这样，（她看着埃癸斯托斯）这个人死了，我以前所愿的正是这样。我原先并不懂得这一点。（她走近埃癸斯托斯）我足足有一百次在梦中见到他就直挺挺地躺在这儿，胸前插着一柄利剑，双眼紧闭，看上去象是熟睡的样子。那时，我多么恨他呀，我是多么高兴去恨他呀！可是现在，他看上去并不象在睡觉，他双眼睁开正瞧着我。他死了，而我的仇恨也就随之而消失了。我耽在这儿，我等着，而另一个人还活着，她正在她的房里，等一会儿，她就会大叫起来。她将象畜生那样嚎叫。啊！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目光。（她跪下，并扔下一件披风盖住埃癸斯托斯的脸部）我原先还要什么呢？（静场，然后传出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叫声）他刺了她。她是我们的母亲，而他却刺了她。（站起身）这样，我的仇人都死了。多少年来，我曾预先为这样的死而感到高

兴，如今我的心却被紧紧地揪住了。难道我撒了十五年的谎吗？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并不是懦夫！我以前渴望有这一时刻，现在仍然如此。我曾希望看到这卑鄙的猪猡躺在我的脚下。（她扯掉披风）你这种死鱼似的目光对我有什么关系。我曾希望看到这种目光，而且，现在看了觉得高兴。（传出克吕泰涅斯特拉微弱的喊声）让她去喊叫吧！让她去喊叫吧！我愿意听到她那恐怖的喊声，我愿意看到她痛苦。（喊声止）快活呀，快活！我快活得流出了眼泪。我的仇人死了，我父亲的仇报了。

〔俄瑞斯忒斯回到场上，手持一柄血淋淋的利剑。厄勒克特拉向他奔去。

第　八　场

〔厄勒克特拉、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她扑到俄瑞斯忒斯怀里。

俄瑞斯忒斯　你害怕什么？

厄勒克特拉　我不怕，我兴奋得很，我欣喜若狂。她说了什么啦？她是否苦苦哀求你宽恕她？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对我所做的一切决不反悔，但是，我并不认为议论它有什么好处。

有些回忆是不能分享的。你只要知道她已经死了就行了。

厄勒克特拉　她临死前诅咒我们吗？只要告诉我这一点就行：她临死前诅咒我们了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她是一边诅咒我们，一边死去的。

厄勒克特拉　把我抱在你的怀里，我亲爱的，尽力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多么深沉的夜色啊！这些火炬的亮光要透过这夜色是多么困难啊！你爱我吗？

俄瑞斯忒斯　现在不是夜里，而是拂晓时分。厄勒克特拉，我们自由了。我觉得，我给了你新生，而我自己也和你一起刚得到新生。我爱你，你是属于我的。昨天，我还是孑然一人，而今天，你已属于我的了。血液加倍地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同一血统，而且我们已血溅王宫。

厄勒克特拉　扔掉你的剑。把这只手给我。（她拿起俄瑞斯忒斯的手吻了吻）你的手指又短又粗，生来就是为了握剑和掌权的。亲爱的手！它比我的手还要白净。然而，为了打击杀害我们父亲的凶手，它变得多么沉重呀！等一下。（她去找了一把火炬，然后，拿着火炬逼近俄瑞斯忒斯）我应该照亮你的脸庞，因为夜色深沉，我看不清你的模样。我需要看见你。当我看不见你时，我就怕你，我的眼睛不应该离开

你。我爱你。我该想到我是爱你的。你的神气多古怪呀！

俄瑞斯忒斯　我自由了，厄勒克特拉，自由象闪电一样在我身上溶化开来。

厄勒克特拉　自由？可是我并不感到自由。你能做到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吗？有些事既已发生了，我们便不能自由地摆脱它了。我们已永远成为杀害我们生母的凶手，你能抹煞这一事实吗？

俄瑞斯忒斯　你认为我要抹煞它吗？厄勒克特拉，我尽了我的职责。这种行为是高尚的。我要象摆渡的人背着旅客过河一样，肩负着这种职责，把它带到彼岸，才算了结。然而，它越是沉重，我就越高兴，因为它就是我的自由。昨天我还是漫无目标地在地面上行走，成千条小径在我脚下溜过，因为它们是属于别人的。这些路，我都走过，有拉纤人所走的沿河伸展的路，有牵骡子的人所走的崎岖山路，还有马车夫所走的块石铺面的道路，但没有一条路是我该走的。今天，只剩下一条路了，上帝知道它将把我带往哪儿，但这毕竟是我的路。你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我再也无法看见你了。这些灯都不亮了。我听见你的声音，但这声音使我难受，它象刀子一样在割我。从今以后，即使在白天也始终会这么黑沉沉的吗？俄瑞斯忒斯！它们来啦！

俄瑞斯忒斯　谁？

厄勒克特拉　它们来啦！它们从哪儿来的？它们象一串串黑葡萄似的悬挂在天花板上。就是它们把墙都搞黑了；它们在我的眼睛和亮光之间飞来飞去，就是它们的影子挡住了你的脸。

俄瑞斯忒斯　苍蝇……

厄勒克特拉　听！……听它们鼓翼而飞的嗡嗡声。这声音与打铁铺里呼呼作响的锻炉声一模一样。它们把我们围住了，俄瑞斯忒斯。它们窥视着我们；过一会儿，它们就要向我们猛扑过来了，我将会感到有成千只黏糊糊的爪子叮在我身上。俄瑞斯忒斯，往哪里逃啊？它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它们现在大得象蜜蜂一样，它们成群结队，密密麻麻地旋转着，跟在我们身后。真可怕呀！我看见它们的眼睛，有成百万双眼睛正盯着我们瞧。

俄瑞斯忒斯　苍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它们就是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

好些声音　（从门后传来）开门！开门！要是他们不开，就得破门而入。

〔低沉的撞门声。

俄瑞斯忒斯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喊声把卫兵引来了。来！带我到阿波罗神庙里去，我们在那儿过夜，避开人的耳目和苍蝇。明天，我将向百姓讲话。

〔幕　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阿波罗神庙。灯光半明半暗。舞台中央竖着一尊阿波罗塑像。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睡在塑像脚下，他们各自用手臂围着塑像的两条腿。复仇女神在他们四周围成一圈。她们象涉禽动物似的站着睡觉。在舞台深处有一扇沉甸甸的铜门。

第一个复仇女神　（伸懒腰）哈啊啊嘿！我居然站着睡了，因为愤怒而站得笔直。我做了好多叫人生气的梦。哦，美丽的疯狂之花，我心上美丽的红花。（她在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身边旋转）他们在睡觉。他们是多么洁白，多么温柔呀！我将在他们的腹部和胸部滚动，就象一股急流在冲击砾石一样。我将耐心地磨光这纤细的肌肤，我将磨擦它，刮它，一直把它磨损

到骨髓。（她走了几步）哦，纯净的仇恨之晨！多么灿烂的觉醒。他们在睡觉，他们稍微有些出汗，他们感到发热。我呢，我守着，精神饱满，冷酷无情。我的灵魂是铜做的，我感到自己是神圣的。

厄勒克特拉　（熟睡中）唉！

第一个复仇女神　她在呻吟。等着瞧吧，你马上就会领教我们叮人的厉害，我们会让你在我们的抚摸下嗷嗷号叫。我要蜇入你的体内，就象雄性刺入雌性体内那样，因为你就是我的配偶，你将感到我的爱情的份量。你长得很美，厄勒克特拉，比我长得还美。但是，你将看到，我的亲吻会使你老态龙钟；不出六个月，我将把你当作一个老太婆似地捏碎，而我，我依然年轻如故。（她俯身看他们）这是一双美味而且容易变质的猎物。我瞧着他们，我吸着他们吐出的气息，愤怒使我感到窒息。哦！能感觉得出一个充满仇恨的清晨真是其乐无穷．能感觉得出自己有爪，有腭，感到热血沸腾真是其乐无穷啊！仇恨渗透了我的心头，使我透不过气来，它象奶汁一样涨满了我的胸膛。醒醒吧，我的姐妹们，醒醒吧，天已经亮了。

第二个复仇女神　刚才我梦见我正在蜇人。

第一个复仇女神　耐心点，今天有一位神祇在庇护他们，但是，干渴和饥饿很快就会驱使他们走出这避难所。那时，你就用你所有的牙齿来咬

他们吧。

第三个复仇女神　哈啊啊嘿！我要抓伤他们。

第一个复仇女神　稍等一会儿。不久，你的铁指甲就将在这两个罪人的肌肤上划出成千条鲜红的道道。走近些，我的姐妹们，来看看他们。

一个复仇女神　他们多么年轻啊！

另一个复仇女神　他们多么漂亮啊！

第一个复仇女神　好好地高兴高兴吧！罪人们往往是又老又丑；摧残漂亮的罪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种无与伦比的欢乐可真是难得啊！

复仇女神们　嘿呀！嘿呀哈！

第三个复仇女神　俄瑞斯忒斯几乎还只是个孩子。在我对他的憎恨里还有着母性的温柔。我将把他那苍白的脸蛋捧来放在我的膝上，我将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

第一个复仇女神　然后呢？

第三个复仇女神　然后我将把我这两个手指一下子插进他的眼睛里去。

〔复仇女神们都大笑起来。

第一个复仇女神　他们在叹息，他们在动弹，他们快要醒了。好吧，我的姐妹们，我的苍蝇姐妹们，用我们的歌声把两个罪人催醒吧。

复仇女神们合唱　嗡，嗡，嗡，嗡，

我们将停在你那腐烂的心上，

宛如苍蝇叮在水果蛋糕上，

腐烂的心，血淋淋的心，令人喜悦的心，

我们将象蜜蜂那样吮吸你心里的脓和血。
你将看到，我们将把它们制成蜂蜜，漂亮的
绿色蜂蜜。
什么样的爱会与恨一样充满我们心头？
咝，咝，咝，咝，
我们将成为屋宇的耳目，紧紧追随你的行踪；
我们将变成看家犬的狂吠声，
犬儿在你路过时向你亮出利牙，
狂吠声吓得你丧魂落魄；
我们将变成冲天而起的嗡嗡声，
在你的头顶上萦绕，
搅得你头昏脑胀；
我们将变成森林中的林涛声，树枝折裂声，
禽兽呼啸声，猫头鹰的怪叫声，嘘嘘声，吓
得你魂儿出窍，肝胆俱裂；
我们将是黑魆魆的漫漫长夜，
你灵魂的冲不破的漫漫长夜。
咝，咝，咝，咝，
嘿呀！嘿呀！嘿呀哈！
咝，咝，咝，咝，
我们是吸脓的苍蝇，
我们将与你分享一切，
我们将在你的嘴里寻找食物，
在你的眼珠里面寻找光线，
我们将把你护送到墓里，
我们将只让位于腐蚀。

哟，哟，哟，哟。

〔她们舞蹈。

厄勒克特拉　（醒来）谁在说话？你们是谁？

复仇女神们　哟，哟，哟。

厄勒克特拉　是你们在这儿。怎么？我们真的把他们杀死了吗？

俄瑞斯忒斯　（醒来）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你，你是谁？啊！你是俄瑞斯忒斯。滚开。

俄瑞斯忒斯　你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你让我感到害怕。我梦见我们的母亲仰天跌倒在地，浑身鲜血淋淋。她血流成溪，从宫中每一道门下流了出来。你来摸摸我的手看，它们是冰凉冰凉的。不，放开我，别碰我。她流了很多血吗？

俄瑞斯忒斯　住口！

厄勒克特拉　（完全清醒过来）让我好好看看你。你把他们杀了，是你把他们杀了。现在你在这儿，你刚睡醒，你脸上没露一丝痕迹，然而你却杀了他们。

俄瑞斯忒斯　怎么啦？是的，我把他们杀了。（略停）你也让我感到害怕。昨天，你还是那么美丽，可现在，你的脸庞儿却似已被畜牲用爪子蹂躏得伤痕累累。

厄勒克特拉　畜牲？不，应该说是你的罪行。是你的罪行夺走了我的面颊和眼睑。我觉得我的眼

晴和我的牙齿似乎都光秃秃地露在外面。那么，这些人呢？她们是什么人？

俄瑞斯忒斯　别去想她们。她们不可能伤害你的。

第一个复仇女神　要是她敢的话，就让她到我们中间来，你等着瞧吧，看我们会不会伤害她。

俄瑞斯忒斯　安静些！你们这群母狗！回到你们的窝里去！（复仇女神们低沉地叫起来）昨天那个穿着白裙在庙宇的台阶上舞蹈的女孩子会就是你吗？

厄勒克特拉　我老了，一夜之间就变老了。

俄瑞斯忒斯　你还是美丽的，但是……我究竟在哪儿见过这双死气沉沉的眼睛？厄勒克特拉……你真象她，你真象克吕泰涅斯特拉。究竟有这个必要杀死她吗？当我在这双死气沉沉的眼睛里看到我的罪孽时，它使我感到恐惧万分。

第一个复仇女神　那是她害怕你。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我真的使你害怕吗？

厄勒克特拉　别管我。

第一个复仇女神　怎么样？你还有什么疑问吗？她怎么能不憎恨你？她本来怀着自己的梦幻安安静静地生活着，而你来了，你带来了杀戮和亵渎。她分担了你的错误，而今已被拴在这尊塑像的底座上了，这是她仅剩的一块藏身之地了。

俄瑞斯忒斯　别听她的。

第一个复仇女神　往后退吧！往后退吧！厄勒克特

拉，把他撵走，别让他用手碰你。这是个屠夫！他身上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鲜血腥味。要知道，他卑鄙地杀死了一个老妇人，在她身上连刺了好几剑。

厄勒克特拉　你没有撒谎吗？

第一个复仇女神　你可以相信我，当时我在场，还围着他们嗡嗡叫。

厄勒克特拉　他刺了好几下吗？

第一个复仇女神　足足刺了十下。他每刺一下，利剑就在刺伤处发出咔嚓一响。她用双手护着脸和腹部，他竟把她的手划的尽是一道道口子。

厄勒克特拉　她非常痛苦吗？她不是立刻就死的吗？

俄瑞斯忒斯　别再看她们了。堵上你的耳朵。更不要询问她们，如果你再询问她们，你就完了。

第一个复仇女神　她痛苦得要命。

厄勒克特拉　（双手掩脸）啊！

俄瑞斯忒斯　她想把我们拆开，她在你四周竖起孤独的围墙。当心啊，当你真的独自一人，孤单无依时，她们就会向你猛扑过来，厄勒克特拉，我们既然共同决定进行这一谋杀，那我们就应该一起承担后果。

厄勒克特拉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干吗？

俄瑞斯忒斯　难道这不是真的？

厄勒克特拉　不，这不是真的……等一下……是真的！啊！我再也弄不清了，我曾经梦想过这一

罪孽。但是，你呢，你犯下了这个罪，成了杀你生身母亲的刽子手。

复仇女神们 （大笑大叫）刽子手！刽子手！屠夫！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在这门后有世界。有世界和清晨。外面，太阳正冉冉升起，照射着大道。我们不久就要出去，我们将到沐浴着阳光的大道上去，那时候，这些黑夜的女儿就将失去威力，太阳的光芒将象利剑一样刺透她们。

厄勒克特拉 太阳……

第一个复仇女神 厄勒克特拉，你将永远也见不到太阳。我们将象一群蝗虫一样聚集在太阳和你之间，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头上总归是漆黑一片。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吧！别折磨我了。

俄瑞斯忒斯 你的懦弱增加了她们的力量。看，她们根本不敢对我说什么。听着：现在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压在你身上，并把我们彼此隔开。然而，你究竟有什么感受是我所没有体会到的呢？你以为我的耳朵永远也听不见我母亲的呻吟吗？还有那双嵌在她灰白的脸上的眼睛，这双好比是怒涛滚滚的海洋似的眼睛，你以为我的眼睛将永远看不到它们了吗？还有，那深深折磨着你的苦恼，你以为这种苦恼就永远不会来纠缠我吗？但这一切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自由的，是个超脱于苦恼与往事的回忆的自

由人。赞成我的想法吧。你不应该恨你自己，厄勒克特拉。把手给我，我不会抛弃你的。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的手！我周围的这些黑母狗使我害怕，但她们还不如你更使我胆战心惊。

第一个复仇女神　你看！你看！不是吗？小娃娃，我们还不如他更使你害怕？你需要我们，厄勒克特拉，你是我们的孩子。你需要我们的指甲来抠你的肌肤，你需要我们的牙齿来咬你的胸脯，你需要我们残忍的爱来消除你心头的仇恨，你需要让你的肉体经受痛苦来忘却你心灵上的痛苦。来吧！来吧！你只消下两级台阶，我们就将把你抱在怀里，我们的亲吻将撕裂你娇嫩的肌肤，然后，你将忘却一切，在痛苦的纯洁的熊熊烈火中忘却一切。

复仇女神们　来啊！来啊！

〔她们非常缓慢地舞蹈，好象是为了迷惑住厄勒克特拉。厄勒克特拉站起身来。

俄瑞斯忒斯　（抓住她的手臂）别去，我求求你，要不，你就完了。

厄勒克特拉　（猛力挣脱）啊！我恨你。

〔她走下台阶，复仇女神一齐向她猛扑过来。

厄勒克特拉　救命哪！

〔朱庇特上场。

第 二 场

〔同上场人物加朱庇特。

朱庇特 回窝去！

第一个复仇女神 主人！

〔复仇女神们勉强地闪开，撇下躺在地上的厄勒克特拉。

朱庇特 可怜的孩子们，（他走向厄勒克特拉）你们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愤怒与怜悯之情在争夺我的心，厄勒克特拉，只要我在这儿，我那些母狗就不会伤害你。（他帮助厄勒克特拉站起身来）多么可怕的面庞啊！仅仅一夜工夫！只有一夜工夫！你那纯朴的鲜艳到哪儿去啦？仅只一夜之间，你的肝，你的肺，还有你的脾都衰弱了，你的躯体也糟蹋得不成样了。啊！刚愎自大、疯狂的青年啊！你们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痛苦啊！

俄瑞斯忒斯 别用这种腔调说话，先生，这种腔调对一位诸神之王来说是不相称的。

朱庇特 那你呢，你也别用这种傲慢的口气说话，这种腔调对一个正在赎罪的罪人来说可不太适合。

俄瑞斯忒斯 我不是罪人，你决不可能让我去赎我

所不承认的罪孽。

朱庇特　你也许弄错了，不过等着瞧吧，我不会让你在错误中沉溺得太久的。

俄瑞斯忒斯　只要你愿意，你就折磨我好了，我没什么可遗憾的。

朱庇特　你姐姐由于你的错误而陷入卑贱的处境。你甚至对此也毫不后悔吗？

俄瑞斯忒斯　也不后悔。

朱庇特　厄勒克特拉，你听见了吗？这就是这个自称是爱你的人所说的话。

俄瑞斯忒斯　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但是，她的痛苦来自她自己内心深处，只有她本人才能解脱它，因为她是自由的。

朱庇特　那么你呢？你也可能是自由的吗？

俄瑞斯忒斯　你知道得很清楚。

朱庇特　看着我，你这厚颜无耻的荒唐家伙，你蜷缩在一位助人为乐的神祇的两腿之间，面对包围着你的那些饿狗，你的确很有气派。如果你胆敢声称你是自由的，那你就应该夸耀一个被关在牢底、戴着手铐脚镣的囚徒的自由，就该夸耀一个备受磨难的奴隶的自由。

俄瑞斯忒斯　为什么不呢？

朱庇特　当心！你现在硬充好汉，那是因为阿波罗神在保护着你。但是，阿波罗是我十分驯顺的奴仆，只要我翘起一个指头，他就会抛弃你的。

俄瑞斯忒斯　怎么啦？该翘起指头吧！请把整只手都举起来吧！

朱庇特　何必呢？我不是对你说过，我讨厌惩罚人吗？我是来拯救你们的。

厄勒克特拉　拯救我们？别再自欺欺人了，你这个主宰复仇与死亡的老爷，因为即使是对一位神祇也罢，也决不允许给受苦的人以一种骗人的希望。

朱庇特　一刻钟后，你就可以离开这儿。

厄勒克特拉　安然无恙地离开吗？

朱庇特　你已经得到我的保证。

厄勒克特拉　要我怎么报答您呢？

朱庇特　我的孩子，我什么也不要求你。

厄勒克特拉　什么也不要求？仁慈的神，可爱的神啊，我没听错吗？

朱庇特　或者可以说几乎什么也不要求你。只要你有一点悔意就行，这是你轻易就能给我的东西。

俄瑞斯忒斯　留神！厄勒克特拉。这区区一点悔意将象一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你的心灵上。

朱庇特　（对厄斯克特拉）别听他的。还不如这样回答我：既然这是另一个人所犯下的罪行，人家几乎不能说你是他的同谋犯，那你怎么会不同意否认这罪孽呢？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你要否认你十五年来的仇恨和希望吗？

朱庇特　谁说否认？她从来就不愿做出这渎神的举动。

厄勒克特拉　唉！

朱庇特　好吧！你完全可以信任我。我完全看不透凡人的心思吗？

厄勒克特拉　（怀疑地）你在我内心里看到了我并不希望犯这桩罪行吗？我十五年来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谋杀和复仇吗？

朱庇特　唔！这些长期以来在抚慰着你的血淋淋的梦境只是一种无知而已，它们对你掩盖了你当奴隶的身份，它们医治了你那骄傲的内心所受的创伤，但是，你从来没想到要把这些梦幻变成现实。我弄错了吗？

厄勒克特拉　啊！我的上帝！我亲爱的上帝，我多么希望你没有搞错啊！

朱庇特　厄勒克特拉，你完全是个小姑娘。别的女孩子一心希望自己成为天下最富有或最美丽的女子。而你呢，由于受到你家族的残酷命运的迷惑，你却渴望成为最痛苦而且罪孽最深重的女子。你从来也不愿作恶，一心只想你自己的不幸。别的孩子在你这样的年龄还在玩娃娃或做造房子的游戏；而你呢，可怜的小姑娘，你既没有玩具，也没有同伴，你却一直在拿杀人当游戏，因为这是一种一个人单独可以玩的游戏。

厄勒克特拉　唉！唉！我听了你的话，对自己就看

得更清楚了。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厄勒克特拉！你现在才成了有罪之人。如果说连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原来所希望的东西，那么又有谁能知道呢？你就让别人来作出判断吗？为什么要歪曲那已经再也否认不了的过去呢？为什么要否认你曾经是那个怒气冲冲的厄勒克特拉，那个我曾一度钟爱过的年轻的仇恨女神呢？难道你没看到这位残酷的神祇是在愚弄你吗？

朱庇特　我愚弄你们？还是听听我向你们提的建议吧：只要你们知罪痛改，我就扶持你们两人登上阿耳戈斯王位。

俄瑞斯忒斯　代替被我们所害的人？

朱庇特　这是理所当然的。

俄瑞斯忒斯　那么我就得穿上已故国王那一身余热未散的衣服罗？

朱庇特　你穿这些衣服还是穿别的衣服，那倒无关紧要。

俄瑞斯忒斯　是啊，只要是黑的就行，对吗？

朱庇特　你不是在戴孝吗？

俄瑞斯忒斯　我刚才倒是忘了此事，我是在为我母亲戴孝。那我的臣民们呢，我也得让他们穿黑衣服吗？

朱庇特　他们早已穿上黑衣服了。

俄瑞斯忒斯　这倒是真的。得给他们时间把旧有的衣服穿坏。怎么样？厄勒克特拉，你懂了吗？

如果你洒下几滴眼泪，人家就会把克吕泰涅斯特拉的裙子和衬衣赠送给你，就是你十五年来亲手洗涤过的这些发臭、邋遢的衣服。克吕泰涅斯特拉的角色也正等着你去扮演。你只要接过这个角色，幻觉就将无懈可击了，所有人都会以为是重新见到了你的母亲，因为你已开始跟她十分相象了。至于我，我比较挑剔，我决不穿被我杀死的小丑的裤衩。

朱庇特 你倒是挺不可一世的，把头抬得老高。你刺死了一个并没自卫的男人和一个要求宽恕的老妇人；但是，要是一个与你素不相识的人听你这么一说，他可能会以为你曾以一抵三十的战绩英勇奋战，拯救了你出生的城市。

俄瑞斯忒斯 也许我的确拯救了我出生的城市。

朱庇特 你？你知道这扇门后有什么吗？有阿耳戈斯的百姓，全体阿耳戈斯人。他们手拿石头、长叉和棍棒在等候他们的救命恩人，为的是要向他证实他们的感激之情。你就象麻疯病人一样孤苦伶仃，遭人唾弃。

俄瑞斯忒斯 是的。

朱庇特 算了，别为此而傲气十足吧。他们已把你丢弃在轻蔑与恐惧的孤独中，哦，你这个最最卑鄙的凶手。

俄瑞斯忒斯 最卑鄙的凶手就是那个满腔悔恨的人。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我创造了你，我创造了万

物。看，（庙宇四周的墙打开，呈现出繁星密布的天空。星星闪闪发光地在运转着。朱庇特在舞台深处，他声如洪钟——通过麦克风扬声——但使人很难分辨）你看这些行星，它们按顺序运转，永远也不会相碰。是我按公道安排了它们的运行。听那些星球的和声，这优雅洪亮的歌声响彻天庭四方。（音乐）由于我，物种传宗接代，绵延不绝。我命令，人总是繁殖人，狗下的总是狗。由于我，潮汐伸出温柔的舌头轻轻地舔沙滩，然后又定时而退。我使植物生长，我的呼吸引领着象团团云彩似的黄色花粉洒遍大地。你这个擅自闯入的不速之客，你并不是在你自己家里；你在这个世界上就象是肉中的一根刺、领主的森林中的一个偷猎者那样，是被人深恶痛绝的，因为世界是美好的；我根据我的意愿创造了世界，因此，我就是“善”的化身。而你，你作恶多端，受害的事物都在用一成不变的声音控告你。“善”是无处不有的。它是接骨木的髓质，清凉的泉水，圭石粒，重甸甸的石块；你甚至在火与光的本性中也将找得到善，甚至你的躯体也会背叛你，因为它符合我的规定。“善”既孕育在你的身上，又在你的身外：它好比一把镰刀插入你的体内，它好比一座大山压在你的头上，它好比一片汪洋大海托着你，翻卷着你；是它使你的罪恶事业得到成功，因为它就是发光的

蜡烛，坚硬的利剑，强有力的手臂。而你所引以为自豪的“恶”——你自称是它的创造者——又算得了什么，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回光返照，是一种遁辞，是一幅骗人的图象而已，甚至连它的存在也需要有“善”的扶持。俄瑞斯忒斯，还你本来面目吧；宇宙判你有罪，而你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渺小的人物。改变了本性的儿子，恢复你的本性，回到大自然中去吧：认识你的错误，痛恨它，从你的身上根除它，就象拔去一只发臭的龋齿一般。不然，你就为大海在你面前悄然退去，泉水在你所走的路上干涸，石块和岩石在你路过的大道旁隆隆滚来，土地在你脚下逐渐风化而惶恐不安吧！

俄瑞斯忒斯　让土地风化吧！让岩石堵住我的去路，让植物在我路过时枯萎吧！你那整个宇宙不足以能评判我的是非。你是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石头和繁星之王，是海浪之王，但你不是人类之王。

〔四周的墙逐渐靠拢，朱庇特重新出现在台前，变得弯腰曲背，神色疲乏。他重又用自然的本嗓说话。

朱庇特　你这厚颜无耻的恶鬼，我不是你的王，那么是谁创造了你？

俄瑞斯忒斯　是你，但是你不该创造一个自由的我。

朱庇特　我给予你自由是要为我服务。

俄瑞斯忒斯　这倒有可能，但这自由却转而反对起你来了。不论你或我，都对此无能为力。

朱庇特　得啦！这是狡辩。

俄瑞斯忒斯　我并不为自己辩解。

朱庇特　真的吗？你刚才自己说是这种自由的奴隶，你可知道，这同辩解十分相象吗？

俄瑞斯忒斯　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朱庇特。我就是我的自由！你刚创造出我来，我就不再属于你的了。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我以我们父亲的名义恳求你，别再亵渎神明，加重罪孽了。

朱庇特　听听她的话吧。你已失去希望，休想用你的道理再把她拉过去。这种语言对她的耳朵来说似乎还挺新鲜，而且也是够令人反感的了。

俄瑞斯忒斯　对我的耳朵来说也同样如此，朱庇特。而对我那咕哝低语的喉咙和我那对这些低语加以润色的舌头来说，则不然，我很难了解自己。昨天，你还是蒙在我眼上的一层轻纱，还是堵在我耳朵里的一个蜡做的塞子；就是在昨天，我还有一个借口：你是我生存的理由，因为你把我投入人世是要为你的目的服务，而人世是个拉皮条的老媒婆，她不断地在我耳边说起你。然后，你却抛弃了我。

朱庇特　抛弃你，我抛弃你？

俄瑞斯忒斯　昨天，我与厄勒克特拉相隔甚近；你

的整个大自然都拥挤在我的周围；美人鱼歌颂你的“善”，并对我大加劝说。为了促使我变得温和些，灼热的阳光也变得柔和些，好象闭上了一只眼睛，为了劝我忘记可爱的侮辱，天空也变得美不胜收，好象是一种宽恕似的。我的青春听从你的命令，也已觉醒了，它站在我的眼前，象一个即将被遗弃的未婚妻那样苦苦哀求，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青春。但是自由突兀地在我体内溶化开来，使我惶恐不安，大自然退居于后了，我再也看不出有多大年纪，我在你这宽容的小小世界里，只感到自己象一个失去自己影子的人似地孑然一身，无拘无束。天空中什么也没有了，既没有“善”，也没有“恶”，更没有任何人来对我发号施令。

朱庇特 怎么啦？我应该赞赏那只因为长满疥疮而被驱逐出群的母羊或那个被关在检疫站里的麻疯病人吗？你回忆一下，俄瑞斯忒斯，你曾是我的羊群里的一分子，你曾生活在我的羊群中，在我的田野里吃草。你的自由只是叫你发痒的疥疮，只是一种放逐。

俄瑞斯忒斯 你说的是真话：它是一种放逐。

朱庇特 你作的恶尚未根深蒂固，它只是昨天才发生。回到我们中间来吧！回来吧！你看你多么孤独，甚至连你的姐姐也遗弃你。你脸色苍白，苦恼使你的眼睛肿胀，瞳孔放大。你希望活下去吗？你现在正在为一种惨无人道的罪恶

而苦恼，你对我的大自然来说是陌生的，对你自己也是陌生的。回来吧，我就是忘却，我就是安宁，我能使你忘却，使你安宁。

俄瑞斯忒斯　我知道，我对自己是陌生的。我超乎寻常，违情悖理，既无辩白，也无别的依靠，只有靠我自己。但是，我不会回到你的法律管束之下，我已被判处为没有别的法律可循，只能遵循我自己的法律了。我不会回到你的大自然中去，大自然里已划出了成千条道路，条条都通往你那儿，但是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因为我是一个人，朱庇特，每个人都应该闯出自己的路。大自然厌恶人，而你，至高无上的诸神之王，你也厌恶人类。

朱庇特　你说得不错。人类都象你时，我就恨他们。

俄瑞斯忒斯　注意，你刚招认了你自己的弱点。我，我并不恨你。在你、我之间有什么可恨的呢？我们彼此象两艘轮船似的迎面而来，轻轻擦身而过，不会相互碰撞。你是一位神祇，我是自由的人，我们同样是孤身一人，我们有同样的忧虑。谁对你说我在这漫长的黑夜中没有寻找悔恨呢？悔恨、睡眠。但是，我再也无法悔恨，也无法入眠了。

〔静场。

朱庇特　你打算干什么？

俄瑞斯忒斯　阿耳戈斯人是我的百姓。我应该让他们睁开眼睛。

朱庇特　那些可怜的人啊！你就要把孤独和耻辱当作礼物送给他们，你将扯掉我遮盖在他们身上的薄布。你将突然让他们看清他们的生活，这种淫邪而又乏味的生活却是不计报酬，白白奉送给他们的。

俄瑞斯忒斯　既然我身上的失望之情也有他们的份，那我为什么要拒绝给他们呢？

朱庇特　他们拿了它干什么用啊？

俄瑞斯忒斯　可以随他们的便，他们是自由的，而物极必反，人类的生活是从失望的另一端开始的。

〔静场。

朱庇特　好了，俄瑞斯忒斯，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必然会有一个人来宣告我的末日。难道这个人就是你吗？昨天，看到你这副女孩子模样的脸庞，谁会相信这一点呢？

俄瑞斯忒斯　我自己能相信吗？我说的那些话对我的嘴来说是太粗俗了，这些话撕裂了我的嘴；我肩负的命运对我的青春来说是太沉重了，这命运压垮了我的青春。

朱庇特　我不大喜欢你，然而，我可怜你。

俄瑞斯忒斯　我也可怜你。

朱庇特　别了，俄瑞斯忒斯（他走了几步）至于你，厄勒克特拉，想一想这个吧：我的统治尚未结束，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我不愿放弃斗争。看你是跟从我，还是反对我。再见。

俄瑞斯忒斯　再见

〔朱庇特下场。

第　三　场

〔同上场人物，缺朱庇特。厄勒克特拉慢慢站起身来。

俄瑞斯忒斯　你上哪儿去？

厄勒克特拉　别管我。我没什么要跟你说的。

俄瑞斯忒斯　你是我昨天认识的。难道我现在就该永远失去你吗？

厄勒克特拉　但愿我从来没有认识你。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的姐姐，我亲爱的厄斯克特拉！我唯一的爱，我一生中唯一温柔的人儿，别撇下我一个人在这儿，和我一起留下吧！

厄勒克特拉　你这个贼！我本来除了稍为有一点平静和一些幻梦外，几乎一无所有。可是，你却把我这些东西也全夺走了，你偷窃了一个穷女人。你是我的兄弟，我们家的一家之主，你理

应保护我，但是你使我陷入腥血之中，我全身血红，活象一头剥了皮的牛；所有的苍蝇都来盯着我，这些贪婪的苍蝇，而我的心就象一只可怕的蜂箱那样乱腾腾。

俄瑞斯忒斯　我的爱，确实，我把你的一切都夺走了，而我却没什么可给你，所能给的只是我的罪孽。但这是一份厚礼。你以为它不象一块铅似地重压在我心头吗？我们太轻率了。厄勒克特拉，现在我们的双脚陷在泥里，就象大车的车轮陷在车辙里一样。来吧！我们即将出发，在宝贵的重负下弯着腰，迈着沉重的步伐行走。你将把手给我，我们将去……

厄勒克特拉　去哪儿？

俄瑞斯忒斯　我不知道；到我们自己那儿去。在千山万水的另一端有一个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应该耐心地去寻找他们。

厄勒克特拉　我再也不愿意听你说话。你赐予我的只是不幸与厌恶。（她在舞台上纵身一跳。复仇女神们慢慢走近她）**救命！朱庇特，神祇和人类之王，我的国王呀！把我抱在怀里，把我带走吧，保护我吧！我将遵从你的法律；我将是你的奴隶，由你随意摆布；我将亲吻你的脚和膝头。保卫我，防范这些苍蝇，防范我的兄弟，防范我自己，别撇下我一个人，我将献出我的一生来赎罪。我后悔，朱庇特，我后悔。**〔厄勒克特拉奔跑着下场。

第 四 场

〔俄瑞斯忒斯和诸复仇女神。复仇女神们欲上前追随厄勒克特拉。第一个复仇女神阻止了她们。

第一个复仇女神 让她去，姐妹们，她已逃脱了。但是这家伙还在，我想，他是永远逃不出我们的手掌的，因为他那幼小的灵魂还很固执，它将承受两个人的苦难。

〔复仇女神们开始嗡嗡低吟，靠近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只剩我一个人了。

第一个复仇女神 并不是你一个人，哦，最可爱的凶手，我陪着你呢，你将看到我会想出什么样的游戏来让你消遣。

俄瑞斯忒斯 我至死也只是一个人，然后……

第一个复仇女神 鼓起勇气，姐妹们，他难以支持下去。瞧，他的眼睛睁大了，过一会儿，他的神经就会象绷紧的竖琴弦那样在恐惧中响起美妙的声音。

第二个复仇女神 要不了多久，饥饿会驱使他走出他的隐避处，我们在今天傍晚之前就能尝到他的鲜血的滋味了。

俄瑞斯忒斯 可怜的厄勒克特拉！

〔学究上场。

第　五　场

〔俄瑞斯忒斯，复仇女神们，学究。

学究　啊！我的主人，您在哪儿啊？这儿什么也看不见。我给您拿来了一些吃的东西，阿耳戈斯人包围了神庙，您休想出得去。今天夜里，我们设法逃吧。在这以前，您先吃点东西充饥。（复仇女神们拦住他的去路）啊！这是些什么玩意儿呀？又是些迷信的玩艺。我多么怀念古老的雅典城邦啊，我当初在这个温良的城邦里所说的道理是千真万确的。

俄瑞斯忒斯　千万别靠近我，她们会把你活活撕裂的。

学究　慢点儿，娇娘们，喏，吃这些肉和果子吧，但愿我奉献的东西能使你们平静下来。

俄瑞斯忒斯　你说，阿耳戈斯人都聚集在神庙前吗？

学究　就是嘛！我无法奉告，在这些漂亮的姑娘或您的亲爱的臣民中，究竟哪些是最卑鄙、最热衷于伤害您的人。

俄瑞斯忒斯　很好。（略停）把这扇门打开！

学究　您疯了吗？他们拿着武器就守在这扇门外哪！

俄瑞斯忒斯　按我说的做吧。

学究　这一次就请您准许我违背您的意愿吧。我跟您说，他们会用石块把您砸死的。

俄瑞斯忒斯　我是你的主人，老家伙，我命令你打开这扇门。

〔学究把门打开一条缝。

学究　喔！哎呀！哎呀！喔！哎呀！哎呀！

俄瑞斯忒斯　把两扇门都打开！

〔学究打开门，然后躲在其中一扇门后。人群猛力推开两扇门，然后目瞪口呆地在门槛上止步。强烈的灯光。

第六场

〔同上场人物，人群。

人群中的喊声　打死他！打死他！用石块砸他，撕碎他！打死他！

俄瑞斯忒斯　（根本没听见这些喊声）太阳！

人群　亵渎神明的人！凶手！屠夫！要处你磔刑。

要把熔化的铅浇在你的伤口里。

一个妇女　我要挖掉你的眼睛。

一个男人　我要吃掉你的肝脏。

俄瑞斯忒斯　（站起身来）我忠心耿耿的臣民们，你们都来啦？我是俄瑞斯忒斯，阿伽门农的儿子，你们的国王，今天是我加冕的日子。

〔人群窘迫地嘟哝起来。

你们不再叫嚷了吗？（人群沉默不语）我知道。我使你们害怕。十五年前，就是这一天，另一个凶手站在你们面前，他戴着血红的长到肘头的手套，鲜血淋淋的手套，可是你们当时并不怕他，因为你们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是你们的人，他对自己的举动感到不忍心。一种罪行，连罪犯本人都不能忍受，那它就不再是任何人的罪行了，对吗？它几乎只好算是一次事故。你们接受了罪犯，把他当作你们的国王，于是，这桩未了的旧罪便象一条丧家犬似的开始在城墙内四处徘徊，低声呜咽。你们看着我，阿耳戈斯百姓。你们明白，我的罪行就是属于我的；我当着太阳的面要求承担这一罪行，它是我的生存之道，是我的骄傲，你们既不能惩罚我，也不能怜悯我，所以你们害怕我。然而，哦，我的臣民们，我热爱你们，我为了你们才杀了人，就是为了你们。我跑来要求收回我的王国，而你们拒绝了我，因为我当时还不是你们的人。现在，我是你们的人罗，哦 我的臣民们，我们被鲜血连结在一起，我是配得上当你们的国王的。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夜间的苦恼，还有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别再害怕你们的那些鬼魂了，它们都是我名下的鬼魂了。你们看，忠于你们的苍蝇都离开了你们，

冲着我而来。但不要害怕，阿耳戈斯人：我不会血淋淋地坐在被我所杀的人的王位上的。一位神祇曾想把这王位让给我，我一口拒绝了。我愿当一个既无土地也无臣民的国王。永别了，我的人民，设法好好生活下去，这儿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有待于开始。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生活也刚开始。这是一种奇特的生活。再听我说：有一年夏天，斯基罗斯岛① 遭到老鼠的骚扰。这鼠灾就象可怕的麻疯病似地迅速蔓延开来，它们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咬了；当地居民都认为自己将死于鼠灾。但是，有一天，来了一个吹笛子的人。他站在市中心，就象这样站着，（俄瑞斯忒斯站直身躯）开始吹起笛子来，所有的老鼠都竞相跑来聚集在他的周围。然后，他就迈开大步行走，就象这样。（他从塑像的底座上大步走下来）他一边走，一边对斯基罗斯人喊道："闪开！"（人群闪开）所有的老鼠都犹豫不决地昂起了脑袋——就象苍蝇现在所做的那样，你们瞧！瞧这些苍蝇！然后，突然一下，群鼠匆忙跟踪他而去。吹笛人和老鼠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就象这样。

〔俄瑞斯忒斯下场；复仇女神们嗥叫着，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幕　落〕

---

① 希腊的小岛，位于爱琴海上。

独　幕　剧

间　　隔

（一九四五年）

李恒基　译

人物：

伊奈司

埃司泰乐

加尔森

招待员

第 一 场

加尔森，招待员

〔一间陈设为第二帝国时期风格的客厅、壁炉架上有一尊铜像。

加尔森（上，环顾）：到了。

招待员：到了。

加尔森：这样的……

招待员：这样的。

加尔森：我……我想，住久了，对这些家具总会习惯的。

招待员：事在人为。

加尔森：每间都一样？

招待员：哪里哪里。上我们这儿来的，有中国人、印度人。一把这种第二帝国时期风格的大靠椅，他们能派上什么用场？

加尔森：那我，我又能派上什么用场？您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算了，这关系不大。总而言之，过去我一直生活在我不喜欢的家具堆里，

生活在虚假的境况之中；那样的日子，我还挺爱过。在一间路易·菲力浦时期风格的餐厅里，过着一种虚有其表的生活，您不觉得怎么样吗？

招待员：往后您就知道了：在一间第二帝国时期风格的客厅里，也挺不错呢。

加尔森：啊？好，好，好，好。（环顾）怎么说，我也是万万没有料到……您对世上传说纷纷的事，不是一无所闻吧？

招待员：哪方面的？

加尔森：这个这个……（做了一个含糊的、动作很大的手势）各方面的呀。

招待员：您怎么能听信那些胡说八道呢？他们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因为，说来说去，他们一旦进到这里，那就……

加尔森：对了。

〔两人大笑，

加尔森：（忽严肃起来）尖头桩在哪儿？

招待员：什么？

加尔森：尖头桩呀，铁条架呀，皮漏斗呀①。

招待员：您说笑话吧？

加尔森：（凝视招待员）：啊？那好。不，我不是说笑话。（沉吟片刻。来回走着）没有镜子，没有窗户，当然啦。容易打碎的东西一件

---

① 均为残酷刑具。尖头桩：使犯人坐其上，桩尖刺穿人体；铁条架：置犯人于其上，下设火烧；皮漏斗：用以强灌液体入犯人口腔或鼻腔的工具。

都没有。（忽而勃然大怒）可是为什么连我的牙刷都要拿走？

招待员：这不来劲儿了？瞧您又要讲究起什么做人的面子来了。真了不得。

加尔森（怒拍椅子扶手）：我请您别这样放肆。我对我自己目前什么处境不是一无所知，可是我不许您这样……

招待员：哎唷！您别见怪。有什么法子？上这儿来的主顾，全都提同样的问题。他们来了就问："尖头桩在哪儿呀？"我管保他们问这话的时候，决不会想到梳洗打扮。等我们给他们吃过定心丸之后，这就要什么牙刷了。可是，看在上帝份上，您就不能仔细想一想吗？归根到底，请问：您为什么要刷牙呢？

加尔森（平静下来）：对啊，究竟为什么？（看看四周）还有，究竟为什么要照镜子呢？至于这尊铜像嘛，放得好啊……可以想象，早晚有那样的时候，我得瞪眼瞧它。瞪眼瞧它，嗯？咱们来干脆的，没有什么好隐瞒；我已经说了，我对于自己眼前的处境，并不是一无所知。您要我说说怎么回事吗？那家伙出不来气儿，往下沉，没进水里，只有眼睛还露出在水面，他看见了什么呢？一尊巴勃第安纳① 的铜像。真是

① 巴勃第安纳(Barbedieme，1810—1892)，法国著名铸匠，曾复制许多当代及古代雕塑。从"怎么回事"以下的这一段话，是加尔森想象地狱里刑讯时的景象。

一场噩梦呀！好，大约有规定，不许您回答我的问话，那我不勉强。不过，您记着：我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人，您甭自鸣得意，以为已经让我感到意外了；我是要正视目前的处境。（又走动起来）那么说，没有牙刷。也没有床。因为不睡觉，是不是？

招待员：当然！

加尔森：我早料到。为什么要睡觉呢？睡意从耳朵后面冷不防地掐住您，您感到眼睛阖上了，可是，为什么要睡呢？您往长沙发上一靠，呼……睡意过去了。您就得揉揉眼睛爬起来，一切又重头开始。

招待员：您真是想象丰富！

加尔森：别插嘴。我决不大喊大叫，也决不哼哼，我要正视自己的处境。我不愿意连它是什么模样都没有看到就让它从我的后面扑过来。我是胡思乱想吗？那是因为根本不需要睡觉。既然不困，为什么要睡呢？对极了。别忙，别忙！为什么这就难熬呢？为什么这就一定教人吃不消呢？我懂了：因为这种生活，没有间隙。

招待员：什么间隙？

加尔森（学他的语气）：什么间隙？（怀疑地）望着我。我早料到会是这样的！您的眼光里之所以会有这种叫人受不了的、象是要把人看透的放肆的表情，原因就在这里。我实话实说，它们是萎缩的。

招待员：您说的是什么？

加尔森：您的眼皮。我们，我们眨一下眼皮，叫做一瞬。黑乎乎的一刹那，就象一道幕：一起一落，造成间隙。眼睛得到湿润，世界顿时消隐。您可体会不到，这多使人耳目一新啊。一小时之内休息四千次。四千次短暂的逍遥。我说四千次……可现在呢？难道我就要过这种没有眼皮的日子了吗？别装糊涂。没有眼皮跟没有睡意，是一回事。我再也没法睡觉了……我怎么受得了呢？请您费心了解了解我这个人，我生就的脾气爱故意找别扭，您看出来了吧，我……我习惯于跟自己过不去。可是我……我总不能一刻不停地跟自己找别扭呀：在尘世，有白天黑夜。夜里我得睡觉。舒舒服服睡一觉。以此补偿。我让自己做些简单的梦。比如梦见一片草地……就只有一片草地，别的什么都没有。我梦见我在上面散步。现在是白天吗？

招待员：您明明看到：灯全亮着。

加尔森：敢情！这就是你们的白天。我说的是外边。

招待员（惊愕）：外边？

加尔森：外边！这些墙的另外一面。

招待员：有一条走廊。

加尔森：走廊的尽头呢？

招待员：有别的房间，别的走廊，还有楼梯。

加尔森：还有呢？

招待员：没有了。

加尔森：您总有外出的日子吧？您去哪儿？

招待员：我舅舅那儿，他是招待员的领班，在四楼。

加尔森：我该早料到呀。电路开关在哪儿？

招待员：没有。

加尔森：那怎么办？没法关灯？

招待员：管理处到时候会卡断电路的。不过，我不记得这一层楼什么时候断过电。咱们这儿随时都有电的。

加尔森：好啊。那就得瞪着眼过日子了。

招待员（讥讽）：过日子……

加尔森：您别抠我的字眼儿。瞪着眼儿。眼睛老得睁着。眼睛里一片亮。脑子里一片亮。（停顿片刻）要是我把这铜像甩过去，那电灯也砸不灭吗？

招待员：铜像太沉了。

加尔森（双手抱住铜像，想把它拿起来）：您说对了，太沉。

〔静场片刻。

招待员：嗯，如果您用不着我，我就走了。

加尔森（意外一惊）：您要走？再见。（招待员走到门口）请等一下。（招待员转身）那是电铃吗？（招待员点头）我什么时候想叫您来，按铃就成，是吗？

招待员：原则上是这样。可是电铃不听使唤。里面什么地方卡住了。

〔加尔森走到电铃跟前按铃。铃响。

加尔森：没毛病！

招待员（诧异）：没毛病。（他也按了一下）您这会儿别太高兴，这种情况长不了。行，随时听候吩咐。

加尔森（做了一个挽留的手势）：我……

招待员：哎？

加尔森：不，没事。（他走到壁炉前，拿起一把裁纸刀）这是什么？

招待员：您知道这是一把裁纸刀。

加尔森：这屋里有书吗？

招待员：没有。

加尔森：那么，要它有什么用？（招待员耸肩）好。您请便吧。

〔招待员下。

第 二 场

加尔森一人

〔台上只有加尔森一人。他走到铜像前，抚摸铜像。坐下。又站起来。走到电铃前，按电钮。铃不响。他又按了两三下。铃仍无声。他走到门口，想开门。门却推

不动。他叫起来。

加尔森：招待员！招待员！

〔无人回答。他一面叫一面双拳捶门。突然，他平静下来，又回去坐下。恰在这时，门开了，伊奈司上，后随招待员。

第　三　场

加尔森，伊奈司，招待员

招待员（对加尔森）：刚才您叫我来着？

〔加尔森走过去，正要回答，瞥见伊奈司。）

加尔森：没有。

招待员（转向伊奈司）：您就住这儿，太太。（伊奈司不语）您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伊奈司仍不语）

招待员（感到扫兴）：到这儿来的主顾，都爱问这问那的……我不勉强您问。况且，牙刷、电铃、巴勃第安纳的铜像这一类的问题，这位先生全都知道，他一定给您解答得跟我一样清楚。

〔招待员下。静场。加尔森不看伊奈司。伊奈司环顾左右，然后，突然朝加尔森走去。

伊奈司：佛洛伦丝呢？（加尔森不语）我在问您呐：佛洛伦丝在哪儿？

加尔森：我根本不知道。

伊奈司：敢情这就是你们的全部办法呀？不让见，好教人牵肠挂肚受不了？告诉您吧，这一着对我不管用。佛洛伦丝是个缺心眼儿的傻丫头，我并不惦记她。

加尔森：对不起：您把我当成谁了？

伊奈司：您？刽子手呀。

加尔森（吓了一跳，继而大笑）：这场误会闹得真滑稽。刽子手？不错不错！您走进屋子，朝我一看，您就想，他是刽子手。荒唐荒唐！招待员也可笑，他早该给咱们互相介绍介绍。什么刽子手！敝人叫约瑟夫·加尔森，专栏作家，文人。事实上，咱们俩是以同样的名义给送到这里来的。夫人贵姓？

伊奈司（干巴巴地）：伊奈司·赛拉诺。是小姐。

加尔森：很好，好极了。哎呀，总算说开了。那么，您觉得我的模样象个刽子手了？请问：凭什么能把刽子手一眼就认出来呢？

伊奈司：他们都显得害怕。

加尔森：怕？太有意思了。怕谁？怕受他们害的人？

伊奈司：问得好！我说什么，自己心里有数。我照过镜子。

加尔森：照过镜子？（看看四周）真要命，他们把可以当镜子用的东西统统拿走了。（顿）不管怎么说吧，我可以向您担保：我不害怕。我倒不是对目前的处境满不在乎，我很意识到它的

严重性。然而我不害怕。

伊奈司（耸肩）：这我管不着。（顿）您是不是有时候去外面遛遛，散散步？

加尔森：门是关死的。

伊奈司：糟糕。

加尔森：我看得出来，有我在场，您很反感。就我个人而言，也恨不得能一个人呆着：我得把我的一生理出个头绪来，需要好好反省。不过我相信，咱们都将就点儿，是能够彼此适应的：我不说话，尽量少动，少出声儿。只是，我能不能提个建议：咱们之间礼数得周到些。这是一道最有效的防线。

伊奈司：我不懂什么礼数。

加尔森：那我就得讲双份的礼数。

〔静场。加尔森坐在长沙发上。伊奈司来回走着。

伊奈司（望他）：您的嘴。

加尔森（如梦初醒）：有何见教？

伊奈司：您能不能让您的嘴也歇歇呢？它在您的鼻子底下象一只陀螺老转老转。

加尔森：您多包涵：我自己觉察不到。

伊奈司：要不然我早就怪您了。（加尔森的嘴嗒地一响）又来了！您还自以为有礼貌呢，您连自己脸上什么表情都不管。这儿不光是您一个人，您没有权利让我看到您怕成那样而感到难受。

〔加尔森站起来，向她走去。

加尔森：您不害怕吗，您？

伊奈司：怕管什么用？以前，就是咱们还抱希望的那会儿，怕也许是件好事。

加尔森（轻轻地）：现在已经不抱希望了，可是咱们跟以前还是一样呀。咱们并没有一进来就吃苦头呀，小姐。

伊奈司：我知道。（顿）那又怎么样？以后会怎什样？

加尔森：我不知道。我等着。

〔静场。加尔森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伊奈司又来回走起来。加尔森的嘴嗒地一响，忙看了伊奈司一眼，赶紧用手捂住脸。埃司泰乐同招待员上。

第 四 场

伊奈司，加尔森，埃司泰乐，招待员

〔埃司泰乐看着加尔森。加尔森没有抬头。

埃司泰乐（对加尔森）：不！不，不，别抬头。我知道你的两只手捂住的是什么，我知道你已经没有面孔了。（加尔森松开手）啊！（停顿片刻。感到意外）我不认识您。

加尔森：我不是刽子手，太太。

埃司泰乐：我也没有把您当成刽子手呀。我……我还以为是某某人跟我闹恶作剧呢。（对招待

员）还有谁来？

招待员：没有了。

埃司泰乐（舒了口气）：啊！那么说，就我们几个：这位先生，这位太太，跟我……

〔她笑起来。

加尔森（干巴巴地）：有什么可笑的。

埃司泰乐（仍笑着）：可是这几张沙发多难看，您瞧，摆成那样，就好象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上玛丽舅妈家去作客似的。这长沙发该是每人一张吧？我的是这一张？（对招待员）可是我没法往上坐，简直太吓人了：我穿的这一身是浅蓝色的，那沙发是墨绿色的。

伊奈司：您就坐我的那张吧。

埃司泰乐：枣红色的那张？您太客气了，可是，那也好不了多少。不过，有什么法子呢？各有各的份儿：既然我的是墨绿色的，我就坐墨绿色的吧。（顿）要说对我勉强还凑合的嘛，该是先生坐的那张。

〔静场片刻。

伊奈司：听到没有，加尔森？

加尔森（惊跳）：长……沙发？哦，对不起。（起身）您请坐，太太。

埃司泰乐：谢谢。（她脱去大衣，往沙发上一扔。停顿片刻）既然要一起相处了，就让咱们彼此认识认识。我叫埃司泰乐·里戈。

〔加尔森鞠躬，正要自报姓名，伊奈司却抢了先。

伊奈司：伊奈司·赛拉诺。非常荣幸。

〔加尔森又鞠一躬。

加尔森：约瑟夫·加尔森。

招待员：您还有什么吩咐？

埃司泰乐：没有，您走吧。有事我就按铃叫您。

〔招待员鞠躬。下。

第　五　场

伊奈司，加尔森，埃司泰乐

伊奈司：您真漂亮。我恨不能弄一束鲜花来欢迎您。

埃司泰乐：鲜花？是呀。我可喜欢鲜花了。花儿一到这里会蔫的：太热。嗨！最起码，是不是，要保持心情愉快。您是……

伊奈司：上星期。您呢？

埃司泰乐：我？昨天。丧葬那一套都没结束。（她说得很随便，那语气、表情就象叙说眼前见到的情景）风吹拂着我姐姐的面纱。她使劲儿地装哭。哭啊，哭啊，再使点劲儿。瞧，这不是！挤出了两滴眼泪，两滴小小的眼泪在她的黑纱后面闪亮。奥尔珈·雅代那天早晨可难看了。她挽着我姐姐的胳膊。她不哭，因为搽了眼油。我得说，我要是她的话，……她算是我生

前最要好的朋友呢。

伊奈司：您吃了不少苦头吧？

埃司泰乐：没有。倒不如说给弄得迷迷糊糊的。

伊奈司：给什么弄得……？

埃司泰乐：得了肺炎。（跟刚才叙说时的表情一样）好，丧事办完了，他们走了。你好！你好！握手，握手，握手。我的丈夫伤心过度病倒了，呆在家里。（问伊奈司）您是……？

伊奈司：中了煤气。

埃司泰乐：您呢，先生？

加尔森：挨了十二颗子弹①。（埃司泰乐做了一个动作）真抱歉，作为死人，我可不是体面的伴侣。

埃司泰乐：哦！亲爱的先生，请您别用这样难听的词儿说话行不行？这……听着刺耳。说到底，这算什么意思？没准咱们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有生气。如果一定要说明咱们所处的这种……现状，倒不如管咱们叫不在的人，这样的称呼更加准确。您成为不在的人很久了吗？

加尔森：个把月了。

埃司泰乐：您哪儿人？

加尔森：里约热内卢人。

埃司泰乐：我是巴黎人。您在那儿还有什么人？

加尔森：我的妻子。（同埃司泰乐刚才的表情一

① 意谓被行刑队处决。行刑队一般十二人。

样，叙说着）跟往常一样，她来到兵营；人家不让她进。她从栅栏的铁条中间往里看。她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在了，不过她觉得不对劲儿。她走了。她穿了一身黑。赶巧，她不必再换丧服了。她不哭；她从来不哭。阳光那么明媚，她穿了一身黑，走在空荡荡的街上，睁着那双惨遭不幸的人的大眼睛。啊！她教我受不了。

〔静场。加尔森走到中间那张沙发坐下，双手捧头。

伊奈司：埃司泰乐！

埃司泰乐：先生，加尔森先生！

加尔森：有何见教？

埃司泰乐：您坐在我的沙发上了。

加尔森：对不起。

〔他起身。

埃司泰乐：您好象心事挺重。

加尔森：我要把我的一生理出个头绪来。（伊奈司大笑）笑什么，还是学我的样好。

伊奈司：我一生清清楚楚。有条有理。在世上的时候，我的生活本来就过得有条不紊，用不着我操这份心。

加尔森：当真？您居然认为这很简单！（抚顶）多热啊！你们不见怪吧？

〔他打算脱掉上衣。

埃司泰乐：啊！不行！（语气放得柔和些）别脱。我最讨厌男人不穿上衣。

加尔森（重又穿上）：那好吧。（顿）我，我过去总在编辑部里过夜。那儿总是热得要命。（停顿片刻。象刚才追叙往事时的表情一样）热得要命。天黑了。

埃司泰乐：可不，已经是夜里了。奥尔珈正脱衣裳呢。在地面上，时间过得才快哩。

伊奈司：是夜里了。他们已经封上了我的房门。屋子里空空如也，一片漆黑。

加尔森：他们把上衣搭在椅子背上，衬衫的袖子一直捋到胳膊肘上面。尽是男人的味儿，烟草的味儿。（沉吟片刻）想当初我就爱在穿着衬衫的男人圈子里过日子。

埃司泰乐（干巴巴地）：咱们的口味本来就不一样。这就是证明。（对伊奈司）您呢，您喜欢光穿衬衫的男人吗？

伊奈司：光穿衬衫也罢，穿了上衣也罢，反正对男人我不大感兴趣。

埃司泰乐（怔怔地看看他们俩）：那为什么？为什么要把咱们凑到一块儿？

伊奈司（抿嘴笑）：您说什么？

埃司泰乐：我看着你们俩，心想：咱们要一起相处了……我本指望能在这里碰到几位朋友，几位亲人。

伊奈司：还有一位脸的正中间给打穿了的、顶要好的男朋友。

埃司泰乐：那一位也是呀。他的探戈舞跳得象专业

舞蹈家一样出色。可是咱们，咱们，为什么要把咱们凑在一起？

加尔森：赶巧。他们按先来后到的次序，哪儿有空，往哪儿送。（对伊奈司）您笑什么？

伊奈司：因为您说赶巧，把我逗乐了。您用得着那样急于使自己安心吗？他们才不会让什么事情赶巧凑在一起呢。

埃司泰乐（怯怯地）：咱们从前没准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吧？

伊奈司：从来没有过。否则我是不会忘记您的。

埃司泰乐：那么，或者跟咱们来往的人中间。有人认识您，也认识我？您认识杜波瓦—塞穆一家人吗？

伊奈司：要说他们认识我，那我可真要受宠若惊了。

埃司泰乐：他们谁都接待。

伊奈司：他们是干什么的？

埃司泰乐（意外）：什么也不干。他们在柯列兹有一幢古堡式的别墅……

伊奈司：我，我可只是个邮政局的女职员。

埃司泰乐（后退一步）：啊？真的？……（顿）您呐，加尔森先生？

加尔森：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里约热内卢。

埃司泰乐：这证明您完全说对了：把咱们凑在一起，是出于偶然。

伊奈司：偶然。这些家具放在一起是偶然的。右边

的大沙发是墨绿色的，左边的大沙发是枣红色的，都是赶巧，是不是？那好，您倒是把这几张沙发的位置变换变换试试，到时候您就不这么说了。再说那尊铜像，也是随便放的？还有，这儿这么热，这么热，是偶然造成的？（沉吟片刻）跟您说吧，这一切他们早就安排好了。甚至每一个细枝末节，都经过了他们的精心布置。这间屋子，早就预备好等咱们来往。

埃司泰乐：您怎么能这样说呢？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那么难看，那么僵硬，那么见棱见角。我顶讨厌棱角了。

伊奈司（耸肩）：您以为我一直是住在第二帝国风格的客厅里的吗？

〔停顿片刻。

埃司泰乐：那么说，一切都早已定了？

伊奈司：一切。咱们几个也早给搭配好了。

埃司泰乐：那，您，您的位置正好对着我，这也不是偶然的（顿）他们想要干什么呀？

伊奈司：不知道。他们有他们的打算。

埃司泰乐：我不能容忍别人在我身上打主意。我马上就想做点相反的事。

伊奈司：请便！您倒是做呀！您连他们打的什么主意都不知道。

埃司泰乐（顿足）：受不了。准有什么倒霉事要通过你们俩落到了我的头上。（她看着他们）通

过你们俩。过去有些人的脸色，我一看就明白。可是从你们俩的脸上，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加尔森（忽对伊奈司）：您说说看，为什么把咱们弄到一块儿？您已经说了一大堆，索性说个透。

伊奈司（意外）：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

加尔森：应该知道。

〔他搜索枯肠。

伊奈司：除非咱们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

加尔森：什么？

伊奈司：埃司泰乐！

埃司泰乐：什么事？

伊奈司：您干过什么事？为什么他们要送您上这儿来？

埃司泰乐（连忙说）：不知道，压根儿不明白为什么。我想会不会闹错了。（对伊奈司）您别笑。您想想：每天有多少人……不在了。他们成千上万往这里来，接待他们的只是些下级办事人员，是些不明情况的职员。哪能不出差错呢？别自鸣得意了。（对加尔森）您也说句话呀。他们既然对我处理错了，那对您也可能弄错的呀（对伊奈司）您也一样。咱们想：给弄到这儿来，完全是错误造成的，这样岂不是更好吗？

伊奈司：您要说的都说完了？

埃司泰乐：您还要我怎么说？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从小没爹没妈，挨穷受苦，还要养活我的小弟。我爸爸的一个老朋友向我求婚。他有钱，心眼儿好，我就答应了。您处在我的地位能不这样做吗？小弟有病，需要人精心照料。我跟我的丈夫一起风平浪静地过了六年。两年以前，我遇到了我后来爱上的那个人。我们很快就彼此倾诉衷肠，他要我跟他私奔，我不干。后来我就得了肺炎。事情就是这一些。说不定有人会根据什么原则，责怪我不该为一个老人牺牲我自己的青春。（问加尔森）您认为我这样做是错的吗？

加尔森：当然不错。（顿）您呢，您认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原则来生活是错的吗？

埃司泰乐：难道有谁在这方面责备您吗？

加尔森：那时候我办了一份和平主义的报纸。仗打起来了。怎么办？他们的眼睛都盯在我身上。“看他还敢不敢？”我呢，我敢。我要看他们拿我怎么办？他们枪毙了我。我错在哪里，错在哪里呀？

埃司泰乐（一只手放到他的手臂上）：您没有错。您是……

伊奈司（挖苦）：一位英雄。尊夫人呢，加尔森？

加尔森：嗯，什么？当年是我把她从火坑里救出来的。

埃司泰乐（对伊奈司）：您看看！您看看！

伊奈司：我一清二楚。（顿）您这出戏演给谁看？

咱们是彼此彼此。

埃司泰乐（厚着脸皮问）：什么彼此彼此？

伊奈司：都是杀人犯。咱们现在是在地狱里，我的小乖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错不错的问题，从来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送进地狱的。

埃司泰乐：别说了！

伊奈司：送进地狱！打入地狱！打入地狱！

埃司泰乐：住口！要您住口！不许您把话说得这样难听。

伊奈司：小圣女，您给打入地狱啦！十全十美的英雄，您给打入地狱啦！咱们有过欢天喜地的日子，是不是？有些人，直到死都为了咱们受尽苦难，而咱们还因此而高兴。现在，该受报应了。

加尔森（举手）：您住不住口？

伊奈司（并不害怕，却十分惊讶地望着他）：哈！（停顿片刻）别忙！我总算明白了，总算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咱们几个安排到一块儿。

加尔森：您说话留点神。

伊奈司：您耽会儿就明白：这有多简单。简单到极点！没有肉刑是不是？然而，咱们是在地狱里。再没有人会进来。没有人了。就咱们几个要呆在一起，呆到底。是这样吧？总之，咱们这儿还缺一个人，缺一个刽子手。

加尔森（低声）：我知道。

伊奈司：就是说，他们节省了一名人员。就是这样。

由客人自己侍候自己，就象自助餐厅那样。

埃司泰乐：您这话怎么讲？

伊奈司：咱们之中，每一个人对其他两个人来说，就是刽子手。

〔静场。他们在品着这句话的滋味。

加尔森（柔声细气地）：我决不当你们俩的刽子手。我不愿意给你们吃苦头，我跟你们河水不犯井水。毫不牵连。这很简单：每人守住自己的那点地盘就成。这是防守之地。您在这儿，您在这儿，我在那儿。谁也别出声，别说话；这不难做到吧，是不是？咱们每人都有那么多事要操心呢。我相信，哪怕呆上一万年我也能不说一句话。

埃司泰乐：我得不说话。

加尔森：对。那样，咱们……咱们就能得救。不说话，眼睛老往自己的心里看，千万别抬头。行不行？

伊奈司：行。

埃司泰乐（犹犹豫豫地）：行。

加尔森：那好，咱们这就分手。

〔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双手蒙头。静场。伊奈司给自己唱道：

在白外套大街
他们搭了个露台
把砻糠灌进木桶

那是一座断头台
在白外套大街。

在白外套大街
刽子手早早起了床
他们有事儿要忙
得斩决几名大将
几名主教和海军司令
在白外套大街。

在白外套大街
来了些正经的娘儿们
穿戴花花绿绿
就是没有了脑袋
她们的脑袋早已
跟帽子一起滚进了
白外套大街的臭水沟里。

〔这时，埃司泰乐在搽粉抹口红。埃司泰乐一面化妆，一面发愁似地在周围找镜子。她在自己的手提包里翻了一阵，接着转身问加尔森。

埃司泰乐：先生，您带了镜子没有？（加尔森不语）大镜子，或者随身带的小镜子，随便什么镜子都成，有没有？（加尔森仍不语）既然您让我一个人在一边儿呆着，至少得给我一面镜子照照。

〔加尔森仍捧住了头，不答。

伊奈司（殷勤）：我有，我手提包里有一面镜子。（翻手提包。无可奈何）我的镜子也找不着了。准是他们在传达室给拿走的。

埃司泰乐：真气人！

〔停顿片刻。她闭眼，踉跄欲倒。伊奈司忙去扶住她。

伊奈司：您怎么啦？

埃司泰乐（睁眼，微笑）：我也莫明其妙。（摸自己）您没有这种感觉吗？要是我不照镜子，尽管摸到自己，我也不能肯定我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

伊奈司：您算有福气。我从来没有从内心感到过我自己。

埃司泰乐：啊，对了，从内心……脑子里的那些事情，全都朦朦胧胧的，弄得我昏昏欲睡。（顿）过去我的卧室里有六面大镜子。现在我还看得见这些镜子，全都看得见。可是镜子却看不见我。镜子里照出了双人沙发，地毯，窗户……多么空虚呀，这一面照不见我的镜子。想当初我说话的时候，总想法子呆在有一面镜子照得着我的地方。我一面说话，一面看镜子里说话的我。我看我自己就象别人看我一样。这样我才清醒。（绝望地）我的唇膏！我一定把唇膏涂得不是地方。老是照不到镜子，我实在是呆不下去的。

伊奈司：让我当您的小镜子好吗？过来，请上我这

儿来。坐在我的沙发上。

埃司泰乐（指指加尔森）：可是……

伊奈司：咱们不管他。

埃司泰乐：那咱们会互相伤害的：您刚才这么说过。

伊奈司：我象要伤害您吗？

埃司泰乐：这，我哪说得准呀。

伊奈司：是你要伤害我。可是，又能怎么样？既然得吃苦头，倒不如由你给我吃苦头算了。坐。靠近些。再过来些。往我的眼睛里看：你看到你自己没有？

埃司泰乐：我太小了。看不很清。

伊奈司：我可看得清呐。看得到你的全身。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问我吧。没有哪一面镜子会比我这双眼睛更牢靠的。

〔埃司泰乐感到为难，转身向加尔森望去，好象要求他帮忙。

埃司泰乐：先生！先生！我们在这儿说话不影响您吧？

〔加尔森不答。

伊奈司：别理他；他已经不算数了；就咱们俩在一起。你就问我吧。

埃司泰乐：我的唇膏是抹在嘴唇上了吗？

伊奈司：让我看看。抹得不怎么对头。

埃司泰乐：我刚才就想来着。幸而（瞥加尔森）谁都没有看见。我重抹吧。

伊奈司：这样好一点。不。顺着嘴唇抹；我把住你的手。这儿，这儿。好。

埃司泰乐：跟我刚进门的时候一样好吗？

伊奈司：比那会儿强多了。更有份量，更残忍，这张地狱里的嘴巴。

埃司泰乐：嗯！这就好！真气人，我就是没有法子自己判断判断。您担保这样好吗？

伊奈司：你不愿意咱们之间别您呀您地讲客套吗？

埃司泰乐：那你担保这样好吗？

伊奈司：你真美。

埃司泰乐　您有审美力吗？您跟我的审美观是一样的吗？哎哟，真气人，真气人！

伊奈司：我跟你的审美观是一样的，因为我看你挺顺眼。好好看看我。对我微笑。我也不难看。我不比一面镜子好得多吗？

埃司泰乐：我不知道。您让我发怵。过去，我照镜子，镜子里的我的形象完全顺从我。我很熟悉它……现在我要微笑了：我的微笑将一直走到您的瞳仁深处，天晓得它会变成什么模样。

伊奈司：谁不让你也教我对你百依百顺呀？（她们俩面对面望着。埃司泰乐堆起笑脸，伊奈司的目光有点把她镇住了）你下决心不肯改口用“你”来称呼我吗？

埃司泰乐：对妇女不称“您”，我有点说不出口。

伊奈司：特别是对邮政局的女职员，是不是？你那儿有一块什么？腮帮底下？是一块红斑吗？

埃司泰乐（吓了一跳）：一块红斑？多可怕呀！哪儿？

伊奈司：哎唷！我是一面诱捕云雀的迷镜；我的小云雀，我可逮住你了！没有红斑。一丁点儿都没有。嗯？要是镜子也撒谎怎么办呢？或者，要是我闭上眼睛，不肯看你，你的美貌又能有什么用处？别害怕：我得望着你，我的眼睛必须瞪得大大的。而且我一定好好对待你，体贴入微地对待你。不过，你得用“你”来称呼我。

〔停顿片刻。

埃司泰乐：我让你喜欢？

伊奈司：很喜欢！

〔停顿片刻。

埃司泰乐（朝加尔森那面点了点头）：我愿意他也看我。

伊奈司：哈！因为他是男的。（对加尔森）您赢了。（加尔森不语）抬起头来看看她吧。（加尔森仍不语）别装样儿了：我们说的话您句句都听进去了。

加尔森（突然抬头）：您可以这么说，我句句都听进去了；尽管我用手指头堵住了耳朵眼儿，你们的话还是在我的头脑里嗡嗡直响。现在可以让我安静了吧？我跟你们没有交道可打。

伊奈司：跟这位小妞儿呢？您想打打交道吧？您什么心眼，我早已看透了：您摆出一副正经的架子，无非是为了逗她动心。

加尔森：您算了吧。这会儿正有人在报社议论我呢。我要听他们说些什么。我才不在乎那小姐儿呢。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吧？

埃司泰乐：多谢多谢。

加尔森：我本来不愿意出言不逊的……

埃司泰乐：没教养的东西！

〔停顿片刻。他们都站了起来，一个个面面相对。

加尔森：瞧，这不是！（顿）我早就恳求过你们：不要说话。

埃司泰乐：是她起的头。她主动要给我当镜子。我并没有向她要过什么。

伊奈司：是没要什么。你只是在他跟前磨来蹭去，搔首弄姿，想引他看你一眼。

埃司泰乐：那又怎么样？

加尔森：你们都疯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闹下去会闹出什么结果吗？趁早别说话了！（顿）咱们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安安静静坐下来，闭上眼睛，尽量忘记还有别人在场。

〔稍停。他重新坐下。她们也犹犹豫豫地各自回到座位上去了。伊奈司忽转过身来。

伊奈司：啊！忘掉。幼稚到什么地步！我直到骨子里都感到您在场。您的沉默灌满了我的耳朵。您即使闭上嘴，即使割掉舌头，难道您就能够使自己不存在吗？您就能够停止您的思想吗？您的思想，我听得见，它在嗒吧嗒吧地响着，象

一只闹钟；我还知道，我的思想您照样也听得见。尽管您蜷缩在您的那张沙发上不动也没用，您无处不在，声音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都已经弄脏了，因为在传来的半道上您已经先听到了。您连我的脸都抢走了。您认识那张脸，我自己反而不认识。她呢？她？您把她从我的手里抢走了。要是只有我跟她两个人在，您想她敢象现在这样地对待我吗？不，不，把您的手从脸上挪开吧，我才不会由您这样呆着不管呢，这不是太称您的心了吗？您就会麻木不仁地呆着，象菩萨入定那样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我就算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到她在把她生前的种种声音，甚至摆动裙子发出的窸窣声，都奉献给您，也能感觉到她在朝您微笑，尽管您自己看不见……不行！我宁可选择我的地狱；我要睁大了眼睛看你们，抹开情面斗下去。

加尔森：很好。我想早该到这一步了；他们象对付孩子似地把咱们几个支到这里。他们要是安排我跟男人们在一起就好了……男人都有不说话的本领。不过也不应该要求太多。（他朝埃司泰乐走去，伸手托住她的下巴）那么，小乖乖，你喜欢我，是吗？据说你刚才还瞟我来着？

埃司泰乐：您别碰我。

加尔森：哎！咱们轻松轻松吧。过去我很喜欢女

人，知道吗？女人们也很喜欢我。赶紧宽衣解带。咱们已经不怕吃什么亏了。有什么必要讲礼貌？为什么还要讲客气？不必见外！耽会儿，咱们都得剥得一丝不挂。

埃司泰乐：您别缠着我。

加尔森：一丝不挂！啊！我早跟你们打过招呼。我本来对你们毫无要求，只求你们给我安宁，少说话。我用手指头堵住了耳朵眼。当时戈麦斯正站在那几张桌子中间说话呢。报馆的同事们都在听着。他们全都只穿衬衫。我想弄清他们谈话的内容，可是很难哪。人世间的事情发展得那样快，很难跟上趟。那时候你们就不能不说话吗？现在已经完了。他已经不说了，他对我的全部看法统统收进他的脑袋里去了。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剥个一丝不挂，我倒要看看我究竟得跟谁周旋。

伊奈司：您心里明白。您知道跟谁周旋。

加尔森：只要咱们不是每个人都坦白说出自己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处罚，咱们就照旧什么都不知道。你，金发女郎，从你说起。你是为了什么？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说实话可以消灾；等到咱们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咱们的孽障，那……你说吧，为什么？

埃司泰乐：跟你们说了：我不知道。他们也不肯告诉我。

加尔森：我知道。对我，他们也不肯说明白。可是

我有自知之明。你怕带头？好吧。由我先说说。（沉吟片刻）我很不光彩。

伊奈司：行了。我们知道您临阵逃命。

加尔森：别说了。永远也别这么说。我到这里是因为我亏待了我的妻子。完全是为了这个。我虐待了她五年。当然，她现在还忍受着痛苦。看，她来了；我一提到她，她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在乎的是戈麦斯，可眼前出现的却是她。戈麦斯在哪儿呢？整整五年呀。你们说说看！他们把我的东西还给她；她坐在窗户跟前，把我的上衣放到膝盖上。那件有十二个子弹孔的上衣。血迹象锈斑一样。弹孔周周一圈焦黄。哈！这是一件进得了博物馆的展品，一件有历史价值的上衣。而这件上衣，我穿过！你要哭吗？你总算要哭了，是不是？我回家的时候常常醉得象头猪，身上一股酒味儿和脂粉味儿。她已经等了我整整一夜；她没有哭。连句埋怨话都不说，当然罗。只是她的眼睛，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流露出埋怨的神情。现在我毫无遗憾。我要受到报应，但我不后悔。外面飘着雪花。可是你哭不哭呢？她真是个有殉道者气质的女人。

伊奈司（几乎柔声细气地）：为什么您要让她痛苦呢？

加尔森：因为这轻而易举。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教她顿时改变脸色。她是个敏感的女人。啊！一

句埋怨话都不说。我很能气人。我等着，等着。就是等不来。她就是不流一滴眼泪，不说一句埋怨话。当初是我把她救出了火坑的，你们懂吗？她的手摸着上衣，眼睛并不看。她用手指头摸着一个个弹孔。你还等什么？你还抱什么希望？跟你说了，我毫无遗憾。总而言之，她太崇拜我了。你们懂不懂？

伊奈司：不懂。没有人崇拜我。

加尔森：那倒好。对您是件大好事。这些，您听起来一定觉得太抽象。那我讲段故事吧：从前哪，我把一个混血女人留宿在我家里。夜里就有提多痛快了！我的妻子睡在楼上，我们怎么折腾她都听得见。清早，她头一个起床。我们还在睡懒觉呢，她就把早饭端到我们床上。

伊奈司：下流坯！

加尔森：对，对，对，有人疼的下流坯！（思想走神了）不，没什么。这是戈麦斯，不过他没提起我。您刚才说我是“下流坯”是不是？当然是呀，要不然我怎么会讲到这里来呢？请问您是……？

伊奈司：我呀，我在尘世人家就管我叫“该下地狱的臭娘儿们”。早就要把我打入地狱了。今天进到这里也就不足为怪了。

加尔森：就这些？

伊奈司：不止这些，还有那桩跟佛洛伦丝有关系的事。死了几口子。三条人命。先是他，接着

是她和我。谁也没有能够活下来，总算教我无牵无挂；干脆只剩下空房一间。偶尔，那间屋子又出现在我眼前。全空了，百叶窗关得严严的。啊！啊！他们后来把封条启开了。要出租……把那间屋租出去。门上贴了告示。这……简直荒唐。

加尔森：三条人命。您是说三条人命吗？

伊奈司：三条。

加尔森：一男两女？

伊奈司：对。

加尔森：得。（沉默片刻）男的是自杀的？

伊奈司：他？他当时根本没有那份能耐。不过，他也没有少受痛苦。他不是自杀的，是给一辆有轨电车压死的。那还不轻而易举！当时我就住在他们家，他是我的表弟。

加尔森：佛洛伦丝是金黄色头发的？

伊奈司：金黄色头发？（瞅了一眼埃司泰乐　）您知道，我一点都不痛惜。不过，跟您讲这段往事，我总还不痛快。

加尔森：讲下去！讲下去！那个男的教您恶心了，是不是？

伊奈司：逐渐造成的，一件事一件事积累起来的。比如说，他喝什么的时候，总出怪声；他的鼻子总往杯子里喷气儿。尽是这一类小事。喔！他怪可怜的，经不起打击。您干吗微笑？

加尔森：因为我，我不是那种不堪一击的人。

伊奈司：还得以后看呢。我已经钻到那个女人的心里去了。她是用我的眼睛来看他的……临了，她投入了我的怀抱。我们在市区的另一头租了一间屋子。

加尔森：后来呢？

伊奈司：后来就出了车祸。我天天都跟她唠叨：哎呀，小宝贝儿！是咱们害死了他（顿。）我真坏透了

加尔森：对，我也坏

伊奈司：不，您，您不坏。您是另一码事。

加尔森：什么？

伊奈司：我耽会儿跟您细说。我，我才坏呢。我是说，我活着就得让别人痛苦。一把火，一把烧毁人家心灵的火。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就熄灭了。整整半年呀，我在她的心里燃烧，把什么都烧光了。有一天夜里，不承想她竟从床上爬起来，去拧开了煤气开关，然后又回来挨着我睡觉。结果就落到这样的下场。

加尔森：嗯！

伊奈司：什么？

加尔森：没什么。这可是不体面。

伊奈司：是不体面。那又怎么样？

加尔森：哦！您说得对。（对埃司泰乐）该你了。你做过什么事？

埃司泰乐：我早跟您说了，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扪心自问也找不到答案……

加尔森：好。那就让我们来帮你弄清。那个脸给打破了的人是谁？

埃司泰乐：哪个人？

伊奈司：你明知道在说谁。你进门的时候害怕见到的那个人。

埃司泰乐：是我的一位朋友。

加尔森：你为什么要怕他？

埃司泰乐：您没有权利来盘问我。

伊奈司：他是为了你才自杀的，是不是？

埃司泰乐：才不是呐。您疯了？

加尔森：那你为什么怕他？他用长枪朝自己脸上开了一枪，嗯？这一枪把他的脑袋都打飞了，是不是？

埃司泰乐：别说了！别说了！

加尔森：就是为了你，为了你！

伊奈司：为了你，挨上这一枪。

埃司泰乐：你们让我安静。你们教我害怕。我要走！要走！

〔她跑到门口，摇门。

加尔森：要走请便！我求之不得。不过，门是从外面关死的。

〔埃司泰乐按电铃，铃不响。伊奈司和加尔森大笑。埃司泰乐转身，背靠着门，面对他们俩。

埃司泰乐（声音沙哑，慢慢地）：你们卑鄙！

伊奈司：完全不错，是卑鄙。那又怎么样？那个人是为了你才自杀的，是不是？他是你的情夫？

加尔森：当然是她的情夫。要把她独占，是不是这么回事？

伊奈司：他的探戈舞跳得象专业舞蹈家一样出色。但是，据我想，他穷。

〔静场。

加尔森：问你呐，他是不是穷？

埃司泰乐：是，他穷。

加尔森：而你呢，你要保全名声。有一天他来了，求你，你却打哈哈。

伊奈司：嗯？嗯？你跟他打哈哈？所以他就自杀了？

埃司泰乐：你当初就是用这双眼睛来看佛洛伦丝的吗？

伊奈司：对。

〔静场片刻。埃司泰乐哈哈大笑。

埃司泰乐：你们根本没有猜着！（她挺了挺腰，仍背靠门看着他们。用无情的、挑衅的口气说）他要我生个孩子。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

加尔森：而你，你不肯。

埃司泰乐：不肯。可是孩子还是生了出来。我去瑞士住了五个月。谁都不知道。生了一个女儿。我生产的时候，罗杰就守在我身边。他可高兴当爸爸了。我不高兴。

加尔森：后来呢？

埃司泰乐：有一个阳台，下面就是湖。我搬来了一块大石头。他冲着我喊："埃司泰乐，求求

你，求求你。”我恨他。他全都看到了。他赶到阳台上趴着看，看见了湖面上一圈圈水波。

加尔森：后来呢？

埃司泰乐：完了。后来我回到巴黎。他，他就自作自受地干出了那件事。

加尔森：把自己的脑袋炸开了？

埃司泰乐：就是。真犯不着；我的丈夫从来就不曾有过半点怀疑。（顿）我恨你们。

〔忽然，她抽抽嗒嗒地干泣。

加尔森：没用。进到这里，是流不出眼泪来的。

埃司泰乐：我胆小卑鄙！胆小卑鄙！（顿）你们要是知道我多恨你们才好呢！

伊奈司（挽住她的胳膊）：可怜的小东西！（对加尔森）调查结束了。不必再绷着刽子手的嘴脸了。

加尔森：刽子手的……（环顾四周）只要能照照镜子，让我出多大的代价都成啊。（顿）这儿多热！（无意中脱下上衣）喔！对不起。（打算再穿上）

埃司泰乐：您尽管脱掉上衣好了。现在……

加尔森：对。（他把上衣扔到沙发上。）不要恨我，埃司泰乐。

埃司泰乐：我不恨您。

伊奈司：那对我呢，您恨我吗？

埃司泰乐：恨。

〔静场。

伊奈司：怎么样，加尔森？现在咱们都已经给剥得精光，露了原形；您看得更清楚了吗？

加尔森：我不知道。也许更清楚些。（胆怯地）咱们试试怎么样？看咱们能不能互相帮助？

伊奈司：我不需要帮助。

加尔森：伊奈司，他们把头绪搅乱了。哪怕您稍有动弹，哪怕您只是抬手扇扇风，埃司泰乐和我都不免感到晃悠。咱们谁也没法单独脱身；要末一起完蛋，要末一同得救。你们自己选择吧。（顿）怎么啦？

伊奈司：他们租下了那间屋子。窗户四敞大开，一个男人坐在我的床上。他们租下了那间屋子！租下了那间屋子！进来吧！进来吧，别不好意思。进来的是个女人。她走到男的跟前，手搭到他的肩膀上……他们还等什么呀？为什么还不开灯呀？都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拥抱了吗？这间屋子是我的！是我的呀！为什么他们不开灯。我都看不见他们了。他们说些什么悄悄话？他就要在我的床上来亲她疼她吗？女的跟男的说，已经中午了，太阳多亮呀。那么说，是我瞎了。（顿）完了。一切都烟消云散：我再也看不见，再也听不到。好，我想，我同尘世的缘分算是到了头。没有什么可说的。（颤了一下）我感到四大皆空。现在我完全死了，整个儿的我全都进到这里来了。（顿）

您刚才说什么来着？要帮我忙，是吗？

加尔森：是。

伊奈司：帮什么忙？

加尔森：教他们打算落空。

伊奈司：那我用什么来报答呢？

加尔森：您也帮我的忙。费不了多大劲儿，伊奈司；只要您拿出一点儿良心。

伊奈司：良心……我到哪儿去弄这点儿良心呀？我已经烂了。

加尔森：我还不是一样？（顿）就算这样，咱们也得试试，好不好？

伊奈司：我都已经干枯了。我既不能接受别人的恩惠，也无法给别人好处；我怎么帮得上您的忙呢？一根枯掉了的树枝，火一点就着的枯树枝。（顿；她看看埃司泰乐，埃司泰乐捧住了头）佛洛伦丝是金黄色头发的女人。

加尔森：难道您知道这小个子女人以后就是您的刽子手？

伊奈司：据我想，很可能。

加尔森：他们是要通过她来收拾您。至于我，我，我……我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如果您从这方面……

伊奈司：怎么？

加尔森：明摆着是个圈套。他们冷眼瞅着您，看您中不中圈套。

伊奈司：我明白。您，您就是一个圈套。您以为您

的这番话，他们没有预料到吗？您以为这里就没有咱们见不着的陷阱机关吗？处处都有陷阱。可是能把我怎么样？我也一样，我也是陷阱。是对付她的陷阱。说不定最终要由我来收拾她。

加尔森：您什么也抓不着。咱们就象回旋木马一样，看起来在你追我赶，却永远跑不到一块儿。您可以相信：他们早都安排好了。死了这条心吧，伊奈司。算了吧，别死攥住不放了。不然的话，您早晚要弄得咱们三个人全都倒霉的。

伊奈司：难道我会随便松手吗？我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要燃烧。我烧呀，烧呀，我明明知道不会有结果；我什么都知道。您以为我会就此罢休吗？我非把她弄上手不可，她将用我的眼睛来看您，就象当初佛洛伦丝看另外一个男人一样。您还说什么你们要倒霉的。告诉您吧，我全都知道，我甚至对自己都不怜悯。圈套，哈！圈套。当然，我中了圈套。那又能怎么着？他们要满意才好呢。

加尔森（搂住她的肩膀）：我呀，我会疼您的。您看我。咱们都已经给剥得精光了，连骨头都赤裸裸地亮在外面，我能够一眼看到您的心里。就好比有一条纽带把咱们拴到了一块儿。您想我会愿意伤害您吗？我对尘世已一无挂牵，对自己也无所怨尤；我也已经干枯了。但

是，对您，我能怜悯。

伊奈司（加尔森说话的时候，她由他搂着；待他把话说完，伊奈司甩开身子）：别碰我。我讨厌别人碰我。收起您的恻隐之心吧。得了！加尔森，就在这间屋子里，也有许多陷阱等着您呢。是对付您的。专门对付您的。您还是多为自己的事操心吧。（顿）只要您不影响我们，让我跟那个小妞儿得到完全的安宁，那我就尽量不伤害您。

加尔森（凝视她良久，耸肩）：好吧。

埃司泰乐（抬头）：救救我，加尔森。

加尔森：您要我干什么？

埃司泰乐（站起来，朝他走去）：我，您能救我。

加尔森：去求她吧。

〔伊奈司走过来，站到埃司泰乐的身后，但没有碰到她。下面对话时，她的话几乎是凑在埃司泰乐的耳边说的。可是埃司泰乐却面对加尔森。加尔森也看着她，不说一句话。埃司泰乐只朝他答话，好象是他在盘问。

埃司泰乐：求求您，加尔森，您答应过的！快一点！赶紧呀！我不愿意一个人呆着。奥尔珈把他拉去跳舞了。

伊奈司：把谁？

埃司泰乐：彼埃尔。他们在一起跳舞。

伊奈司：彼埃尔是谁？

埃司泰乐：一个傻小子。他管我叫他的活水。他爱我。奥尔珈把他拉去跳舞了。

伊奈司：你爱他吗？

埃司泰乐：他们跳完一曲又坐下了。奥尔珈喘着大气儿。她干吗要跳舞呢？为了让自己苗条一些？当然不是。当然我不爱他，他才十八岁，我不是专吃小白脸的妖精。

伊奈司：那你就由他们去吧。你又在乎什么呢？

埃司泰乐：他本来是属于我的。

伊奈司：如今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你的了。

埃司泰乐：他本来是我的。

伊奈司：对了，他本来是……现在你再试试看，还能把他抓到手吗？还能摸到他吗？奥尔珈能摸到他，她能，是不是？是不是？她能够把他捧在手里，能够抚摸他的膝盖。

埃司泰乐：她正用肥大的胸脯贴着他，呼出的气儿直喷到他的脸上。小不点儿啊，可怜的小不点儿，你还等什么？赶紧冲她大笑呀。当初我只要瞅她一眼，她就不敢这样放肆……如今，我真的什么也不是了吗？

伊奈司：你什么也不是了。在世上你什么也没有了；你有的一切全都在这里。你要裁纸刀吗？你要那尊巴勃第安纳的铜像吗？蓝颜色的那张沙发归你使用。还有我，小宝贝，我也永远是你的了。

埃司泰乐：哈？我的？那么，你们俩有谁敢管我叫

他的活水？要骗你们是不行的，你们全都知道，我是脏透了的垃圾。想念我吧，彼埃尔，你就只惦记我一个人吧，保护我；只要你心里老叨念着“我的活水，我亲爱的活水”，我就可以只有一半在这里，只有一半的罪孽，就可以仍然是尘世间的活水，仍然在你的身边。她脸红得象只西红柿。看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曾经在一起说笑过她一千次。这是什么曲子，我过去那么爱听的？啊！这是圣路易勃鲁斯舞曲……哎，跳呀，跳呀。加尔森，您要是能看得到她，那才有意思呢。她万万想不到我居然现在还看得见她。我看见你了，看见你了，你的头发凌乱了，你的脸往一边歪着，我看见你踩了他的脚。真是笑死人。跳呀！快一点！再快一点！他把她拉过来扯过去，真不雅观。快一点！想当初，他跟我说过：您跳得真轻巧。那就跳吧，咱们跳吧！（边说边跳）告诉你，我看见你了。她满不在乎，从我的眼前跳着过去。咱们的亲爱的埃司泰乐！什么？咱们的亲爱的埃司泰乐？啊！你住嘴吧！我出殡的那天，你都没掉一滴眼泪。她跟他说：“咱们的亲爱的埃司泰乐”。亏她还有脸提到我。跳呀，跟着拍子跳。她哪会边说边跳呀。你说什么……不！不！别告诉他！我把他舍给你了，你就把他带走吧，守着他，随你把他弄成什么样都行，可就是别告诉他……（停止跳

舞）好。你现在可以把他留在你的身边了。加尔森呀，她竟然全都跟他说了：罗杰是谁呀，我为什么去瑞士呀，又怎么生了个私孩子呀，全都告诉了他。“咱们的亲爱的埃司泰乐并不是……”不，不，确实，我并不如何如何……他伤心地摇摇头，这倒并不是说，他知道了这些怎么大吃一惊。现在，你就守着他吧。我决不为他那长长的睫毛和少女一般的容貌来跟你争风吃醋。哈！他管我叫他的活水，他的水晶。唉，水晶已经摔成碎片。“咱们的亲爱的埃司泰乐”。跳舞吧！你们跳吧！注意，跟着拍子跳。一，二。（跳舞）要是能回到世上，哪怕一会儿，一小会儿，去跳个舞，要我出多大的代价也舍得呀！（跳舞；沉默）我听不大清了。他们灭了灯，好象要跳探戈；为什么他们压低了乐声？大点声吧！多遥远呀！我……我完全听不到了。（她停下了舞步）永远听不到了。大地离开了我。加尔森，望着我，搂住我。

〔伊奈司从埃司泰乐身后向加尔森示意走开。

伊奈司（盛气凌人）：加尔森！

加尔森（后退一步，向埃司泰乐指指伊奈司）：您跟她说吧。

埃司泰乐（抓住她）：别走开！您还算不算男子汉？望着我，别把眼睛躲开：您就那么受不了吗？我有金黄色的头发，况且，还有人为我自

杀过。请问：您总得看点什么吧？就算不看我，您也得看铜像，看桌子，看这几张沙发。无论如何，我总比那几样东西要好看吧。告诉你：我是从他们的心窝里掉出来的，就象从窝里掉出来的小鸟一样。你把我捡起来吧，放到你的心窝里去，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有多可爱呢。

加尔森（竭力推开她）：我要您找她说去。

埃司泰乐：找她？她顶什么用？她是女的。

伊奈司：我不管用？可是，小鸟，小云雀，你可是在我的心窝里美美地呆过很久的。别怕，我要一直望着你，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你将永远活在我的眼光里面，就象一道阳光里面的一片光斑。

埃司泰乐：一道阳光？哈！算了吧。您刚才就算计过我，您明明知道我没上您的当。

伊奈司：埃司泰乐，我的活水，我的水晶。

埃司泰乐：您的水晶？真滑稽。您想哄谁？得了吧，谁都知道我曾经把亲生的女儿从窗口扔了出去。水晶已经摔到地上成为碎片，我并不在乎。我不过是一张人皮，——我这张人皮却不是供您消受的。

伊奈司：来吧！你愿意是什么就是什么：愿意是活水、愿意是脏水都行，到了我的眼睛里面，你就能重新找到你自己的形象，你愿意是什么就能是什么。

埃司泰乐：放手！您根本没长眼睛！我该怎么办才能教您撒手呀？有了！

〔她朝伊奈司当脸啐了一口。伊奈司突然撒手。

伊奈司：加尔森！我找您算帐！

〔静场片刻。加尔森耸肩，向埃司泰乐走去。

加尔森：怎么？你要一个男人？

埃司泰乐：不是随便哪一个男人。要你。

加尔森：别瞎说了。随便哪一个男人都成。碰巧我在场，就要我。好吧。（扶住她双肩）我可没有多少本钱好让你开心，你知道：我不是傻小子，也不会跳探戈舞。

埃司泰乐：就你这样，我也要。说不定我能改变你。

加尔森：我不信。况且，我会……会一时走神的。我心上牵挂着另外的事情呢！

埃司泰乐：什么事情？

加尔森：与你无关。

埃司泰乐：我要坐到你的沙发上去。等着你过来巴结我。

伊奈司（哈哈大笑）：哈！母狗！趴下！趴下！他还算不上怎么棒呢。

埃司泰乐（对加尔森）：别理她。她根本不长眼睛，也没有耳朵。她不算数。

加尔森：我能给你多少就给多少。可是能给的不多。我不会爱上你：我对你太瞭解了。

埃司泰乐：那你要我吗？

加尔森：要。

埃司泰乐：这就行了。

加尔森：那……

〔他向她俯下身去。

伊奈司：埃司泰乐！加尔森！你们都昏头了！我还在场呢，我！

加尔森：我知道。那又怎么样？

伊奈司：居然当着我的面？你们……你们不能够！

埃司泰乐：为什么不能够？我一向当着女佣人的面脱衣裳的。

伊奈司（扑到加尔森身上）：撒手！撒手！不要用您那双男人的脏手去碰她！

加尔森（用力把她推开）：行了，我不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要我揍一个女人，我决不手软。

伊奈司：您可是答应过我的呀，加尔森，您答应过我的！求求您！您答应过我的呀！

加尔森：是您先撕毁了协议。

〔伊奈司后退，一直退到舞台后部。

伊奈司：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你们是强者。可是，你们记着：我在这里瞅着你们。我的眼睛要死死盯住您——加尔森；您不得不在我的眼皮儿底下亲她搂她。我恨死你们了！你们相亲相爱吧！相亲相爱吧！咱们都在地狱里，早晚要轮到我的。

〔下面，她一直不吭声地看着他们。

加尔森（回到埃司泰乐跟前，搂住她的肩膀）：把

你的嘴给我。

〔停顿片刻。他向她俯下身去，冷不防又挺起身来。

埃司泰乐（做了一个带点怨望的动作）：哈！……（顿）我跟你说过，别把她当回事儿。

加尔森：可是偏偏她在作怪。（顿）戈麦斯在报馆。他们关严了窗户；该是冬天了吧。足有半年了。他们把我……已经半年了。我不是早跟你打过招呼吗？我说我会一时一时走神的。他们冷得直哆嗦。全都穿着上衣……真有意思，在世上，他们竟冷成那样；我在这里，偏偏又这么热。这一次，戈麦斯议论的，正好是我。

埃司泰乐：你这一走神，得好久吧？（顿）你起码得告诉我：他在说什么？

加尔森：没有。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是个混蛋。就是个混蛋。（侧耳）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蛋。呸！（他又凑近埃司泰乐）咱们干咱们的！你会爱上我吗？

埃司泰乐（微笑）：谁知道呢？

加尔森：你能相信我吗？

埃司泰乐：问得怪。以后你就老在我跟前，你总不至于会跟伊奈司合伙来坑我吧？

加尔森：那倒不会。（停顿片刻。他从埃司泰乐肩上把手松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信任。（倾听）说下去，说下去，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反正我不在场。我没法为自己辩护。（对

埃司泰乐。)埃司泰乐，你得给我信任。

埃司泰乐：麻烦事儿真不少！你已经有了我的嘴，我的胳膊，我的整个身子，一切本来可以很简单……还要我的信任？我，我又偏偏没有信任可以给你；你太难为我了。啊！你一定干过什么坏事，才这样需要我的信任。

加尔森：他们枪毙了我。

埃司泰乐：我知道。你拒绝上阵。后来呢？

加尔森：我……我也没有完全拒绝。（对看不到的人们）他说得对，他骂得恰如其分，可是他并没有说该怎么做才对。难道我当初应该闯进将军府，对他说“将军，我不去”吗？多废话呀！他们会当场把我抓进监狱。而那时候我要说明自己的观点，我要说话！我不愿意听凭他们来封住我的嘴。（对埃司泰乐）我……我跳上了火车。他们在国境线上逮捕了我。

埃司泰乐：你当时想去哪儿？

加尔森：去墨西哥。我打算去那儿办一份和平主义的报纸。（沉默片刻）哎，你倒是说话呀。

埃司泰乐：你要我怎么说呢？你做得对，因为那时候你不希望打仗。（加尔森做了一个表示气恼的动作）啊！我的亲亲，我实在猜不到该怎么说才称你的心。

伊奈司：我的心肝儿，你得说他象一头雄狮那样跑了。因为他是逃跑的，你的这位肥头大耳的亲亲。正是这件事儿，弄得他心里很不踏实。

加尔森：逃走，出走；你们怎么说都成。

埃司泰乐：当时你不逃走不行呀。如果你不走，他们早就把你抓起来了。

加尔森：那还用说。（顿）埃司泰乐，难道我是贪生怕死吗？

埃司泰乐：我可不知道，我的小乖乖，我可没有钻进你的肚子里呀。究竟是不是，得由你自己来断定。

加尔森（颓然）：我无法断定。

埃司泰乐：说来说去，你应该记得：你当初那样做，总有理由吧？

加尔森：对。

埃司泰乐：这就是了。

加尔森：那些理由靠得住吗？

埃司泰乐（怫然）：你有多复杂！

加尔森：当时我想说明自己的观点……我……在这以前反复考虑过……那些理由靠得住吗？

伊奈司：啊！问题来了：那些理由是不是靠得住？你反复推敲斟酌，就是不肯贸然行动。可是，恐惧呀，仇恨呀，以及种种见不得人的肮脏东西，统统也都成了理由。想下去，找找原因，刨根究底地问问自己。

加尔森：住口！你以为我在等你发表高见吗？我在单人牢房关着的时候，日日夜夜只是走来走去吗？从窗户底下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窗户底下。我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详加审察，让自

已顺着一条路线走。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在扪心自问。可是又怎么样？实际行动在那儿摆着：我……我跳上了火车。这是抹不掉的。究竟为什么？为什么？临了，我也想过：让死来断定我是什么人吧；如果我死得清白，那就证明我不是贪生怕死……

伊奈司：那你是怎么死的呢，加尔森？

加尔森：死得很窝囊。（伊奈司大笑）哦！因为我的肉体垮掉了。我并不惭愧。只是，一切问题都因此挂了起来。（对埃司泰乐）过来，你。望着我。他们在世上议论我的时候，我需要有人望着我。我喜欢绿颜色的眼睛。

伊奈司：绿颜色的眼睛？看看，看看！那你呢，埃司泰乐？你爱不爱贪生怕死的小人？

埃司泰乐：你可不知道：我才无所谓呢。贪生怕死也罢，不贪生怕死也罢，只要能亲我疼我就行。

加尔森：他们一面抽烟，一面晃悠着脑袋；他们腻烦了，他们想：加尔森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他们有气无力地、无精打采地这样想着，不过是为了总得想点什么罢了。加尔森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这就是他们——我的同事们——下的结论。半年之后，他们就会说：跟加尔森一样贪生怕死。你们俩算走运；在世上已经没有人还想得起你们。我，我的日子，要难过得多呀。

伊奈司：您的妻子呢，加尔森？

加尔森：哦，我的妻子呀。她死了。

伊奈司：死了？

加尔森：我大概忘了跟你说了。她刚死不久。两个来月吧。

伊奈司：由于悲痛？

加尔森：当然是由于悲痛。您想她还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死吗？好了，万事大吉：战争结束了，我的妻子死了，我也进入了历史。

〔他干泣，捂住了脸。埃司泰乐勾住他。

埃司泰乐：我的心肝，宝贝！看我呀，乖乖！摸我，摸我。（她抓住他的手，把它放到自己的心口）把你的手放到我心口。（加尔森想抽开手）手搁那儿；搁那儿，别挪开。他们早晚会一个接一个死掉的：他们现在怎么想有什么要紧。忘掉他们。只有我才是你的。

加尔森（抽开手）：他们可忘不了我，他们。他们是早晚会死的，可是他们后继有人，后来的人会接替他们；我这一生已经成了他们手里的把柄。

埃司泰乐：你也想得太多了！

加尔森：有什么别的法子呀？从前，我也实实在在干过……啊！真恨不能回到他们中间，哪怕一天也行啊……得费多大的劲来澄清这一笔糊涂账啊！可是我现在已经成了局外人，他们根本不考虑我就做出了总结。他们是正确的，因为

我已经死掉了。已经象只耗子那样被关进鼠笼。（笑。）已经报废了。

〔静场。

埃司泰乐：（轻轻地）：加尔森！

加尔森：你在？那好，听我说，帮个忙吧。不，别后退。我知道：你觉得奇怪，居然有人求你帮忙，你没有这个习惯。可是，只要你肯，只要你努一把力，咱们就说不定能够真正地相爱。你看，他们有一千张嘴，一遍又一遍说我是怕死鬼。可是一千张嘴算得了什么？只要有一个灵魂，仅仅一个灵魂，竭力来证明我没有逃跑，我不可能逃跑，来肯定我的勇气，我的清白，那我……我确信能够得救！只要你相信我，我就会觉得你比我自己还要亲呢。

埃司泰乐（笑）：白痴！亲爱的白痴！你想我会爱上一个怕死鬼吗？

加尔森：可是你刚才还说……

埃司泰乐：我跟你说着玩的。我爱男人，加尔森，我爱货真价实的男子汉，皮肤粗糙、手里有劲的男子汉。你的下巴不是怕死鬼的下巴，你的嘴不是怕死鬼的嘴，你的声音不是怕死鬼的声音，你的头发不是怕死鬼的头发。为了你的嘴，你的声音，你的头发，我才爱你。

加尔森：当真？全是真话？

埃司泰乐：你要我赌神罚咒吗？

加尔森：那我就敢跟他们斗，跟世上的人斗，跟这

里的人斗。埃司泰乐，咱们就一定能够走出这座地狱。（伊奈司大笑。他中断了讲话，转过脸看她）怎么回事？

伊奈司（笑）：她说的那番话连她自己都不信；你怎么这样天真？“埃司泰乐，我是胆小鬼吗？”你知道她才不在乎呢！

埃司泰乐：伊奈司！（对加尔森）别听她胡说！如果你真的要我信任你，你得先信任我。

伊奈司：对啦！对啦！快信任她吧。她急需一个男人，这一点你可以相信，她需要有一个男人的胳膊来搂住她的身子，她需要闻到男人的气味，需要在男人的眼睛里看到男人的欲望。至于别的嘛……哈！她会说：你是上帝，是天王老子，只要你听了受用。

加尔森：埃司泰乐！真是这样的吗？你倒是说话呀；真是这样的吗？

埃司泰乐：我说什么好呢？这方面，我一窍不通。（跺脚）这一切真叫人受不了！就算你是贪生怕死的小人，我也爱你！这还不行吗？

〔静场片刻。

加尔森（对两个女人）：你们俩都教我恶心！

〔他朝门口走去。

埃司泰乐：你干什么？

加尔森：走。

伊奈司（快）：你走不远：门是关死的。

加尔森：他们会开门的。

〔他按电铃。铃无声。

埃司泰乐：加尔森！

伊奈司（对埃司泰乐）：甭着急；电铃坏了。

加尔森：告诉你们，他们会来开门的。（捶门）对你们我再也无法容忍了，我吃不消！（埃司泰乐朝他扑去，他推开她）滚！你比她更让人恶心！我不愿意陷到你的眼窝里去。你这个混身湿漉漉、软绵绵的东西！你是一条章鱼，一片烂泥塘！（砸门）你们开不开门呀？

埃司泰乐：加尔森，求求你，别走。我不跟你纠缠了。我让你安安静静地呆着，只求你别走。伊奈司已经张牙舞爪了，我不愿意单独跟她呆在一起。

加尔森：你自己想办法对付吧。我又没有请你来。

埃司泰乐：胆小鬼！胆小鬼！你是个地地道道的胆小鬼！

伊奈司（靠近埃司泰乐）：哎，我的小云雀，不满意了？刚才为了讨他好，你啐了我一脸，为了他，咱们闹翻了。可是那个败兴的家伙现在要走了，他一走，咱们女人之间什么都好说。

埃司泰乐：你休想得什么好！只要门一开，我就出去。

伊奈司：上哪儿？

埃司泰乐：哪儿都成。离你越远越好。

〔加尔森一个劲儿地捶门。

加尔森：开门，开门呀！我宁可受遍毒刑，挨夹

棍、拶子、烧化的铅水、夹肉的钳子、勒脖子的绞带以及种种烧、烤、炮、烙、割、剐、磔裂等大刑。哪怕被鞭子抽，挨镪水浇，弄得遍体鳞伤、皮肉寸断，也比忍受这思想上的痛苦，比受这痛苦的阴魂百般戏弄、弄得你不疼不痒、难以名状，强得多呀。（他抓住门把，使劲晃着门）你们开不开门？（突然间，门自开了，他差一点摔趴下）啊！

〔静场良久。

伊奈司：怎么着，加尔森？您要走就走吧。

加尔森（慢条斯理地）：我弄不明白：这门儿为什么竟然开了。

伊奈司：你还等什么？走吧！快走呀！

加尔森：我不走了。

伊奈司：你呢，埃司泰乐？（埃司泰乐不动；伊奈司大笑）怎么样？谁走？咱们三个人中间谁走？路已经通了，谁不让咱们走呀？哈！真笑死人！咱们谁也离不了谁。

〔埃司泰乐从后面朝她扑过去。

埃司泰乐：谁也离不了谁？加尔森，快来帮帮忙。快来。咱们把她拖出去，把她关到门外去；临了，她就明白了。

伊奈司（挣扎）：埃司泰乐！埃司泰乐！求求你！别抛弃我。别把我扔到门外走廊里去，别扔掉我。

加尔森：放开她！

埃司泰乐：你疯了？她恨你。

加尔森：我是为了她才不走的。

〔埃司泰乐放开伊奈司，惊诧地望着加尔森。

伊奈司：你为了我？（顿）好，那就快把门关上。开着门，这里更热上十倍。（加尔森过去关上门）你为了我？

加尔森：是。你知道什么人才叫贪生怕死。

伊奈司：我知道。

加尔森：你知道什么叫痛苦、羞耻和恐惧。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日子：你把自己看透了，弄得灰心丧气、寸步难行；过了一夜，你又变得没有了主意，变得不明白头天得到的启示究竟有什么意义。是啊，你熟悉痛苦的代价。既然你说我是贪生怕死，你一定是有根据的了，嗯？

伊奈司：对。

加尔森：我应该说服的不是别人，而是你：你是我的同类。刚才，你以为我真的会走吗？我不能由你抱着那些想法，那些对我的全部想法，留在这里洋洋自得。

伊奈司：你当真想说服我？

加尔森：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已经听不到他们的议论了，这你是知道的。不用说，他们已经同我断绝了关系。全都完了：事情已经成为定局。我在世上已经什么都算不上了，连个胆小鬼也算不上了。伊奈司，现在只有咱们几个在一起：只有你们俩在想到我。而她又起不了作

用。可是，信不信由你，只有你，只有恨我的你，才能救我出苦海。

伊奈司：怕不那么容易吧。仔细看看我：我这脑袋顽固得很哪！

加尔森：需要下多大功夫，我就下多大功夫。

伊奈司：哦！你倒是有功夫。有的是功夫。

加尔森（扶住她的双肩）：听我说：人人都有目的，是不是？我一向对金钱、美女不放在心上。我只想做一个男子汉。一个硬汉子。我的赌注全都压在这上面了，一个选择了走艰险道路的人，难道会是贪生怕死的吗？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单凭一件事来断定呢？

伊奈司：为什么不能？你做了三十年的大梦，总以为自己有智有勇；你对自己的千百种缺点短处从来都不放在心上，总以为英雄人物怎么干都是允许的。那时候你多不拘小节呀！可是后来，弄得大难临头，大家把你逼得无路可走，你……你就跳上了去墨西哥的火车。

加尔森：我不是做英雄梦。我是自愿选择了走这条道路的。一个人自己愿意做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伊奈司：拿出证据来。证明你过去并非梦想。只有行动才能断定人的愿望。

加尔森：我死得太早，人家没有给我时间，让我作出我的行动。

伊奈司：人总是死得太早——或者死得太晚。然

而，结束了的一生在那儿摆着；象账单一样，已经记到头，该结账了。你的一生就是你的为人，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是。

加尔森：毒蛇！你对什么都有说头。

伊奈司：说下去！说下去！不要丧失勇气。要说服我其实也不难。找一点论据，费一点口舌就是了。（加尔森耸肩）哎，怎么样？我早说过，你不堪一击。啊！你现在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你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加尔森，你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因为我说你是，听到了没有，我说你是！然而，你看，我其实多软弱无力呀，不过是一口气儿；不过是一道看着你的眼光，一种想着你的惨淡的思想。（加尔森张开双臂，朝她走去）哈！那双男子汉的大手张开了。可是你希望抓到什么呢？思想是用手抓不到的。得了吧，你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我说服。我抓住你了。

埃司泰乐：加尔森！

加尔森：什么？

埃司泰乐：你说不报复？

加尔森：怎么报复？

埃司泰乐：搂住我，她就会大喊大叫起来。

加尔森：这倒是真的，伊奈司。你抓住了我；我也抓住了你呀。

〔他向埃司泰乐俯下身去。伊奈司大叫。

伊奈司：哈！胆小鬼！胆小鬼！干吧，从女人身上

找安慰去吧。

埃司泰乐：吱哇乱叫吧，伊奈司，吱哇乱叫吧。

伊奈司：你们可真是匹配的一对！你看他那只大手，掌心贴在你的背上，抚摩你的皮肉，你的衣裳，可惜你看不到。那只手湿乎乎的，他在出汗。他会在你的衣裳上留下一滩蓝茵茵的印渍。

埃司泰乐：由你吱哇乱叫吧！加尔森，把我搂得更紧些，教她气死。

伊奈司：对，对，紧紧地搂住她，搂住她！把你们的热气掺合在一起吧。爱是挺美滋滋的吧，嗯，加尔森？象睡觉一样，暖和，深沉，可是我决不会让你睡着。

〔加尔森作了一个动作。

埃司泰乐：别理她。亲我的嘴；我把整个儿身子都交给你了。

伊奈司：那你还等什么？照人家说的办吧。贪生怕死的加尔森，怀里搂住了杀害婴儿的凶手埃司泰乐。谁下赌注？——胆小鬼加尔森会不会亲她疼她？我看见你们了，看见你们了；我一个人就代表一群人，代表众人，加尔森，你听见没有？我代表众人。（念念有词）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你想驱开我？休想！我决不会放过你。你打算从她的嘴唇上寻求什么？遗忘？可是我决不忘记你，我决不。你得说服我才行。得说服我。来吧，来呀！我等着你呢。

你看，埃司泰乐，他松手了。他象一条狗那样听话……你休想把他弄到手。

加尔森：这里老也不黑？

伊奈司：永远不黑。

加尔森：你老是能看到我？

伊奈司：永远看得到。

〔加尔森放开了埃司泰乐，在房里走了几步，走近铜像。

加尔森：铜像……（伸手摸）已经到这样的时候了！铜像在这儿摆着，我瞪眼看它，我明白我是在地狱里。我跟你们说过，这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他们料到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到这壁炉跟前来伸手捏住这尊铜像。那一双双眼睛象是要把我吃了……（突然转身）啊！你们不过才两个人哪？我刚才还以为有好多人呢。（笑）原来这就是地狱。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的印象中，地狱里该有硫黄，有熊熊的火堆，有用来烙人的铁条……啊！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铁条，地狱，就是别人。

埃司泰乐：我的爱！

加尔森（推开她）：别缠着我。咱们之间，有她挡着呢。只要她看得见我，我就没法爱你。

埃司泰乐：哈！我要叫她看不见咱们。

〔她从桌上拿起裁纸刀，扑向伊奈司，连击数刀。

伊奈司（边招架边笑）：你干什么？干什么？疯

了？你明明知道我早已经死了。

埃司泰乐：死了？

〔她丢下了刀。静场片刻。伊奈司拾起刀，朝自己身上猛击多下。

伊奈司：已经死了！死了！死了！刀子没用了，毒药没用了，绳索也没用了，早已经完了，你懂不懂？咱们永远在一起了。

〔伊奈司笑。

埃司泰乐（大笑）：永远，我的上帝呀，这有多滑稽！永远！

加尔森（望着她俩，亦笑）：永远！

〔他们三人都一屁股坐倒在各自的座位上。静场良久。他们已不笑，只面面相觑。加尔森站起来。

加尔森：那就这样继续下去吧。

〔幕　落〕

三幕剧

魔鬼与上帝

（一九五一年）

罗嘉美　译

人　　物

格茨　　主教

海因里希　　银行家富克尔

纳斯蒂　　李纳哈特上校

特策尔　　施密特

卡尔　　海因茨

希尔达　　格尔拉希

卡特琳　　赫尔曼

大主教

军官数人　仆役数人

沃尔姆城居民若干

第一幕

第一景

〔台左，楼上是大主教宫的一个大殿，右边是主教府和城墙。

〔幕拉开时，灯光只照着大殿。

〔舞台的其余部分均在暗中。

独　场

大主教（在窗前）：他会来吗？上帝，臣民们的指头已把金币磨得连我的头像都看不清了，您那严厉的姆指又折磨得我面容憔悴：我现在成了一个影子大主教。要是今天黄昏带给我的是失败的消息，大家就会看到我这个人已被折磨到何等地步！我的上帝，您打算怎样处置我这个名存实亡的教士呢？（仆人上）李纳哈特上校

来了吗?

仆人：不，来的是银行家富克尔。他想……

大主教：等会儿再说。（稍停）李纳哈特在干吗?

他该到了，该给我带来最新消息了。（稍停）

现在连厨房里都在谈论这场战争了吧?

仆人：大家成天净谈这个，大人。

大主教：都说些什么?

仆人：说胜利大有希望，说康拉德已被逼得走投无路，还说……

大主教：我知道，我知道。但真打起来，我们也可能失败……

仆人：大人……

大主教：退下。（仆人下）我的上帝，您为什么允许发生这一切?敌人侵占了我的土地，我顺眼的沃尔姆城也起来造反了。我在和康拉德作战，市民们却从背后给了我一刀。我原来不知道，上帝，您对我竟是打的这个算盘：我将来难道还得变成瞎子，让一个孩子领着去挨家挨户讨饭不成?自然，如果您执意要实现您的意志，我将完全听从您的安排。但请您考虑一下，我已经不是二十岁的人了，而且我从来就没有充当殉教者的使命。

〔远处传来“胜利了！胜利了！”的呼喊。喊声越来越近。大主教把手放在胸口，仔细听着。

仆人（上）：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大

人。李纳哈特上校到。

上校（上）：我们胜利了，大主教大人，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胜利。一场堪称典范的战斗。这个日子应当载入史册：我们共打死、淹死敌人六千，剩下的仓皇逃散了。

大主教：谢谢，我的上帝。康拉德呢？

上校：他也死了。

大主教：谢谢，我的上帝。（稍停）既然他已经死了，那我就饶恕他。（对李纳哈特）愿上帝赐福于你。去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吧。

上校（站直）：太阳升起不久，我们见到一片尘土……

大主教（打断他的话）：不，不！不必细说！千万别谈细节。一谈细节，胜仗和败仗就没有多大区别了。怎么说我们还是打了胜仗吧？

上校：惊人的胜仗：打得太漂亮了。

大主教：去吧。我要祈祷。（上校下。大主教跳起舞来。）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把手放在心口）啊呀！（他跪到跪凳上）让我们祈祷吧。

〔舞台右侧被照亮了。可以看到城墙和一段巡查道。海因茨和施密特俯身在雉堞上。

海因茨：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上帝不会允许的。

施密特：等等，他们还会重新开始的。看！——二——三……三……又来了，一——二——三——四——五……

纳斯蒂①（出现在城墙上）：喂！你们有什么事吗？

施密特：纳斯蒂！我们听到了很坏的消息。

纳斯蒂：对上帝选中的人来说，永远也不会有坏消息的。

海因茨：一个多钟头了，我们一直在看着火把的信号。它不停地反复出现。瞧！一——二——三，一共五个！（他指着山的方向）大主教打赢了。

纳斯蒂：我知道。

施密特：现在败局已定：我们被困在沃尔姆城里，没有盟军，又没有粮草。你对我们说过格茨会厌战的，他最终会解除对沃尔姆城的包围，说康拉德会打败大主教。而结果呢，你看，死的是康拉德，大主教的军队将在我们城下和格茨的军队会师，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格尔拉希（跑上）：康拉德打败了。市长和官员们正在市政府开会磋商。

施密特：当然！他们在商量归顺的办法。

纳斯蒂：你们信上帝吗，弟兄们？

众人：是的，纳斯蒂，我们信！

纳斯蒂：那你们就什么也别怕。康拉德的失败是个征兆。

施密特：征兆？

---

① 英语：卑鄙的人。

纳斯蒂：是上帝给我的征兆。格尔拉希，你去，跑到市政大楼去，设法探听委员会的决定。

〔城墙消失在夜色中。

大主教（站起来）：来人哪！（仆人上）让银行家进来。（银行家上）请坐，银行家。你混身是泥，打哪儿来呀？

银行家：我一路走了三十六个小时，为的是阻止您干出荒唐事来。

大主教：荒唐事？

银行家：您要杀掉一只每年给您下一个金蛋的母鸡。

大主教：你指什么？

银行家：我指您的沃尔姆城：我听说您在围攻这座城。如果您的军队洗劫了这座城市，您就会破产，我也跟您同归于尽。穷兵黩武难道是您这把年纪的人该干的事吗？

大主教：不是我惹的康拉德。

银行家：您也许没惹他。但谁能担保不是您惹得他来惹您的呢？

大主教：他是我的臣属，应当服从我。但他受了魔鬼的指使，煽动骑士们造反，领着他们来打我。

银行家：您为什么不在他生气之前就把他想得到的东西给他呢？

大主教：他什么都要。

银行家：好吧，不谈康拉德了。既然他被打败了，

那他肯定是罪魁祸首。但是您的沃尔姆城……

大主教：沃尔姆是我的心肝宝贝，是我的掌上明珠。但就在康拉德越过边界的那一天，沃尔姆忘恩负义地背叛了我。

银行家：这过错是很严重。但您四分之三的收入来自沃尔姆。如果您学老蒂贝尔[1]的样，屠杀您的市民，那谁来付您的捐税，谁来偿还我的贷款呢？

大主教：他们折磨神父，把他们强禁在修道院里，他们侮辱主教，禁止他出主教府。

银行家：真孩子气！但如果不是您把他们逼成那样，他们是绝不会动武的。只有对一无所有的人暴力才有好处。

大主教：你要我怎么办？

银行家：宽恕他们。向他们科一大笔罚金，把事情了掉算了。

大主教：唉！

银行家：唉什么？……

大主教：我爱沃尔姆，银行家。既便不罚款，我也由衷地愿意宽恕他们。

银行家：对呀，说下去！

大主教：不是我在包围它。

银行家：那是谁呀？

大主教：是格茨。

---

① 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皇帝。

银行家：这格茨是什么人？是康拉德的兄弟？

大主教：是的。是全德国最出色的军官。

银行家：他在您的城下干什么？他是您的敌人吗？

大主教：说实话，我不太清楚他是什么人。最初他与康拉德为伍，以我为敌，后来他和我结成同盟，又以康拉德为敌，而现在……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起码可以下这个结论。

银行家：为什么和这样不可靠的人结盟？

大主教：我难道有选择的余地吗？康拉德和他一同侵占了我的土地。幸亏，我听说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和，我便私下对格茨许了愿，只要他站到我们这边来，他兄弟的地就归他。要不是我离间他和康拉德，我早就已经失去这场战争了。

银行家：这么说，他和他的军队都站到您这边来了。后来呢？

大主教：我把后方的防卫任务交给了他。他大概厌烦了：我想他是不喜欢驻守的生活，一天，他领兵来到沃尔姆城下，没得到我的允许就把城市给包围了。

银行家：您命令他……（大主教苦笑并耸了耸肩）他不服从您的命令？

大主教：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将在外而从君命的？

银行家：总而言之，您是在他的手心里。

大主教：是的。

〔灯光照亮了城墙。

格尔拉希（上）：市政府决定派军事谈判代表去见

格茨。

海因茨：果然如此。（稍停）胆小鬼！

格尔拉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格茨向他们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如果格茨真的是大家所说的那种人，他是不会姑息我们的。

银行家：可能对财产他会手下留情。

大主教：只怕他连生命也不放过。

施密特（对格尔拉希）：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大主教：就数他这种私生子最糟糕：他是他娘的私生子。他专以干坏事为乐趣。

格尔拉希：这杂种是头猪，最爱干坏事。假如他想洗劫沃尔姆城，那市民们就只有背水一战了。

施密特：他要是打算把城市夷为平地，绝不会天真地说出来。他会要求人们让他进城，并保证秋毫无犯。

银行家（愤怒地）：沃尔姆欠我三万杜卡托，应该立即结束这一切了。

大主教（垂头丧气地）：我怕他会击败我的军队。

〔大主教的大殿消失在黑暗中。

海因茨（对纳斯蒂）：这么说，我们真的完了？

纳斯蒂：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弟兄们：我们完不了。今天夜里我就出城，我要设法穿过他们的营地到沃尔多夫去，不出一个星期，我就可以召集到一万名武装起来的农民。

施密特：我们怎么才能坚持一个星期呢？他们今晚就可能向格茨大开城门。

纳斯蒂：不能让他们开城门。

海因茨：你想夺取政权吗？

纳斯蒂：不。大局还不定。

海因茨：怎么办呢？

纳斯蒂：我们应当把市民都牵进来，让他们为自己的脑袋提心吊胆。

众人：应该怎样做呢？

纳斯蒂：来一场大屠杀。（这时，城墙下整个舞台都被照亮了。一个妇女坐在通往巡查道的台阶旁，她目光呆滞，有三十五岁，衣衫褴褛。一个神甫读着日课经从台上走过。）……这神甫是谁？他为什么不和别人关在一起？

海因茨：你认不出他来了？

纳斯蒂：噢！原来是海因里希。他变化可真大。但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把他关起来才对。

海因茨：穷人喜欢他，因为他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子：我们怕穷人不满意。

纳斯蒂：他才是最危险的人。

妇女（看见神甫）：神甫！神甫！（神甫逃跑。她喊了起来）你跑这么快，要上哪儿去？

海因里希（站住）：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我把一切都施舍给人了。

妇女：也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别人叫你你就逃跑啊！

海因里希（疲乏地转向她）：你饿吗？

妇女：不饿。

海因里希：那你要什么？

妇女：我要你给我解释解释。

海因里希（激动地）：我什么也解释不了。

妇女：你连我说的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呢。

海因里希：好，你说吧，快点说。要我解释什么？

妇女：为什么孩子死了？

海因里希：什么孩子？

妇女（微微笑了笑）：我的孩子。瞧你，神甫，昨天是你葬的他：他三岁，是饿死的。

海因里希：我累了，教友，我认不出你来了。我看你们每人的脸都长得一样，连眼睛也都一个样。

妇女：他为什么死了？

海因里希：我不知道。

妇女：可你是神甫呀！

海因里希：对，我是神甫。

妇女：连你都不知道，那还有谁能告诉我呢？（稍停）我要是现在去死，是坏事吗？

海因里希（坚决地）：是的，很坏。

妇女：我也这么想。但我非常想死。你瞧，你应该好好开导我一下。

〔一阵沉默。海因里希摸摸额头，努力振作了一下。

海因里希：没有上帝的允许，任何事也不会发生，而上帝是最最善良的，因此，发生了的事都是最美好的事。

妇女：我不明白。

海因里希：上帝知道的事比你多：在你看来是坏事的，在他眼里却是好事，因为他权衡了它的一切后果。

妇女：你能明白这些吗，你？

海因里希：不！不！我不明白！我什么也不明白！我不能明白，也不想明白！应该相信！相信！相信！

妇女（笑了笑）：你说应该相信，看样子，你自己也根本不信你说的话。

海因里希：教友，我说的话，这三个月来我已经重复了那么多遍，所以我已闹不清是出于信念还是出于习惯。但请你不要搞错了：我是信它的。我坚决地、全心全意地相信。上帝，您可以证明我心里一刻也没有出现过丝毫的怀疑。（稍停）教友，你的孩子在天堂里，你会在那里找到他的。

〔海因里希跪下。

妇女：是的，神甫，当然是这样。可是天堂是另一回事。再说，我太疲劳了，永远也鼓不起欢乐的劲头了，即使进了天堂也一样。

海因里希：教友，饶恕我。

妇女：为什么要饶恕你呢，好神甫？你没有对不起我。

海因里希：饶恕我，饶恕了我，你就饶恕了所有的神甫，有钱的和穷的都一样。

妇女（乐了）：我诚心诚意地饶恕你。这样你高兴吗？

海因里希：我高兴。现在，教友，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一起来祈求上帝重新赐于我们希望。

〔在他们说最后几句话时，纳斯蒂慢慢走下城墙的台阶。

妇女（看见纳斯蒂，高兴地停止了祈祷）：纳斯蒂！纳斯蒂！

纳斯蒂：你叫我干吗？

妇女：面包匠，我的孩子死了。你应当知道他为什么死了，你什么都知道。

纳斯蒂：是的，我知道。

海因里希：纳斯蒂，我求求你，住口吧。惹事的人要自找倒霉的。

纳斯蒂：他死是因为我们城里的有钱人起来反对大主教，反对他们那非常富有的大主教老爷。富人打仗，穷人送命。

妇女：上帝准许他们打仗了吗？

纳斯蒂：上帝明明是禁止的。

妇女：这个人说，没有上帝的允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

纳斯蒂：对，除了来自人类凶恶本性的灾难。

海因里希：面包匠，你撒谎，你在混淆真伪，欺骗世人。

纳斯蒂：你坚持上帝允许这种无谓的流血和苦难的看法吗？我说上帝对这一切是没有责任的。

〔海因里希不说话了。

妇女：这么说，上帝不愿意我的孩子死掉？

纳斯蒂：他要是要他死，又何必让他生下来呢？

妇女（宽慰地）：我比较喜欢这种说法。（对神甫）你看，这样，我就懂了。这么说，善良的上帝见到我痛苦他也伤心，是吗？

纳斯蒂：伤心得要命。

妇女：那他就不能帮助我吗？

纳斯蒂：当然能。他会把孩子还给你的。

妇女（失望地）：对，我知道！在天上。

纳斯蒂：不，不在天上。在人间。

妇女（惊讶地）：在人间？

纳斯蒂：首先必须穿过针眼①，忍受七年的苦难，然后上帝的统治就会在世间建立起来：死者会复活，普天下人人相爱，谁也不会挨饿了！

妇女：为什么必须等七年？

纳斯蒂：因为需要七年的斗争才能除掉那些坏人。

妇女：还有艰巨的事要干呢。

纳斯蒂：正因为如此，上帝也需要你的帮助。

妇女：万能的上帝也需要我的帮助？

纳斯蒂：是的，大姐。魔鬼还要在大地上统治七年。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勇敢地斗争，我们就全都会得救，上帝也会和我们一同得救。你相信我的话吗？

---

① 比喻很难做到的事。

妇女（站起身来）：相信，纳斯蒂，我相信你的话。

纳斯蒂：你的儿子不在天上，大姐，他在你怀里。你要怀着他过七年，七年以后，你会第二次生下他来，然后他将和你并肩前进，和你手拉着手。

妇女：我相信你，纳斯蒂，我相信你。（下）

海因里希：你把她给毁了。

纳斯蒂：要是你敢肯定这一点，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打断我？

海因里希：噢！因为她看样子不那么痛苦了。

（纳斯蒂耸耸肩，然后下场）上帝，我没有勇气叫他住口，我罪过。但是，上帝，我相信您万能，我相信您神圣的教会。教会是我的母亲，是耶稣的圣体，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坚信，万象皆出自您的旨意，即使一个孩子的死也如此。我坚信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相信这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是荒谬的！荒谬的！荒谬的！

〔整个舞台这时都照亮了，市民和他们的眷属都聚集在主教府周围，等待着。

众人：——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等着……

——等什么？

——没什么……

——你们看见了吗?

——右边。

——对。

——那些坏家伙。

——水一起浪，泥沙就会泛起。

——现在在大街上可得小心。

——这场战争该打完了，该快点结束它了。否则好戏还在后头。

——我想见主教，我想见一见主教。

——他不会露面的，他气坏了……

——谁？……谁？……

——主教……

——自打他被关在这儿起，我们有时看见他站在窗口，掀起帘子，往外看着。

——他不象很和气的样子。

——你们想要主教对你们说什么?

——可能他有新消息。

〔窃窃私语声。

人群里的声音：——主教！主教！出来吧！

——给我们出出主意。

——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个声音：世界末日来临了！

〔人群中出现一人，他扑向主教府前，靠在墙上。海因里希离开他，走向人群中去。

先知：人世气数已尽！气数已尽！

痛打那些行尸走肉吧，
打！打！狠狠地打！上帝已降临。
〔喊叫声。人们惊恐万状。

一个市民：喂！喂！安静些。他不过是个先知。

众人：又来一个？够了！闭上你的嘴吧。到处都在钻出先知来。真是多余把神甫们关起来！

先知：大地乌烟瘴气，
太阳在向上帝诉泣！
上帝，我愿将我的光芒停熄。
我厌恶这腐烂的人间，
我越散发热量，它越臭气熏天。
它玷污了我的光华，
“真不幸！”太阳说道，“又用粪水浸染着我美丽的金发。”

一个市民（打他）：闭上你的嘴！

〔先知跌倒，坐在地上。主教的窗户猛然打开，主教穿着礼服出现在阳台上。

众人：主教！

主教：康拉德的部队在哪儿？骑士们在哪儿？应击溃敌人的天使军团在哪儿？你们是孤立的，没有朋友，没有希望，只有别人的诅咒。来，沃尔姆的市民们，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吧。假使你们是为了讨好上帝才把他的使者关起来，那他为什么倒抛弃了你们呢？（众人叹息）请回答呀！

海因里希：不要使他们失去勇气。

主教：谁在说话？

海因里希：我，海因里希，圣洁洛的本堂神甫。

主教：吞下你的舌头吧，叛逆的教徒。你敢正眼看看你的主教吗？

海因里希：如果他们冒犯了您，我的主教大人，请您饶恕他们的罪过，就象我饶恕您对我的辱骂一样。

主教：犹大！犹大，伊斯卡里奥特！你去吊死得了！

海因里希：我不是犹大。

主教：那你在他们中间呆着干什么？为什么你要支持他们？为什么你不和我们关在一起？

海因里希：他们让我自由，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所以没主动去和别的神甫关在一起，是为了在这注定要毁灭的城市里继续做弥撒和举行圣事。没有我，天主教就不存在，沃尔姆就无法在异端邪说面前自卫，人们就会象狗似地死去……大人，不要使他们丧失勇气吧！

主教：是谁哺育了你？是谁把你抚养成人？又是谁教会你断文识字，使你明辨善恶？是谁使你成了教士？

海因里希：是教会，我最圣洁的母亲。

主教：你的一切都是她给予你的。你首先属于教会。

海因里希：我首先属于教会，但我也是他们的兄弟。

主教（有力地）：你首先属于教会。

海因里希：是的，我首先是属于教会的，但……

主教：我要对这些人说话。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如果他们继续叛乱，我就命令你重新回到你真正的兄弟——教士们中间来，和他们一起关到最小兄弟会或修道院里去。你服从你主教的命令吗？

一个平民：别扔下我们不管，海因里希，你是穷人的神甫，你属于我们。

海因里希（沉重地，但声调很坚决）：我首先属于教会。主教大人，我将服从您的命令。

主教：沃尔姆的居民们，你们好好看看你们这座白色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吧，再看上最后一眼：她很快就要变成饥荒和瘟疫流行的臭地狱；富人和穷人终将互相残杀。当格茨的军队开进来时，他们见到的将只有臭肉和瓦烁了。（稍停）我能拯救你们，但你们应当先获得我的同情。

众人声音：救救我们，主教大人，救救我们吧！

主教：跪下，傲慢的市民，祈求上帝宽恕你们吧！（富人陆续跪下，平民仍然站着。）海因里希，你跪不跪下？（海因里希跪下）至高无上的主啊，饶恕我们的罪过，让大主教息怒吧。跟我说。

众人：至高无上的主啊，饶恕我们的罪过，让大主教息怒吧。

主教：阿门。起来吧。（稍停）你们首先释放教士和修道士，然后打开城门。你们跪在教堂前的

广场上，边忏悔边耐心等待。我们列队前去恳求格茨宽恕你们。

一个市民： 要是他根本不听您的呢?

主教： 格茨之上还有大主教。他是我们共同的神师，他会做出慈父的裁决的。

〔纳斯蒂出现在巡查道上有一会儿功夫了。他一言不发地听着。主教说到最后一段话时，他从城墙的台阶上往下走了两级。

纳斯蒂： 格茨不是大主教的人。他属于魔鬼。他在他亲兄弟康拉德面前起过誓，但最后还是背叛了他。如果他今天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就真的傻乎乎地听信他的话吗?

主教： 你，上边的那个家伙，不管你是什么人，我命令你……

纳斯蒂： 你是什么人，可以给我下命令？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听他的话？除了你们自己选举的首领以外，你们不必接受任何人的命令。

主教： 那么是谁选举了你这个邋遢鬼的?

纳斯蒂： 是穷人。（对其他人）士兵们和我们在一起。我在城门上设了岗，如果有人扬言要打开城门，就立即处死。

主教： 干吧！卑鄙的东西，你把他们都引向毁灭吧。他们只有一线得救的希望，而你却使它破灭了。

纳斯蒂： 假如真的没有希望，我会头一个出来劝你们投降的。但是谁在散布上帝抛弃了我们的谬

论？他们是想叫你们怀疑天使吧？弟兄们，天使就在那儿！不，不要抬头看，天是空的。天使们正在地上干着呢，他们正在向敌人的营垒猛攻呢。

一个市民：什么天使？

纳斯蒂：霍乱和瘟疫，饥饿和争端，这就是天使。

坚持住：我们的城是坚不可摧的，上帝会帮助我们。他们会撤围的。

主教：沃尔姆的百姓们，听信这个异教徒的人早晚要进地狱；我用我进天堂的那分权利来担保。

纳斯蒂：你进天堂的权利，上帝早就把它喂了狗。

主教：而你的那分，上帝当然得好好地给你留着，等着你去取罗！他现在听见你在辱骂他的教士，一定很高兴吧！

纳斯蒂：谁把你变成教士的？

主教：神圣的教会。

纳斯蒂：你那教会是婊子：谁有钱谁就能买到它的宠爱。你想接受我的忏悔？你想洗刷我的罪孽？你自己的灵魂才百孔千疮呢，上帝见到它就咬牙切齿。我的弟兄们不需要教士：所有的人都能给别人行洗礼，所有的人都能赦别人的罪，所有的人都会布道。我以真理的名义① 对你说：要么所有的人都是先知，要么上帝不存在。

① 耶稣的话。这里出自不信耶稣的人之口，当然有讽刺意味。

主教：呸！呸！呸！你这个叛逆！

〔他把化缘的钱袋往纳斯蒂脸上扔。

纳斯蒂（指着主教府的大门）：这大门已经被虫蛀空了，用肩一顶就可以撞倒。（沉默）你们真有耐心，我的弟兄们！（稍停。对平民）他们全是一丘之貉：主教、市政府、财主；他们想投降，因为你们使他们害怕。可是交了城市，谁来替大家受过呢？是你们！永远是你们！好了，站起来吧，弟兄们，要进天堂就得学会杀人。

〔平民们发出低沉的吼声。

一个有钱人（对他的妻子）：来！我们走吧。

另一个有钱人（对他的儿子）：快，我们去关好铺子的门板，躲到家里去。

主教：上帝，您可以证明，我尽了自己的能力拯救这些臣民。我带着您的荣誉，将死而无憾，因为我知道现在您的怒火即将降临沃尔姆，这城市将化为灰烬。

纳斯蒂：这老东西在吸你们的血。他的声音为什么这样浑厚？因为他吃得好。你们到他的谷仓去转转，在里边会发现足够一个团吃上半年的面包。

主教（大声地）：你撒谎。我的粮仓是空的，这你明明知道。

纳斯蒂：去看看吧，弟兄们。去看看去。你们凭他这几句话就相信他了？

〔富人们匆匆走开。只剩下平民和纳斯蒂在一起。

海因里希（走到纳斯蒂跟前）：纳斯蒂！

纳斯蒂：你要干吗，你？

海因里希：可是，你明明知道他的粮仓里空空如也。你知道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他把他那分口粮分给了穷人。

纳斯蒂：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

海因里希：你们受苦时我赞成你们，你们想要血洗教会，我就反对你们。

纳斯蒂：当人们杀害我们时你赞成我们，而当我们敢于自卫时，你就反对我们了。

海因里希：我是教会的人，纳斯蒂。

纳斯蒂：冲开大门！

〔人们撞击大门。

〔主教站着，默默地祈祷着。

海因里希（扑向门前）：除非把我杀了……

一个平民：把你杀了？为什么？

〔他们打他，把他推倒在地。

海因里希：你们打了我！我爱你们胜过爱自己的灵魂，而你们却打了我！（他站起来，气势汹汹地向着纳斯蒂）不许打主教，纳斯蒂，不许打主教！你要打就打我吧，别打主教。

纳斯蒂：为什么不打他？他囤积居奇！

海因里希：你很清楚不是这么回事！你心里很清楚。假使你想把你的弟兄们从压迫和欺骗下解

放出来，那你为什么首先欺骗他们？

纳斯蒂：我从来不骗人。

海因里希：你撒谎！主教的粮仓里一颗粮食也没有。

纳斯蒂：那有什么关系！他的教堂里有金银财宝。我就说，那些饿死在他的大理石基督像和象牙圣母像脚下的人，都是他使他们死去的。

海因里希：这不是一回事。你可能没有制造谎言，但你说的也并不是真理。

纳斯蒂：我说的不是你的真理：我说的是我们的真理。如果上帝爱穷苦人，那么在最终的审判日，他是会把我们的真理看作他自己的真理的。

海因里希：那好，那你就让上帝去审判主教吧。但不要制造教会的流血事件。

纳斯蒂：我只认识一个教会：人类的社会。

海因里希：那就是所有的人的社会，所有被爱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徒的社会。然而，你却以大屠杀来给你的社会行洗礼。

纳斯蒂：现在谈爱还为时过早。我们必须以流血的代价来换取爱的权利。

海因里希：上帝禁止暴力：他憎恶暴力。

纳斯蒂：那么地狱呢？你以为对地狱里的罪人就不使用暴力吗？

海因里希：上帝说：拔剑者……

纳斯蒂：死于剑……好，对，我们将死于剑。全都一样。但我们的子孙将看到上帝的统治在大地上

建立起来。好了，滚你的吧，你不比别的传教士强。

海因里希：纳斯蒂！纳斯蒂！为什么你们不爱我？我哪里得罪你们了？

纳斯蒂：你得罪我们就是因为你是神甫，而神甫不管干什么，总而言之还是神甫。

海因里希：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是穷人，是穷人的儿子。

纳斯蒂：好，这就证明你是叛徒，没有别的。

海因里希（喊着）：他们把门撞开了！（门真的撞开了，人们冲进主教府。海因里希跪倒在地。）我的上帝，如果您还爱人类，如果您还不痛恨所有的人的话，请您制止这场杀戮吧。

主教：我不需要你的祈祷，海因里希！你们这些人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你们我可以宽恕。而对你这无耻的叛徒，我诅咒你。

海因里希：啊！

主教：哈里路亚！哈里路亚！哈里路亚！①

〔有人在打他。他倒在阳台上。

纳斯蒂（对施密特）：好，现在，让他们交出城市试试。

一个平民（出现在大门口）：粮仓里没有粮食。

纳斯蒂：因为他们把它藏到最小兄弟会修道院去了。

---

① 希伯莱语，为赞美、高兴时的呼语。

那人（喊着）：到最小兄弟会修道院去！到修道院去！

〔一些人跑下。

几个平民：到修道院去！到修道院去！

纳斯蒂：今夜，我将设法通过封锁线。

〔他们下。海因里希站起来，环视一下周围。他旁边只有先知。他一眼瞥见主教正睁大眼睛盯着他。

海因里希（走过去准备进教堂。主教伸起胳膊不准他进。）我不进去。放下你的胳膊，放下。如果你还有一口气，那你就饶恕他们吧。积怨是沉重的包袱，它只属于人间，你把它留在大地上，轻快地死去吧。（主教想说什么）什么？（主教笑）叛徒？是的，当然是的。你知道，他们也管我叫叛徒。但请你告诉我：我怎么有本事同时背叛所有的人呢？（主教仍在笑）你为什么笑？说呀。（稍停）他们打了我。然而我是爱他们的。上帝！我是多么爱他们呀！（稍停）我爱他们，然而我欺骗了他们。我以沉默欺骗了他们。我不说话，不开口！我闭紧嘴唇、咬紧牙关。他们在象苍蝇一样地死去，而我却一声也不吭。当他们需要面包时，我给他们带去的是耶稣的十字架。你以为十字架可以吃吗？啊！放下你的胳膊吧，得了，我们是同谋。我想体验一下他们的贫困，象他们那样挨冻受饿，但他们还在死，不是吗？瞧，这也是

一种背叛他们的方式：让他们相信教会也很穷。现在，他们怒火中烧，杀了人了。他们因此入了岐途，他们永远只能和地狱打交道：今生如此，来世亦如此。（主教说了几个无法听清的词）可是你要我怎么办呢？我怎能阻止得了他们？（他走到舞台深处，往街上看）广场上挤满了人，他们在用板凳冲撞修道院的大门。门很结实，可以坚持到天亮。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我毫无办法！毫无办法！算了，你闭上嘴，尊严地死去吧。（主教手里掉下一把钥匙。）这是什么钥匙？开哪扇门的？你府上的门？不是？大教堂的门？是的？圣器室的门？不是？……地下室的门？……是地下室的门吗？老是关着的那一扇？说呀！

主教：地道。

海因里希：它通到哪里？……别说了！但愿你还没说出来就死掉。

主教：通到城外。

海因里希：我不捡这把钥匙。（沉默）一条地道从地下室通到城外。你是要我去找格茨，让他从地道进城来？别指望我吧。

主教：二百个教士！他们的生命在你手里。

〔沉默片刻。

海因里希：不错，原来你是因为这个缘故才笑的。你的恶作剧真高明。谢谢你，好主教，谢谢。不是穷人杀死教士，便是格茨杀掉穷人。二百

个教士还是两万老百姓，你要让我作出美妙的选择。当然，二万人比二百人要多得多，问题在于不知道多少个百姓顶得上一个教士。我应该作出抉择：我好歹也是教会的人。我不捡这把钥匙，这样，这些神甫就会直接升入天堂。（主教倒下）除非他们也象你似地怀着满腔怒火死去。好，你终于完了，安眠吧。饶恕他吧，我的上帝，象我一样饶恕他吧。我不捡这把钥匙。对。不捡！不捡！就不捡！（他捡起钥匙。）

先知（站起身来）：上帝，愿您的意志快快实现。

世界已不可救药，不可救药！

愿您的意志快快实现！

海因里希：上帝，你诅咒了卡安①和他的子孙，我愿你说的话成为现实。你预言人们的心将被吞噬，他们的邪念将化成泡影，他们的行动将不攻自破并遭到唾弃，愿此成为现实！愿此成为现实！愿此成为现实！

先知：痛打那些死灵魂吧。

打吧，打吧：上帝就在眼前！

第二景

〔格茨营房旁。夜。舞台深处是沃尔姆城。一

---

① 《圣经》故事中亚当和爱娃的儿子，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

个军官上场，遥望城市。另一个军官随即也上。

第一场

军官们、赫尔曼

军官乙：你在干吗？

军官甲：我在看这个城市：它万一有一天插上翅膀飞走了……

军官乙（对军官甲说）：它飞不走。我们没有这福分。（突然转身）什么事？

〔两个人走过，担架上抬着一个蒙着被单的人。他们一言不发。军官甲走到担架前，掀起单子，又放下。

军官甲：扔到河里！立即执行！

军官乙：他……？

军官甲：皮肤都黑了。

〔沉默片刻。两个护士抬起担架走了。病人发出呻吟。

军官乙：等一等。

〔他们停下脚步。

军官甲：怎么啦？

军官乙：他还活着。

军官甲：我不想知道。把他扔到河里去！

军官乙（对护士）：哪个团的？

护士：蓝十字团的。

军官乙：哟，是我的团。向后转！

军官甲：你疯了！把他扔到河里去！

军官乙：我不能让人把我手下的人象头猫仔似地淹死。

〔他们互相注视着。护士们好笑地互相交换一下眼色，然后把垂死的病人放下，等着。

军官甲：死也好，活也好，留着他就会使全军都染上霍乱。

军官丙（上）：不是染上霍乱就是惊恐万状。好了！把他扔到河里去吧！

护士：他还哼哼呢。

〔沉默片刻。军官乙生气地转向护士，怒气冲冲地拔出匕首，刺向病人。

军官乙：他不会再哼哼了。去吧！（两人下）三个。从昨天到现在已经三个了。

赫尔曼（上）：四个。刚才又有一个倒在军营里了。

军官乙：士兵们看见了？

赫尔曼：倒在军营里了，我再说一遍。

军官丙：假如是我指挥的话，今天夜里我就撤围。

赫尔曼：同意。但指挥的人不是你。

军官甲：那应该去跟他说。

赫尔曼：谁去说呀？（沉默。他看着他们）你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军官乙：这么说，我们算完了。即使我们幸免于霍

乱，也会被手下人干掉的。

赫尔曼：除非是他死掉。

军官甲：他？因为霍乱？

赫尔曼：因为霍乱或因为别的。（沉默片刻。）人家透露消息给我说大主教倒是乐意他死的。

〔沉默

军官乙：我不能这样做。

军官甲：我也不能。我对他厌恶透顶，犯不上去伤害他。

赫尔曼：人家也没要求你做什么。你只要守口如瓶，让那些对他不象你那样厌恶的人去干就行了。

〔沉默。格茨和卡特琳上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格茨、卡特琳

格茨（上）：你们没什么要报告的吗？连战士们没有面包吃了，连霍乱将使部队大批减员也不报告？你们对我没有任何要求吗？连撤除包围以避免灾难的要求也不提出来？（稍停）你们就这么怕我？

〔军官们沉默不语

卡特琳：瞧他们怎么在看你，我的宝贝。这些人不

大喜欢你，要是有一天看到你肚子上插着一把大刀躺在地上，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格茨：你喜欢我吗，你？

卡特琳：当然不喜欢！

格茨：那你看，你并没有杀死我呀。

卡特琳：并不是我不想杀。

格茨：我知道：你在做着杀我的美梦。可是我很踏实，我一死，马上会有两万个男人来拍你马屁。而两万个男人太多了点，即便对你也太多了。

卡特琳：两万个也比一个使你恨的人强。

格茨：我所以喜欢你，就是因为你一见我就恨。（对军官们）你们要我什么时候撤围？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天？告诉你们吧，朋友们，我不等到星期二，也不等到星期四而是今天夜里去攻城。

军官乙：今天夜里？

格茨：再过一会儿。（看着城市）那边有一小点蓝色的光线，你们看见了吗？我每天晚上都看它，而每天晚上，就在这个时辰，它就要熄灭。睡：我对你们说什么来的？好了，我今天是第一百零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它熄灭了。安睡吧，我们不得不杀死自己之所爱了。还有别的灯火……别的灯火也正在熄灭。天哪，有的人睡得早，因为他们想明天起得早。然而不会有明天了。夜很美，对吗？不很明

亮，却满天星斗。过一会儿，月亮就要升起。正是那种平安无事的夜。他们什么都料想到了，他们一切听天由命，包括大屠杀在内。但他们绝对想不到是在今天夜里。天色这样晴朗，使人相信今夜是属于他们的。（突然）我的威力多大呀！上帝，这城市是属于我的，而我要把她献给你。过一会儿，为了你的荣誉，我将使她燃烧起来！（对军官们）一个教士从沃尔姆逃了出来，声称要领我们进城。乌里斯上尉正在审问他。

军官丙：哼！

格茨：什么意思？

军官丙：我不信叛徒的话。

格茨：真的？我可最喜欢他们了。

〔一个军官和一个士兵推着教士上。

第三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上尉

海因里希（跪到格茨面前）：拷打我吧！拔掉我的指甲！把我活剥了吧！

〔格茨大笑起来。

格茨（跪到教士面前）：挖出我的五脏六腑吧！活活打死我吧！把我五马分尸了吧！（站起来）

好了，不必拘束了。（对上尉）他是谁？

上尉：他是海因里希，沃尔姆的神甫，他本来想把城市献给我们。

格茨：后来呢？

上尉：他不愿说了。

格茨（走向海因里希）：为什么？

上尉：他只说他改变主意了。

军官丙：改变主意了！该死的东西！敲掉他的牙！砸断他的背脊骨！

海因里希：敲掉我的牙！砸断我的背脊骨吧！

格茨：你真是疯了！（对海因里希）你原来为什么想献出城市：

海因里希：为了救教士，那些群氓要杀他们。

格茨：你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

海因里希：我看到了你那些大兵的嘴脸。

格茨：怎么样？

海因里希：很说明问题。

格茨：说明什么问题？

海因里希：它们告诉我，如果我想制止对一些人的杀害，就反而可能引起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

格茨：可是你以前明明也见过大兵。你知道他们的样子并不善良。

海因里希：这些人比别的还要坏。

格茨：得了，得了！所有的大兵都一个样。你以为到这儿来能见到谁，见到天使吗？

海因里希：见到人。我想恳求这些人宽恕另一些

人。如果他们向我起誓让居民活命，他们就可以进城。

格茨：那你相信我的话吗？

海因里希：相信你的话？（他看着他）你是格茨？

格茨：是的。

海因里希：我……我原来认为我可以相信它。

格茨（惊讶）：信我的话？（稍停）我向你起誓。（海因里希保持沉默）如果你让我们进城，我发誓保证居民的生命安全。

海因里希：你想让我相信你？

格茨：你没有这个企图吗？

海因里希：有的，在见到你以前有过。

格茨（笑起来）：对，我知道：见到我的人很少有相信我的话的。我大概样子太聪明了，不象是守信用的人。但请你听着：要记住我的话。咱们走着瞧！信我一回试试……我好歹是个基督徒，我以圣经的名义向你起誓，怎么样？你就盲目地信任我一回吧！你们这些作教士的，你们的本分不就是以善来感化坏人吗？

海因里希：以善来感化你？那你可太得意了！

格茨：你很了解我。（他微笑地看着他）你们都下去。

〔军官们和卡特琳下。

第四场

格茨、海因里希

格茨（带着几分体贴）：你混身是汗，太受罪了！

海因里希：受得还不够！受罪的是别人，不是我。上帝要我时刻不忘别人的痛苦，却从来不让我感受他们的痛苦。你为什么看着我？

格茨（仍很亲切地）：我也有过你这样一副骗子的嘴脸。我看的是你，怜悯的是我自己：我俩是一丘之貉。

海因里希：胡说！你出卖了你的亲兄弟。我可不会出卖自己的兄弟。

格茨：今夜你就要出卖他们。

海因里希：今夜不会，永远也不会。

〔沉默片刻。

格茨（漠然置之的语气）：穷人将如何处置那些教士？把他们挂在卖肉的钩子上吗？

海因里希（喊起来）：住嘴！（他镇定下来）这都是战争造成的恐怖。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神甫，没有能力来避免这种恐怖。

格茨：伪君子！今天夜里你掌握着两万人的生杀大权。

海因里希：我不要这个权力。这权力来自魔鬼。

茨格：你不要，但你却掌握着它。（海因里希逃跑）喂！你这是干吗？你跑就说明你已经作了决定。

〔海因里希往回走，看着格茨，笑了起来。

海因里希：你说得对。我逃也好，自杀也好，都无济于事，都是沉默的表现。我是上帝选中的。

格茨：与其说你是上帝选中的，不如说你鬼鬼祟祟象只耗子。

海因里希：这其实是一回事：被上帝选中的人也就是被上帝的指头逼到墙角里的人。（稍停）上帝，你干吗选我呀？

格茨（和气地）：你弥留的时刻到了。我想替你把这时刻缩短一点，让我来帮助你吧。

海因里希：帮助我，你？上帝可没发话。（稍停）算了，我承认我撒谎了：我不是他选中的人。我干吗要他来选呢？谁强迫我出城了？谁委派我来找你了？事实上是我自己选中了自己。在我来请求你对我的弟兄们手下留情时，我早已肯定达不到这个目的。不是你们凶恶的嘴脸使我改变了主意，而是你们的本来面目。我一心想作恶，而见到你以后，我才明白我真的要作恶了。你知道我恨穷人吗？

格茨：是的，我知道。

海因里希：当我向他们伸出臂膀时，他们为什么走开？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受着比我多得多的苦难？上帝，您为什么允许世上有穷人存在？您

又为什么不让我去当修士？在修道院里，我将全部属于您。可是当有人还在饿死的时候，我又怎能只侍奉您一个人呢？（对格茨）我本是为了把他们都交给你，希望你把他们斩尽杀绝才来的，这样我就可以忘掉他们曾经存在过。

格茨：后来呢？

海因里希：后来，我改变了主意：你不必进城了。

格茨：而如果上帝的意志是让你来叫我们进城呢？听着，如果你不说话，今夜教士们就没命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穷人呢？你以为他们就会幸存下来吗？我不撤除对城市的包围：一个月之后，沃尔姆所有的人都将饿死。对你来说，不是主宰他们存亡的问题，而是在两种死亡之间替他们作出选择的问题。蠢东西，还是选择最快的解决办法吧。你知道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如果他们今夜在杀死教士之前就死去的话，他们是清白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升入天堂。反之，如果你让他们多活几星期，他们的双手将沾满鲜血，你就只好把他们送进地狱。得了，神甫，是魔鬼给你出的点子，叫你姑息他们在世间的生命，为了给他们留出时间来造孽，将来好下地狱（稍停）告诉我怎么进城。

海因里希：你这个人不存在。

格茨：唔？

海因里希：没你这个人。你的话还没进我的耳朵就

没影了，你的脸也不是大白天见得到的那种脸。我知道你要说的一切，我也料到你要做的一切。你是我创造的。你的想法是我提示的。我在做梦，一切都已死亡，只有一片长眠的气息。

格茨：既然如此，那我也在做梦，因为我对你的一切举动也预先了如指掌，所以你已经让我厌倦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清楚我们两个人中间是谁老是在另一个人的梦中反复出现。

海因里希：我并没有出城！谁说我出城了！我们在画好的布景前演戏。好，能说会道的家伙，接着出洋相吧。你背得出台词吗？我的台词是不！不！不！不！。你不说了？这场戏很普通，对我没有多大的诱惑力，而且演得也不象。我在格茨的军营里干什么？（他指着城）这万家灯火能熄灭就好了！既然我在城里，这城怎么跑到哪儿去了？（稍停）魔鬼在引诱我，但我不知道它在哪儿。（对格茨）我知道得最清楚的是我早晚要去见魔鬼：每当他准备对我作鬼脸时，我总是先看到光怪陆离的幻影。

格茨：你已经见过魔鬼了？

海因里希：比你见你亲娘的次数还要多。

格茨：我长得象他吗？

海因里希：你：可怜的人，你是小丑。

格茨：什么小丑？

海因里希：总有个小丑。他的作用就是跟我过不

去。（稍停）我赢了。

格茨：什么？

海因里希：我赢了。最后一盏灯火熄灭了：沃尔姆那魔鬼般的幻影已经消失。好了！你也该消失了，这可笑而诱人的幻景也就结束了。夜，到处是漫漫长夜，多么宁静！

格茨：接着说，神甫，接着说。你要说的一切我很熟悉。一年前……噢，对，我的哥哥，我记起来了：你多想把今夜的情况牢牢记在你的脑袋里呀！和我原来想的不谋而合！

海因里希（低语）：我醒来时会在哪里？

格茨（突然笑起来）：你醒着呢，装疯卖傻的东西，你明知自己醒着。一切都是真的。你看看我，摸摸我，我是有血有肉的。瞧，月亮升起来了，你那魔鬼的城市从暗处出现了。好好看看：这会是幻景吗？算了吧！这岩石是真的，这城墙也是真的，这是座真正的城市，里边住着真正的居民。而你这家伙呢，也是个货真价实的叛徒。

海因里希：只有叛变的人才是叛徒，你在枉费心机，我不会叛变的。

格茨：是叛徒就会叛变，所以你会叛变的。瞧，神甫，你已经是叛徒了：两军对峙，你竟自称同时属于双方。所以，你在玩弄两面派的把戏，你在用两种语言思考问题：穷人的苦难，你用教会的拉丁语称之为考验，又用德语

称之为罪孽。弄我进城难道还能加重你什么罪状吗？你现在已是叛徒，将来还是变成叛徒，如此而已。叛徒叛变，就是承认自己是叛徒。

海因里希：不是我指点，你哪能知道这些？

格茨：因为我是个叛徒。（稍停）我已经走过了你还没走完的道路。然而，请看看我：我难道不是容光焕发的吗？

海因里希：你容光焕发，因为你做的事符合你的本性。所有的杂种都要叛变的，这人人皆知。而我不是杂种。

格茨（想打他，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一般情况下。叫我杂种的人都叫不成第二次。

海因里希：杂种！

格茨：神甫，神甫，放严肃点。别逼我把你耳朵割下来。再说割了也没什么用，因为我还会留着你的舌头。（他突然拥抱神甫）你好！小兄弟！向你致以杂种的敬礼！因为你也是杂种！为了造就你，教会和穷困私姘在一起，这种满足多么不三不四！（稍停）杂种当然要叛变的，除此而外，他们还能干什么呢？我的出生造就了我的两重性：我的母亲委身于一个乡巴佬，我这个人是由两个凑不到一起去的半拉组成的：每半拉都使另外半拉感到厌恶。你以为你的运气比我好一点吗？半个神甫加上半个穷人，永远也成不了一个整人。我们不存在，我们一无所有。所有合法的孩子都可以不付出代价就享有

人间的生活。而你却不行，我也不行。我从小就通过钥匙洞观察着这个世界。这世界是个漂亮的小鸡蛋，里边一点空隙也没有，每人都占着指定给他的位置，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不在其中。而在外边！别承认这个拒绝你的世界！作恶吧！你会看到这有多么痛快！

（一个军官上）有什么事？

军官：大主教的使者到。

格茨：叫他进来。

军官：他传来消息，敌人扔下七千具尸体溃逃了。

格茨：那我的兄弟呢？（军官想凑着他耳朵说）别走近我，大声说。

军官：康拉德死了。

〔从这时起，海因里希注意地观察格茨。

格茨：好。找到他的尸体了吗？

军官：找到了。

格茨：尸体怎么样？说！

军官：面容全毁了。

格茨：被剑砍的？

军官：被狼咬的。

格茨：什么狼？这儿有狼？

军官：阿尔汉森林……

格茨：好。我来去算这笔账，我要把全军开进去打狼；我要把阿尔汉森林里的狼全都剥了皮。下去吧。（军官下。稍停）他没有忏悔就死了，狼把他的脸给吃了。可是你看见了：我在微笑。

海因里希：（低声地）：你为什么背叛了他？

格茨：因为我不喜欢模棱两可。神甫，我是自己造就的自己：私生子嘛，我生来就是，但杀害亲兄弟的美名却只能归功于我自己。（稍停）现在它是我的了，它属于我一个人了。

海因里希：什么是你的了？

格茨：海登斯坦的家产。海登斯坦家族完了，绝嗣了，我把他们全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上自老祖宗阿尔贝里克，下至最后一个男性继承人康拉德。仔细看看我，神甫，我是埋葬我们家族的地下墓穴。你笑什么？

海因里希：我还以为今夜我要一个人去见魔鬼呢，现在我想我们两个人都会见到他的。

格茨：魔鬼根本不在我眼里！他回收灵魂，但把人打入地狱的不是他。只有上帝我才肯俯就，妖怪也好，圣人也好，都属他管辖。上帝看得见我，神甫，他知道我杀了我的亲兄弟，他心如刀割。哎，是的，上帝，我杀了他。可你能把我怎么样？我的罪天诛地灭，而公正的上帝却对我无可奈何。早在十五年前他就把我打入地狱了。够了，今天谈得不少了，现在要来庆贺一番。我要喝上一杯。

海因里希（走向他）：喏！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递给格茨。

格茨：这是什么？

海因里希：一把钥匙。

格茨：什么钥匙？

海因里希：沃尔姆城的钥匙。

格茨：今天够了，我再说一遍。一个兄弟，亲生的！埋葬亲兄弟是件难得的事，所以我有权给自己放放假了，明天再干吧。

海因里希（逼近他）：胆小鬼！

格茨（停下步来）：假如我拿了这把钥匙，我就要把全城付之一炬。

海因里希：山谷深处有块巨大的白岩石。岩石脚下的荆棘丛中有一个洞。你们顺着地道走，就会看见一扇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它。

格茨：你的穷人们该多么爱你呀！他们要大大地祝福你一番了！

海因里希：这已与我无关了。我反正完了。但我把我的穷人托付给你这个杂种。现在，该由你来进行选择了。

格茨：你刚才说只要看看我的嘴脸就……

海因里希：我刚才没看清楚。

格茨：那你现在看清什么了？

海因里希：我看清了你非常憎恶你自己。

格茨：这不假，但你别轻信！十五年来我一直憎恶我自己。那又怎么样？难道你不懂得我活着就是为作恶的吗？把钥匙给我。（他接过钥匙）好，神甫，你将自己欺骗自己到底。你以为找到了一个诀窍可以掩盖你的背叛行径。但你到底还是叛变了，你出卖了康拉德。

海因里希：康拉德？

格茨：别担心；你实在太象我了，所以我把你当成我了。

〔他下场。

第 三 景

〔格茨的帐篷。

〔从帐篷口可以看到远处日光下的城市。

第 一 场

赫尔曼、卡特琳

〔赫尔曼进来，想躲到行军床后面。他的头和身子藏进去了，大屁股却露在外头。

〔卡特琳进来，走过去踢了他一脚。

〔他惊慌失措地站起来。

〔她往后一跳，哈哈大笑起来。

军官丙（即赫尔曼）：你要是喊叫……

卡特琳：我要是喊叫，你就会被抓起来，格茨就会把你吊死。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谈谈。你要把他怎么样？

军官：臭婊子，你如果有点胆量，我要干的你早就干了。好了！你走远点吧，你要感谢上帝，这

活现在有人替你干了。听见了吗？

卡特琳：他死了我怎么办？全军营的人都要扑到我身上来了。

军官：我们会让你逃走。

卡特琳：你们会给我钱吗？

军官：我们会给你一点的。

卡特琳：给我一笔财产，我进修道院去。

军官（笑）：进修道院！你？如果你愿意过集体生活，我建议你不如去妓院；凭你大腿的才干，你可以挣不少金子。好了，下决心吧。我只要求你别做声。

卡特琳：这你完全可以指望我：无论如何，我不会出卖你的。至于让不让你杀他……那可要看情况。

军官：看什么情况？

卡特琳：我们的利害不一致，我的上尉。男人失去的荣誉用刀尖就可以恢复。而我呢，他已经把我变成了妓女，这可难补救多了。（稍停）今夜就要攻下城市，战争一结束，大家就都走。等他过会儿回来时，我要问问他打算把我怎么办。如果他留下我……

军官：格茨，留下你？你疯了。你说他要你干吗？

卡特琳：如果他留下我，你就不许碰他。

军官：那要是他赶你走呢？

卡特琳：那他就归你。假如我喊："是你自作自受！"，你就从躲着的地方出来，怎么处置他

都行。

军官：这对我毫无意义。我不喜欢自己的举动受裙子里的事牵制。

卡特琳（已经朝外看了一会儿了）：那你就只能跪下来向他求饶了：他来了。

〔赫尔曼跑过去躲起来。卡特琳笑起来。

第二场

格茨、卡特琳、赫尔曼（躲着）

格茨（上）：你为什么笑？

卡特琳：我想到些好笑的事：我看见你死了，背上插着把匕首。（稍停）怎么样，他说了吗？

格茨：谁？

卡特琳：神甫。

格茨：哪个神甫？哦，对！说了，说了，当然说了。

卡特琳：今天夜里干吗？

格茨：这和你相干吗？给我把靴子脱下来。（卡特琳给他脱靴子）康拉德死了。

卡特琳：我知道，全军营的人都知道了。

格茨：给我拿酒来。应当庆贺庆贺。（她给他倒酒）你也喝。

卡特琳：我不想喝。

格茨：你喝，他妈的，今天是好日子。

卡特琳：以屠杀开始，又将以屠杀告终的大好日子。

格茨：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节日。明天我就动身去我的领地。

卡特琳（震惊）：这么早就去？

格茨：这么早！我三十年来一直梦想着这一天。我一天也不再等了。（卡特琳好象心绪很乱）你不舒服了？

卡特琳（镇定下来）：康拉德的尸体还没凉，你就说是你的地了。

格茨：三十年来它暗地里已经属于我了。（举杯）为我的土地和城堡干杯！碰杯！（她默默地举起杯来）你说：为你的土地干杯！

卡特琳：不。

格茨：为什么，不要脸的女人？

卡特琳：因为这地不是你的。难道杀了你的兄弟，你就不再是私生子了？（格茨笑起来，打她一个耳光。她身子往后闪避开了，同时也笑了起来。）土地是继承的。

格茨：要我同意继承它的话，得付给我很高的代价。该属于我的，我就拿。好了。碰杯，不然我要生气了。

卡特琳：为你的土地，为你的城堡干杯！

格茨：为半夜从城堡走廊里出来的许多愤怒的幽灵而干杯！

卡特琳：这不假，没有观众，你这蹩脚演员还能干什么？我也为幽灵而干杯。（稍停）这么说，我的宝贝，该属于你的你就拿罗？

格茨：我只拿属于我的。

卡特琳：我说，除了你的城堡和你的地产，你还有一件无价之宝，而你却好象没想起来。

格茨：什么？

卡特琳：我，亲爱的，我。我难道不是被你强占的吗？（少时）你打算把我怎么办？快决定吧。

格茨（看着她，想了想）：好吧，我带你走。

卡特琳：带我走？（她犹豫不决地走起来）你为什么把我带走？为在古城堡中安置一个妓女吗？

格茨：为了让妓女睡在我母亲的床上。

〔沉默片刻。

卡特琳：假使我拒绝呢？要是我不愿意跟你走呢？

格茨：我当然希望如此。

卡特琳：啊！你要把我强行带走。这样我心里就松快多了。自愿跟你走是丢人的。（稍停）为什么你总是要强夺别人本来也许会心甘情愿给你的东西呢？

格茨：这样就肯定人家打心里不愿给我了。（向她走去）看着我，卡特琳。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卡特琳（急速地）：我，什么也没有！

格茨：这阵你和过去不一样了。你还是那么强烈地恨我，对吗？

卡特琳：这毫无疑问：恨得要死！

格茨：你还老梦见你在暗杀我？

卡特琳：每夜都要梦见好几次。

格茨：你至少没忘了是我糟塌了你，败坏了你的名声吧？

卡特琳：我经常提醒着自己。

格茨：我的爱抚仍然使你厌恶？

卡特琳：使我混身颤抖。

格茨：好极了。倘若你敢在我的怀抱里痴情，我马上就赶你走。

卡特琳：但是……

格茨：我以后不接受任何东西了，即使是一个女人的爱。

卡特琳：为什么？

格茨：因为以前我接受得太多了。二十年来，他们把什么都恩赐给我，连我呼吸的空气也是他们给的：一个私生子就该吻养活他的人的手。嘿！现在该我来给予别人了！我要大大地赏赐予人了。

弗兰茨（上）：大主教阁下的使者到。

格茨：请他进来。

第三场

前场人物、银行家

银行家：我是富克尔。

格茨：我是格茨，这是卡特琳。

银行家：有幸见到您这样出色的将领非常高兴。

格茨：见到您这样富有的银行家我也很高兴。

银行家：我带来三个好消息。

格茨：大主教胜利了，我兄弟死了，他的领地属于我了。是这些吗？

银行家：完全正确。好吧，我……

格茨：让我们来庆贺一番吧。您想喝酒吗？

银行家：我的胃不行了。我……

格茨：您要这俊俏姑娘吗？她是您的了。

银行家：我要她没用。我太老了。

格茨：我可怜的卡特琳，他不要你。（对银行家）

您喜欢年青小伙子吧？今晚您帐篷里会有的。

银行家：不，不！不要小伙子！不要小伙子！我……

格茨：来个大兵怎么样？我有个身高六尺、满脸是毛的，就象是波吕斐摩斯[1]再世。

银行家：哟！哟！千万不要……

格茨：既然如此，我们就给您荣誉。（唤人）弗兰茨！（弗兰茨上。）弗兰茨，你待会儿领着这位先生去军营里到处转转，要战士们高呼“银行家万岁！”，同时往上抛帽子。

〔弗兰茨下。

银行家：我很感激您，但我希望能和您单独谈谈。

① 宙斯的雷神，独眼巨人。

格茨（惊讶地）：从打您进来到现在，您都在干吗呢？（指着卡特琳）啊，这一个。她是我养的牲口：您别拘束，谈吧。

银行家：大主教阁下一向是爱好和平的，您知道，您已故的兄弟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格茨：我的兄弟！（十分粗暴地）要不是这头老蠢驴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银行家：先生……

格茨：是的。请忘掉我刚才说的话吧。不过，您要是不提我的兄弟，我将非常感激您。不管怎么说，我还在给他戴孝呢。

银行家：所以，大主教阁下决定，以特赦来欢庆和平的恢复。

格茨：太好了！他打算打开监狱吗？

银行家：监狱？噢，不！

格茨：他希望我给受处分的战士减刑吗？

银行家：他肯定希望您这样做。但他打算特赦的范围要宽得多。他想把它推广到沃尔姆的庶民身上。

格茨：啊！啊！

银行家：对他们曾一时误入岐途，他不准备追究。

格茨：好啊，这主意很高明。

银行家：这么说，我们意见一致了？这么快就一致了？

格茨：完全一致。

〔银行家兴奋地搓了搓手。

银行家：那么，一切都很顺利。您是位通情达理的

人。您打算何时解除对城市的包围?

格茨：明天就全解决了。

银行家：明天倒是早了一点。大主教阁下想和被围的臣民举行谈判。如果您的军队在城下再呆几天，谈判将会便利些。

格茨：我明白了。哪谁去和他们谈判呢?

银行家：我。

格茨：什么时候?

银行家：明天。

格茨：不可能。

银行家：为什么?

格茨：卡特琳，我们告诉他吗?

卡特琳：当然啦，我的宝贝。

格茨：你来告诉他吧。我不敢说，这会对他打击过大。

卡特琳：银行家，明天，这些人就都死了。

银行家：死了?

格茨：全部。

银行家：全部死了?

格茨：死光了。就在今天夜里。您看见这把钥匙了吗?这是沃尔姆城的钥匙。从现在起再过一小时，我们就开始大屠杀。

银行家：所有的人，连有钱的也杀?

格茨：连有钱的也杀。

银行家：但您是赞成大主教大人的赦免政策的……

格茨：我现在还赞成。人家冒犯了他，他又是教

士，所以也有双重理由饶恕别人。而我呢，我为什么要饶恕人家？沃尔姆的市民没有触犯我。不，不！我是军人，所以我杀人。我从我的职责出发杀死他们；而主教则饶恕他们，这是根据他的职责。

〔沉默片刻。银行家笑了起来。卡特琳、格茨也笑了。

银行家：您喜欢笑。

格茨：我就爱笑。

卡特琳：他很幽默，对吗？

银行家：很幽默。他做事很精明。

格茨：做什么事？

银行家：三十年来，我信守一条原则：主宰世界的是利益。在我面前，人们总是用最最高尚的动机来标榜他们的行为。而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他们说，心里却想：找出利益之所在。

格茨：而当您找到之后呢？

银行家：大家就坐下来谈。

格茨：您找到我的了吗？

银行家：当然！

格茨：是什么？

银行家：慢着点。您属于一种很难驾驭的类别。对您必须一步步地来。

格茨：哪一种类别？

银行家：理想主义者。

格茨：他们是什么人？

银行家：您看，我把人分成三类：有很多钱的，根本没有的，稍为有一点的。第一种人想保住他们既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在于维持现有秩序；第二种人想取得他们没有的东西，他们的利益在于破坏现有秩序，建立一种对他们有利的秩序。第一种和第二种人都讲究实际，和他们可以说得通。而第三种人，他们想推翻现有社会秩序以取得他们没有的东西，同时又想保住现有秩序以免别人取走他们已有的东西。结果，他们事实上在保存他们思想上所要摧毁的东西，或者事实上在摧毁他们好象在保存的东西。他们是理想主义者。

格茨：可怜的人。怎么改掉他们的毛病呢？

银行家：采取使他们转入另一种社会级别的办法。倘若让他们发财，他们就会保卫已建立起来的秩序。

格茨：那就让我发财吧。你们给我点什么？

银行家：康拉德的土地。

格茨：你们已经给了我了。

银行家：不错。但别忘了您能得到它是多亏了大主教阁下的仁慈。

格茨：请您相信，我不会忘的。说下去。

银行家：您兄弟背着债。

格茨：可怜的人！

〔他划十字，同时神经质地抽泣。

银行家：您这是怎么啦？

格茨：没什么：这是我们家人的特点。这么说，他欠了债。

银行家：我们可以偿还。

格茨：我对此不感兴趣，因为我压根不打算承认这些债务。这是他的债主们所关心的事。

银行家：给您一千杜卡托的年金好吗？……

格茨：哪我的士兵呢？如果他们拒绝两手空空地解散呢？

银行家：再来一千杜卡托发给军队。这样够吗？

格茨：太多了。

银行家：这么说，我们的意见又一致了？

格茨：没有。

银行家：二千杜卡托的年金？三千。再多我不给了。

格茨：谁求您给了？

银行家：那您想要什么？

格茨：攻城，把它毁掉。

银行家：攻城就攻城吧。可是见鬼，为什么要毁掉它？

格茨：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我对它手下留情。

银行家（愕然）：我大概听错了吧……

格茨：哎，是的！你没能找到我的利益之所在！想想，我的利益是什么？动动脑子！把它想出来！但要快，你必须在一小时之内想出来。到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发现指导我的行为的动机，我就领你上街上去走走，你会看到一家家的房子着起火来。

银行家：您辜负了大主教对您的信任。

格茨：辜负？信任？你们全是一路货色，你们这些现实主义者。当你们没词儿的时候，就不惜使用唯心主义者的语言了。

银行家：假如您胆敢夷平该城，您就得不到康拉德的地。

格茨：你们留着它吧。银行家，我的利益原是占有这些地，在这土地上生活。但我不完全相信人的行动是从利益出发的。好了，你们留着它吧，请大主教阁下把它藏到裤裆里去。我为大主教牺牲了自己的兄弟，现在却要我放过这两万没教养的百姓？我把沃尔姆的居民献给康拉德的亡灵，为祭康拉德，他们将被烤熟。至于海登斯坦的领地嘛，大主教愿意的话，请他隐退到那里去吧，让他搞搞农业。他会很需要这样做的，因为我要叫他今夜就破产。（稍停）弗兰茨。（弗兰茨出现）把这个老现实主义者带出去，让大家给他最高的荣誉，当他进了帐篷以后，把他的手脚结结实实地捆起来。

银行家：不！不，不，不！

格茨：怎么啦？

银行家：我风湿病很厉害，您的绳子会把我的老命送掉的。您要我发誓不离开帐篷吗？

格茨：发誓？眼下您的利益是对我发誓，可是过一会儿你的利益就成了违背你的誓言了。去，弗兰茨，把绳子的扣系紧点。

〔弗兰茨和银行家下。附近立即传来“银行家万岁”的呼声，声音一点点远去，慢慢减弱。

第 四 场

格茨、卡特琳、赫尔曼（藏着）

格茨：银行家万岁！（他放声大笑）永别了，土地！永别了！田野和河流！永别了，城堡！

卡特琳（笑）：永别了，土地！永别了，城堡！永别了，我们家族成员的肖像！

格茨：别遗憾！我们在里边会烦闷死的。（稍停）这个老笨蛋！（稍停）唉！他不该来惹我的！

卡特琳：你不好受了？

格茨：你管什么闲事？（稍停）作恶就会使所有的人都痛苦。首先是作恶的人自己。

卡特琳（胆怯地）：要是你不攻城呢？

格茨：要是我不攻城，你就会成为城堡的女主人。

卡特琳：我没往那儿想。

格茨：当然没有。那么你该高兴了：我要拿下这城市。

卡特琳：为什么呢？

格茨：因为这是恶。

卡特琳：为什么要作恶？

格茨：因为善事有人干了。

卡特琳：谁？

格茨：万物之主上帝。我吗，我要创造。（喊人）

喂！申恩上尉，马上就来！

〔格茨站在帐篷门口，看着外边。

卡特琳：你在看什么？

格茨：看城市。（稍停）我不知道那一夜有没有月光。

卡特琳：什么时候？在哪儿？……

格茨：去年，当我要打哈尔的时候。那天夜里和今夜一样，我也在帐篷口上呆着，望着城墙上方的钟塔。凌晨，我们发起了进攻。（他回身走向她）不管怎样，在没闻到臭味之前，我就溜走，骑上马，再见了。

卡特琳：你……要走？

格茨：明天，中午之前。而且不告诉任何人。

卡特琳：那我呢？

格茨：你？堵上你的鼻子，但愿风别往你这边吹。

（上尉上）要二千人拿好武器：沃尔夫玛和乌利希的两个团。叫他们准备半小时后跟我出发。余下的部队戒备待命。摸黑准备，不许出声音。（上尉下。直到这场戏结束，都可以听见压低了的准备工作的声音。）所以，宝贝，你当不了城堡女主人了。

卡特琳：我早就知道。

格茨：你很失望吧？

卡特琳：我根本也没往那儿想。

格茨：为什么？

卡特琳：因为我了解你。

格茨（粗暴地）：你，你了解我？（他不说了，笑了起来）说到底，我和别人一样，也是可以预见的。（稍停）你脑子里大概老在捉摸一套治我的办法：你老在那儿观察我，注视我……

卡特琳：狗都能看主教，我干吗不能看你？

格茨：对，但狗眼看出去，主教也象狗。我象什么？象狗？象开妓院的？象娼妓？（看着她）上床来。

卡特琳：不。

格茨：来呀，我叫你呢。我要亲亲你。

卡特琳：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催命。（他抱住她的肩膀）也没这么迫不及待的。你怎么啦？

格茨：现在是开妓院的格茨在向我招手。我们俩要合二而一。另外，心里一焦虑，就想干这种事。

卡特琳：你感到焦虑了？

格茨：是的，（他又上床，坐到床上，背对着躲着的军官）快点！来吧！

〔卡特琳向他走过去，使劲往身边拉他，然后自己坐到他刚才的位子上。

卡特琳：我来了，来了，我是你的。但是你得先告诉我我以后干吗。

格茨：什么时候？

卡特琳：从明天起。

格茨：我怎么能知道呢！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卡特琳：也就是说，去当婊子。

格茨：呵，我看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吗？

卡特琳：要是我不喜欢干呢？

格茨：找个蠢货，嫁给他。

卡特琳：你呢，你干什么？

格茨：还去当兵。人家说胡斯党① 很不老实，我要去教训他们。

卡特琳：带我去吧。

格茨：干什么？

卡特琳：有时候你会需要女人，当有月光，你要攻城的时候，你会感到焦虑，会变得多情。

格茨：所有的女人都一样。如果我想要，我手下的人就会给我找来一打。

卡特琳（突然）：我不愿意！

格茨：你不愿意？

卡特琳：我可以成为二十个女人，一百个女人，如果你高兴，我可以代替所有的女人。把我放在你的马背上，我分量很轻，你的马感觉不出我来。我愿意充当你的随军妓院！

〔她紧紧地靠在他身上。

格茨：你怎么回事？（停稍。他看着她。突然）滚你的。我为你感到羞耻。

卡特琳（哀求地）：格茨！

格茨：你用这种眼光看我，我受不了。你可真是地道的破鞋，我那样糟蹋你，你竟敢爱我！

---

① 胡斯是十五世纪捷克的宗教改革家，胡斯党人是他的信徒。

卡特琳（高喊）：我不爱你！我发誓！我就是爱你，你也永远不会知道的！只要不说出来，爱你对你又有什么妨碍？

格茨：我要人家爱干什么？如果你爱我，快乐就全成你的了。快给我滚，不要脸的东西！我不愿意别人占我的便宜。

卡特琳：（大喊）：格茨！格茨！别赶我走！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别的人了！

〔格茨想把她扔出帐篷。但她牢牢地抓住他的双手。

格茨：你走不走？

卡特琳：那你就自作自受了，格茨！你活该。（赫尔曼从躲着的地方出来，举着刀扑过去。）噢！当心！

格茨（一转身抓住了赫尔曼的手腕）：弗兰茨！（几个士兵进来，他笑起来）总算有人被我逼得忍无可忍了。

赫尔曼（对卡特琳）：下流胚！就会告密！

格茨（对卡特琳）：你是同谋？这我倒喜欢：我喜欢多了！（他抚摸她的下巴）把他带走……我过会儿来处置他。

〔士兵把赫尔曼带下。沉默片刻。

卡特琳：你要把他怎么办？

格茨：我不能怪罪试图杀死我的人。我太理解他们了。他象只大酒桶，我只在他身上钻个洞，这就行了。

卡特琳：那我呢，你对我怎么打算？

格茨：真的，我还得惩罚你。

卡特琳：你不非得这么做不可。

格茨：就要这样做。（稍停）我的好多士兵一看见你走过，嗓子眼就发干。我把你送给他们去。完事之后，要是你还活着，我们就选上个独眼的大麻子兵，由沃尔姆的神甫来主持你们的婚礼。

卡特琳：我不信你的话。

格茨：不信？

卡特琳：不信。你不是……你不会这样做的。我敢肯定。我肯定！

格茨：我不会这样做？（喊人）弗兰茨！弗兰茨！（弗兰茨和两个士兵上）新娘交给你了，弗兰茨！

弗兰茨：哪个新娘？

格茨：卡特琳。你先把她嫁给大家，婚礼要隆重，然后……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纳斯蒂

〔纳斯蒂上，走向格茨，敲打他的耳朵。

格茨：喂，喂，粗胚子，你在干什么？

纳斯蒂：我在敲打你的耳朵。

格茨：这我感觉出来了。（抓住他）你是谁？

纳斯蒂：面包匠纳斯蒂。

格茨（对士兵）：他是纳斯蒂吗？

士兵们：对，是他。

格茨：被我抓住了，抓得好。

纳斯蒂：你没抓住我，是我自己投上来的。

格茨：随你怎么说，结果是一样的。今天上帝给我送的礼真多。（看着纳斯蒂）原来你就是纳斯蒂，全德国所有乞丐的上帝。一点不错，我想你就是道德的化身，见了就让人泄气。

纳斯蒂：我没那么多的德行。我们的子孙可能会成为那种人，但得要我们流很多的血，才能使他们获得这种权利。

格茨：我明白了：你是先知！

纳斯蒂：这点和大家没什么两样。

格茨：真的？那我也是先知罗？

纳斯蒂：人的每句话都证明上帝存在，每句话都反映一切事物。

格茨：糟了！我说话得注意了。

纳斯蒂：那有什么用？你不可能不把一切都说出来。

格茨：好。那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尽量别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然我们就没完了。这么说，你是纳斯蒂，先知和面包匠。

纳斯蒂：对，是的。

格茨：人家说你在沃尔姆城里。

纳斯蒂：我从城里出来了。

格茨：今天夜里？

纳斯蒂：是的。

格茨：为了和我谈谈？

纳斯蒂：为了去找援兵，从背后袭击你们。

格茨：好主意。什么使你改变了计划？

纳斯蒂：走过你们军营时，我听说有叛徒把城出卖给你们了。

格茨：这种时刻对你来说一定很难熬。

纳斯蒂：是的，非常难熬。

格茨：你怎么办了呢？

纳斯蒂：我坐在帐篷后面的一块石头上。后来，我见到帐篷里亮起了一点光，有影子晃动了。这时，我就接到了使命来见你，和你谈谈。

格茨：谁给你的使命？

纳斯蒂：你说是谁？

格茨：对呀，是谁呀？你真是个走运的人：你既有使命在身，又清楚是谁给你的使命。你想象一下，我也一样有使命在身，喏，是烧毁沃尔姆城的使命。但我无法知道是谁给我下的命令。（稍停）是上帝命令你来敲打我的耳朵的吗？

纳斯蒂：是的。

格茨：为什么？

纳斯蒂：我不知道。可能是为了除掉塞着你耳朵的蜡。

格茨：人家在悬赏你的头。上帝通知你了吗？

纳斯蒂：上帝无需通知我。我从来就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

格茨：你到底是先知。

纳斯蒂：这也无需当先知，因为我们这种人跑不出两种死法：逆来顺受地饿死，否则就被绞死。一个人十二岁时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不是逆来顺受的了。

格茨：说得很对。那你快给我跪下。

纳斯蒂：干什么？

格茨：我想是求我开恩吧。上帝没给你下这个命令吗？

〔弗兰茨给他穿靴子。

纳斯蒂：没有，因为你没有怜悯心，上帝也没有。再说，我自己到时候任何人都不怜悯，为什么倒要恳求别人来怜悯我呢？

格茨（站起身来）：那你到这儿来干个屁？

纳斯蒂：来开导开导你，我的兄弟。

格茨：嗬！多美妙的夜晚，一切都在活动。上帝降临大地，我的帐篷成了充满流星的夜空。没想到这一颗最美——纳斯蒂，面包店的先知，他来开导我了。谁料想得到天地会为了这么一个二万五千人的城市而如此装腔作势？说到底，面包匠，谁能证明你就不是魔鬼的牺牲品呢？

纳斯蒂：当太阳光照得你睁不开眼时，谁能证明你不是在黑夜里呢？

格茨：当你夜里梦见太阳时，谁能证明你是在白天呢？假使我也见过上帝呢？嗯？哈！我们就成了太阳对太阳。（稍停）我已把他们都捏在手心里了，一个也不漏：这个要杀我的女人，大主教的特使，还有你，乞丐王。上帝的指头挫败了你们的阴谋，揭露了罪犯，更妙的是，是他的一名使者以他的名义给我送来了城门的钥匙。

纳斯蒂（改变声调，以命令式的生硬语气）：他的一名使者？哪一个？

格茨：这和你什么相干？你马上就要死了。得了，你快承认上帝站在我这边吧。

纳斯蒂：站在你那边？不对。你不是上帝的人。你充其量只剽窃了他的名义。

格茨：你怎么知道？

纳斯蒂：上帝的人不是破坏就是建设，而你只知道保存。

格茨：我？

纳斯蒂：你在制造混乱。而混乱是现有秩序最忠实的走狗。你背叛康拉德削弱了整个骑士会，你又要摧毁沃尔姆削弱资产阶级。这对谁有好处？对大人物。你是为大人物效劳的，格茨，你不管干什么都将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一切没有章法的破坏行为，都会使弱者更弱、富者更富、强者更强。

格茨：那我做的事恰好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啦？

（讽刺地）多亏上帝派你来启发我了。你有何高见？

纳斯蒂：建立一种新的同盟。

格茨：噢！好再来一次新的背叛？你太体贴我了：对这种事我至少是习惯的。这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我既不应同资产阶级，也不应同骑士会，也不应同王公贵族结盟，我就不太明白应该去同谁结成同盟了。

纳斯蒂：你去攻城，杀掉有钱人和教士，把城交给穷人，建立起一支农民的军队，赶走大主教。这样，明天全国都会跟你走。

格茨（惊呆）：你要我和穷人结盟？

纳斯蒂：和穷人，对！和城市以及乡村的庶民结盟！

格茨：古怪的建议！

纳斯蒂：他们本来就是你的天然盟友。如果你真想破坏，想夷平撒旦① 建造的宫殿和教堂，砸碎异教徒的淫秽塑像，烧毁成千上万册宣扬魔鬼邪说的妖书，废除金银钱币，那你就站到我们中间来吧。没有我们，你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做对你自己有害的事。和我们在一起，你就会成为上帝的灾星。

格茨：你们将怎样对待有钱人？

纳斯蒂：我们将没收他们的财产，好让没有衣服的

---

① 魔鬼之王。

人穿上衣服，饥饿的人吃上饭。

格茨：教士呢？

纳斯蒂：把他们送回罗马。

格茨：贵族呢？

纳斯蒂：砍掉他们的脑袋。

格茨：等我们赶走大主教之后怎么办？

纳斯蒂：创建上帝的国家的时刻就到来了。

格茨：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个国家？

纳斯蒂：人人平等，人人皆兄弟，上帝身上有大家。大家心中有上帝。圣灵的话通过每个人的嘴说出来，每个人都是教士或先知，每个人都可以给别人施洗礼，主持婚礼，传布福音、饶恕罪孽。在大地上，在众人面前，每人都公开地生活，而在灵魂深处，在上帝面前，每人都孑然一身。

格茨：在你们的国度里，不会每天都很开心的。

纳斯蒂：难道能拿自己所爱的人开心吗？将来的法律是爱。

格茨：我在里边是什么，我？

纳斯蒂：和大家平等的人。

格茨：但如果我不喜欢成为和你们平等的人呢？

纳斯蒂：不是和大家平等，就是充当所有王公贵族的奴才，你就选择吧。

格茨：你的建议是诚恳的，面包匠。不过问题在这儿：我讨厌死穷人了，凡是我喜欢的，他们都恨。

纳斯蒂：你喜欢什么？

格茨：你们想砸烂的一切：塑像、奢侈的生活、战争。

纳斯蒂：你摘不下来月亮。你上了大当还不知道，你在打仗而享受的是贵族。

格茨（由衷而诚恳地）：可是我喜欢贵族。

纳斯蒂：你？但你在杀他们。

格茨：嗨！我杀一点点，时不时地杀几个，因为他们的女人很会生，我杀一个，她们生十个。但我不愿意你们把他们全吊死。我干吗要帮你们去吹灭太阳和地上所有的火把呢？那样大地将会变成北极的漫长黑夜的。

纳斯蒂：那你就继续这样无谓的吵闹？

格茨：无谓地，对。对人们没有意义。但人们对我又有什么意义？上帝听得见我在闹，我吵的是上帝，这对我就够了，因为只有他配得上当我的敌人。世上只存在上帝，我和鬼怪。我今夜想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上帝，我要把他钉在你和二万人的身上，因为他的苦难是无穷尽的，而这种苦难会使折磨上帝的人也变得无限伟大。这城市将被一把火烧光。上帝也知道。现在他很害怕，我感觉得出来。我感到他在注视着我的手，我感到他的气息吹着我的头发，他的天使们在哭泣。他在想“格茨也许不敢”——就象他只不过是个凡人似的。哭泣吧，天使们，哭泣吧：我会敢的。过一会儿，我将伴随他的

恐惧和愤怒前进。这城市会变成一片火海：上帝的灵魂是镜子组成的走廊，火光将会在成百万面镜子里映出来。那时，我就会明白我是个地地道道的魔鬼。（对弗兰茨）我的腰带。

纳斯蒂（声音变了）：饶了那些穷人吧。大主教很富有，让他破产你可以开心。可是穷人，格茨，让穷人受罪并不好玩。

格茨：噢！对，确实不好玩。

纳斯蒂：那你怎么做呢？

格茨：我也有我的使命。

纳斯蒂：我跪下恳求你。

格茨：我还以为你是绝对不恳求人的呢。

纳斯蒂：当关系到救人的时候，没有任何做不得的事。

格茨：先知，我好象觉得上帝把你送进一个陷阱里来了。（纳斯蒂耸耸肩）你知道等待你的将是什么吗？

纳斯蒂：毒打和绞刑，我当然知道。我对你说过我从来就清楚这一点。

格茨：毒打和绞刑……毒打和绞刑……太单调了。作恶使人厌烦就是因为干多了就习以为常了，得要有天才才能想出点新名堂来。今晚我觉得自己一点灵感都没有。

卡特琳：给他个神甫，叫他忏悔。

格茨：一个……

卡特琳：你不能不让他得到宽恕就死去。

格茨：纳斯蒂！这才是天才呢。当然，你是个好人，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忏悔神甫！这是我这个基督徒的责任。另外，我要给你来个出其不意。（对弗兰茨）去把神甫找来……（对纳斯蒂）我喜欢这种戏：它千变万化。这出戏是好是坏？真使人晕头转向。

纳斯蒂：一个罗马人玷污不了我。

格茨：我们要严刑拷打你，直到你同意忏悔。这是为了你好。

〔海因里希上。

第六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对我，你能作的恶全都作到了。放开我。

格茨：他刚才在干吗？

弗兰茨：他刚才坐在黑地里摇头。

海因里希：你要把我怎么样？

格茨：要你干你的本行。先是这个女的，你马上主持她的婚礼。至于这个家伙呢，你来办他的临终圣事。

海因里希：这一个？……（看见了纳斯蒂）啊！……

格茨（假装惊讶）：你们认识？

纳斯蒂：他就是那个送给你钥匙的上帝的使者？

海因里希：不！不，不！

格茨：神甫，你撒谎也不害臊！

海因里希：纳斯蒂！（纳斯蒂根本不看他一眼）我不能任人屠杀那些教士。（纳斯蒂不回答。海因里希走近他。）你说，我能听任人家杀害他们吗？（稍停。转身走向格茨。）说吧，为什么要让我来听他忏悔？

格茨：因为我们要绞死他。

海因里希：快点吧，那就请快点吧！快绞死他！忏悔的事，你们另请高明。

格茨：要么是你，要么拉倒。

海因里希：那就拉倒好了。

〔他要出去。

格茨：喂！站住！（海因里希站住。）你能让他不经忏悔就去死吗？

海因里希（慢吞吞地往回走）：不，小丑，不能。你说得对：我不能这样做。（对纳斯蒂）跪下。（稍停）你不愿意？教友，我的错误不能玷污教会，我是以教会的名义来赦你的罪的！你要我公开忏悔吗？（对所有的人）我出于恶念和怨恨而出卖了我们的城市，任人来屠杀市民。我应当被所有的人唾弃。啐我一口，以后我们不再提这事了。（纳斯蒂不动。）你这个大兵，来啐我一口。

弗兰茨（高兴地对格茨）：我啐他吗？

格茨（宽厚地）：啐吧，我的孩子，痛快地乐一乐吧。

〔弗兰茨朝海因里希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海因里希：事情了结了。海因里希已羞愧而死。现在只剩下教士了。一个很普通的教士：你应该在他面前跪下。（等待片刻后，他突然动手打纳斯蒂。）杀人凶手！我真是疯了，明明一切过错都是你造成的，而我却在你面前卑躬屈膝。

纳斯蒂：过错是我造成的？

海因里希：对！对！是你造成的。你想扮演先知的角色，现在你失败了，被人逮住了，要被绞死了，所有相信你的人也都得死。所有的！所有的！哈！哈！你吹牛，说你懂得爱护穷人而我不懂。好吧，你看：你对他们作的恶比我还多。

纳斯蒂：比你多？臭混蛋！（他扑到海因里希身上。人家把他们拉开。）谁叛变了？是你还是我？

海因里希：是我！是我！是我！但要不是你害死了主教，我是决不会叛变的。

纳斯蒂：上帝命令我打他，因为他使穷人挨饿。

海因里希：上帝，真的吗？你说得多简单呀！这么说，是上帝让我背叛穷人的，因为他们想杀死教士！

纳斯蒂：上帝不可能命令你背叛穷人，因为上帝和

穷人在一起。

海因里希：他要是和穷人在一起，那为什么穷人造反总是失败？他今天怎么又让你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呢？喂！回答吧！回答！说呀！你答不上来了？

格茨：好了，时刻到了。它使人焦虑，使人汗里渗出血来①。好！没关系！焦虑是好事。你的脸多么和蔼呀，看着它我就感到二万人即将死去。我喜欢你。（他吻海因里希的嘴。）得了，兄弟，事情还未最后定下来：我是决心攻沃尔姆的，但是如果上帝和你站在一起，那就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来阻止我去攻城。

纳斯蒂（低沉但坚信不移地）：这样的事会发生的。

海因里希（喊叫）：不会的！任何事都不会发生！不会产生奇迹的，不然就太不公平了。如果上帝要创造奇迹的话，为什么他不在我背叛之前就这样做？他为什么要牺牲我而救你？

〔进来一个军官，大家为之一惊。

军官：一切准备就绪。战士们在山谷边上，战车后面列队待命。

格茨：已经准备好了！（稍停）去对乌利希上尉说，我立即就到。

〔军官下。格茨倒在一张椅子上。

---

① 基督临刑前汗里渗出了血。

卡特琳：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宝贝。（格茨用手摸摸脸。）去吧！去烧杀抢掠吧！再见！

格茨（从厌倦逐步转向做作的狂热）：告别的时刻到了。回来的时候，我将混身血渍斑斑，我的帐篷会空空如也。真遗憾，我已习惯于你们的存在了。（对纳斯蒂和海因里希）你们俩象一对情人似地过上一夜吧。（对海因里希）人家用烧红的钳子夹他时，你注意轻轻地握住他的手。（指着纳斯蒂对弗兰茨说）他一旦接受忏悔，马上停止拷打；他被赦罪后，立刻绞死他。（好象刚想起卡特琳的存在似地）啊！新娘！弗兰茨，你去把马夫们都找来，把他们介绍给这位女士。只要不杀她，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她。

卡特琳（突然扑到他膝前）：格茨！可怜可怜我！别这样！这太可怕了！发发慈悲吧！

格茨（惊讶地后退）：你刚才那么充好汉……你不是不相信我会这么做吗？

卡特琳：是的，格茨，我不相信你会做这种事。

格茨：其实，我自己也不信。恶，只有做出来了之后才能信。（她吻他的膝盖）弗兰茨，把她给我弄走。（弗兰茨抓住她，把她扔到床上。）对。好。我什么也没忘……没有！我想一切都办完了。（稍停）还是没有出现奇迹。所以，我现在相信是上帝授予我以全权。谢谢，上帝，我非常感谢你。我谨代表将被奸淫的妇女，被

扎死的孩子，被砍掉脑袋的男人感谢你。（稍停）我如果愿意说出来的话，我知道的内情可太多了！说实话，你是个卑鄙的伪君子。喏，纳斯蒂，我要向你坦白：上帝在利用我。今夜你看到了：是他把他的天使派来鼓动我的。

海因里希：他的天使？

格茨：你们都是。卡特琳毫无疑问是天使，你也是，银行家也是。（回到纳斯蒂面前）而这把钥匙呢？我管他要了吗，我？我连有这么把钥匙都没想到。所以上帝只得派他的一个神甫来把它交到我的手里。你当然清楚他想干什么，他要让我救出他的狗教士和他的狗修女。因此他暗中引诱我，制造一些机会而他自己不出面。如果我被人抓住尾巴，他可以不承认我。其实不管怎么说，我本来完全可以把钥匙扔到山谷里去的。

纳斯蒂：是啊，可以的，你本来可以，现在也还可以。

格茨：算了，我的天使，你明知道我不能这样做。

纳斯蒂：为什么不能？

格茨：因为我变不成另一个人。得了，我就来它一次小血洗，为他效劳吧。但干完这差事后，他会又一次堵住鼻子叫嚷说他不愿看到这种事。你真的不愿意吗，上帝？那现在还来得及阻止我。我不要求天塌下来掉到我头上，你只要啐上一口唾沫就行：我在上面滑一交，摔断大

腿，今天的事就可以了结了。你不干？好，好。我并不坚持。瞧，纳斯蒂，看看这把钥匙。很好，一把钥匙，它有用处。现在要的是手！上帝把活给做绝了：应当感谢他把手也给了我们。手上有把钥匙，这不是坏事，让我们代表此时此刻掌握着世上所有的钥匙的所有的手感谢他吧。但至于手用钥匙去干什么，上帝就不负任何责任了。下文就和这可怜的上帝无关了。是的，上帝，您无辜到了极点：您是丰腴的化身，所以您怎么想象得出来一切会化为泡影呢？您的眼光就是光明，它给一切带来光明，所以您怎么会知道我心中存在阴影呢？我的一点歪理在您无穷的智慧面前怎能不显得体无完肤呢？仇恨、虚弱、暴力、死亡、烦闷，这仅仅属于人类，它们组成了我唯一的王国，我孤独地处在其间。在这个王国中发生的事只能归咎于我。行，没关系，我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到最终审判之日，我将一言不发，守口如瓶，我太自负了，甘愿默默地接受判决。然而，把你的打手打入地狱，这难道不使你略微感到一点，感到有那么一点点不自在吗？我马上就走，这就走：战士们还在等待命令，这把好钥匙也在往前拽我，它要回到它的锁眼里去。（走到门口停住，转过身来）你们见过象我这种人吗？我能使万能的上帝不舒服。一看见我，上帝就厌恶他自己！世上可以

有二万个贵族，三十个大主教，十五个国王，人们也曾经同时见过三个皇帝、一个教皇和一个伪教皇，但你们举得出第二个格茨来吗？有时，我想象地狱象一片荒野，就等着我一个人去。永别了。（欲下。海因里希大笑起来）怎么啦？

海因里希：地狱就象庙会，蠢东西！（格茨站住，看着他。海因里希对别人说）这个人是最奇怪的幻想家，他自认为世上唯有他在作恶。每天夜里德国都被燃烧的火把照得通明，今夜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打成打的城市在燃烧，而其他那些洗劫城市的军人不说这么多的废话。工作日他们杀人，礼拜天他们老老实实地去忏悔。而这个人竟因为自己尽了士兵的职责就自认为是魔鬼的化身了。（对格茨）小丑，如果你是魔鬼，那我这个自称爱穷人而把他们出卖给你的人又是什么？

〔在他讲话的整个过程中，格茨始终出神地看着他。听完后，他振作了一下精神。

格茨：你在祈求什么？进地狱的权利吗？我给你这个权利。地狱够大的，咱俩在里边碰不上。

海因里希：那其他人呢？

格茨：哪些人？

海因里希：其他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运气杀人的，但所有的人都想这么做。

格茨：我作的恶和他们的不同；他们出于淫荡或私

利才胡作非为，我却是为作恶而作恶。

海因里希：只要证实了人们只能作恶，那作恶的动机又有什么要紧？

格茨：这点证实了吗？

海因里希：是的，小丑，这确凿无疑。

格茨：谁证实的？

海因里希：上帝自己。上帝的意志就是尘世间不能行善。

格茨：不能行善？

海因里希：完完全全不可能：爱，不可能！正义，不可能！你去爱爱你身边的人试试看，到时看你说什么。

格茨：干吗不能爱，假使我偏要爱呢？

海因里希：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恨另一个人，这仇恨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最终传到全人类。

格茨（接茬）：这个人爱穷人。

海因里希：他那是在用高明的手段欺骗他们，他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情感，强迫他们打死了一个老人。（稍停）我有什么办法，我？哼，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罪，但罪恶就象小偷似地扑到了我身上。私生子，告诉我善在何处？善在何处？哪里的恶最少？（稍停）你自吹有罪是徒劳的！如果你想获得进地狱的资格，只要呆在床上就成。世界本是伤风败俗的，如果你承认它，你就是同谋；如果你改变它，你就是刽子手。（大笑）哈！大地散发的臭气把星星都熏

臭了。

格茨：那所有的人都得下地狱？

海因里希：噢不！不是所有的人！（稍停）我是有信仰的，我的上帝，我有信仰。我不犯绝望的罪过。我虽然病得脚底都流脓，但我知道如果你下决心，一定会拯救我的。（对格茨）私生子，我们大家同样有罪，我们都配入地狱，但上帝一高兴，就会饶恕我们的。

格茨：我要是反对，他就不会饶恕我。

海因里希：卑微的小人，你怎么斗得过他的仁慈？他的耐心是无穷的，你怎能奈何得了他？他如果高兴，就会把你抓进他的手掌，送进天国；他用手轻轻一指，就会粉碎你作恶的企图；他会撬开你的嘴，用善心填满你的肚子，你哪怕不愿意，也会感到自己在变成好人。去吧！去放火烧沃尔姆城吧，去抢，去杀，你现在在这儿是白白浪费你的时间和心血，早晚有一天你会和大家一样，进入炼狱。

格茨：这么说大家全在作恶。

海因里希：所有的人。

格茨：从来也没有人行善？

海因里希：没有。

格茨：很好。（他回到帐篷里来）我和你打赌我要干。

海因里希：干什么？

格茨：我要行善。你敢和我打赌吗？

海因里希（耸耸肩）：不，杂种，我什么也不赌。

格茨：你错了，你告诉我行善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打赌我要行善，因为这是保持我与众不同的最好办法。我以前是罪犯，现在我要洗心革面：我要放下屠刀，我打赌要当圣人了。

海因里希：谁来评定真假呢？

格茨：你，一年零一天之后。你只需打赌就成。

海因里希：你要是打赌，那你就输定了，蠢货！你行善是为了赌赢。

格茨：说得对！好吧，我们来掷骰子。如果我赢了，那就是恶占上风……我要是输了……啊！我要是输了，我甚至不知我该干什么。好了，谁和我赌？纳斯蒂！

纳斯蒂：不！

格茨：为什么？

纳斯蒂：这是坏事。

格茨：当然，是的，是坏事。你胡思乱想什么？得啦，面包匠，我还是个恶人嘛。

纳斯蒂：你要是想行善，下决心做就得了，很简单。

格茨：我要迫使上帝做个决定，这回一定要他说出个是或非来。他让我赢了，全城就会着起火来，他的责任就确定无疑。来，玩吧：既然上帝和你在一起，你就不该害怕。你不敢，胆小鬼！你宁愿被吊死吗？谁敢？

卡特琳：我！

格茨：你，卡特琳？（看着她）为什么你就不行

呢？（给她骰子）出吧。

卡特琳（掷出）：一点加一点。（颤抖）你看来输不了了。

格茨：谁告诉你们我想输？（他把骰子放进摇骰子的杯子里。）上帝，这下您不好办了吧。现在该揭穿您的花招了。

〔他掷出骰子。

卡特琳：一点加一……你输了！

格茨：我按上帝的意志办事。别了，卡特琳。

卡特琳：吻我。（他吻她）别了，格茨。

格茨：拿着这个钱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对弗兰茨）弗兰茨，去告诉乌利希上尉打发战士们睡觉去。你，纳斯蒂，回城里去，现在还来得及阻止骚乱。如果你们在黎明时打开城门，放教士们安全出城，由我来看管，我就在中午撤除包围。同意吗？

纳斯蒂：同意。

格茨：你恢复你的信念了，先知？

纳斯蒂：我从来也没失去过它。

格茨：你真走运！

海因里希：你恢复他们的自由，把生命和希望还给他们。但对我呢，你这狗东西，你逼得我叛变了，就不还我清白吗？

格茨：恢复清白是你自己的事。总而言之，你也没有作出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来。

海因里希：做了什么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动

机。好，我会跟着你的，我会寸步不离，日夜尾随着你，评判你行为的事交给我好了。你可以放心，一年零一天之后，不论你走到哪里，我都将前去赴约。

格茨：拂晓了。好冷啊。拂晓与善良已进入我的帐篷，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比原来快活：这个女的在呜咽，这个男的在恨我：简直象刚发生过一切灾难似的。也许善就是使人绝望的……这没什么关系，再说，评论它不是我的事，我只需去做。永别了。

〔格茨下。卡特琳放声大笑起来。

卡特琳（笑出了眼泪）：他作弊了！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他捣鬼了，他是故意输的！

（幕落）

第 二 幕

第 四 景

第 一 场

卡尔、两个农民

农民甲：里面吵得真凶。

卡尔：他们是男爵。明摆着，他们都气疯了。

农民甲：要是他害怕了，不干了呢？

卡尔：没事，他倔得象条牛。你们躲起来，他来了。

第 二 场

两个农民（躲着）、格茨和卡尔

格茨：我的兄弟，你给我们弄瓶酒来好吗？三杯就够，我不喝。看在我的面上吧。

卡尔：看在你面上，我去拿，我的兄弟。

〔格茨下。两个农民从躲着的地方出来，一边笑一边拍着大腿。

农民甲：我的兄弟，我的小兄弟！小弟！喏！看在你的面上，给！

〔他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相互拍打着。

卡尔（把杯子放在托盘上）：所有的仆人都是他的兄弟。他说他爱我们，他拍我们马屁，有时候还拥抱我们。昨天他一高兴，还给我洗了回脚。一个好老爷，好兄弟。呸！（他啐了一口唾沫）这词扎我的嘴，我每回说到它就要啐一口。他有一天会因为叫过我兄弟而被绞死，等人家把绞索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我要亲亲他的嘴，对他说："晚安，小弟。你看在我的面上死去吧。"

〔他举着杯子和托盘下。

农民甲：这人了不起。人家骗不了他。

农民乙：人家说他识字。

农民甲：他妈的！

卡尔（回来）：传令。你们到诺萨克和舒尔汉去跑一趟，要让家喻户晓："格茨把海登斯坦的地给了农民。"说完让他们喘一口气，再接着说："连他这个嫖客、私生子都把地给了大家，为什么舒尔汉的大老爷不把他的地给你们呢？"

去煽动他们，气死他们，让到处都乱起来。去吧。（农民们下。）格茨，我亲爱的兄弟，你将看到我怎么去败坏你的好事。把你的地给他们吧，给吧：有一天你会后悔没在给地之前就死掉的。（笑）爱！我每天给你穿衣服，给你脱衣服，看你的肚脐、你的脚趾、你的屁股，你还要我来爱你。我才不爱你呢！康拉德又凶又恨，但我宁愿受他的辱骂而不要你的仁慈。（纳斯蒂上）你有什么事？

第　三　场

卡尔和纳斯蒂

纳斯蒂：格茨叫我来。

卡尔：纳斯蒂！

纳斯蒂（认出他来）：是你！

卡尔：你认识格茨？这号人你也交？

纳斯蒂：用不着你管。（稍停）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卡尔！你最好少废话，乖乖地等我的命令。

卡尔：城里的命令对农村没用。

纳斯蒂：你小子要是敢干这种不要脸的勾当，我绞死你。

尔卡：你倒得留神自己别给绞死。你先说说，你上

这儿来干什么？这很可疑。你说你来找格茨谈话，结果倒劝开我们不要造反了。谁能保证人家没收买你呀？

纳斯蒂：谁能保证人家没收买你呢？你这么过早地发动骚乱，为的是让老爷们来断送它吧？

卡尔：格茨来了。

第 四 场

格茨、纳斯蒂、贵族们

〔格茨退着上场，舒尔汉、诺萨克、里歇尔男爵围着他狂叫。

诺萨克：农民在你眼里算老几？说穿了，你要的是我们的命。

舒尔汉：你想用我们的血来洗刷你娘干下的丑事？

诺萨克：你想充当德国贵族的掘墓人。

格茨：弟兄们，我最亲爱的弟兄们，我简直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里歇尔：你不知道你的举动是在往火药桶上点火吗？如果我们不立时把土地、金子、直到贴身衬衣都给农民，他们会气疯的。这还不算，还得承认他们对。这你不知道吗？

舒尔汉：你不知道他们还会到我们的城堡里来纠缠我们的吗？

里歇尔：我们同意了就得破产，拒绝了就得掉脑袋。

诺萨克：这你不知道吗？

格茨：我最亲爱的弟兄们……

舒尔汉：别净说好听的了！你放弃你的主张吗？回答是还是不。

格茨：我最亲爱的弟兄们，请原谅：我的回答是不。

舒尔汉：你是个杀人凶手。

格茨：是的，我的兄弟，和大家一样。

舒尔汉：是个私生子。

格茨：是的，和耶稣基督一样。

舒尔汉：臭混蛋！臭狗屎！

〔他朝格茨脸上打了一拳。格茨踉跄一下又重新站稳，并朝他走去。众人后退。突然，格茨直挺挺地扑到地上。

格茨：救救我吧，天使！帮我控制住自己吧！（全身颤抖）。我不能打人。如果我的右手痒痒，我就砍断右手。（他在地上扭动，舒尔汉踢了他一脚。）玫瑰花啊，如雨下，它温柔地抚摸着我。上帝多么爱我啊！我接受这一切。（站起身来）我是狗杂种、臭狗屎、大叛徒，为我祈祷吧。

舒尔汉（打他）：你放弃你的想法吗？

格茨：别打我，你们会弄脏自己的手的。

里歇尔（威胁地）：你放弃你的想法吗？

格茨：上帝，我实在忍不住要笑，快帮我摆脱这种

可恶的欲望吧！

舒尔汉：仁慈的上帝啊！

里歇尔：走吧，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第　五　场

纳斯蒂、格茨、卡尔

〔格茨转身走向纳斯蒂。

格茨（愉快地）：你好，纳斯蒂。你好，我的兄弟。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两个月前，在沃尔姆城下你建议我和穷人结成同盟。你看，我接受了。等一下，让我先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行善之前，我心想应当首先知道什么是善，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好了！纳斯蒂，我现在知道了，善就是爱。但事实是人们相互间并不相爱。是什么阻碍了他们？是因为社会条件不平等，有人受着奴役，生活在贫困中。因此要消灭这些东西。说到这儿为止，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对吗？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你的开导使我得益了。是的，纳斯蒂，最近我常想到你。不过，你是想推迟建立上帝的统治；我呢，比你机灵一点，我找到了让它立即开始的途径，至少是在地球上的一角，在这儿先建立起来。第一阶段：我把我的地给农民。第二阶段：就

在这片土地上，我来组织第一个基督公社，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啊！纳斯蒂，我是指挥官，我在发动一场善的战斗，我要马上不流血地赢得胜利。帮助我吧，你愿意吗？你善于对穷人讲话。我们两个将重建天堂，因为上帝选择了我来洗刷我们的原罪。喏，我已经为我的法伦斯泰尔① 找好了名字：我管它叫太阳城。怎么啦？噢！你这驴脾气！哎！真扫兴！你难道还有什么地方要责怪我的？

纳斯蒂：留着你的地吧。

格茨：留着我的地！是你，纳斯蒂，要我这样做？

说实话，我一切都料想得到，唯独这点除外。

纳斯蒂：留着它吧。如果你为我们好，就安静点，别插手我们的事。

格茨：这么说，你也认为农民要造反？

纳斯蒂：我不是认为，我知道他们要造反。

格茨：我早该想到这一点。我该预见到我会得罪你这个狭隘而固执的家伙的。刚才是那些猪猡，现在又是你，叫得那么凶，可见我是多么有理。好，这才叫我来劲呢！我要把地给农民，我就要给？不管众人怎样反对，好事一定要做。

纳斯蒂：谁要求你给地了？

---

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的社会基层组织。本剧以十六世纪为背景，这词显然还不存在，是作者故意用的。

格茨：我知道我应当给。

纳斯蒂：但是谁要求你了？

格茨：我告诉你我知道我该给。我对自己的道路就象对你看得一样清楚，因为上帝给了我光明。

纳斯蒂：当上帝沉默的时候，你想要他说什么他说的就是什么。

格茨：噢！可敬的先知！三万农民正饿得要死，我把自己全部财产拿出来减轻他们的困苦，你却安心地对我说上帝禁止我拯救他们。

纳斯蒂：你，拯救穷人？你只能使他们堕落。

格茨：那谁来拯救他们呢？

纳斯蒂：不必为他们担忧，他们会自己救自己的。

格茨：如果剥夺了我行善的手段，哪我干什么呢？

纳斯蒂：你有事干，管理好你的财产，使它发起来，这够你干一辈子的了。

格茨：为了让你高兴，我就得变成坏财主？

纳斯蒂：没有什么坏财主，只有财主，如此而已。

格茨：纳斯蒂，我是你们自己人。

纳斯蒂：不。

格茨：我不是穷了一辈子吗？

纳斯蒂：世上有两种穷人，一种是和大伙穷在一起的，另一种是自己穷自己的。第一种是真正的穷人，另一种是不走运的富人。

格茨：那我想，把财产给了别人的富人也不是穷人。

纳斯蒂：是的，他们是从前的富人。

格茨：这么说，我命里注定没有希望了。你不害臊，纳斯蒂，你斥责一个基督徒，也不容他申辩。（激动地来回走着）那些小贵族恨我，他们很傲慢，但你们比他们更加傲慢。我加入他们的社会等级可能比加入你们的社会等级还要容易一些。走着瞧吧！谢谢，上帝：我会无条件地爱他们的。我的爱将瓦解你的敌意，平息穷人的怒火。我爱你们，纳斯蒂，我爱你们大家。

纳斯蒂（温和些）：如果你爱我们，那就放弃你的计划吧。

格茨：不。

纳斯蒂（改变语气，变得咄咄逼人）：听着，我需要七年时间。

格茨：干什么？

纳斯蒂：七年后我们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圣战。早了不行。如果你今天把农民投入战争，我看要不了一星期他们就会被残杀。你一个星期破坏的东西，要化半个多世纪才能重建起来。

卡尔：农民来了，老爷。

纳斯蒂：打发他们回去，格茨。（格茨不回答）听着，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我们，你是做得到的。

格茨（对卡尔）：请他们等一等，我的兄弟。（卡尔下）你要我怎么做？

纳斯蒂：你留着自己的地。

格茨：那得看你的建议是什么。

纳斯蒂：你把土地留着，它可以成为我们藏身和聚

集的场所。我将住到你的某个村子里去。我的命令可以从那里发向全德国。七年后那里将发出战斗的信号。你给我们帮的忙将是无法估价的。怎么样？

格茨：不同意。

纳斯蒂：你不同意？

格茨：我不能小手小脚地行善。你看来没明白吧，纳斯蒂？因为我的缘故，到不了年底，在一万阿尔邦① 的土地上将充满幸福、博爱和道德。我要在我的领地上建立太阳国，而你，却要我把它变成杀人犯的巢穴。

纳斯蒂：为善服务要象战士打仗一样，格茨，哪个战士能一个人打胜仗？你还是先放谦虚点吧。

格茨：我不会谦虚的。可以低三下四，但不能谦虚。谦虚是死样怪气的人的德行。（稍停）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准备战争？上帝禁止流血，而你却要血洗德国！我不当你的帮凶。

纳斯蒂：你就不杀人？那好，把你的地给农民吧，把你的城堡也给农民，你会看到德国的土地上是否就不流血了。

格茨：它不会流血的。善不会引起恶。

纳斯蒂：善不会引起恶，就算是吧。而正因为你这种无理智的慷慨会引起残杀，所以就说明你并不在行善。

---

① 古时度量衡单位，相当二十至五十公亩。

格茨：善难道是使穷人的苦难长期延续下去吗？

纳斯蒂：我要求七年时间。

格茨：哪不到七年就死掉的人怎么办？他们在仇恨和恐惧中生活了一辈子，最后将在绝望中死去。

纳斯蒂：愿他们的灵魂属于上帝。

格茨：七年！而七年之后又将有七年的战争，接踵而来的将是七年的磨难，因为需要修复废墟，而谁知道随之而来的又是什么。也许是一场新的战争，新的磨难，又会有新的先知来要求大家再耐心地等上七年。你这江湖骗子，你要让他们一直耐心地等到最终审判的那天吗？我说，善是可以做到的，每天、每时，甚至此时此刻都可以。所以我将做个立即行善的人。海因里希说："只要有两个人互相仇恨，仇恨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蔓延到全世界。"而我说，实际上只要有一个人毫无保留地爱所有的人，这种爱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感染全人类。

纳斯蒂：那你就当这个人？

格茨：我就当这个人，对，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我知道行善比作恶要艰难。恶仅仅是我自己，善却包罗万象。但我不害怕。如果需要使大地回春，我就去温暖大地。上帝要我发出耀眼的光辉，我就发出耀眼的光辉，我会象抛洒热血一样把光明洒向人间。我是炽热的火焰，上帝的气息把我拨得更旺，我自己将活活烧死。面包匠，我得了行善的不治之症，我要使它成为一

种传染病。我要脚踏实地去做，要为善而献身，并诱发众人。

纳斯蒂：你招摇撞骗！

格茨：你搅乱不了我！我看得明白，我心里清楚，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也会预卜未来。

纳斯蒂：声称“我认为是好事，我就去做，哪怕天崩地裂”的人是假先知，是魔鬼的帮凶。

格茨：声称“让世界先毁灭，我再来看善是否可行”的人才是假先知和魔鬼的帮凶。

纳斯蒂：格茨，如果你碍我的事，我要打倒你。

格茨：你会杀掉我吗，纳斯蒂？

纳斯蒂：是的，假如你妨碍我的话。

格茨：我可不会杀掉你，因为我的本分是爱。我去把地分给大家。

第五景

〔乡村教堂门前。门廊下有两把椅子，一把上有个鼓，另一把上放着一支笛子。

第一场

格茨、纳斯蒂，有几个农民后上

格茨（喊着进来）：喂！噢！方圆百里就没个人，

他们全躲起来了。我的仁慈简直象灾难般地降到了他们头上。这些人真蠢。（他突然转身朝着纳斯蒂）你干吗老跟着我?

纳斯蒂：为了亲眼看到你的失败。

格茨：我不会失败的。我今天在给我的国家奠基。我想他们都在地窖里。请耐心点。我只要抓住五六个人，你看看我能不能说服他们。（喊声、短笛的音乐）这是怎么回事？（一群醉醺醺的农民抬着放有石膏圣像的架子列队上场。）你们真高兴。你们是在庆贺你们原来的老爷慷慨的恩赐吗?

一个农民：上帝保佑，我们不干这种事，好修士。

格茨：我不是修士。（他摘下斗篷的风帽。）

农民们：格茨!

〔农民惊恐地后退。有几个人在画十字。

格茨：格茨，对，是凶神格茨！阿提拉① 格茨出于基督徒的仁慈把地给了农民。我的样子就那么吓人吗？过来：我有话对你们说。（稍停）怎么啦？你们在等什么？过来呀！（农民固执地沉默着。他用命令的口气）谁是你们的头?

一个老人（不情愿地）：我。

格茨：上前面来。

① 匈奴帝国国王，五世纪时在位，打败了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外号“上帝的灾难”，见第一幕第五场纳斯蒂的话。

〔老人离开队伍，朝他走去。农民们默默地看着他们。

茨格：你说说，我在领主的谷仓里见到了成袋的粮食。你们难道没明白我的意思吗？以后不征什一税，也不征杂税了。

老人：在短期内我们还要让一切维持现状。

格茨：为什么？

老人：为了看看事态的变化。

格茨：很好。粮食会烂掉。（稍停）你们对自己现在的条件怎么想？

老人：我们不谈这些，老爷。

格茨：我已经不是你们的老爷了。叫我兄弟，你听见了？

老人：是，我的老爷。

格茨：你的兄弟，我再说一遍。

老人：不，这可不行。

格茨：我命……我请求你。

老人：只要您高兴，您就当我的兄弟好了，但我可不是您的兄弟。每人有他自己的位置，老爷。

格茨：算了！算了！你以后会习惯的。（指着笛子和鼓）这是什么？

老人：笛子和鼓。

格茨：谁演奏它？

老人：修士们。

格茨：这里有修士？

老人：特策尔修士带着两个小徒弟从沃尔姆来了，

来卖恕罪符。

格茨（伤心地）：你们那么高兴，原来是这个缘故？（突然）见鬼去吧！我这里不许有这种东西。（老人沉默）这种恕罪符一钱不值。你以为上帝会以他的宽恕来骗钱吗？（稍停）如果我还是你的主人，我命令你赶走这三个骗子，你照办吗？

老人：是的，我会照办的。

格茨：那好，你的主人最后一次命令你……

老人：您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人了。

格茨：去你的，你太老了。（他推开老人，跳上一级台阶，对众人说）你们想没想过，为什么我把地当作礼品送给你们？（指着一个农民）你回答。

农民：不知道。

格茨（对一个妇女）：你呢？

妇女（犹豫不决地）：也许……您是想使我们幸福。

格茨：答得好！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幸福只是手段。有了它，你们打算干什么？

妇女（惊恐地）：有了它？但我们还没有得到幸福呢。

格茨：你们会得到它的，别担心。得到幸福后你们要干什么？

妇女：我们还没想过。我们连幸福是什么都不知道。

格茨：我替你们想过了。（稍停）你们知道，上帝

命令我们爱。不过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不可能爱。兄弟们，直到昨天你们都很不幸，所以人们想不到要求你们去爱。好，我现在要使你们没有理由不爱。我要让你们吃得饱饱地，养得肥肥的，这样你们就会爱了。听着，我要求你们爱所有的人。我不再摆布你们的躯体，而要指导你们的灵魂，因为上帝在启发我这样做。我是建筑师，你们是工人。一切属于大家，工具和土地都归公，以后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除了爱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法律了。我们将成为全德国的榜样。来吧，伙伴们，我们来试试吧？（沉默）乍一开始我有点让你们害怕，这我挺高兴，因为最让人放心的莫过于一个善良的老鬼了。而天使呢，弟兄们，天使反而让人怀疑！（众人微笑，叹息，激动）到底笑了！你们到底对我笑了。

众人：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格茨（转身看见特策尔，气恼地）：让修士们都去见鬼吧！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特策尔、两个小修士，一个神甫

〔两个小修士拿起他们的乐器。有人取来一张

桌子放到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特策尔把一卷卷的羊皮纸放在桌上。

特策尔：喂，胖大爷们！过来，过来呀！我没吃大蒜！（众人笑）这一带情况怎么样？地好吗？

农民们：不算太坏。

特策尔：那老婆子呢？还是那么可恨吗？

农民们：噢，当然啦！到处都一样。

特策尔：别埋怨，她们在保护你们不受魔鬼的欺侮，因为她们比魔鬼还不要脸。（众人笑）啊！我亲爱的伙伴们，这还没说完呢，我们来谈点正经的吧！奏乐！（鼓和笛作响）你们老是埋头干活，这点千真万确，但有时候你们不免扶着铁锹，看着远处，心里想："我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一个布满鲜花的美丽的坟墓并不是一切，因为灵魂不在里头。它上哪儿去了？进了地狱（鼓声）还是进了天堂？（笛声）善良的人们，你们当然知道上帝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为你们操心不尽，我们的好上帝，美得连觉都睡不着了。喂，你，那边的那个，你叫什么名字？

农民：彼特。

特策尔：怎么样，彼特，你时不时地喝酒喝得有点过头吧？得了，别撒谎了！

农民：唉！有时候是这样。

特策尔：你老婆呢，你打她吗？

农民：我喝多了的时候打她。

特策尔：但是你怕上帝。

农民：噢对，修士！

特策尔：那圣母呢，你爱圣母吗？

农民：比对我亲娘还爱。

特策尔：这么一来，善良的上帝很为难。“这人并不太坏，”他想，“我不想跟他过不去。但他有罪孽，所以我必须惩罚他。”

农民（难过地）：唉！

特策尔：等一下。幸亏有圣人，他们每人都有资格进十万次天堂，但这对他们没用，因为他们只能进去一次。于是，上帝是怎么想的呢？他想：“为了不浪费没有使用的权利，我去把它发给那些不配进天堂的人。这老实的彼特，要是买上特策尔修士的一张恕罪符，就可以拿着圣马丁的一份请贴进入我的天堂。”嗬？嗬？他想得真妙，对不对？（众人欢呼）来吧，彼得，拿出钱包来吧。教友们，上帝提议的是一笔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好买卖：出二个埃居① 就可以进天堂。哪个吝啬鬼，哪个守财奴不愿为自己永久的生命花上两个埃居呢？（他收下彼特的两个埃居。）谢谢。好了，回家去吧，别再造孽了。谁还想要？瞧，这一件才上算呢，你们要是把这卷东西给神甫看，那你们要他赦免你们哪个滔天大罪，他就得赦免你们哪个滔天大罪。对

① 古代钱币。

不对，神甫？

神甫：一定得赦免，这不假。

特策尔：再看看这一件呢？（他高举一卷羊皮纸）啊！教友们，这可是上帝对大家的体贴！这些恕罪符是专门为那些有亲人在炼狱中的好人设计的。如果你们付足了钱，你们全家的亲人就会展开翅膀，飞向天堂。每化两个埃居，就可以送一个人进天堂，而且马上就转过去。来吧！谁要？谁要？你，你家死了谁？

一个农民：我娘。

特策尔：你娘，就没别人了？你这年纪，只死了娘？

农民（犹豫不决地）：我还有一个伯伯……

特策尔：哪你难道就让你可怜的伯伯呆在炼狱里吗？来吧，来吧！将四个埃居给我。（他拿了钱，把它举在化缘袋口上）注意，伙伴们，请注意：埃居一落，灵魂就上天。（他让埃居一个个地落到钱袋里。长长的笛声）一个！（第二声笛声）二个！他们在那儿！在那儿！在你们头上飞翔：两只美丽的白蝴蝶！（笛声）再见！再见！请为我们祈祷，请向所有的圣人请安。喂，乡亲们，向这两个可爱的小东西说声再见吧。（掌声）现在该谁了？（许多农民拥上前去）为你的老婆和你的祖母？为你的姐姐？（笛声——笛声）拿钱来！拿钱来！

格茨：去你们的！

〔众人喧哗。

特策尔（对神甫）：这是什么人？

神甫：是他们以前的领主。不用怕。

格茨：你们疯了，以为施舍几个钱就把事了了，你们以为殉难者被活活烧死就是为了使你们象进磨坊似地进天堂吗？圣人们的功德你们用钱是买不来的，只有具备了他们的美德才能得到拯救。

一个农民：那我宁肯吊死或者立刻被打入地狱。每天干十六小时活的人是没法变成圣人的。

特策尔：别说了，大笨蛋，对你没那么高的要求。你只要时不时地买上一对恕罪符，上帝就会发慈悲收你进天堂的。

格茨：去吧！去买他的破烂货吧。他会让你以两埃居的代价换取重新作恶的权利，但上帝是不会批准你们这种买卖的！你还是在往地狱跑。

特策尔：你去剥夺他们的希望吧！消除他们的信念吧！干吧！我看你将来拿什么来取代这些东西！

格茨：爱。

特策尔：你知道什么是爱？

格茨：你自己又知道什么是爱？一个这样歧视他们而出卖天堂给他们的人怎么会爱他们呢？

特策尔（对农民）：我，我的小羔羊，我歧视你们吗？

众人：噢！

特策尔：我，我的小宝贝们，我不爱你们吗？

农民们：爱！爱！你爱我们！

特策尔：教友们，我属于教会。教会以外不存在什么爱。教会是我们大家的母亲，她通过修士和教士的渠道，给予她所有的孩子，不论命好命不好，都以同样的母爱。（钟声、木铃声。麻疯病人出现。农民们惊惶失措地躲到舞台另一端。）怎么回事？

〔神甫和小修士跑回教堂去了。

农民们（用手指着麻疯病人对他说）：那儿！那儿！留神！有麻疯病人！

特策尔（吓坏了）：仁慈的耶稣啊！

〔片刻。格茨走近麻疯病人。

格茨（指着麻疯病人对特策尔说）：拥抱他！

特策尔：呸！

格茨：教会要是真的对她最苦命的孩子也无反感、无保留地爱，那你干吗还不快拥抱他？（特策尔摇头）要是耶稣在，就肯定会把他搂在怀里的。我比你更爱他。

〔片刻。他走向麻疯病人。

麻疯病人（从牙缝里挤出）：又来一个吻麻疯病人的家伙。

格茨：过来，我的兄弟。

麻疯病人：果然！（不乐意地走近他）如果这样能拯救你，我是不能拒绝的，但请你动作快一点。这些人全一个样，上帝好象是故意让我得了病，好让他们有机会升天。（格茨过去拥抱他）别亲嘴！（吻）呸！（他擦嘴。）

特策尔（笑起来）：怎么样？你高兴了？你看他在擦嘴。他的病比原来减轻了吗？告诉我，麻疯病人，生活怎么样？

麻疯病人：要是圣人少一点，麻疯病人多一点，生活就会好得多。

特策尔：你在哪里过日子？

麻疯病人：在树林里，和别的麻疯病人在一起。

特策尔：你们成天干什么？

麻疯病人：我们互相讲些麻疯病人的故事。

特策尔：你干吗到村里来？

麻疯病人：我来看看能不能拣到一张恕罪符。

特策尔：好极了。

麻疯病人：你们真的卖恕罪符吗？

特策尔：两个埃居一分。

麻疯病人：我一个子儿也没有。

特策尔（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农民说）：你们瞧！（对麻疯病人）你看见这个崭新的漂亮的恕罪符了？你喜欢什么？是我把它送给你，还是我来吻你的嘴？

麻疯病人：当然……

特策尔：啊！你愿意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选择吧。

麻疯病人：当然罗，我宁愿你把它送给我。

特策尔：给你，gratis pro Deo①，这是你神圣的

① 拉丁文：上帝免费给你的。

母亲——教会给你的礼物。拿着。

麻疯病人：教会万岁！

〔特策尔把恕罪符扔给他，他在半空中接住。

特策尔：现在，你快走吧！

〔麻疯病人下。钟声和木铃声。

特策尔：怎么样？是谁最爱他？

众人：是你！是你！乌拉，特策尔！

特策尔：好，教友们！该谁了？为你死在远方的姐姐？（笛声）为抚养过你的姑姑婶姆。为你母亲。为你爸爸、妈妈、为你的大儿子！给钱吧！给钱！给钱！

格茨：这些狗东西！（他敲打桌子，鼓滚到台阶下面）耶稣赶走了教堂里的商人……（他突然不往下说了，看着沉默而怀有敌意的农民，把帽子放下遮住脸，呻吟着跪在教会墙脚下。）噢！噢！噢！我真丢人！我不知怎么和他们谈话。上帝，指引我找到通向他们心灵的道路吧！

〔农民们看着他，特策尔在微笑。农民们又转眼瞧着特策尔。特策尔向他们递眼色，把手指放在嘴上不让他们出声，然后头一歪，示意他们进教堂去。

〔他自己踮着脚尖先进去了。

〔农民们举起圣像也走了进去。他们都消失了。沉默片刻。然后海因里希穿着世俗的服装出现在教堂门口。

第　三　场

海因里希、格茨、纳斯蒂

〔海因里希走下台阶，向格茨走去，他没看见纳斯蒂。

海因里希：你把灵魂当作地里的蔬菜。

格茨：谁在说话？

海因里希：园丁可以决定什么对葫萝卜合适，但任何人也不能替别人作出选择。

格茨：谁在说话？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是的。

格茨（站起身来，把帽子抛向脑后）：我肯定只要第一步一走错，就会见到你的。（稍停）你到这儿来干吗？来恨我吗？

海因里希："好有好报。"你说的，对吗？

格茨：我说的，我今天还这么说。

〔沉默片刻。

海因里希：我把报应给你带来了。

格茨：还早了点。

〔沉默片刻。

海因里希：卡特琳要死了：这是你的第一个报应。

格茨：她要死了？她的灵魂属于上帝。你要我怎么办呢？（海因里希笑起来）别笑，蠢货，你明

摆着不会笑。

海因里希（抱歉的口气）：他在对我做鬼脸。

格茨（迅速转过身来）：谁？（突然醒悟）啊！（转向海因里希）显然，你们已经形影不离了！

海因里希：差不多了。

格茨：这样你就有伴了。

海因里希（用手摸摸脸）：他很讨厌。

格茨（向海因里希走去）：海因里希……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请饶恕我。

海因里希：饶恕你，好让你到处去吹嘘你把仇恨变成了爱，就象基督把水变成了酒似的。

格茨：你的恨现在属于我了。我会使你摆脱它和魔鬼的。

海因里希（改变嗓音，很象是另一个人在通过他的嘴说话）：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讲话。圣父是我，魔鬼是我的儿子，仇恨就是圣灵。要把我们这三位一体分成三部分，那可比把天上的圣三位一体分割开来还要难。

格茨：那么，只好祝你晚安了。你去沃尔姆城做弥撒吧，我们几个月后再见。

海因里希：我永远不回沃尔姆去，也永远不再做弥撒了。我不再是教会的人了，小丑。人家取消了我主持日课和圣礼的资格。

格茨：他们对你有什么好责备的？

海因里希：他们谴责我为了钱出卖了城市。

格茨：无耻的谎言。

海因里希：这谎言是我制造的。我登上讲坛，在大家面前忏悔了一切：我爱财，我妒嫉，我不守教规，我贪图女色。

格茨：你撒谎。

海因里希：哪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沃尔姆城里大家都在传，说教会厌恶穷人，是它命令我出卖他们，任人来屠杀他们的。总得给教会找到一个贬斥我的借口吧。

格茨：这么说，你赎了罪了。

海因里希：你很清楚，罪是永远赎不了的。

格茨：这倒是真的。世上任何东西都抹不掉。（稍停。突然走向海因里希）卡特琳怎么了？

海因里希：她的血变质了，全身都是溃疡。她不吃也不睡已经三个星期了。

格茨：你为什么不呆在她身边？

海因里希：她不需要我，我也用不着她。

〔纳斯蒂上，站在舞台深处。

格茨：应该给她治病。

海因里希：治不好了，她只能死。

格茨：她害的什么病？

海因里希：耻辱病。她厌恶自己的身体，因为那么多男人的手都在上边摸过。她更厌恶自己的心，因为你的形象还留在里边。她的病是不治之症，病因就是你。

格茨：这是去年的事，神甫，我不承认去年犯的错

误。在另一个世界里，在永生中，我会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的。但在这个世界上，不行了，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海因里希：这么说有两个格茨。

格茨：两个，对。一个活着，在行善，另一个死了，他行的是恶。

海因里希：你把死去的格茨和你的罪孽一起埋葬了？

格茨：是的。

海因里希：好极了。不过，正在杀死这个姑娘的并不是已经死了的格茨，而是纯洁漂亮的，正在把自己贡献给爱的事业的格茨。

格茨：你撒谎。这罪行是作恶多端的格茨犯下的。

海因里希：这不是罪行。你玷污她的时候，给予她的比你自己所有的要多得多：你给了她爱。事实是她在爱你，尽管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一天，你发了慈悲，于是，你放了一个钱包在卡特琳手里，把她撵走了。她是为这个缘故而死的。

格茨：我能和一个妓女生活在一起吗？

海因里希：能，因为是你把她变成妓女的。

格茨：要么放弃善，要么放弃她。

海因里希：假使你留下了她，你也许还能救她，你自己也一起得救。什么？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仅仅一个？这不是太降低格茨的身分了吗？他的志向远大多了。

格茨（突然）：她在哪里？

海因里希：就在你的土地上。

格茨：这么说她想再见见我？

海因里希：是的。后来，半路上她被恶魔压垮了。

格茨：在哪儿？

海因里希：我不告诉你，因为你对她干的坏事已经够多的了。

格茨（举起拳头，愤怒地）：我……（他平静下来）好，我自己会找到她的。别了，海因里希。（向魔鬼的方向鞠了一躬）向你致敬。（他转身向着纳斯蒂）来，纳斯蒂。

海因里希（惊恐地）：纳斯蒂！

〔纳斯蒂想跟着格茨走。海因里希挡住了他的去路。

第　四　场

海因里希、纳斯蒂

海因里希（犹豫不决地）：纳斯蒂！（提高嗓门）纳斯蒂，我正在找你。站住！我有话跟你说。你只管看不起我好了，只要听我说就行。我经过了舒尔汉的领地，那里在酝酿着暴动。

纳斯蒂：让我过去。我知道这些。

海因里希：你希望发生这场暴动吗？说，你希望这样吗？

纳斯蒂：这和你相干吗？让我过去。

海因里希（伸出胳膊）：你不回答就休想过去。

〔纳斯蒂沉默地看着他，最后下了决心。

纳斯蒂：我希望也好，不希望也好，现在谁也阻挡不了它了。

海因里希：我可以。我可以在两天之内筑起一道堤岸挡住海水。作为交换条件，纳斯蒂，我要你饶恕我。

纳斯蒂：又来这饶恕的把戏了？（稍停）这种把戏让我讨厌，我跟它不相干。我既无资格判罪，又无资格恕罪：这是上帝的事。

海因里希：如果上帝让我在他的宽恕和你的宽恕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就选你的。

纳斯蒂：你选错了．你为了听这么一句话也许连天堂都放弃了。

海因里希：不，纳斯蒂，我放弃天上的宽恕，要得到的是人间的宽恕。

纳斯蒂：人间是不宽恕的。

海因里希：你真讨厌。

纳斯蒂：什么？

海因里希：我不是在对你说。（对纳斯蒂）你不给我的事提供方便。人家在逼我恨，纳斯蒂。我的恨是逼出来的，而你也不帮我。（他画了三次十字）好，现在我可以安静一阵子了。好了，听我说，要快一点。农民在组织起来。他们准备和男爵们谈判，这样我们就还有几天的

时间。

纳斯蒂：你准备用这几天干什么？

海因里希（指着教堂）：你看见他们了，为了教会他们可以千刀万剐。在这一带的乡村比德国所有其他地方都更虔诚。

〔纳斯蒂摇头。

纳斯蒂：你们的神甫是无能之辈，农民喜欢他们，这不假，但是如果神甫们谴责起义，那他们的说教就没人听。

海因里希：我指望的不是他们的演说，而是他们的沉默。你想想：某天早晨，当村民们醒来时，发现他们教堂的门大敞着，里边空空的，神甫们象鸟似地远走高飞了，祭台前没人，圣器室前没人，地下室没人，神甫的住处也没人……

纳斯蒂：这办得到吗？

海因里希：一切都准备好了。你这儿有人吗？

纳斯蒂：有几个。

海因里希：让他们在这一带到处跑，用比谁都高的嗓门嚷嚷，尤其是要他们辱骂宗教。一定要让他们引起愤怒和恐慌。然后，下个礼拜天，在里格希，当弥撒做到一半时，让他们把神甫绑架走，把他拖到树林里，再带着有血迹的剑回来。这个地区所有的神甫就都会在当天夜里悄悄地离开他们的村子，躲到马克斯坦的城堡里去，那儿有人等着他们。从下星期一开始，上帝就回天上去了。孩子们不能受洗礼，人们犯

了过错得不到宽恕，病人害怕不忏悔就死去！

恐惧终将使暴动窒息。

纳斯蒂（思索着）：这可能……

〔教堂的大门打开了。传来一阵阵风琴声。农民们抬着有圣像的架子出来。

纳斯蒂（看着他们）：这如果可以做到，就一定会做到。

海因里希：纳斯蒂，我恳求你，如果事情办成了，你就对我说你饶恕我。

纳斯蒂：我很愿意说这句话。但不幸的是我了解你是什么人。

第六景

〔半个月后，在教堂里。全村的人都躲在里边不出去了。他们在里边吃，在里边睡。现在他们正在祈祷。纳斯蒂和海因里希看着他们祈祷。一些男男女女睡在地上，病人和残废人也被抬进了教堂。讲坛下有人在呻吟和翻动着。

第一场

在祈祷的农民，纳斯蒂和海因里希

纳斯蒂（自言自语）：我不能再听下去了！唉！原

来你们除了生气什么都不会，而我还在想法熄灭你们的怒火。

海因里希：你说什么？

纳斯蒂：什么也没说。

海因里希：你不高兴了？

纳斯蒂：是的。

海因里希：不管在哪儿，人们都挤在教堂里，吓得要死，暴动已被葬送在胚胎里了。你还要怎么样？（纳斯蒂不回答）我来替我们两个高兴吧。（纳斯蒂打他）你怎么搞的？

纳斯蒂：你要是高兴，我就打断你的脊梁骨。

海因里希：你不愿意我为我们的胜利而高兴？

纳斯蒂：我不愿意你因为把有的人逼得不象人了而高兴。

海因里希：我这样做是为了你，而且也得到了你的同意。你怀疑你自己吗，先知？（纳斯蒂耸耸肩膀）再说，你对他们撒谎也不是头一次了。

纳斯蒂：但这还是头一次我把他们弄得跪在地上爬不起来，不能自卫。这还是头一次我和迷信勾结，和魔鬼串通。

海因里希：你害怕了？

纳斯蒂：魔鬼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如果上帝愿意，魔鬼就会服从我。（突然）这教堂真闷死我了，我们走吧。

第　二　场

〔海因里希和纳斯蒂往外走。格茨突然出现，冲着海因里希。

格茨：狗东西！你为了赌赢真是不惜一切手段。你害我白白浪费了半个月的功夫，为了找她，我在我的领地上来回跑了十次。我刚听说她就在这儿，而我却在老远的鬼地方找她。她病在这里，躺在石头地上。这是我的过错。（海因里希挣脱出来，和纳斯蒂下。格茨自言自语）这是我的过错……这话没什么意思，我心里也并不这么想。你要我羞愧，我没有。我全身的伤口里渗出的只有骄傲：三十五年来我目空一切，但这却是我无地自容的表现。应该改变这种状况。（突然）剥夺我的思维能力吧！快一些！让我忘却往事！把我变成一条虫吧！但愿如此！（农民低低的祈祷声提高了一些，随后又低了下去）卡特琳！（他从人群中走过，看着每一个人，叫着）卡特琳！卡特琳！（他走近躺在石板上的一个阴暗的身形，掀开裹着的被子，看清楚不是她后又把被子放下。接着他转到一根柱子后面，还听见他在叫喊）卡特琳！

第　三　场

农民们

〔一个大钟敲了七下。

一个在睡觉的人（他躺在石板上，这时突然惊醒）：几点了？今天礼拜几？

一个男人：礼拜天早晨，现在七点。不，今天不是礼拜天。

——礼拜天完了，没有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我们的神甫把礼拜天带走了。

——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工作日，该死的干活和挨饿的日子。

农民：那就等着见鬼去吧！我又要睡着了！到最终审判时你们再叫醒我。

一个妇女：我们来祷告吧。

〔希尔达抱着一捆麦秸进来，身后跟着两个农妇，也都抱着麦秸。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希尔达，格茨后上

妇女甲：希尔达，希尔达来了！

妇女乙：我们很想你。外边有什么事吗？说给我们

听听。

希尔达：没什么好说的。到处是一片寂静，只有牲口在叫唤，因为它们害怕。

一个声音：天好吗？

希尔达：不知道。

声音：你没看看天吗？

希尔达：没有。（稍停）我抱回来一些麦秸给病人铺床。（对两个农妇）来帮我一下。（她们抬起一个病人，把他放到草垫上。）这儿，现在该这一个了。（同样的过程）还有这个。（她们抬起一个老太太，老人开始哭泣。）别哭，我求求你，别弄得大家都气馁。好了，老奶奶，你要是哭，他们全都会和你一起哭起来的。

老妇（抽泣着）：我的念珠，那儿……

〔她指着刚才她躺过的地方的石板。

希尔达（恼火，拣起念珠扔到她膝盖上）：喏！（镇定下来，温和了些）祈祷吧，来，祈祷吧！祷告比哭好，声音小。哟！怎么啦，可不能又哭又祷告啊。（她用手绢给老人擦眼睛）来！来！擤擤鼻涕！行了！别哭了，我说。我们没有罪，上帝没有权利惩罚我们。

老妇（哭哭啼啼地）：唉！我的姑娘！你明知道一切权利都掌在他手里。

希尔达（粗暴地）：如果他有权惩罚无辜者，那我马上就嫁给魔鬼。（大家大吃一惊，注视着她。她耸了耸肩，走过去靠在柱子上。她两眼发直

地愣了一阵，好象沉浸在什么回忆之中。然后突然厌恶地）呸！

妇女甲：希尔达！你怎么啦？

希尔达：没什么。

妇女甲：你一向最知道怎么重新唤起我们的希望……

希尔达：对谁的希望？对什么的希望？

妇女甲：希尔达，你要是绝望，我们全都会和你一起绝望的。

希尔达：好。那你们别留神我说的好了。（她打了个寒战）天真冷。你们是世界上唯一的温暖。你们应该互相挤紧点等着。

一个声音：等什么？

希尔达：等身上暖和起来。我们又饥又渴，我们心里害怕，身体又不舒服，但唯一要紧的是暖和。

妇女甲：那你过来挨着我吧，来吧！（希尔达不动。女甲站起来，走近她）她死了？

希尔达：是的。

妇女甲：愿她的灵魂属于上帝。

希尔达：上帝？（笑了笑）上帝不要她的灵魂。

女甲：希尔达！你怎么敢说这话？

（人群中一片嘈杂声。

希尔达：她死以前已见过地狱了。她突然坐起来，说她看见了些什么，后来她就死了。

女甲：没人守着她？

希尔达：没有。你愿意去吗？

女甲：给什么我也不去。

希尔达：好。我过一会儿去。给我点时间暖暖身子。

女甲（转向人群）：祷告吧，乡亲们！为可怜的死者祈求宽恕吧，她见过地狱，很可能会被打入地狱。

〔她走远去跪下。单调的祈祷声传了过来。格茨出现了，看着仍靠在柱子上的希尔达。

希尔达（低声）：祈求你的宽恕！我们有什么要你来宽恕的？应该是你来求我们宽恕你！虽然我不知道你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命运，也不怎么认识这个女人，但如果你把她打入地狱，我就不接受你的天堂。你以为准许我在天堂里生活一千年就能使我忘却她眼中的恐惧吗？对你那些愚蠢的选民，我根本就看不起。地狱里有罪人，大地上有穷人，他们居然有心高兴。我站在人类一边，我决不离开他们，你可以不让神甫听我忏悔就让我死去，可以突如其来地把我传到你的审判庭前。不过我们倒要看看谁将审判谁。（稍停）她爱着他。她整夜呼唤着他的名字。这私生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她突然转向众人）如果你们愿意祈祷，那就让里格希所流的血都落到格茨的头上吧！

一个声音：格茨！

希尔达：罪人是他！

声音：让上帝惩罚格茨这个私生子！

格茨（笑了笑）：就是这样。我这人作恶也好，行善也好，总是招人恨。（对一个农民）这人是谁？

农民：她呀，是希尔达。

格茨：姓什么？

农民：希尔达·莱姆。她父亲是村里最富的磨坊主。

格茨（痛苦地）：你们象领上帝的谕旨那样听她的话。她让你们祈求上帝惩罚格茨，你们就全跪下了。

农民：噢！这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她。

格茨：你们喜欢她？她有钱，你们还喜欢她？

农民：她现在没有钱了。去年她本来要去当修女，后来发生了饥荒，她便放弃了她许下的誓愿，来和我们同甘共苦了。

格茨：她怎么才使大家爱她的？

农民：她就象一个修女，节衣缩食来帮助大家……

格茨：对，对。这一切，我都做得到。这里边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吧，唔？

农民：据我知道的，没有了。

格茨：没有了，哼！

农民：她很……体贴人。

格茨（笑起来）：体贴人？谢谢，好人，你开导了我。（他走开去）要是她真在行善，我将很高兴，上帝，我会高兴的。只要能实现你的统

治，通过她或通过我都无关紧要。（他仇恨地看着她）象个修女！那我呢？我难道不在象修士般地生活吗？她干的什么事我没干？（走上前去）你好！你认识卡特琳吗？

希尔达（吓了一跳）：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你是谁？

格茨：回答我。你认识她吗？

希尔达：是的，是的。我认识她。（她突然掀掉格茨的风帽，露出他的脸）你，我也认识，尽管我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格茨？

格茨：是的。

希尔达：到底来了！

格茨：她在哪儿？

〔她看着他不回答，愤怒地微笑着

希尔达：你会看见她的，不必着急。

格茨：你以为她想再多痛苦五分钟吗？

希尔达：你以为她见到你就不痛苦了吗？（她注视着他。稍停）你们两个都等等吧。

格茨：等什么？

希尔达：等我随心所欲地看看你。

格茨：你疯了！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

希尔达：我可认识你。

格茨：不对。

希尔达：不对？你胸脯上有一束象黑丝绒般的卷毛，腹股沟左边有一道青筋，当你占有妇女时它就鼓起来。你腰的上边有一颗草莓大小的胎痣。

格茨：你从哪儿知道的？

希尔达：我守护卡特琳已经五天五夜了。我们三个人在一间屋里，她、我、你。我们三个成了一家人。她眼里到处都看到你，弄得我最终好象也见到了你。每夜门总要打开二十次，然后你走进来。你懒洋洋而自命不凡地看着她，用两个指头抚摸她的脖梗子。就象这样。（她粗暴地抓过他的手）喂，你这指头有什么特别的？上边有什么？有肉有毛。

〔她猛烈地甩开他。

格茨：她都说些什么？

希尔达：没有一句不是让我厌恶你的话。

格茨：说我粗暴、下流、让人讨厌？

希尔达：说你漂亮、聪明、勇敢、说你傲慢而冷酷，还说女人见了你不能不爱。

格茨：她对你说的是另一个格茨吧？

希尔达：格茨只有一个。

格茨：你用你的眼睛看看我吧。我哪里冷酷？哪里傲慢？唉！我的聪明又在哪里？从前我看得清看得远，因为作恶很简单。而现在我的视觉变得模糊了，世上充满了我不理解的东西。希尔达！我求求你好吗？不要与我为敌。

希尔达：与你为敌又能把你怎么样？我又不能害你。

格茨（指着农民们）：你在他们面前损害了我。

希尔达：这些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们。你别把他

们搅到你的事里去。

格茨：他们爱你，这是真的？

希尔达：是的，是真的。

格茨：为什么？

希尔达：我从来没想过。

格茨：唔！是因为你长得美！

希尔达：不，我的长官。你们这些人喜欢漂亮女人是因为你们无所事事，吃的菜有刺激性。我的乡亲们成天干活，饿着肚子，他们的眼睛没空去欣赏妇女的美貌。

格茨：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需要你吗？

希尔达：不如说是因为我需要他们。

格茨：为什么？

希尔达：你理解不了。

格茨（走向她）：他们一见你就喜欢你了？

希尔达：一见就喜欢了，对。

格茨（自言自语）：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要么一见就喜欢，要么永远也不喜欢。输赢都是事先注定的，时间和努力无济于事。（突然）上帝的意志不可能是这样的，这不公正。这就等于说有人生来就得入地狱。

希尔达：有：比方说卡特琳。

格茨（不听她说）：你对他们搞了什么名堂，巫婆？你一定是对他们搞了鬼，所以我才失败而你成功了。

希尔达：那你呢，你对卡特琳搞了什么鬼，使她这

样着魔？

〔他们互相出神地看着。

格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你偷走了他们对我的爱。当我看着你时，我看见的是他们的爱。

希尔达：而当我看着你时，我见到的是卡特琳的爱，真叫我恶心。

格茨：你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地方？

希尔达：我以卡特琳的名义责备你使她陷入绝境。

格茨：这和你不相干。

希尔达：我以这些妇女和这些男人的名义谴责你把土地一车车地扔到我们身上，把我们埋在底下。

格茨：操你的！……我不需要在一个女人面前解释自己的行为。

希尔达：我以我自己的名义谴责你强迫我和你睡觉。

格茨（愕然）：和你睡觉？

希尔达：一连五夜，你狡猾而粗暴地霸占了我。

格茨（笑）：你可真是在做梦！

希尔达：在做梦，是的。是在梦里，在她的梦里，她把我也拽了进去。我本想分担她的痛苦，就象分担这么多人的苦难一样，但我上了圈套，因为我不得不以她的爱来爱你。感谢上帝，我现在见到你了。大白天见到你可使我解脱了！白天你不过就是你而已。

格茨：那好，对了，你醒醒吧，一切只是你头脑中

的幻想。我没有碰过你，直到今天早上为止，我从没见过你。所以在你身上什么也没发生过。

希尔达：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她在我的怀抱里叫喊，但没什么要紧，没出什么事，因为你既没碰过我的胸部也没吻过我的嘴。当然啦，我漂亮的军官，你象富翁一样孤独，除了别人打伤你以外，你从未感到过痛苦，这是你的不幸。而我却几乎感觉不到自己肉体的存在。我不知自己的生命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人家叫我，我也不一定回答，我有时甚至十分奇怪自己有个名字。但所有的人身上的痛苦我都能感觉得到，别人挨打就打在我的脸上，别人死就是我在死，你糟蹋被你强占的妇女，就是糟蹋我的肉体。

格茨（胜利地）：到底有人了！（希尔达惊讶地看着他）你将是第一个！

希尔达：第一个？

格茨：第一个爱我的人。

希尔达：我？

〔她大笑起来。

格茨：你已经爱上我了。我连续五夜把你搂在怀里，我已在你身上打下了烙印。因为卡特琳对我的爱所以你爱我，因为穷人爱你所以我爱你。你会爱我的。如果象你说的，他们属于你，那他们一定会因为爱你而爱我的。

希尔达：要是有一天我的眼睛会温情脉脉地看你，那我就立刻把它挖出来。（他抓住她的胳膊。她突然停止了笑，凶狠地望着他）卡特琳死了。

格茨：死了！（深受打击）什么时候？

希尔达：刚才。

格茨：她……痛苦吗？

希尔达：就象在进地狱。

格茨（踉跄地）：死了！

希尔达：她可逃脱你了，对吗？去抚摸她的后脖梗吧。

〔寂静。随后教堂深处发出了喊声。农民们站起来，转向教堂入口。片刻的等候。

〔嘈杂声大起来，海因里希和纳斯蒂抬着担架出现，担架上抬着卡特琳。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纳斯蒂、卡特琳

卡特琳（不嚷了，半撑起身子咕噜着）：不！不！不！不！不！

格茨（喊叫）：卡特琳！（对希尔达）臭东西！你骗了我！

希尔达：我……我没骗你，格茨，她的心脏已经停

止了跳动。

〔她俯身看卡特琳。

海因里希： 我们在路上听见她喊叫，她说魔鬼在盯着她。她要求我们把她抬到十字架下面来。

〔人群威胁地站在他们面前。

声音： 不！不行？她是入地狱的人！抬出去！出去！马上出去！

格茨： 好啊，狗东西，我要教教你们什么是基督徒的爱德！

希尔达： 住嘴，你只知道作恶。（对农民）这是具尸体，但灵魂还紧紧地附在上边，因为它周围全是恶魔。你们也一样，魔鬼也在偷偷地盯着你们。如果你们不怜悯她，将来谁会来怜悯你们呢？如果穷人不相爱，那还有谁来爱穷人？（人群默默地散开）既然她这样要求，就把她抬到基督脚下去吧。

〔海因里希和纳斯蒂把担架抬到十字架下。

卡特琳： 他在吗？

希尔达： 谁？

卡特琳： 神甫。

希尔达： 还没来。

卡特琳： 去找他来！快！我将坚持到他来。

格茨（走近前去）卡特琳！

卡特琳： 是他吗？

格茨： 是我，亲爱的。

卡特琳： 你？啊！我还以为是神甫呢。（她喊叫起

来）我要一个教士，去找他来，快一点，我不愿意不忏悔就死！

格茨：卡特琳，你不用害怕，他们不会伤害你的，你在人间受的苦太多了。

卡特琳：可是你要知道，我看见他们了。

格茨：在哪儿？

卡特琳：到处都是。往他们身上洒点圣水。（她又喊起来）救救我吧，格茨，救救我。事情都是你干出来的，我没有罪。你要是爱我就救救我吧！

〔希尔达搂着她，试图让她躺回担架上。卡特琳边挣扎边喊叫。

格茨（哀求地）：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我已经不是教会的人了！

格茨：她并不知道。你只要在她额头上画个十字，就可以把她从恐惧中解救出来。

海因里希：有什么用？她一到阴间又会恐惧的。

格茨：这都是胡说八道，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你这样看？

〔他笑。

格茨：纳斯蒂，你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教士吗……

〔纳斯蒂耸耸肩，做了个无能为力而沮丧的动作。

卡特琳（没听他们的话）：你们怎么不明白我就要死了？（希尔达想迫使她躺下）放开我！放开我！

格茨（自言自语）：要是我能……（突然下定决心，转向人群）这个女子是因为我的过错而堕落的，只有我才能救她。你们走开。（他们慢慢走开去。纳斯蒂找走了海因里希。希尔达还在犹豫。）你也走，希尔达。

〔她看了看他，出去了。

第 六 场

格茨、卡特琳，众人后上

格茨：这回我抓住你了！不管你多么舍不得显灵，这次你无论如何得给我显出一个来。

卡特琳：他们去哪儿？别把我一个人留下。

格茨：不会的，卡特琳，不会的，亲爱的，我会救你的。

卡特琳：你怎么救法？你又不是教士。

格茨：我要求基督把你的罪孽加给我。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卡特琳：是的。

格茨：我替你承担罪孽。你的灵魂会和你出生时一样地纯洁，比教士恕了你的罪还要纯洁。

卡特琳：我怎么才能知道上帝满足了你的心愿没有呢？

格茨：我去祈祷。如果我回到你身边来时脸上被麻

疯或坏疽蛀烂了，你能相信我吗？

卡特琳：是的，亲爱的，我会相信你的。

〔他走到一边去。

格茨：这些罪孽都是我的，你也知道。把属于我的归还我吧。你没有权利谴责这个女人，因为唯一有罪的是我。来吧！这是我的胳膊、我的脸、我的胸脯。啃烂我的脸颊吧，把她的罪过化作脓血灌到我眼睛和耳朵里，让它象硫酸一样腐蚀我的后背、大腿、生殖器，让我染上麻疯、霍乱、瘟疫吧，但请你救救她！

卡特琳（声音更微弱了）：格茨！救救我！

格茨：你在听我说吗，聋子上帝？你总不至于拒绝我提出的这笔交易吧？因为它是正确的。

卡特琳：格茨！格茨！格茨！

格茨：噢！我再也听不下去这个声音了。（他攀上讲坛）你是为人类而死的，是还是不是？你看一看吧：人们还在受折磨，你应当再死一次。给我！把你的伤给我吧！把你肋部的创伤给我，把你手上的两个窟窿也给我。如果上帝曾为他们蒙难，一个人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你是妒嫉我吗？把你的五伤给我①！给我吧！（他面向基督，伸开两臂成十字状。）给我！给我！给我！（他重复着："给我！"就象在

---

① 天主教有些圣人曾要求上帝把五伤转到他们身上，如圣方济谷。

念咒语一般。）你聋了？真是，我太笨了。自助者天助！（他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匕首，拿它用右手刺左手，又用左手刺右手，然后往肋部扎。最后，他把刀扔到祭台后面，身子凑过去，把血抹到基督的胸脯上。）你们都来呀！（众人进来）基督流血了。（人声鼎沸。他举起双手）看见了吗？上帝发慈悲了，他让我带上了五伤。基督的血，教友们，基督的血在我手上淌。（他从讲坛下来，走到卡特琳跟前）什么也别怕了，亲爱的。我用我们基督的血来抹你的额头、眼睛和嘴。（他把血抹到她脸上。）你还见得到魔鬼吗？

卡特琳：见不到了。

格茨：你放心地走吧。

卡特琳：你的血，格茨，这是你的血。你为我献出了自己的血。

格茨：基督的血，卡特琳。

卡特琳：你的血。

〔她死了。

格茨：你们都跪下。（众人跪下）你们的教士是些狗东西。但你们别害怕，我留在你们中间。只要这双手上流着基督的血，任何不幸就都不可能降临到你们的头上。回到你们家去庆贺一番吧，今天是节日。今天上帝开始统治大家。我们要建设太阳国。

〔寂静。

〔人群默默地逐渐散开。一个妇女从格茨身边走过，抓住他的手，用他的血往脸上乱涂。希尔达留到最后，她走近格茨，但格茨看不见她。

希尔达：别伤害他们。

〔格茨不回答。她走开了。格茨摇摇晃晃地走过去靠在柱子上。

格茨：他们属于我了。终于属于我了。

（幕落）

第　三　幕

第七景

〔阿尔特韦勒的一个广场。

第　一　场

〔农民们聚集在一个农妇周围，她在当他们的教师。卡尔和一个年青妇女后上。

教师（一个样子温和的年轻妇女。她手执细棍，指着地上的字母）：这是什么字母？

一个农民：这是A。

教师：这个呢？

另一个农民：是M。

教师：这三个呢？

一个农民：O S R。

教师：不对！

另一个农民：O U R。

教师：整个字是什么？

一个农民：A M O U R。①

所有的农民：A M O U R，爱……

教师：加油吧，乡亲们，不久你们就能认字了，你们会分清好坏和真假。现在，你回答，那边的那个……我们的天性是什么？

一个农妇（象在上教理课似的）：我们的天性是我们在认识格茨之前的本性。

教师：这本性怎么样？

一农民（以同样的语气）：是坏的。

教师：应该怎么来和它作斗争呢？

一农民：创造出第二天性。

教师：怎样在我们身上创造出第二天性来呢？

一农妇：要学会在我们身上表现爱。

教师：表现爱就是爱吗？

一农妇：不，表现爱不是……

〔希尔达上，农民们指着她。

教师：什么？（转过身来）啊！希尔达！……（稍停）姑娘……你妨碍我们。

希尔达：我怎么妨碍你们了，我什么也不说。

教师：你什么也不说，但你在看着我们，而且我们知道你不赞成我们。

希尔达：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想法吗？

---

① 爱，读作“阿慕尔”。

不能，希尔达。这里的人想法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都公开地说出来。每人的思想都是大家的想法。你愿意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吗?

希尔达：不!

教师：这么说你不爱我们?

希尔达：爱，但有我自己的爱法。

教师：你不为我们的幸福而高兴吗?

希尔达：我……噢！我的乡亲们，你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你们要是幸福，我也该感到幸福。

〔卡尔眼睛上蒙着布条，由一个年青妇女领上。

教师：谁?

年青妇女：我们在寻找太阳国。

一个农民：这儿就是太阳国，你们到了。

年青妇女（对卡尔）：我准知道没错。真可惜你看不见他们容光焕发的样子。你见到了一定高兴。

〔农民们热情地围在他们身边。

农民们：可怜的人！你们渴吗？饿吗？请坐!

卡尔（坐下）：噢！你们真善良。

一农民：这里人人都善良，大家都幸福。

另一农民：在这动乱的时代，我们几乎不出门了。我们只好自己相爱。所以你们来到这里我们非常高兴。

一农妇：能款待一个外来人是很愉快的事。你们要什么吗?

年青妇女：我们想见见手上淌血的那个人。

卡尔：他真能让上帝显灵吗？

一农妇：他专门让上帝显灵。

卡尔：他的手真会淌血吗？

一农民：没一天不淌血的。

卡尔：我希望他抹点血在我可怜的眼睛上，好让它重见光明。

一农妇：啊！啊！这正是他的事。他会治好你的。

卡尔：你们运气真好，有这么一个人。你们再也不做坏事了？

一农民：没人酗酒，没人偷东西。

另一农民：禁止丈夫打妻子。

一农民：禁止父母打孩子。

卡尔（在凳子上坐下）：但愿永远如此。

一农民：只要上帝愿意，就会永远如此的。

卡尔：唉！（他叹了口气）

教师：你为什么叹气？

卡尔：这姑娘到处都见到拿着武器的人。农民和贵族们就要打仗了。

教师：在海登斯坦的土地上吗？

卡尔：不，在它周围。

教师：这样，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不愿意别人不幸，我们的任务是让爱统治世界。

卡尔：妙极了！让他们去互相残杀吧。仇恨、屠杀、别人的血是你们的幸福的必要食粮。

一农民：你在说些什么？你疯了！

卡尔：真的，我只是重复人家到处都在说的话。

教师：人家说些什么？

卡尔：人家说你们的幸福使得他们的痛苦更加无法忍受，绝望把他们推上了极端的道路。（稍停）得了！你们有理由不理会这些话。你们的幸福被染上几滴血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代价不算太高嘛！

教师：我们的幸福是神圣的，格茨对我们说过。因为我们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幸福，也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向所有的人，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幸福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村子是一座神殿，所有的农民都会把目光转向我们，就象全体基督徒的眼睛都注视着圣地一样。

卡尔：等我回到村里，我要到处传播这好消息。我知道有的人全家都快饿死了，他们要是知道你们的幸福也是为了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农民们尴尬地沉默着）善良的人们，如果战争爆发了，你们干什么？

一农妇：我们祈祷。

卡尔：啊！我怕你们不得不表明态度。

教师：这个，不会！

全体农民：不会！不会！不会的！

卡尔：奴隶想成为人的战争难道不是一场圣战吗？

教师：所有的战争都是大逆不道的。我们要继续当爱的守护者，和平的殉难者。

卡尔：老爷们在你们的大门口掠夺、奸淫妇女、屠杀你们的弟兄，你们就不恨他们？

一农妇：我们可怜他们这样坏。

全体农民：我们可怜他们。

卡尔：既然他们那么坏，那他们的受害人造反不是正义的吗？

教师：暴力不论来自哪一方，都是非正义的。

卡尔：你们谴责你们的弟兄的暴力，那说明你们支持贵族的暴力了？

教师：当然不。

卡尔：肯定是支持的，因为你们不愿阻止这种暴力。

教师：我们要贵族们自愿放弃暴力。

卡尔：谁能使他们自愿放弃暴力？

教师：我们。

全体农民：我们！我们！

卡尔：在他们没放弃暴力之前，农民们该干什么？

教师：顺从、等待和祈祷。

卡尔：叛徒，你们的嘴脸暴露了：你们爱的只有你们自己。请留神，一旦战争爆发，人们是要和你们算账的，他们绝不允许你们看着你们的弟兄被杀害而保持中立。要是农民胜利了，你们就等着他们来烧掉太阳国，等着他们来惩罚你们的背叛行为吧。至于老爷们要是胜利了，他们是不会容忍一块贵族的土地留在农奴的手里的。拿起武器来吧，伙计们，拿起武器！即使你们不为博爱而战，至少也应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幸福是要捍卫的。

一农民：我们不打仗。

卡尔：那人家就会来打你们。

教师：我们将吻打我们的人的手，我们死的时候将为杀害我们的人祈祷。只要我们活着，就有被杀的可能，但我们死后就会活在你们的灵魂中，我们的声音就会在你们耳中回响。

卡尔：显然，你们的功课背得很熟！啊！你们不是罪魁祸首，罪魁祸首是那个假先知，是他把这毫无理智的甜言蜜语灌给了你们。

一农民：他辱骂我们的格茨！

〔农民逼近卡尔。

年青妇女：你们口口声声说活着是为了爱，你们难道要打一个瞎子吗？

一农民（扯下卡尔的蒙眼布条）：好一个瞎子！你们瞧：是卡尔，城堡里的奴仆，他的心被仇恨蛀烂了，好几个星期来他一直不怀好意地逛来逛去，挑拨离间，鼓吹叛乱。

农民们：绞死他！

希尔达：怎么啦，可爱的绵羊，你们怎么突然发起狂来了？卡尔是条狗，因为他鼓动你们去打仗。但他说的是真话，我不允许你们打说真话的人，不论他是打哪儿来的。乡亲们，你们的太阳国确实是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的。要让贵族老爷容忍它，农民就必须屈服于奴隶地位。乡亲们，你们幸福我不责怪，但我感到，当我们一起受苦时我要自在得多，因为我们的

不幸也是所有人的不幸。在这流血的大地上，一切欢乐都是不道德的，幸福的人也是孤独的。

一农民：得了！你就喜欢贫困，格茨可要建设！

希尔达：你们的格茨就会招摇撞骗。（嘈杂声）怎么？你们为什么还等着，不来打我，不绞死我呀？

〔格茨上。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格茨

格茨：谁的脸这样吓人呀？

一农民：格茨，这……

格茨：住口！我不愿再见到有人皱眉头。先笑，然后你们再说话。哎，笑啊！

〔农民们微笑。

一农民（微笑着）：这人来煽动我们造反。

格茨：那太好了，这是对你们的考验。应该善于听取仇恨的语言。

一农妇（微笑着）：他骂你了，格茨，说你是冒牌先知。

格茨：我的好卡尔，你就这么恨我？

卡尔：确实如此，我够恨你的。

格茨：可见我不会讨人喜欢，请原谅我。你们把他送到村口，给他点粮食，吻他一下就和解了。

卡尔：这一切的后果将是一场大屠杀，格茨。愿这些人的血降到你的头上。

格茨：但愿如此。

〔卡尔和年青女子下。

第　三　场

同前，少了卡尔和年青妇女

格茨：为他们祈祷吧。

教师：格茨，有件事使我们很苦恼。

格茨：说吧。

教师：是关于希尔达的。我们很爱她，但她在妨碍我们，因为她不同意你的意见。

格茨：我知道。

希尔达：这对你们有什么影响？我反正马上就要走了。

格茨（震惊）：你要走？

希尔达：过一会就走。

格茨：为什么？

希尔达：因为他们幸福了。

格茨：怎么？

希尔达：对于幸福的人我没有用。

格茨：他们爱你。

希尔达：当然啦，当然爱我。但他们慢慢会忘掉的。

格茨：他们还需要你。

希尔达：你这么想吗？（转向农民）你们还需要我吗？（农民为难地沉默着）你看见了吧。他们有了你，还要我有什么用？永别了。

格茨（对农民）：你们一句话也不说就放她走？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们不幸的时候是谁把你们从绝望中解救出来的？留下来吧，希尔达，我以他们的名义恳求你。而你们，我命令你们把对她的爱还给她。

希尔达（突然粗暴地）：你把一切都留着吧。你虽然偷走了我的钱包，但你不能用我的钱来施舍我。

教师：既然他要求你留下，你就留下来吧，希尔达。我们会服从他的，我向你发誓，我们会按基督的命令爱你的。

希尔达：嘘！嘘！你们曾从心里自然地爱过我，现在这已经结束了，别提它了。忘掉我，快点忘掉我吧，越早越好。

格茨（对农民）：请你们让我们单独谈谈。

〔农民们下。

第　四　场

格茨、希尔达

格茨：你上哪儿去？

希尔达：随便哪儿。贫困俯拾皆是。

格茨：永远是贫困！永远是不幸！再没有别的了吗？

希尔达：对我来说没有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格茨：难道应该永远为人们的苦难而痛苦？难道不能为他们的幸福而高兴吗？

希尔达（强烈地）：我不能，我！多美好的幸福啊！他们在咩咩地叫唤。（失望地）噢，格茨，自从你来到我们中间，我成了自己灵魂的仇敌，我为自己灵魂深处的想法感到羞耻。我知道他们现在不挨饿了，劳动也不象以往那样艰苦了。如果他们要的是这种羔羊的幸福，我也该和他们分享这种幸福。但是，我不能，我不能要这种幸福。我也许是个怪物，因为自从他们的苦难减轻以后，我对他们的爱也减少了。然而我却是憎恨痛苦的。（稍停）我是个坏人吧？

格茨：你？不，你嫉妒。

希尔达：嫉妒。对，嫉妒得要命。（稍停）你明白

吗，我走的时候到了，因为你败坏了我。你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你总得在别人心里引起邪恶。别了。

格茨：再见。（她并不走）怎么了？你在等什么？（她正往外走）希尔达，请你不要抛弃我。（她笑）你怎么啦？

希尔达（无恶意地）：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你却来要求我不要抛弃你？

格茨：他们越爱我我越孤独。我是他们的家，而我自己却没有家。我是他们的天，而我自己没有天。不对，我有天：这一片，你看它是多么遥远。我想变成柱子，支撑苍穹。说得好听！天是空洞。我甚至不知道上帝住在什么地方。（稍停）我对他们爱得不够，根子就在这里。我做了爱的姿态，但爱并没有产生。看来只能说是我缺乏天才。你干吗看着我？

希尔达：你根本不爱他们。你偷了我的爱而一无所获。

格茨：啊！我该偷的不是他们对你的爱，而是你对他们的爱。我应该用你的心去爱他们。瞧，我真羡慕你，连你的妒嫉都羡慕。你在这里，看着他们，摸着他们，你是热，你是光，而你不是我，这让我受不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是两个人，我愿意变成你，但同时也仍是我自己。

〔纳斯蒂上。

第　五　场

格茨、希尔达、纳斯蒂

纳斯蒂（以喑哑的声音）：格茨！格茨！格茨！

格茨（转过身去）：谁？……纳斯蒂！……

纳斯蒂：人们都聋了。

格茨：聋了？听不见你的声音了？真新鲜。

纳斯蒂：是的。是新鲜。

格茨：上帝跟考验别人一样考验起你来了？我们来看看你怎样应付这场考验吧。

纳斯蒂：愿上帝尽情地考验我吧。我不会怀疑他，也不会怀疑我自己的使命的。上帝如果怀疑我，那他就是疯了。

格茨：现在你说吧。

纳斯蒂（指着希尔达）：把她打发走。

格茨：她就是我。你要么说，要么走你的。

纳斯蒂：好吧。（稍停）暴动开始了。

格茨：什么暴动？（突然）不是因为我，这不是我的错！他们自相残杀，我没有责任！

纳斯蒂：他们原来只是因为怕教会才没敢动手。是你向他们证明了他们不需要什么教士，所以现在到处都是先知。不过全是些鼓吹复仇的愤怒的先知。

格茨：这些都是我干的？

纳斯蒂：是的。

格茨：噢！（打纳斯蒂）

纳斯蒂：打吧！打呀！

格茨：哈！（原地转起来）原来作恶真幸福：我可以杀人！（踱步。稍停）好吧！你要求我干什么？

纳斯蒂：你可以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格茨：我？（冷笑）我是毒眼①，蠢货。你怎么敢利用我呀！

纳斯蒂：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没有武器，没有钱，没有军事将领，我们的农民太缺乏纪律性，当不了好兵。几天后我们就会遭受挫折，几个月后就会遭到大屠杀。

格茨：那怎么办？

纳斯蒂：还有一个机会。今天，我阻挡不了起义的洪流，但三个月后，可以。只要我们打赢一场阵地战，只要一场，贵族们就会求和。

格茨：我在里边扮演什么角色？

纳斯蒂：你是德国最优秀的指挥官。

格茨（看着他，然后转过身去）：啊！（稍停）补救！总是补救！你们这些人全在浪费我的时间。上帝，我有别的事要干，我。

纳斯蒂：只要你能建设你的玩具国，你的模范城，

---

① 毒眼看人会带来灾难。

你就听任全世界互相残杀?

格茨：这个村子是挪亚方舟，我把爱置于它的保护之下，洪水再大也没关系，因为我拯救了爱。

纳斯蒂：你是神经不正常吗？你逃脱不了战争，它会到这里，上门来找你的。（格茨沉默）怎么样？你接受吗？

格茨：没那么快。（他回身走向纳斯蒂）现在缺乏纪律，所以我得整顿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绞死一些人。

纳斯蒂：我知道。

格茨：纳斯蒂，要绞死的是穷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几只鸡来吓猴，无辜的和有罪的一起杀。我在说些什么呀？他们全是无辜的。今天我是他们的兄弟，所以我看得清他们是无辜的。明天，如果我成了他们的首领，那他们就全是罪人，我就什么也不理解：我就光知道绞死人。

纳斯蒂：行。必须这样。

格茨：我也得变成屠夫。你们既没有武器又没有打仗的本领，你们唯一的王牌就是人多。你们只得无谓地牺牲许多人命。肮脏的战争！

纳斯蒂：你牺牲二万人，但将拯救十万人。

格茨：我对这点如果有把握就好了！纳斯蒂，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我太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了。我们要是投入这场战争，我们百分之九十九是要输的。

纳斯蒂：那我还是要争取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好了！

不管上帝的意图如何，我们都是他的选民，我是他的先知，你是他的屠夫，现在已经不是后退的时刻了。

〔沉默片刻。

格茨：希尔达！

希尔达：干吗？

格茨：帮助我吧。你要是处在我的地位怎么办？

希尔达：我永远不会，也不愿意处在你的地位。你们是些头目，我只是个女人。对你们我无可奉告。

格茨：我只信任你。

希尔达：信任我？

格茨：胜过我自己。

希尔达：为什么你要让我当你的同谋？为什么你要强迫我来替你作决定？为什么你要把决定乡亲们生死的大权交给我？

格茨：因为我爱你。

希尔达：住口。（稍停）啊！你赢了，你把我推过了鸿沟。以前我站在受苦人一边，现在我站到了决定人们苦难的人一边。噢！格茨，我永远也不可能睡得着觉了！（稍停）我禁止你杀人。拒绝他吧。

格茨：我们一起来采取决定吗？

希尔达：对，一起。

格茨：我们也共同承担后果？

希尔达：共同承担，不论发生什么情况。

纳斯蒂（对希尔达）：你管什么闲事？

希尔达：我代表穷人说话。

纳斯蒂：除了我以外，任何人也无权以穷人的名义说话。

希尔达：为什么？

纳斯蒂：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希尔达：你，是穷人？你早就不是了，你是长官。

〔格茨在沉思，没听他们说。这时忽然抬起头来。

格茨：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他们？

纳斯蒂：什么实情？

格茨：他们不会作战，一旦打起来他们就会失败。

纳斯蒂：因为谁说了他们就会把谁杀掉。

格茨：要是我去说呢？

纳斯蒂：你？

格茨：我在他们面前有威信。因为我是先知，我把财产分给了他们。威信要来干吗，不就是在危险的场合使用它吗？

纳斯蒂：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

格茨：千分之一，好！你有权拒绝这千分之一的希望吗？

纳斯蒂：不，我没有这个权利。走吧。

希尔达：别去。

格茨（搂住她的肩膀）：别害怕：这次，上帝站在我们一边。（他喊）你们都来！（农民们回到舞台上）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明天，战火会蔓

延到全德国。我要到人们中间去拯救和平。

全体农民：唉！格茨，不要扔下我们。没有你我们怎么办呢？

格茨：我会回来的，乡亲们。这里有我的上帝，这里有我的幸福，这里有我的爱。我会回来的。这是希尔达，我把你们托付给她。我不在的时候，如果有人让你们参加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战争，你们就拒绝。要是人家威胁你们，你们就用爱来回答他。记住，乡亲们，要记住：爱会挫败战争的。

〔格茨和纳斯蒂下。

第 六 场

同前，少了格茨和纳斯蒂

农民们：他要是不回来呢？

〔沉默片刻。

希尔达：我们祈祷吧。（稍停）祈求上帝，让爱挫败战争吧。

农民们（跪下）：我的上帝，愿爱挫败战争。

希尔达（站着）：愿我的爱挫败战争。愿此成为现实。

〔舞台消失在黑暗中，第八景的头几句话紧接希尔达的尾白。

第八和第九景

〔农民的营地。

〔黑暗中一片嘈杂声、喊声。

第 一 场

格茨、纳斯蒂、卡尔、农民们

声音：呜！呜！呜！

格茨的声音（压过众人的喧闹声）：你们全都得死！

声音：打死他！打死他！（光亮。这是树林里的一片空地。夜。农民手里举着棍棒和长叉，有的人佩着剑，还有人举着火把。格茨和纳斯蒂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俯视着人群）呜！呜！呜！

格茨：可怜的人，你们连正视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吗？

一个声音：现实就是你是个叛徒。

格茨：现实，弟兄们，瞎子也能见到的现实，就是你们不会打仗。

〔一个长得象海格立斯① 似的农民站出来。

---

① 希腊神话中力大无穷的英雄。

壮汉：我不会打仗？（哗然）哎，伙计们，有人说我不会打仗！我抓住公牛的角能把它脖子拧下来。

〔格茨跳下来，走近他。

格茨：看起来，老兄，你比我壮三倍吧？

壮汉：我吗，老弟？

〔他用胳膊肘撞了格茨一下，把他推出五步以外。

格茨：好极了。（对一个农民）给我这根棍子。（对海格立斯）你拿着这根。准备。开始，刺、砍、劈、挑。（他闪过，避开了一次次的进攻）你看！你看！你看见了！你的力量对你有什么用？你只会让空气里的精灵哭泣，让风流血。（他们对打）现在，我的老兄，请原谅我：我要轻轻地揍你一下，这是为了大家好。嘿！（他猛击了一下）仁慈的基督，饶恕我。（壮汉倒下）你们服了吗？他是最壮的，我可谈不上是最机灵的。（稍停。农民们瞠目结舌。格茨因胜利而一时很得意，然后他接着说）你们要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不怕死吗？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以为死的将是你旁边的人。（稍停）现在我来问问我们的圣父，我来对他说：我的上帝，你如果要我帮助这些人，那就显显灵，告诉我哪些人将死于战争。（他突然装出十分恐惧的样子）喔！喔！喔！喔！我看见的是什么？啊呀，教友们，你们怎么啦？这

景象太可怕了！啊！你们成了这副样子！

一农民（不安地）：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啦？……

格茨：上帝把你们身上的肉象火漆似地融化了，我只见得到你们的白骨。仁慈的圣母！到处全是骷髅。

一农民：依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格茨：上帝不愿意你们暴动，他在指给我看哪些人将死在战场上。

该农民：谁呀？举出来。

格茨：谁？（用食指指着他，用可怕的声音说道）你！（沉默）还有你！你！和你！多可怕的死神舞！

一农民（震惊，但还有些怀疑）：谁来证明你是个先知？

格茨：不信上帝的人，你们如果要证据，只要看看这血就可以了。（他举起双手。沉默。对纳斯蒂）我赢了。

纳斯蒂（喃喃地）：还没有。（卡尔站出来）留神这家伙，他最难对付。

卡尔：噢，我的弟兄们，你们太好骗了，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学会猜忌呢？你们太老实、太温和了，连恨都不会！今天还是这样，只要有人用老爷的口气跟你们说话，你们马上就低下头来。怎么啦？他手上有点血？这有什么？要是淌点血就能使你们信服，我马上就淌血。〔他把双手举起来，手开始淌血。

格茨：你是谁？

卡尔：和你一样，也是先知。

格茨：仇恨的先知！

卡尔：仇恨是通向爱的唯一道路。

格茨：但我认出你来了。你是卡尔，我的奴仆。

卡尔：是的，为您效劳。

格茨：奴仆加先知，那是小丑。

卡尔：不见得比将军加先知更象小丑。

格茨（走下台阶）：我看看你的手！（把他的手翻过来）当然啦，这人在袖子里藏了盛血的猪尿泡。

卡尔：也让我看看你的手。（看他的手）这人用指甲抠老伤疤让它淌出了几滴脓来。喂，乡亲们，你们来考验考验我们吧，看看谁是真正的先知。

嘈杂声：对……对……

卡尔：你会这个吗？（他在一根细棒上变出花来）这个呢？（他从帽子里抓出一只兔子）还有这个？（混身冒烟）让我们看看你会干点什么。

格茨：这类杂耍我在广场上见过一百次了。我可不是走江湖的。

一农民：走江湖会干的，先知也该会。

格茨：我不和我的随身男仆比什么绝招。教友们，在当先知之前，我是将军。现在的问题是打仗，所以你们如果不信先知，也请信任将军吧。

卡尔：你们等将军证明了他不是叛徒再来相信他吧。

格茨：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是出于对你和你弟兄们的爱才放弃了自己的财产的。

卡尔：出于对我的爱？

格茨：对，对你这个仇恨我的人的爱。

卡尔：这么说你爱我？

格茨：对，我的兄弟，我爱你。

卡尔（胜利地）：他说漏嘴了，乡亲们！他在骗你们！你们看看我这张脸，告诉我人家怎么会爱我。还有你们，伙计们，你们这些人都想想，你们是可爱的吗？

格茨：白痴！我要是不爱他们，干吗要把自己的地给他们？

卡尔：确实，为什么？根本问题就在这儿。（突然）上帝！明察秋毫的上帝，援救我吧！我把躯体和嘴借给你，你告诉我们，为什么私生子格茨把地给了我们。

〔卡尔开始发出可怕的叫喊声。

农民们：上帝附身了！

上帝要说话了！

〔他们跪下。

格茨：天啊！这回可齐全了。

卡尔（闭上眼睛，用好象不属于他的声音说）：

喂，噢，嗬，嗬，大地！

农民们：喂，噢，嗬！喂，噢，嗬！

卡尔（仍用刚才那套表演）：上帝在此。我看见你们了，人们，我看见你们了。

农民们：可怜可怜我们吧。

卡尔（同样的表演）：格茨在吗？

一农民：在，我们的圣父，在右边，在你后边一点。

卡尔（同样的表演）：格茨！格茨！为什么你把地给了他们？回答。

格茨：请问你是哪位？

卡尔（同样的表演）：我是我。

格茨：好，如果你是你，那你就知道你知道的事，那你就该知道为什么我做了我做的事。

农民们（威胁地）：呸！呸！回答！回答！

格茨：对你们，我会回答的，教友们。是回答你们，而不是回答他。我把地给大家是为了实现人人平等。

〔卡尔笑。

农民们：上帝笑了！

上帝笑了！

〔纳斯蒂走下台阶，站到格茨身后。

卡尔（同样的表演）：你撒谎，格茨，你在欺骗你的上帝。

而你们，我的孩子们，听着！

一个老爷不论干什么，永远也不会和你们平等。

所以我命令你们把他们全杀光。

这人把地给了你们。
但你们能把自己的地给他吗?
给或不给，他可以选择。
而你们难道能拒绝吗?
对吻你们或打你们的人
你们也同样回敬他。
而对给了你们而你们无法回敬的
你们就献上心里全部的仇恨吧。
因为你们原是他们的奴隶，而他现在仍在奴役
　　你们，
因为你们曾经受过侮辱，而他现在还在加倍
　　侮辱你们。
早晨的礼物使人悲!
中午的礼物使人愁!
晚上的礼物使人忧!

格茨：啊! 高明的说教! 谁给了你们生命和光明?
是上帝。赐予是他的法则，不论他做什么，他都在赐予。你们不过是尘埃，你们难道能还给他什么吗? 什么也还不了! 所以，结论是你们应该恨的是上帝。

一农民：上帝不一样。

格茨：为什么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塑造了我们?
既然上帝是慷慨和爱的化身，那他创造的人类也应满怀慷慨和爱! 教友们，我恳求你们：接受我的礼品和我的友谊吧。我不要求你们感谢我，噢，绝不，我只要求你们别把我的爱当作

邪恶，别把我的礼品当作罪行来谴责。

一农民：扯你的淡去吧，我不喜欢别人的施舍。

卡尔（重新用他自然的声音说话，指着一个乞丐）：到底有人明白了。土地是你们的，所以声称赐给你们土地的人是在欺骗你们，因为他给的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接受这土地吧！如果你们想成为真正的人，就该先接受了土地再杀掉他。我们是用暴力来教育自己的。

格茨：难道世上只有仇恨吗，教友们？我的爱……

卡尔：你的爱来自魔鬼，它碰到什么什么就烂。啊！伙计们，你们要是见到阿尔特韦勒的人就好了。他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他们变得男不男女不女的。他太爱你们了，他会把这里的人都阉了，换上长春花。别听他的摆布。你们从前是牲口，是仇恨把你们变成了人；如果抛弃仇恨，你们就会重新四脚着地，成为沉默而不幸的牲口。

格茨：纳斯蒂！帮帮忙。

纳斯蒂（指着卡尔）：你已经败诉了，上帝站在他一边。

格茨（愣住了）：纳斯蒂！

农民们：滚！滚！见鬼去吧！

格茨（狂怒）：我就走，你们别怕。快去死去吧，你们死了，我就跳舞。你们多么丑恶！你们这群幽灵和亡魂。我感谢上帝让我看到了你们的灵魂，因为这使我懂得我错了。贵族们占有土地

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是骄傲的；你们四只脚爬也是正确的，乡巴佬，因为你们不过是猪猡。

农民们（想扑到他身上）：打死他！打死他！

格茨（从一个农民手里夺过剑）：来抓我吧！

纳斯蒂（举起手来）：够了。（鸦雀无声）这人已经相信你们的话了。但你们得学会遵守诺言，即使对敌人也一样。

〔人一点点走空了，舞台又回到一片黑暗中。最后一个火把是插在岩缝中的，纳斯蒂取过拿在手上，准备下。

纳斯蒂：走吧，格茨，快点走！

格茨：纳斯蒂！纳蒂斯！你为什么抛弃了我？

纳斯蒂：因为你失败了。

格茨：纳斯蒂，他们是一群狼。你怎么能和他们呆在一起呢？

纳斯蒂：他们心里充满了爱。

格茨：他们心里？你要是能在这些垃圾桶里看到一丝爱，那说明你眼神好。我什么也没看见。

纳斯蒂：这不假，格茨，你什么也没看见。

〔纳斯蒂下。

〔夜。

〔嘈杂声 远 去，远处传来一声妇女的喊叫，最后一抹微光照在格茨身上。

第 二 场

格茨一人

格茨：你们会死的，畜生！我要让你们倒霉，叫你们永远忘不了。恶神，来帮助我吧，让我轻松一下吧。（稍停）这是开开玩笑。善已洗净了我的灵魂，我身上再也找不到一滴毒液了。好极了，上路，去行善吧。去阿尔特韦勒，要么上吊，要么行善。我的孩子们在等我，我的阉鸡，我的不男不女的娃娃们，我的家禽场里的天使们，他们会来欢迎我的。仁慈的上帝，他们多么让我讨厌啊。我喜欢的倒是那些人：那些狼。（走了起来）好吧，上帝，该你来引导我在黑夜里行进了。既然失败了也要坚持，既然失败是一种征兆，那么所有的不幸就都是幸运，所有的灾祸都是你对我的恩宠。请教教我怎样好好运用我的厄运吧，上帝，我想，我就这样想，你所以允许我存在于世界之外，是为了要我完全属于你。

现在，我的上帝，我们又面对面地呆着了，象很久以前我专作恶时一样。啊！我根本就不该去管人们，他们真碍事。他们是荆棘，要达到你那里，应该劈开他们才是。我来找你

了，上帝，我来了，我在你的黑夜中行进，请把手伸给我。告诉我：夜就是你，对吗？夜，凄惨的：一无所有的夜！因为你存在于虚无缥缈中，只有万籁俱静时才能听得见你，万物俱空时才能见得到你。古老的夜，尚未产生生命的漫漫长夜，混沌朦胧，厄运和不幸的夜，把我笼罩起来，吞噬我肮脏的躯体，钻到我的灵魂和躯体之间来，腐蚀我吧。我要忍受歧视、窘困、羞耻和孤独，因为人生来就是为了摧毁自身，最后象雌性一样，在庞大漆黑的夜的躯体面前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在我饱尝一切辛酸苦辣之前，我将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在我占有一切之前，我将不占有任何东西。在我成为一切之前，我将什么也不是。我要在众人面前卑躬屈膝，而最后，你，上帝，就将以你用夜织成的网把我捞起，使我凌驾于众人之上。（以强烈而忧伤的声调）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就是你的意志吗？当我还是恶人时，我不是已经在追寻这种对人的仇恨、对自己的鄙视了吗？行善时的孤独和作恶时究竟有什么区别？（天慢慢亮了）天亮了，我已度过了你的夜晚。我赞美你给了我光明：我将看得清了。（他转过身来，看见了阿尔特韦勒的一片废墟。希尔达坐在一堆石头瓦砾上，双手捧着脑袋。他喊）啊！

第　三　场

格茨、希尔达

希尔达（抬头看）：到底来了！

格茨：其他人在哪儿？死了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打仗吗？

希尔达：是的。

格茨：还我黑夜吧，我不愿见人。（稍停）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希尔达：从瓦尔申来了些武装的农民，他们要求我们参加他们的队伍，我们没同意。

格茨：所以他们烧了村子。很好。（他狂笑）你为什么没和别的人一块死？

希尔达：你感到遗憾吗？

格茨：当然啦！没人活下来，事情要简单多了！

希尔达：我也感到遗憾。（稍停）他们把我们关在一所房子里，放了火。这很好。

格茨：对，很好，非常好。

希尔达：最后，有扇窗打开了。我跳了出来。死对我无所谓，但我想再见你一面。

格茨：见我干吗？你在天上会见到我的。

希尔达：我们不会上天的，格茨，即使我们都上了天，我们的眼睛也顾不上互相看上一眼，手也

互相摸不着。在天上，我们只能照顾上帝。（她来摸摸他）你在这儿，这么一点疲惫不堪、粗糙而可怜的皮肉，一个生命——可怜的生命。我喜欢的是这种有血有肉的生命。人只能在尘世间，违背上帝的意志去爱。

格茨：我只爱上帝，我已不在人世了。

希尔达：那你不爱我？

格茨：不爱。你也一样，希尔达，你也不爱我。你认为是爱的，其实是恨。

希尔达：我为什么要恨你呢？

格茨：因为你认为我杀害了你的亲人。

希尔达：是我杀害了他们。

格茨：你？

希尔达：是我说的不同意。我宁愿乡亲们死而不愿他们杀人。噢，格茨，我有什么权力来替他们作出选择呢？

格茨：嘿！照我的样做吧！别把这次流血事件放在心上。我们微不足道，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无能为力。人幻想自己是在行动，其实是上帝在支配他。

希尔达：不，格茨，不。没有我，他们还能活。

格茨：好，就算是吧。没有你，他们也许还能活。但我肯定没有责任。

希尔达："我们一起采取决定，共同承担后果。"你别忘了。

格茨：我们并不在一起。你想见我？好吧，看看

我，摸摸我。好，现在，走你的吧。我这一辈子，不再看人家的脸了。我只看大地和石头。（稍停）我曾问过你的意见，我的上帝，你也回答了我。我感谢你，因为你向我揭示了人的恶毒本性。我要在自己的肉体上对他们的过错进行惩罚，我要用饥饿、寒冷和鞭子来折磨我的肉体，要用小火，很细的文火慢慢地煎熬它。我要摧毁人类，因为你创造人类就是为的毁掉他。这些人是我的臣民，人数很少，只住在一个村子里，简直象一家人。我的臣民死了，我虽是生者，但要作为死者存在于世上。我的余生将用来对死进行思考。（对希尔达）你还在这里？滚你的。到别处去寻找贫困和生命吧。

希尔达：一贫如洗的是你，所以我的位置在这里。我要留在这里。

第十景

〔半年后，在变成废墟的村子里。

第一场

希尔达，海因里希后上

〔希尔达坐在前一景的老位子上，注视着大

路。看得出来她突然见到有人来了。她半侧着身子等着。

〔海因里希上。他帽子上带着花，手里也拿着一束鲜花。

海因里希：我们到了。（他转向一个无形的人物）摘下你的帽子。（对希尔达）我叫海因里希，以前我主持弥撒。今天我靠施舍度日。（对魔鬼）你往哪儿跑？到这边来。（对希尔达）哪里有死亡的气息，他就忙上了。但他不会伤害一只苍蝇的。

希尔达：一年零一天了，对吗？从沃尔姆的事算起一年零一天了吧？

海因里希：谁告诉你的？

希尔达：我数了日子。

海因里希：有人对你说起过我？

希尔达：对。从前。

海因里希：今天天气真好，嗯？我在路上采了些花，这是周年纪念的花束。（把花递给她）

希尔达：我不要。（把花放在一边）

海因里希：不应该害怕幸福的人。

希尔达：你并不幸福。

海因里希：我告诉你，今天是节日，昨夜我睡了个好觉。好了，姑娘，应该对我微笑，除了一个人以外，我爱所有的人，我愿所有的人都高兴。（突然）去找他来。（她不动弹）得了！别让他等了。

希尔达：他不在等你。

海因里希：他？你的话真使我惊讶。我们是一对好朋友，我敢打赌他一定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准备迎接我呢。

希尔达：饶了他吧。拿起你的花束，快点走吧。

海因里希（对魔鬼）：你听见她的话了吗？

希尔达：别提你的魔鬼了，我不信这套。

海因里希：我也不信。

希尔达：那怎么……？

海因里希：（大笑）：哈！哈！哈！你是个孩子。

希尔达：得罪过你的人不存在了，他身在人世但已死亡。他根本就不会认出你来的，你呢，我肯定你也认不出他来了。你在寻找一个人，找到的将是另一个人。

海因里希：我找到谁就是谁吧。

希尔达：饶了他吧，我求求你。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害我呢？

海因里希：我不想害你，因为我很喜欢你。

希尔达：你在他身上所造成的每一处创伤中都将淌出我的血来。

海因里希：你爱他？

希尔达：对。

海因里希：这么说还有人能爱他？真有趣。（笑）好几个人都试过要爱我，但都没有成功。他也爱你吗？

希尔达：他曾象爱他自己那样爱过我。

海因里希：要是他爱你，你痛苦我就不那么遗憾了。

希尔达：你如果饶恕他触犯了你，上帝也就会饶恕你触犯了他。

海因里希：但我根本不想让上帝饶恕我。惩罚也有好的方面，一切全在于习惯。我已经习惯了。我还没入地狱，但在地狱里的习惯我却已经养成了。

希尔达：可怜的人！

海因里希（怒）：不！不！不！我不可怜。我很幸福，我告诉你，我很幸福。（稍停）行了！叫他来吧。（她沉默）最好是你叫他，这样他就会喜出望外。你不愿意？那我就自己叫。格茨！格茨！格茨！

希尔达：他不在这儿。

海因里希：他在哪儿？

希尔达：在树林里。他有时在里边一呆就是好几个星期。

海因里希：离这儿远吗？

希尔达：二十五里地。

海因里希（对魔鬼）：你信她的话吗，你？（他闭上眼睛听着魔鬼的提示）对，对，对。（他狡黠地微笑着。最后说）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希尔达：找去吧，好神甫，找去吧。你的同伙会指点你的。

海因里希：愿上帝保佑你，姑娘。（对魔鬼）喂，

你来呀。

〔他消失了。希尔达一个人呆着，注视着他远去。

第 二 场

希尔达、格茨

〔格茨上，右手拿着一根鞭子，左手提着水罐。看样子他精疲力竭了。

格茨：谁在叫我？（希尔达不回答）有人在叫我。

我听见他的声音了。

希尔达：你饿肚子时老是幻听。

格茨：这花是从哪里来的？

希尔达：我采来的。

格茨：你很少采花。（稍停）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一年过到哪一天了？

希尔达：你干吗问我这个？

格茨：今年秋天有人来。

希尔达：谁？

格茨：我记不得了。（稍停）喂，今天是几号？几月几号？

希尔达：你以为我在数日子吗？现在只剩下唯一的一天了，老在反复的这一天：黎明把它给我们带来，黑夜又把它收回去。你是只停了的钟，

永远指在同一个点上。

格茨：停了？不，我在走。（他晃了晃水罐）你听见了吗？水在汩汩地响。它发出的是天使的音乐。我嗓子里冒着地狱里的火，耳朵里听到的是天堂里的音乐。

希尔达：你有多长时间没喝水了？

格茨：三天。我得坚持到明天。

希尔达：为什么要到明天？格茨（象个白痴似地笑着）哈！嘻！必须这样！必须这样！（稍停，他摇摇水罐）汩！汩！唔？我看对一个渴得要死的人，再也没有比这更使他生气的声音了。

希尔达：好好乐一乐吧，馋馋你自己吧。渴了就喝也太简单了！你如果不在自己头脑中不断保持一种诱人的欲念，就有可能忘掉自己。

格茨：要是不诱惑自己，我又怎能战胜自己呢？

希尔达：噢，格茨，你怎么可能以为自己是第一次过这种日子呢？水罐、水声、你嘴唇上干裂的白皮，这我都背出来了，你难道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

格茨：我将坚持到明天早上，没别的。

希尔达：你从来没有坚持到底过，因为你强加给自己的考验太长久了。你去晃这个罐子，一直晃到你倒下为止。等你倒下后，我就给你喝水。

格茨：你想见点新鲜的吗？瞧。（他侧过水罐）花渴了。喝吧，花，喝我的水，让天来看看你们金黄色的花蕊。你看：它们又活了。大地和植

物接受我的礼物，只有人类才拒绝。（他把水罐倒翻）好了，没法再喝了。（他笑，艰难地重复）没法再喝了……没法再……

希尔达：是上帝的意志让你变成老糊涂的吗？

格茨：当然。应该毁掉人类，不对吗？（他扔掉水罐）好了，现在你让我喝水吧！

〔他倒下。

希尔达（冷冷地看着他，随后大笑起来）：当然啦，我总是存着水的，因为我了解你。（她去找来一罐水，回来托起格茨的头）好了，喝吧。

格茨：不到明天早晨不喝。

希尔达：上帝愿你变得古里古怪，糊里糊涂，但并不要你死。所以，你应该喝。

格茨：我这个人能让整个德国颤抖，但现在我却象个婴儿似地仰面躺在奶妈的怀里。你满足了吗，上帝，你见过比我更不要脸的吗？希尔达，你能预见一切，你知道我如果解了渴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希尔达：是的，我知道，你要来劲了，会产生肉欲，想同我睡觉。

格茨：那你也还要我喝水？

希尔达：是的。

格茨：我要是扑到你身上呢？

希尔达：就象你现在这个样子吗？得了，一切都象做弥撒那样了结吧：你大骂一通，说一通下流

话，最后给你自己一顿鞭子。喝吧。

格茨（接过水罐）：又输了！（喝水）肉体是腐败的。（他喝水）

希尔达：肉体是健康的，腐败的是你的灵魂。

格茨（放下水罐）：不渴了，我感到空虚。（稍停）我困了。

希尔达：睡吧。

格茨：正因为困，所以我不睡。（他看着她）让我看看你的乳房。（她不动）喂，让我看看，引诱我呀，让我馋死。不吗？啊！不要脸的女人，为什么？

希尔达：因为我爱你。

格茨：把你的爱激发到白热化，让它钻进我心里，让它烤我，让它冒烟！你要是爱我，就该折磨我。

希尔达：我是你的，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折磨你的刑具呢？

格茨：你要是看清了我是什么人，你就会杀掉我的。我脑袋里象在开巫魔夜会①，你就是参加夜会的所有的巫婆。

希尔达（笑）：你在吹牛。

格茨：我要你变成一头牲口，好跟你象牲口似地交配。

希尔达：对你来说，做人是多么痛苦啊！

---

① 传说中巫婆在魔鬼主持下开的夜会。

格茨：我不是人，我什么也不是。只有上帝才存在。人，是视觉的幻象。我让你感到恶心，对吗？

希尔达（平静地）：不，因为我爱你。

格茨：你明白我是在想尽办法贬低你吗？

希尔达：是的，因为我是你最珍贵的财产。

格茨（怒）：你不跟我配合！

希尔达：对，我不搞你那套把戏。

格茨：只要你呆在我身旁，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邪恶的人。

希尔达：我就是为这个缘故才留下的。

〔格茨吃力地站起来。

格茨：我要是把你抱在怀里，你会推开我吗？

希尔达：不会。

格茨：即使我来时心里充满了肮脏的想法？

希尔达：你要是敢碰我，就说明你心地是纯洁的。

格茨：希尔达，人们怎么能相爱而不感到羞耻呢？淫欲是最卑鄙的罪过。

希尔达：看着我，仔细看着我，看看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胸脯、我的胳膊：我是罪过吗？

格茨：你很美。美就是恶。

希尔达：你肯定吗？

格茨：我现在对什么都不肯定了。（稍停）我要是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我就犯了罪，但我得到了解脱；我要是拒绝满足欲望，它就毒化我的整个灵魂……夜正在降临大地，在黄昏时分必须有

好眼力才能辨清上帝和魔鬼。（他走近希尔达，摸摸她，又突然走远）在上帝的注视下和你发生关系？不，我不喜欢放纵自己。（稍停）要是某一天，夜色是那样地深沉，可以使他的眼睛看不见我们……

希尔达：爱就是这样的夜，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相爱的人的。

〔格茨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往后闪去。

格茨：给我一双彼俄提亚① 人的锐利眼睛，让我的眼光透过这层皮肤吧。让我看看这鼻孔和耳朵里藏着什么。我手指碰了垃圾都要恶心，怎么还会希望把这一整袋大粪② 搂在怀里呢？

希尔达（强烈地）：你灵魂里的垃圾要比我身上的多。肉体的丑恶和肮脏只存在于你的灵魂里。我不需要锐利的目光：我照料过你，给你洗过澡，闻过你发烧时身上的气味。我终止了对你的爱吗？你一天比一天更象你死后那具尸体，但我也还在爱你。你要是死了，我会挨着你躺着，不吃也不喝地呆到死。你会在我的怀里腐烂变质，你成了臭肉，我仍将爱你。因为如果不是一切都爱，那就是什么都不爱。

格茨（把鞭子递给她）：抽我一顿吧。（希尔达

---

① 古希腊的一个地区。

② 有些天主教士说，女人的美在于皮肤，皮肤下面不过是大粪。

耸耸肩）喂，抽吧，抽吧，抽在我身上你就可以替死去的卡特琳，为你失去的青春和所有因我的过错而被烧死的人报仇。

希尔达（放声大笑）：对，我会鞭笞你的，卑鄙的修士，因为你毁了我们的爱。

〔她拿起鞭子。

格茨：照着眼睛打，希尔达，往眼睛上抽。

第 三 场

同前，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抽吧！抽吧！就当我不在。（他走上前去，对希尔达说）我的伙伴教给我先去转上一圈，再悄悄溜回来。人家骗不了他，你知道。（对格茨）她想阻挠我们见面。你真的不在等我吗？

格茨：我？我在数着日子呢。

希尔达：你在数日子？噢！格茨，你骗了我。（她看着他）你怎么啦？你的眼睛不闪亮，你和原来不一样了。

格茨：这是因为见了他我高兴。

希尔达：这种高兴真古怪：他会想尽办法害你的。

格茨：这就证明他爱我。你妒嫉了，嗯？（希尔达不回答。格茨又转向海因里希）花是你采来的？

海因里希：是的，为你而采的。

格茨：谢谢。（拾起花束。）

海因里希：祝你周年纪念日快乐，格茨。

格茨：祝你快乐，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你也许今天夜里就死……

格茨：真的吗？为什么？

海因里希：有些农民在找你，要杀你。为了赶在他们前面，我不得不跑来的。

格茨：杀我，他妈的！我太荣幸了，我还以为人家把我忘光了呢。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海因里希：星期四在贡施巴希平原上，男爵们把纳斯蒂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死了二万五千人，剩下的都逃跑了。二三个月后暴动就会被彻底镇压下去。

格茨（暴跳如雷）：死了二万五千人！这仗不该打，这些蠢货！他们本该……（平静下来）见鬼去吧。我们生来就是要死的。（稍停）他们自然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罗？

海因里希：他们说如果是你指挥部队，就可以避免这场屠杀。这回你高兴吧，你是全德国最受人痛恨的人了。

格茨：纳斯蒂呢？他逃跑了？被抓走了？死了？

海因里希：你猜猜看。

格茨：操你的。

〔他陷入了沉思。

希尔达：他们知道他在这儿吗？

海因里希：知道。

希尔达：谁告诉他们的？你？

海因里希（指着魔鬼）：我没有，是他。

希尔达（轻声地）：格茨！（碰碰他的胳膊）格茨！

格茨（吃了一惊）：嗯！什么？

希尔达：你不能呆在这儿，

格茨：为什么？欠账要还，不是吗？

希尔达：你不应该还账，因为你没有罪。

格茨：你管你自己的事去吧。

希尔达：这就是我自己的事。格茨，该走了。

格茨：到哪儿去？

希尔达：随便到哪儿，只要你躲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你无权让人杀掉你。

格茨：是没有。

希尔达：不然就是作弊。

格茨：啊，对，作弊……那又怎么啦？我这一生不都在作弊吗？（对海因里希）你可以开始宣读我的罪状了：时间到了，我准备好了。

海因里希（指着希尔达）：叫她走开。

希尔达：你只要当着我的面说就是了，我不会离开他的。

格茨：他说得对，希尔达：这场官司应当秘密审理。

希尔达：什么官司？

格茨：我的官司。

希尔达：你为什么让人家来审判你？把这个教士赶走，我们离开这个林子吧。

格茨：希尔达，我需要人家来审判我。我每日每时都在给自己判罪，但我心里没法服。因为我太了解自己了，所以不能相信自己。我看不清自己的灵魂，因为它就在我鼻子底下。所以我需要有人把眼睛借给我。

希尔达：把我的借去吧。

格茨：你也看不清，因为你爱我。海因里希恨我，所以他能说服我。当我的思想出自他的嘴时，我就会相信了。

希尔达：我要是走开，你答应过会儿和我一起逃走吗？

格茨：是的，要是我的官司打赢了的话。

希尔达：你明知自己是决心输的。别了，格茨。

〔她向格茨走去，拥抱他，下。

第 四 场

格茨、海因里希

格茨（扔掉花束）：快，干活吧！你有什么坏招都快使出来吧。

海因里希（看着他）：我想象中你不是这样的。

格茨：勇敢些，海因里希，这事不难办。我的一半

是你的同谋，它也反对另一半。来吧，来搜索我的内心深处，因为要审判的是我的心内。

海因里希：这么说你真的是存心要输了？

格茨：不，你别怕。我不过是觉得稀里糊涂还不如绝望的好。

海因里希：好吧……（稍停）等等，有的地方我记不起来了。我常忘事，但我会想起来的。（他激动地走着）可我倒真是防了一手的，今天早晨我还把经过都回想了一遍呢……都是你不好，你的样子不对。你应当是头上戴着玫瑰花冠，眼睛里闪烁着胜利的喜悦，那样我就会摘掉你的花冠，践踏你的胜利，最终你就会跪倒在地上……你的威风在哪里？你的傲慢到哪里去了？你这样半死不活的，我再踩上一只脚又有什么乐趣？（狂怒）啊！我还不够狠！

格茨（笑）：你太紧张了，海因里希，放松些，别着急。

海因里希：现在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我告诉你，他们紧跟在我屁股后面。（对魔鬼）提提词，提提词呀，帮助我，让我对他深恶痛绝。（抱怨地）需要他的时候他总不在。

格茨：我来给你提提词。（稍停）那土地。

海因里希：土地？

格茨：我把地给大家，做错了吗？

海因里希：啊！地……但你并没有把它给人，因为给人的只能是自己所有的东西。

格茨：说得好！占有是人和东西之间的一种友情，但是东西到我的手里就叫嚷受不了。我什么也没给，不过是当众宣读了一纸赠送土地的文约，如此而已。但是，神甫，虽然我没把地给人是真的，但农民们得到了土地却也是真的。这怎么解释呢？

海因里希：他们没有得到地，因为他们留不住它。等爵爷们侵入了这片领地，并把康拉德的一个小表弟安顿在海登斯坦城堡里后，这种魔幻不就化为泡影了吗？

格茨：说得太好了。也没给，也没得到，这样就简单多了。当人们要花魔鬼的皮斯托尔① 时，它就变成枯叶。我的善行就象这种钱，用手一摸，它就僵死了。可是意图呢，不管怎么说，我的心意还是好的吧？唔？我如果真心想做好事，那上帝也好，魔鬼也好，都不能剥夺我的想法。现在你来抨击我的意图吧，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吧。

海因里希：这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你不能享有这些财产，所以你超然置之，假装放弃了它。

格茨：噢，多么铿锵有力的声音啊，把我的思想公诸于世吧。我简直闹不清是在听你说还是我自己在说了。这么说一切不过是欺骗，是在演戏？我并没有行动，而只是作了作姿态。啊，

---

① 欧洲古币钱。

神甫，我哪儿痒你就搔我哪儿。接着说，接着说！这蹩脚演员又干了什么？怎么，你这么快就喘不上气来了？

海因里希（传染上了格茨的狂热）：你给地是为了彻底地进行破坏。

格茨：你说到点上了！光杀死继承人对我是不够的……

海因里希（同样的表情）：你想使遗产化为乌有。

格茨：我用尽力气把海登斯坦原来的领地举起来……

海因里希（同样的表情）：又一巴掌扔到地上，把它砸得粉碎。

格茨：我要的是我的善心比我的罪恶摧毁力更大。

海因里希：而你成功了：二万五千具尸体！你做了一天的功德，而杀死的人比你三十五年作恶杀死的还多。

格茨：再加上这些死者都是穷人——正是我假装把康拉德的财产给了他们的那些穷人！

海因里希：当然！你一向是恨他们的。

格茨（举起拳头）：畜生！（他停下，笑了起来）我想打你，这表明你是正确的。哈！哈！我的弱点就在这里。你要在这点上做做文章！你应该控告我痛恨穷人，并利用他们的感激来奴役他们。从前我以酷刑来玷污人们的灵魂，现在用的是善行。我把这村里的人变成了一束枯萎的灵魂。可怜的人啊，他们傻乎乎地学我的

样，我又傻乎乎地装着积德。他们无谓地牺牲了，也不知为什么死的。听着，神甫，我背叛了所有的人，也背叛了自己的亲兄弟，但我叛变的胃口还未满足。于是，一天夜里，在沃尔姆城下，我发明了反戈一击背叛恶的办法，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恶并不是那么随便可以背叛的，从骰子杯里出来的不是善，而是更坏的恶。再说，这又有什么要紧，做个妖怪或做个圣人对我都无所谓，我就是不要有人性。你说，海因里希，你说我当时羞愧得发了疯，为了逃避人们的岐视，就想惊天动地。喂，你在等什么？说话呀！噢，对，你不愿说话，因为从我嘴里发出的是你的声音。（模仿海因里希）你并没有变成另一个人，格茨，你改变的是语言。你把对人的恨称做爱，把摧毁一切的狂热叫做慷慨，但你的本性丝毫没有改变，仍和原来一样：你不是别的，是个地道的私生子。（用自己原来的声音）我的上帝，我证明他说的是真话，作为被告，我承认我有罪。我的官司打输了，海因里希。你满意了吗？〔他晃晃悠悠地靠到墙上。

海因里希：不。

格茨：你这人真不好对付。

海因里希：噢，我的上帝，这难道就是我的胜利吗？它是多么的凄惨！

格茨：我死了你怎么办呢？你该想我了。

海因里希（指魔鬼）：这家伙会给我许多事干，我不会有功夫去想你的。

格茨：他们想杀我，这你至少是肯定的吧？

海因里希：肯定。

格茨：他们是好人。我将把脖子伸给他们，一切就将这样结束，大家就全都解脱了。

海因里希：一切都永远结束不了。

格茨：一切？噢，对，还有地狱。那起码可以换换花样。

海因里希：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你已经在地狱里了。我的伙伴告诉我（指魔鬼）尘世只是表面现象，天堂和地狱才是一切。对于亲属来说，死是一种只能骗骗傻瓜的花招，对于死者来说，一切都在继续。

格茨：对我，一切也都将继续下去吗？

海因里希：一切。在永恒世界中，你可以享有你自己。

〔稍停。

格茨：在我专门作恶时，善显得近在眼前，唾手可得。我伸出了胳膊，它却化作穿堂风跑了。善是海市蜃楼吗？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善是可能的吗？

海因里希：快乐的周年纪念。一年零一天前，你曾向我提过同样的问题。我回答了：不可能。当时是在夜里，你看着我大笑，你说："你长得象只耗子。"然后你就用掷骰子来打马虎眼。

怎么样，你看，现在又是夜晚，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夜晚，是谁被扣在扑鼠器里了？

格茨（象小丑似地）：是我。

海因里希：你还出得来吗？

格茨（不再出洋相了）：不。我出不来了。（来回走动）上帝，您既然拒绝给人以行善的手段，那您为什么又给了我们行善的强烈愿望呢？既然您不允许我成为好人，那为什么又要打消我做恶人的愿望？（走动着）真奇怪，竟不给人一条出路。

海因里希：你干吗装出和他谈话的样子来？你明知道他不会回答你的。

格茨：他为什么沉默不语？他能在先知的驴子面前显灵①，为什么就不在我面前显灵？

海因里希：因为你算老儿？你欺凌弱者或折磨自己，你去吻妓女或去吻麻疯病人的嘴唇，你死于清贫或死于虚荣，上帝都嗤之以鼻。

格茨：那谁才能算数呢？

海因里希：谁也不算数。人类等于零。别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你向来就知道这一点，你掷骰子时也知道。不然你为什么要作弊呢？（格茨想说话）你作弊了，卡特琳看见了。你拼命提高嗓门来掩盖上帝的沉默。你声称接受的那些命令是你自己指派给自己的。

---

① 见《圣经》故事。

格茨（思考着）：是我，对。

海因里希（惊奇地）：哎，对，是你自己。

格茨（同样的神态）：我一个人。

海因里希：是的，我说，是的。

格茨（抬起头来）：我一个人，神甫，你说得对。是我一个人。我当时在哀求，在乞求一个征兆，我往天上传递了信息，但没有回音。天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无时无刻不在想，我在上帝眼里究竟是什么。现在我知道答案了：什么也不是。上帝看不见我。上帝听不见我。上帝不认识我。你看见我们头上这空空的一片了吗？这就是上帝。你看见门上这个缺口了吗？这也是上帝。你看见地上这个洞了吗？这还是上帝。寂静无声就是上帝，虚无空幻就是上帝。人类的孤独导致了上帝的产生。当时只有我，我一个人决定了恶，又独自发明了善。是我作的弊，是我显的灵，我是唯一能宽恕自己的人，今天恰恰是我自己在控告自己。我是人。如果上帝存在，人就不存在；如果人存在……你往哪儿跑？

海因里希：我走了，我跟你再没什么可干的了。

格茨：等等，神甫：我要让你笑。

海因里希：住口！

格茨：可你还不知道我要对你说些什么呢。（他看着海因里希，突然地）你知道！

海因里希（喊）：胡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

不想知道！

格茨：海因里希，我要对你揭穿一个弥天大谎：上帝并不存在。（海因里希扑到他身上，打他。格茨一边挨打，一边笑和喊）上帝不存在，我太高兴了，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哈利路亚。疯子！别打了。我把我们都解救出来了，再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了，只有人间。

海因里希：啊！让上帝把我一百次，一千次地打入地狱好了，只要他存在就行。格茨，人们曾把我们叫做叛徒，杂种，他们谴责过我们。要是上帝不存在，就再也没有逃避人们的办法了。我的上帝，这人亵渎神明，我可是相信您的，我相信！我们的在天之父，我甘愿接受永恒体的审判而不愿受我同类的判决。

格茨：你在对谁说话？你刚才还说他是聋子。（海因里希默默地看着他）现在无法躲避人们了。永别了，妖魔鬼怪，永别了，神仙圣人，永别了骄傲，世上只有人。

海因里希：那些抛弃你的人，别忘了你是私生子。

格茨：嗯！这问题会解决的。（稍停）海因里希，我没有输掉这场官司，因为没有审判官，所以也没打成官司。（稍停）我要一切重新开始。

海因里希（震惊）：你重新开始什么？

格茨：生活。

海因里希：这可太便宜你了。（扑到他身上）你不会重新开始的。已经完了，今天就得把事情了

结完毕。

格茨：放开我，海因里希，放开我。一切都变了，我要活。

〔他挣扎着。

海因里希（扼着他脖子）：你的力量在哪里，格茨，你的力量在哪里？你想活，真是太凑巧了，你偏偏将在绝望中咽气！（格茨软弱无力，试图推开他，但推不动）让你入地狱的权利再坚持这最后一秒钟吧。

格茨：放开我。（挣扎）当然，如果我们两人非得死一个，那你死也一样！

〔他用刀扎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啊！（稍停）我不愿放弃我的仇恨，我不愿停止我的痛苦。（他倒下）一死什么都不会有了，不会有了，不会有了。而你，明天你将见到光明。

〔他死去。

格茨：你死了，世上并没有缺少什么，谁也不会怀念你的。（他拿起花，把它扔到尸体上。）行善的喜剧已经以杀人告终。这样很好，我也开不了倒车了。（他喊）希尔达！希尔达！

第五场

希尔达、格茨

〔夜幕降临了。

格茨：上帝死了。

希尔达：死也好，活也好，和我什么相干！我早就不再想他了。海因里希在哪儿？

格茨：他走了。

希尔达：你的官司打赢了吗？

格茨：没打什么官司，我不是说上帝死了吗？（他拥抱她）现在没人在场了，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你的头发和额头。上帝一死，你是多么真实啊。你看着我，一刻不停地看着我，世上的人对我们已视而不见了，你要是再转过头去，我怕自己就不存在了。（他笑）世上终于只有我们自己了！

〔出现光亮。一些火炬在逐渐靠近。

希尔达：他们来了。跟我走吧。

格茨：我要等他们来。

希尔达：他们会杀死你的。

格茨：嘿！谁知道呢？（稍停）我们就呆在这儿吧：我需要见到人们。

〔火炬走近了。

第十一景

〔农民的营地。

第 一 场

卡尔、巫婆、两个农民，纳斯蒂后上

〔巫婆用木制的假手按摩农民。

纳斯蒂（上）：你在干什么？

巫婆：用这木手擦过的农民会刀枪不入，他们可以打人而挨不着打。

纳斯蒂：扔掉这只手！（逼进她）快！扔掉它。（巫婆躲在卡尔身后）卡尔！你跟她串通好的？

卡尔：是的。你让她干吧。

纳斯蒂：只要是我指挥，头头们就不许对部队胡说八道。

卡尔：那部队就会和头头一起完蛋。

纳斯蒂（对农民）：出去。

〔农民们下。稍停。卡尔走向纳斯蒂。

卡尔：你在犹豫，纳斯蒂，你在做梦，而就在此时此刻，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开小差！军队在失去它的战士，就和伤员在失血一样。现在应当立即止血。我们无权在手段问题上犹豫不决。

纳斯蒂：你要干什么？

卡尔：下命令让所有的人都让这美人儿擦一下。只要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刀枪不入，就不会逃跑。

纳斯蒂：我把他们变成了人，你又在把他们变成牲口。

卡尔：牺牲在战场上的牲口比开小差的人强。

纳斯蒂：你这个散布谬种的，十恶不赦的先知！

卡尔：好，对，我是个假先知。那你呢，你是什么？

纳斯蒂：我本来不愿意打这场战争……

卡尔：这是可能的，但既然你没能制止它发生，这就说明上帝不和你站在一起。

纳斯蒂：我不是冒牌先知，而是被上帝欺骗了的人，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卡尔和巫婆一起下）是的，我的上帝，您欺骗了我，因为您让我相信了我是您的选民。话说回来，一个象我这样爱我的弟兄们，但又这样在欺骗他们的人，又有什么资格来责备您欺骗了您创造的人类，又有什么资格怀疑您的爱呢？

第 二 场

纳斯蒂、格茨、希尔达、三个武装的农民

纳斯蒂（并不惊讶）：你们来了！

一个农民（指着格茨）：我们在找这家伙，想要干掉他。但这人跟原来不一样了，他承认错误，还说愿意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参加战斗。所以，我们把他带来了。

纳斯蒂：你们出去。（农民们下）你愿意和我们并肩战斗？

格茨：对。

纳斯蒂：为什么？

格茨：我需要你们。我愿意做众人中的一员。

纳斯蒂：仅仅如此？

格茨：我知道，这是最困难的。为此，我必须从头做起。

纳斯蒂：什么是头？

格茨：犯罪。今天的人生来就是罪犯。如果我想分享人们的爱和德，就必须索取我应有的那分罪。我过去要的是纯洁的爱，多么幼稚，因为互相爱就意味着恨共同的敌人。所以我要和你们同仇敌忾。我过去要行善，多么愚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代里，善和恶是不可分割的。为使自己成为善者，我答应先作恶人。

纳斯蒂（看着他）：你变了。

格茨：变多了！我失去了一个亲爱的人。

纳斯蒂：谁？

格茨：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稍停）我要求立刻到你手下服务，当普通一兵。

纳斯蒂：我不接受。

格茨：纳斯蒂！

纳斯斯：现在我每天都要损失五十个士兵，你说我要一个士兵来有什么用？

格茨：当我象个傲慢的财主似地来找你们时，你们

摒弃了我是正确的，因为我口口声声说你们需要我。但今天我对你们说的是我需要你们，如果你们再拒绝我就错了，因为赶走乞丐是不对的。

纳斯蒂：我不拒绝你。（稍停）一年零一天来，你的位子就一直在等待着你。你就位吧，你来指挥全军。

格茨：不！（稍停）我不是生来就指挥别人的。我愿服从别人。

纳斯蒂：妙极了！那好，我命令你当我们的头。服从吧。

格茨：纳斯蒂，我可以顺从命令去杀人，必要时也可以去送命；但我将不再把任何人派去送死。因为现在我知道死是什么了。世上什么都不存在，纳斯蒂，什么都不存在：我们有的只是我们的生命。

希尔达（不许他说）：格茨！住口！

格茨（对希尔达）：好。（对纳斯蒂）当首领是孤独的，我希望到处都是人，我的周围，我的上面，我愿他们把天遮住。纳斯蒂，请允许我当个普普通通的人吧。

纳斯蒂：可你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呀。你以为一个首领就比别的人珍贵些吗？如果你不愿指挥，那就请便。

希尔达（对格茨）：你接受吧。

格茨：不。三十六年的孤独，我已经受够了。

希尔达：我将和你在一起。

格茨：你，就是我。我们两人将在一起感到孤独。

希尔达（小声）：如果你在战士们中间，你会对他们说上帝死了吗？

格茨：不会。

希尔达：你瞧。

格茨：我瞧什么？

希尔达：你和他们永远也不一样。你不比他们好，也不比他们坏，而是另外一种人。万一你和他们的意见一致，那也是出于误会。

格茨：我杀死了上帝，因为他把我和人们分开，但他一死却使得我更加孤立了。我不能让这个庞大的尸体来毒化我和人的友谊，必要的话，我将揭穿这个秘密。

希尔达：你难道有权夺走他们的勇气吗？

格茨：我一点点地做。经过一年的努力……

希尔达（笑）：一年，得了，那时我们都死绝了。

格茨：既然上帝不存在，那我这个愿意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人为什么还是孑然一身？

〔几个农民推着巫婆进来。

巫婆：我发誓这对你们没有坏处。它擦过后刀枪不入。

农民们：要是纳斯蒂也让你擦，我们就相信你。

〔巫婆走近纳斯蒂。

纳斯蒂：见你的鬼去吧！

巫婆（小声）：看在卡尔的面上，让我干，否则一

切都完了。

纳斯蒂（大声）：那好，快一点。

〔巫婆给他擦。农民们鼓掌。

一农民：你也给这和尚擦擦。

格茨：真胡闹！

希尔达（温柔地）：格茨！

格茨：来吧，美人儿，使劲。

〔巫婆给他擦。

纳斯蒂（粗暴地）：你们都走。

〔女巫和农民们下。

格茨：纳斯蒂，你已经落到这步田地了？

纳斯蒂：是的。

格茨：这么说你看不起他们？

纳斯蒂：我看不起的只有我自己。（稍停）你听说过比这更古怪可笑的事吗？我这人痛恨撒谎，但我却对自己的弟兄们撒谎，好叫他们鼓起勇气到一场我所痛恨的战争中去送死。

格茨：希尔达，这人显然和我一样孤独。

纳斯蒂：比你孤独多了。你这个人从来就是孤独的。而我呢，我曾经是十万人，而现在我只是我了。格茨，从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失败和忧虑，而现在我对它们束手无策。

〔一个战士上。

战士：头头们要和你谈谈。

纳斯蒂：让他们进来。（对格茨）他们会对我说，现在大家没有信心了，他们说话不灵了。

格茨（用响亮的声音）：不。（纳斯蒂看着他）痛苦、焦虑、悔恨，对我都可以。但你，你要是痛苦，那最后一支烛光就熄灭了，那就是黑夜。我来指挥军队。

〔头头们和卡尔上。

一军官：纳斯蒂，我们应当懂得怎样结束一场战争。我手下的人……

纳斯蒂：我让你说话你再开口。（稍停）我告诉你们一条新闻，这新闻不下于一场胜仗：我们有将军了，而且是德国著名的军官。

一首领：就是这个修士？

格茨：我什么都是，就不是修士！

〔他扔掉教袍。变成了士兵。

首领们：格茨！

卡尔：格茨！当然……

一首领：格茨！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另一首领：有什么不一样的，嗯？有什么不一样？

他是个叛徒。你们瞧，他早晚会叫你们全上他的圈套，叫你们一辈子忘不了。

格茨：过来！纳斯蒂任命我当首领和统帅。你服从我吗？

一首领：我宁肯死。

格茨：那你就死吧，兄弟！（刺死了他）你们都听着！我违心地负起指挥全军的责任，但我不会撒手的。请相信，这场战争只要有一线胜利的希望，我就将赢得这场战争。请立即宣布，绞死

所有打算开小差的战士。今晚我要清查所有的部队、武器和给养。你们要用自己的脑袋担保一切。等你们手下的人对我比对敌人还要害怕时，我们就肯定可以取得胜利。（军官们想说话）不，一句话也别说，去吧。明天我就宣布我的计划。（军官们下。格茨用脚踢尸体）现在人的统治开始了。这头开得真好。算了，纳斯蒂，我将成为刽子手和屠夫。

〔他一时有点支持不住。

纳斯蒂（把手放到他肩上）：格茨……

格茨：别怕，我不会垮。我要使他们怕我，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来爱他们；我将给他们下命令，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来服从他们；我将一个人头顶着上面这一无所有的天空，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和大家呆在一起。既然有这场战争要打，我就打这场战争。

（幕落）

作 者 简 介

邵 小 鸣

让一保尔·萨特（Jean Paul Sartre），法国作家、哲学家。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自幼丧父，随外祖父母一起生活。中学期间，学习优异，1924年他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萨特通过了大中学教师学衔会考，以后在外省担任中学哲学教员。1933年，他作为官费生在柏林法兰西学院研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等人的学说。1934年回国后，除继续教学外并开始写作。1936年出版了第一本哲学著作《想象》，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墙》和中篇小说《恶心》。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次年获释后，他继续从事教书、写作，与此同时他还参加抵抗运动，为法共领导下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1944年，他辞去教职，开始了职业的作家生涯。在四十年代，他相继发表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著

作《存在与虚无》和《间隔》、《苍蝇》、《肮脏的手》、《死无葬身之地》、《毕恭毕敬的妓女》等剧作和三卷集长篇小说《自由之路》。

二次大战结束后，萨特于1945年创办了《现代》杂志并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五十年代初，他谴责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反对法国在印支进行的殖民战争，并且和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另一名存在主义作家加谬展开论战。1955年，他曾携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仗瓦来华访问，并在《人民日报》和《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盛赞中国的观感。六十年代，他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和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1967年萨特担任罗素国际法庭庭长，谴责了美国的侵越罪行。六十年代后期，萨特曾抗议苏联领导集团对持不同政见作家进行公审，公开谴责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七十年代，他支持本国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并上街叫卖法国左派报纸。苏军入侵阿富汗时，他表示强烈反对。

1964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他随即声明拒绝接受，表示“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1980年4月15日，萨特因病在巴黎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萨特的主要哲学著作和文学论著还有：《什么是文学》、《波德莱尔》、《境况种种》1—10集、《辩证理性批判》等。剧作另有《魔鬼与上帝》、《涅克拉索夫》、《阿尔托纳的隐藏者》等。